

今天

No.4/2022 总第136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主编助理 董 帅

小说编辑 韩 东 刘盟赉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敬文东 杨晓帆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新媒体编辑 王丽金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目录

上海2022专辑·上 _____ 001

上海青	前言	003
瑞士卷	天大的笑话	
	——2022上海瘟疫纪事	005
鲁乙	生活失序，西瓜扼喉	041
阿狸狸	小狗	056
上海青	抑郁症	085
冰释之	封城琐记两则	098
吴畅畅	抗疫和抗议：情感机器与“最薄弱环节”	
	的上海的媒体制造	109

上海2022专辑·下 _____ 123

宋琳	编者前言	125
陈东东	沪歌	126
钟鸣	当暴行衍为日常	130
鲁亢	瘟疫之年（三首自传式长诗）	139
张定浩	在上海想起薇依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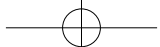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范剑平	诗六首	159
野苏子	诗五首	165
兮兮	诗歌记录时代	170
宋琳	樗枰与围城	175

随笔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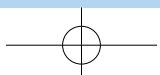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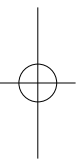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张承志	锋刃上的帝国	201
孔捷生	苍苔与《广场》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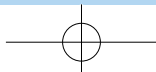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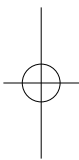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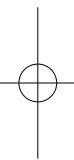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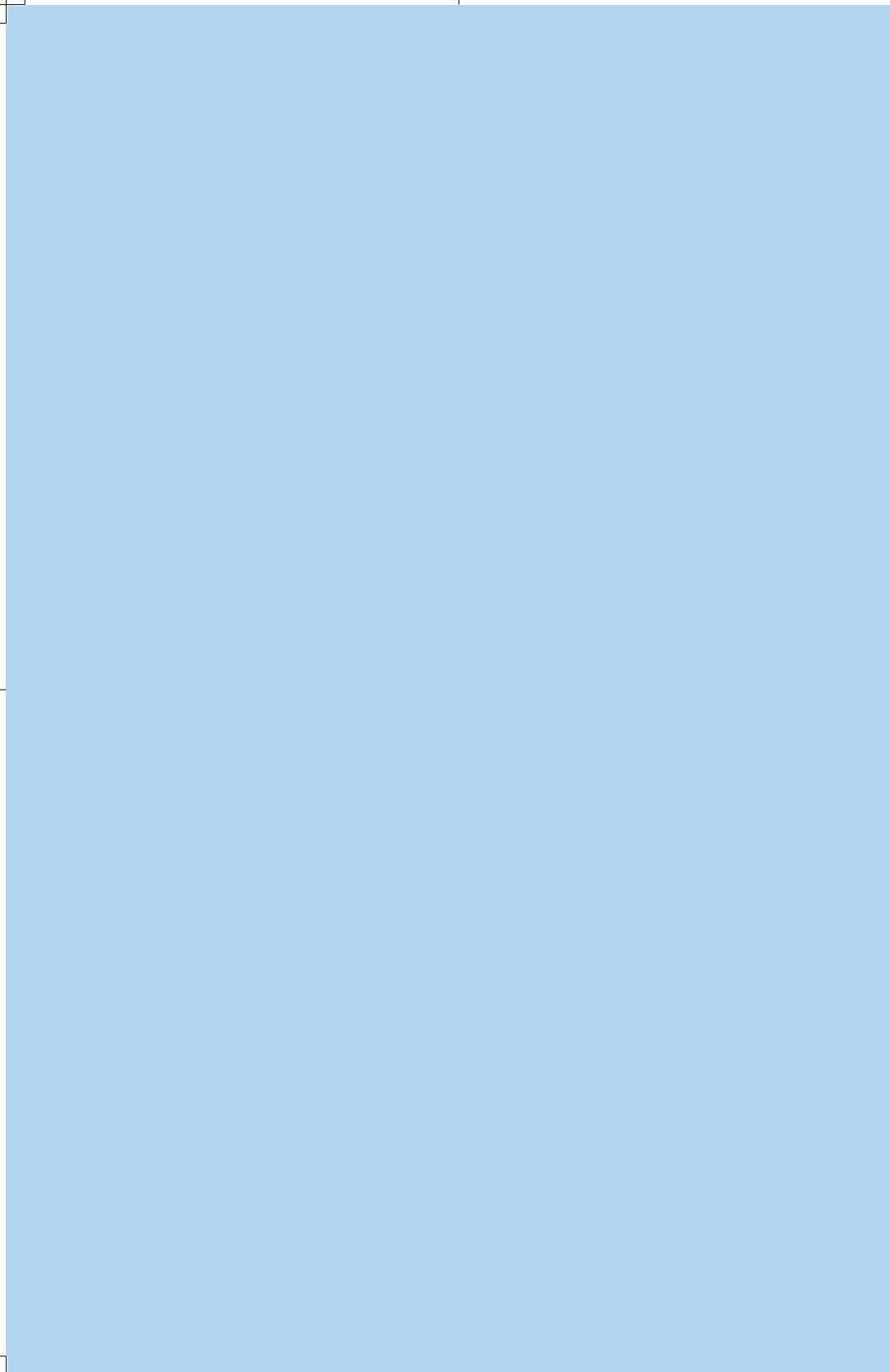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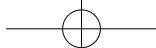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评论 307

陈力川	“没人走在那里像在陌生的土地上” ——纪念伊夫·博纳富瓦百年诞辰	309
徐兆正	自由与恶的辩证戏剧 ——重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323
彭依仁	漫长流亡历程的总结 ——再评北岛《歧路行》	336



上海2022专辑·上







前言

二〇二二年三月末，上海进入静默。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急转直下。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原本的生活展现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原来，你可以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在每一条街角都有便利店的城市里，感受饥饿与恐慌的滋味的。在所有人觉得事情不会比现在更糟了的时候，事实证明，它还可以更糟，它跌破了各种意义上的底线。

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文明与秩序原来是如此脆弱的东西，在饥饿和死亡面前，它可以像一块布一样被扯下，撕碎，践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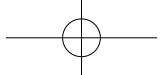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当时的上海承受了很多网络上的谩骂与嘲笑，一个以精致生活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就这样翻了车。当时的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慰问，有些带着好奇和不解，生活真的有那么糟吗？我曾不客气地回复过：除了上海这二千五百万人，没人能懂上海发生的事。哦，还有丹东和瑞丽。还有后来的西安，贵阳，拉萨，新疆。再后来，懂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上海解封前，我们决定约稿上海专辑。当时对各位作者说，等解封了再动笔，但也不要隔太久。身在其中的话，写的可能会片面。隔太久，也许会忘记。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太天真，在各位作者交稿之日，同样的苦难与悲剧，正在向其他城市蔓延，重复。

约来的文章中，作者们谈到了一只小狗，一块西瓜，一次出门经历，一些封闭大门里的碎碎念。这场二千五百万人共同经历的集体经验，我们试图记下它的鳞爪，献给这座我们共同生活并热爱的城市。

上海青

2022年于上海



4 《今天》总 136 期

后记：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初，防疫政策掉头，由封锁转为放开。至今我们仍不知道这场三年大疫究竟会于何时彻底落幕，只能身处风暴之中睁开双眼，去记住当下。



天大的笑话

——2022上海瘟疫纪事

瑞士卷

1

我家楼下有个小菜场，很小，20平方米不到，简直不应该称为菜场，但是那里菜品齐全，菜样新鲜，价格又透明，所以尽管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这家小菜场的生意却一直很好。老板娘是一个高颧骨、狭长脸的女人，很少笑，总是拉着脸坐在门口，有人的时候收银，没人的时候算账，她手脚利索，数字报得飞快。老板是个黑胖男人，闷头坐在人行道的树边，用小刀削掉菜根，剥去外面的菜叶，剩下的又绿又饱满，扔进筐里抖一抖，才端上货架。

三月二十八日一早，我和A下楼遛狗，拐过街角，不由在口罩里倒吸一口气：小菜场前居然排起了长队！

前一天晚上，上海政府宣布浦东封锁五天，接下来，浦西五天，俗称“鸳鸯锅”。可是，我想，至于嘛！五天而已！时间会证明我的愚蠢，但在当时，我也有自己的理由——这波疫情已延续了二十多天，病毒似乎无处不在，而人群聚集是最危险的。

“我们也要囤菜吗？”A呆呆地看着排队的人群。

我犹豫着，想起微信群里浦东超市抢购导致爆阳的消息：“囤是肯定要囤的，但是……”

A提出了解决方案，先等等，等他们买够了——总有买够的时候吧——我们再买。

我们快速离开这个危险的菜场，摇着头一唱一和地说：“怎么这样？上海是不会缺物资的。”“就是啊，年纪大的人就是胆子小。”



“可不是嘛！”

的确，排队的基本是老人，他们经历过短缺时代，是最为忧患、最爱囤货的一代，也常常受到年轻人的嘲讽。年轻人乐观、麻木，浑然不知即将发生什么。偶然看到一个女孩，她扬起手中的袋子，对另一个女孩说：“我买了些菜！”后者愕然地站住了：“买菜干吗呀？”前者被问住了，看着手里的菜，说不出话来。

可是，等到第二天，菜场前的队伍并没有消失。

第三天，队伍变成了两条。老板不剥菜了，坐在台阶上也收起银来。

不仅是菜场，每家店门口都挤满了人。上海是老龄化的城市，这时仿佛所有的老人都出现了，他们拎着大袋小袋，肩膀下坠，走一段，歇一下。有人拄着拐杖，有人推着轮椅，还有人互相搀扶。在一家熟食店门口，一位老太太拼命扒着门框，从轮椅上站起来，把头探进店里。这一场景令我心慌起来：要不我也去买菜？老人通常在上午出动，等到下午，人总该少了。

下午，人的确少了，但菜架也空了。

A喃喃自语：“怎么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只有过年，人们才会这样不停歇地采购。老人们买够了菜、肉、鸡蛋，袋子里换成了水果、零食，年轻人也终于醒悟，加入了囤货的队伍，他们怀里抱着大瓶矿泉水、成箱的方便面。几乎没有人空着双手，而从他们戴着口罩的脸上，你难以分辨是恐慌，还是抢到物资的喜悦。

天色暗下来，仓皇、荒诞的气氛转而变得肃杀。人和车都消失了，商场、商户黑漆漆一片，连路灯都灭了几盏。路边丢着塑料袋、口罩和狗屎。据说环卫工人被封锁在小区，无法出门。很多小区贴上封条，门口守着“大白”。空荡荡的街上，越走越心惊。很难相信，这是晚上八点的上海。只听“啊呜啊呜”，救护车拐了过来，在街上歪斜地畅行，不知去了哪里。



有两个爷叔在前面窃窃私语，往一个方向指点了几下，又匆匆跑了。就算是谍战片里，也不一定有这么鬼祟警觉的演员。往他们指的方向看去，是那家大型菜市场，闸门已落下，封上了蓝白色的封条，门里灯火通明，人影憧憧。想也不用想，一定是有人阳性，而所有的菜贩和顾客都关在里面，等待转移了。

我们停下来，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白天从小菜场失望而归，我差点去了这座大菜场，差点也是密接的一员。三月初疫情爆出之后，我们小区一直没有出现阳性，也从未封锁，是所谓“决赛圈”的一员，但是病毒和封控就像敌军的轰炸，四处开花，由远及近，终于来到了家门口。这家菜市场将近一百摊位，人流量有多少？已经扩散了多少？真的可以控制吗？这真难以想象。

“快走！不要停留！”一个穿蓝色防护服的人向路人叫道。

我们站在街对面，想走，却又被恐惧和好奇控制住，挪不开步子。直到一个男人从夜色中匆匆跑过，在我们身后低低吼了一句：“还不快走！他们要来拉人了！”

2

次日清晨，我把医用口罩的金属条捏紧在鼻梁上，一头扎进小菜场。

菜场像老板娘的脸一样狭长。两边的货架，一格一格摆开蘑菇，豆角，西芹，水芹，茭白，茄子，辣椒，土豆，南瓜，冬瓜……中间台子上，是一些时令青菜，空心菜，苋菜，地瓜叶，等等。往常，这些青菜最抢手，现在反过来，那些耐储存的菜，比如大白菜、胡萝卜一抢而光，新鲜蔬菜反而留了下来。

通道里挤满了人，我顾不上多想，看见什么就拿什么，只想尽快脱身。突然听见一个爷叔骂道：“册那娘比，小青菜都要13块钱！小青菜诶！册那！”



我看了一眼标价，小青菜12.8元一斤，前几天才两块而已。不仅是它，菜场几乎所有菜都是十块以上了。

一个阿姨应声说：“就是的啊！电视里不是说菜不涨价的吗？”

爷叔冷笑一声：“GCD的话你也信？”原本埋头捡菜的爷叔阿姨们都笑了，气氛放松了一些，爷叔更来劲了：“GCD的话，你信了就当上了！”

阿姨说：“对呃，你讲得对，所以我现在电视也不要看了！”

爷叔大声说：“不要看！看都不要看！”又轻声叹道：“怎么办呢？也只好买一点了。”说着，抓起一堆小青菜。

我也默默地捡了一袋小青菜，从人堆里挤了出去。

仍是两个很长的队伍，每个人都提着两三个袋子，所以队伍挪得很慢。人们伸着脖子，焦急往前看，互相评论说：“还是老板娘快！”

“对俄，老板娘业务熟！”有人叫道：“排队啊，不要插队！”那人慌张地回头说：“我是去拿蚕豆的！”

马上就是蚕豆的季节，每到春天，上海的马路边、小区里，总有很多阿姨爷叔坐着剥蚕豆，好像共同进行一个盛大的仪式。那人提醒大家，队伍里此起彼伏地叫道：“给我也来三斤！”“我也要！”

又有人问：“老板娘，明天还开吗？”

老板娘手不停地按着电子秤：“不开了！今天最后一天！”她头也不抬，伸手一抓，扶住一个老太太：“阿姨，当心啊！”老太太拄着拐杖，几乎被地上的菜叶滑倒。

我看看手里的三个大袋子，再算算家里的存货，别说五天，吃个七八天也没问题。

3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我们站在窗前，看着空荡荡的外面，心里竟然有点兴奋。



这原本是一片非常繁忙的街区。早上，我们会被垃圾车“啵啵啵”的声音吵醒，然后，各个商家开门，叫卖声腾起：新鲜的玉米啊，五块钱一斤！对面小店，光是卖饼的就有五六家，包子又有两家，还有卖虾、卖蟹、卖水果、卖饺子、卖烟酒、卖奶茶、卖凉菜……夜里，老人已休息了，下班的打工人、不肯回家的学生，一堆一堆站在夜宵店门口。另一边的废品站前，一个女人把白色泡沫箱排列整齐，一层层摞起来，紧紧扎住，扎成一栋房子那么大，一个男人骑着三轮车，把这栋纯白色的房子扎在车斗上，慢慢地开走了。每天晚上从楼上看去，我都觉得神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庞大的白色房子怎么可以不散？不倒？

再想一想更觉神奇，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街区，却有如此复杂的生态，而整个上海，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街区，有多少人参与其间，辛勤地生活，共同成就了这座超级大城市？

可是这天晚上，一切停止了。没有老人，没有年轻人，没有店，没有车，只有刚刚越过冬天的梧桐树，枝条苍老干枯，和黑色的电线横斜交叉。还有白色的泡沫箱，散乱地堆在路边。

这天晚上，很多上海人都很兴奋。据说有数百万人闯进一个云蹦迪的直播间，参与了一场想象的狂欢。他们期待着一件从未见过的大事。按照政府预告，五天的长度，还不及春节假期，这只是一个暂停。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将要付出什么代价。

路口，红绿灯还在运作。红灯为看不见的鬼魂读秒：10，9，8，7，6，5，4，3，2，1。

4

三月二十九日，浦东封锁的第二天。一个黑衣男子突然出现在南浦大桥上。这座桥横跨黄浦江，自一九九一年建成之后，这是第一次封锁。可以想象桥上平日的车水马龙，就像高楼大厦一样，交通便利、车辆自由流动，都是城市宣传片的主要内容。但那时，大桥现出了最初的



形态，一条长长的灰色水泥，异常洁净、肃穆。远远地，灰色中出现了
一个黑色的人影。他是谁？他想做什么？相对于桥而言，他看上去非常
渺小，以至于在视频里似乎很久都没有移动，但另一方面，这大与小的
对比，又使他显得非常无畏。他从浦东出发，当然不可能到达浦西。警
车上桥了。

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行驶在美丽的人行道上，道路干净，绿树成
荫。晃动的镜头里，女儿指着前面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就是她！拿
走了我们的葱！”她们连追两公里，终于拦下那辆自行车，女儿从车筐
的塑料袋里抽出三根葱：“这三根葱可贵了，20块钱呢！”

一个网友观察到，超市抢购的时候，老人总是排在前面，而且他
们很有策略，一般是一对夫妻，阿姨去抢菜，爷叔去称重的柜台排队，
阿姨抢到菜之后递给爷叔，再去其他区域继续抢，这样效率极高。这位
网友没有经验，等她冲到蔬菜区，只剩一个白萝卜，她刚拿起来，一个
阿姨就抢了过去，她正要发怒，阿姨把萝卜缨子掰了下来，又递给她：
“这样才划算！”

在疯狂的超市抢购中，一个女孩披头散发地边跑边喊：“我要买咖
啡……”上海由此得名：咖市。

5

真的开始恐慌，是在四月五日。确诊病例的数字从几十个，到几
百，到几千，上万，每天都往上攀升，丝毫看不出结束的可能。“上海
发布”上每天都叫嚣着“坚定”“不动摇”。接下来怎么办？没有任何
说法。

在那五十平方米的风子里，我们已待了整整五天。我对A说：“不
是说好今天解封吗？晚上我一定要出门。”

“真的吗？”她大笑，又有点惊慌，“你是说真的吗？”

我说：“当然是真的了。”



午夜时，A说：“诶，你不是说要出去的吗？”

我想了想：“算了，反正大门肯定没开。”

说笑中，一切都在动摇、急速下坠。首先让我意外的是，菜消耗得很快。原来一天三顿饭需要那么多东西！我不时打开冰箱，计算还有多少菜，够吃几天。冰箱只出不进，渐渐清空，裂开白色的大嘴。我学着网络攻略，凌晨五点多醒来抢菜，但所有的按键都弹出“运力不足”的灰色字样——外卖员被封在家里无法出门。外卖软件上，只有个别药店开着，还有锁店——据说常有人在下楼核酸时忘记带钥匙。

我开始体会到紧缺时代家庭主妇的感觉，默默在心里计算，把菜分成小份，变化组合，尽量做到节俭，又能翻新花样。我有点后悔一开始把莴笋叶子扔了，否则可以蒸菜饭。大米快吃完了，只能和小米、燕麦掺在一起熬粥。我翻箱倒柜，那些以前不爱吃的东西，现在都派上了用场，比如各式粗粮、坚果、粉末，开水一冲，搅和搅和，就可以当早餐。

几天下来，夜里躺在床上，感觉胃贴成了一张皮，身体开始觉得衰弱，胸中很闷，无力，心却急赤慌忙地跳。我想起小时候，经常听家里人讲挨饿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姑姑和叔叔说，他们饿得整天躺在床上，起不了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饥饿的感觉真的是这样。

白天，叔叔打电话来问候，我说，没想到上海人也要挨饥荒了。叔叔嘻嘻哈哈地说，饿一下也挺好的，现在人已经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感觉了。姑姑说，不要听他的！他那么胖，当然不怕了。

我想，没错，我也胖，被物资过剩时代惯坏了，饿一饿，就当减肥。可是，A不能饿，她很瘦，一顿不吃就头晕心慌。我常常嘲笑她，要是饥荒再来，她一定是最早饿死的那批。谁能想到，饥荒真的有可能到来。

我拼命地劝A多吃点，她却摇摇头，忧虑地说：“我们的菜够



吗？”

我说：“够的，你放心吃吧。”

她一脸的怀疑：“真的吗？”

“真的啊。”我没说谎，只要省着点吃，还是够的。

她问：“那你怎么不吃？”

“我吃饱了啊。”

“那我也饱了。”

这样的对话每顿都会重复。直到团长出现。直到团购的第一批物资到来，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把肉、鸡蛋和蔬菜放进冰箱，回头看到A正在擦眼泪，她边哭边说：“其实，我每天晚上都饿得很难受。”

这是二〇二二年四月的上海。

6

电话录音里，一个男人说：“请问是××派出所吗？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冲出小区的话，你们会把我抓起来吗？抓起来的话有东西吃吗？我已经饿了四天了。”

警察回答：“什么？我告诉你，冲出来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这里也没有吃的啊。”

微信对话中，一位阿姨说：“各趟清明，锡箔阿没买，烧么勿好烧，唉。”

一个爷叔接话了：“今年依各只锡箔勿要烧了，烧了，伊面阿收勿着，快递侬么啦，懂伐，伊拉下头阿封了呀，晓得伐，上头侬是阳性，伊拉下头勿要封啊，伊拉侬是阴呃，对伐。”

7

（小区防疫志愿者群）

居委会工作人员：@所有人 明日8点开始做核酸检测，顺序依次为



1-2-3-4-5-6栋，请各位志愿者做好准备。

（小区群）

业委会主任：@所有人 接居委通知，明日8点开始做核酸检测，顺序依次为1-2-3-4-5-6栋，请各位志愿者做好准备。

（小区×号楼群）

楼长：@所有人 接业委会通知，明日8点开始做核酸检测，顺序依次为1-2-3-4-5-6栋，请各位志愿者做好准备。

8

封控前一天，看到楼下张贴的志愿者招募启事，我和A就打电话报名了。原因很简单，假如有人说，你光知道批评，你做什么了？你做过志愿者吗？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做过了！——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天晚上，我们被拉入“小区防疫志愿者群”。深夜，一个标注了“居委”的名字通知说，明天核酸，志愿者提前半小时下楼。

四月初的清晨，空气还十分清冷。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封控要求足不出户，这时正大光明地下楼，几乎是一种特权。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居委还没来……那现在干吗呢？先穿衣服吧！对！先把衣服穿上！不管壮汉，还是矮老太婆，防护服都只有XXL的，穿上防护服，再层层套上鞋套、口罩、帽子、面罩……互相看看，每个人都消失了，变成了雪白而胖乎乎的一团。那时“大白”还不是恐怖的象征，人们哈哈笑着，纷纷自拍，互拍。

八点，核酸工作组来了。两个医护，一个捅棉签，一个拧试管。两个居委，一个扫码，一个手握大喇叭。拿大喇叭的居委说，待会就要辛苦你们志愿者了。她的声音客气而热情，但没有实际内容。要我们做什



么呢？我问。她没有回答，仰起大喇叭叫道：1号楼，下来做核酸——

有些人似乎不会为此困惑，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志愿者叉开双腿，双手背在后面，腆着肚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队伍边，神气又漠然，酷似平日在路边看到的执法者。我可不想跟他一样，只好给自己找活干，要不就“维持秩序”吧。我沿着队伍走来走去，不停地说：“不要聚集啊！两米安全距离！”似乎穿上了这身衣服，这些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

当时，上海的防疫工作备受怀疑。几次核酸之后，中央督查组否定了上海原有的“健康云”系统，换了新的“核酸码”。更换十分突然，很多老人没有做好准备，于是我有了新工作：在队伍里提醒人们准备好核酸码，免得临捅时手忙脚乱，耽误医生的时间。

我站在一边，探身逐个询问，“核酸码有吗？核酸码准备好啊！”

随着封锁的延长，居民对核酸志愿者从友善、好奇，变得厌烦。当我问一位阿姨：“核酸码有吗？”她翻了一个快要飞出小区的白眼，大声说：“看过了已经！”原来，一个志愿者已经抢在我前面核查了。不仅是她，短短一个队伍，倒有五六个志愿者在做这些无用功。

正在我感觉无所事事的时候，听见大喇叭叫：“过来一个志愿者！”我有点兴奋地想跑过去，却发现穿着防护服跑不起来，只能摇摇晃晃，像宇航员一样，走到“大喇叭”旁边。“大喇叭”是另一个宇航员，透过她的帽子、口罩、面罩，我的帽子、口罩、面罩，我听见她说：“有几家没有下来做核酸！你去敲门叫一下！”她加了一句：“辛苦你啊！”

如果说走在平地上只是有点滞重，那么穿防护服上楼，就像绑了十斤沙袋，那些照理说很轻便的化纤织物，有着实实在在的重量，举手、抬腿都比平时费劲很多。最重要的是对感官的影响，口鼻捂得严实，所有的感官都变得很迟钝，耳朵里蒙着一层嗡嗡的噪音，还有防护服有节奏的摩擦声，“唰、唰、唰”，除此之外的声音都很遥远。到了门口，



我用手指关节轻轻地敲门，但是声音很轻又很远，而整个人却感觉异常闷热和焦躁。于是我开始“砰砰砰”、像个暴徒一样大拍特拍起来。

奇怪的是，每户敲开的人家，都已经做过了核酸。

最后一家在顶楼。走上最后一个台阶，我觉得胸膛像被攥住了一样，心脏狂跳，又没地方可跳，我拼命喘气，N95口罩里却只有一包废气。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顾不上什么病毒不病毒，赶紧拉下口罩，大口呼吸了几下，再戴上口罩，“砰砰”地拍门。

开门的是一个短发女孩，看到我——事实上是看到这身白色制服，吓了一跳。

我问：“你做核酸了吗？”

女孩有点畏缩地说：“做了啊。”

她的神情让我觉得有点可疑，我说：“你打开手机给我看一下。”

她掏出手机，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紧张起来：“怎么出不来啊？”

新的系统很不稳定，高峰时常常崩溃，我安慰她说：“没事，等一下就好了。”

她低着头，在手机屏幕上慌张地又点又拉。还是没用。

闷热和焦躁再次占领了我。我听见自己说：“我帮你看一下。”我有点惊讶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更惊讶的是，她顺从地把手手机递给了我。我换成支付宝的入口，根据经验，它的速度比较快。可是，还是不行。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了，于是我把手机递给她，问道：“你知道不做核酸的话会变黄码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她知道这一点，并且愿意承担责任，那不做就不做了。可是女孩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这句话也是一句威胁。

她抬起头，惊慌地说：“我知道啊，我真的做了。”

我点点头，正准备转身下楼，女孩说：“怎么办呢？要不我跟你下去再做一次？”她的脸上出现了那种尴尬、讨好、小心翼翼的笑容。

我想，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女孩穿好外套，拿起手机又按了两下，突然叫道：“出来了！你看！你看！”手机的屏幕上显示几个字：“已采样”。

我真是如释重负，想了想，说道：“实在不好意思。”

等我下去，其他志愿者都已散了，医生和居委撤掉桌子，脱去全身装备，准备去下一个“点位”。我认出了“大喇叭”，她是个清秀、利落的中年女子，在群里，她是居委+中文全名，但她从未向我们自我介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正犹豫间，突然想到这几天流出的录音中，每个市民都管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领导”，于是我也叫道：“领导。”“大喇叭”一边褪去防护服，一边斜眼瞥我一下，这时她似乎变了一个人，眼神傲慢而戒备。我说，那家人已经做过了。她冷冷地说：“我知道。”然后把防护服扔进垃圾袋，转身走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话：你知道？那我在做什么？我一层一层脱掉防护服，全身的衣服都已湿透了。

这时，我知道志愿者要做什么了，是给居委工作人员打下手，跑腿，成为低效、浪费的行政系统的延伸。之所以没有志愿者的培训、分工、动员，是因为她们不觉得有必要，只要随叫随到、听命令、听指挥就好了，就像她们一样。

居委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可想而知，她们非常辛苦。有人连续两个月睡在居委办公室，有人每天靠吃药才能睡觉。晚睡早起，那是常态。她们往往深夜、甚至凌晨在群里发通知，因为市领导晚上开会，再传达命令到区，区下发到街道，街道下发到居委，居委再下发到我们——志愿者。整个上海市变成了大型的复制、粘贴系统，不要思考，也不允许质疑。所有人只干一件事，这件事也很简单，那就是做核酸。

花了一段时间，我才想清楚这一点。我始终忘不了那个短发女孩畏惧、讨好的表情。我已经背离了志愿者的初衷，变成了行政管理的一员。

下一次“大喇叭”在群里发通知的时候，我和A提出，不再参与核



酸检测，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参与其他志愿工作，比如发放物资。

核酸仍在继续。穿着“平民”的衣服走进队伍，看见那个高壮男子，仍旧穿着一身白色防护服，叉开双腿，背着双手，腆着肚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队伍边。

9

A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对于上海人来说，封城不仅是导致生活危机，也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上海人向来以这座城市为荣，不仅是因为它繁荣、富裕，而且是因为，在农业中国，它是最接近西方、最为“现代”的城市，它崇尚务实、理性，讲究秩序和效率。但在我看来，上海最大的魅力没这么简单，也并不在于“现代”“西方”，而是商业传统、移民历史、中西杂糅而生长出的异常复杂的生态。上海人很擅长妥协、协商，也擅长用精细的方式解决纠缠的难题。新冠疫情以来，上海的专业团队和技术官僚依靠强大的流调能力，既接收国际航班，又最大程度地保证城市运行，三个月前，上海才划定了“最小高风险区”——一家奶茶店，傲视中国所有城市的防疫政策。可是三个月后，上海就被击溃了。

所有人都在问，上海怎么了？

更为诡异的是，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出来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疫情扩散如此严重？奥密克戎的特点是什么？现在的策略是否合适？为什么封城？既然封城，为什么要断绝所有物流、商业，却又没有有效的供应？

没有一个政府官员站出来，用人的语言、而不是文件语言回答这些问题。政府层面充斥着完全相反的政令，朝令夕改，夕令朝改。小道消息在微信群里四处流传，政府天天辟谣、抓人，最后却常常证明，“谣言”是对的。最为讽刺的莫过于，面对封城的消息，上海专家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医学院院长吴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不可以封城，



因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封城，将会影响整个世界。话音刚落，封锁就开始了。

上海人大嗅特嗅，嗅出权力的运作，也嗅出粗暴、野蛮的北方作风。追溯时间线，三月下旬，中央督查组降临上海，从那时开始，一切都变了。一封了之，一刀切，当然和灵活、随机应变的上海精神是不符的。（A说，蛮干算什么本事啦？）人们再定睛一看，上海的政府官员中，大多属于空降，没几个本地人。

人们恍然大悟，都是外地人搞坏了上海！四月，各地医护人员驰援上海。但这次和二〇二〇的武汉不一样，上海人并不感激。他们普遍的心声是：放开上海，不要管我们！

当然，从外地人来看，又是另一回事。上海遭到了全中国的嘲笑，全网都是小资产阶级、矫情、官僚的字样。

中学同学发消息来：“上海这次怎么这么拉垮？”

我心想，我怎么会知道，但又万般无语，回道：“是啊。”

她说：“是不是故意在摆烂？”

我感觉到她对上海的敌意：“什么意思？”

她说：“城市管理能力让人大跌眼镜，可能就是不中不洋造成的吧！”

我忍不住替上海辩解：“不中不洋挺好的啊，当代哪有纯粹的中了，我们都是混合物。”

她又说：“可见上海是金钱至上了。”

这简直匪夷所思，我都不知道这结论从何而来。

她说：“各种物价飞涨，跑腿费好几百，倒卖物资，健康云扫描设备一万多……”

我说：“那是因为中央接管了，原有的城市功能失效了啊。”

她说：“难道不是因为上海政府本来就打算躺平，情况失控以后被夺权了？”



几番辩论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人认为都怪中央来人，把事情搞坏了，而其他地方都认为，都怪你们不听中央的话！

这些年权力不断集中，中央拥有了唯一的合法性，“中央不管吗？”“等中央来人”是普遍的声音，就像曾经人们期待皇上，期待钦差大臣一样。这个过程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汹涌浪潮，摧毁了绝大多数地方的传统与自信，由国族话语吞并，合而为一。在这中间，上海是极少的仍然拥有强烈地方认同的城市，并凭借对西方的亲近，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国族话语。因此，一旦危机出现，这种地方认同、西方倾向就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上海毕竟不能自外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长期严厉的文化管控，使得上海无法创造出与经济发展相符的文化多样性，繁荣中的虚与贫弱，成了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温床——比如著名的民族主义网站、“国师”都出自上海——从而创造出了吞噬这座城市的政治能量。而这十年来的吏治整顿，使得官僚系统变得越来越僵化，只知服从，不顾实际，没有活力，更没有异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复制粘贴系统，而防疫政策越来越荒谬，却又没有回头路。

上海是不同的，但它仍然是中国。

10

一段电话录音撕开了政府内部的一条缝。

打电话的是一个男人，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很斯文，又有点啰嗦，他急切地说：“领导，我问一下……”时期是，他父亲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核酸阳性，要拉去方舱，可是健康云的结果正好相反，是阴性，“那我们作为老百姓，应该怎么相信呢？”

接电话的是浦东疾控中心专家朱谓萍，她冷淡而飞快地说：“12345，打12345，投诉健康云虚假信息。”

这听起来很像在踢皮球，男人一懵，不知怎么反应，经过一段混



乱的对话，他终于明白了：“现在疾控也好，医疗资源也好，12345也好，健康云也好，你们都是分裂的，你们都没有形成统一战线，这就是上海政府现在的问题，对吧？”

朱谓萍飞快地说：“对哒！对哒！”

“很好，很好。”似乎她答得太干脆，男人倒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朱谓萍显示出迥异于官方的坦诚：“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病房很紧张，隔离没有房间，120没有车。”

男人茫然地回应：“明白，明白。”

朱谓萍又说：“那好了，你现在知道了，你来质问我干吗？”

男人被她直截了当的质问噎住了，倒好像自己没有了理，情急间转移方向说：“现在上海发布已经关闭评论了，我们老百姓没有地方申诉了。”

“所以你只能打电话来把我们骂一通是伐拉？”朱谓萍突然笑了，这时候的她突然调皮起来。

原本剑拔弩张的对话，突然变得友好、放松起来。男人也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两个人开始一起抱怨上海政府的应对。朱谓萍说：“你以为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没发现吗？我告诉他，轻症无症状，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就在家隔离，我都提了N次了，有人听伐啦？没有人听的啊。”一旦开始吐槽，就停不下来，她继续说：“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彻底的‘扯’一个字……”

男人突然紧张起来，打断她说：“领导领导，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是有录音的。”

朱谓萍很意外，也有点生气：“你录音的话，征得我同意了吗？”

男人的立即反应很有趣：“你现在是要告我吗？”他想了想又说：“我提醒你，是想保护你。”

眼看对话又要不愉快了，男人又转移话题，询问如何照顾自己阳性



的母亲。朱谓萍像很多医生一样，很凶，但是很认真地回答着这些琐碎的问题。

男人又说：“这些问题，谁能反映给领导听呢？”

朱谓萍停了一下，灵机一动似的：“你这样，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然后是一阵狡黠的笑声。

这段录音让我听到了熟悉的上海，朱谓萍非常机敏，反应快得惊人，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她不怕冲突，但也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这是上海这座原始森林的树木，默默地提供氧气，维系着土地和水。尽管吏治僵硬、无能、霸道，但是上海的运转，依赖的仍是朱谓萍、张文宏这样的专业人士、技术官僚和充满活力的市民。依赖他们的专业，依赖他们谨慎又勇敢的发声，依赖他们的狡黠一笑。

也依赖繁荣的商业社会，尽管资本有万恶，但是它在权力之外，保留了有限的自由空间，人们因此可以讲道理，讲逻辑，讲科学，讲权利。在媒体全面死去的时候，市民的电话录音接二连三，七嘴八舌，响彻了上海的天空，这是微弱的、又是宝贵的不服从的声音。

11

团长就住在我们楼下。有次遛狗，正好碰到他们出门，只见门里满满当当，衣服挤着衣服，鞋挤着鞋，门外又摞着大大小小的快递盒。从里面挪出一个男人，又挪出一个男孩，都胖乎乎的，物资丰足的样子。

像很多地方一样，小区的老人以为大家都是亲戚，年轻人却希望别人都不存在。我们和男人都别过眼睛，准备直接穿过彼此，突然听见女人的声音：“哎呀，小狗。”回头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穿着朴素，眼睛笑咪咪的，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时髦、精致的上海女人，而是另一种，很市民、很会过日子、也总是很开心的那种。

我们小区不大，原来的政治结构是业委会五人，下设五个楼长，统治整个小区。他们绝大多数在70岁以上，业委会主任是一个老太太，由



于脊椎受过伤，驼背很厉害，远远看去，头缩进肩膀，努力地往上抬，我给她取外号“乌龟老太”。“乌龟老太”是小区的女王，绝对的核心，她常常坐在大门口，努力地抬着头，向每个经过的居民微笑示意。每当这时，我心里就浮现出一系列问题：业委会到底是干吗的？谁选出来的这几个老头老太？但是一出门，问题就抛在脑后了。对年轻人来说，小区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只要楼不塌，其他事都懒得去管。

封锁开始，我们被迫待在家里，直面小区的统治阶层。这时才发现，“乌龟老太”大概不是选举出的，而是居委会任命的。在微信群里，她第一时间承接居委的指示：“收到。”“通知已下发。”附以拱手的表情。在业主群里，她会凶狠地表示，有人居然不下楼做核酸，“此风不可长！”可是当居民提问，什么时候发物资？什么时候解封？大规模核酸有风险，可以不去做核酸吗？……她从来不应，业委会其他人更是如此。

四月六日，眼见封锁还要持续，楼下的女人在群里问：“我们小区会组织团购吗？”

“乌龟老太”不应。业委会无人应答。

A成天捧着手机，这时提议说：“我们自己来吧！”于是几个邻居迅速拉了群——我们终于有了全小区的微信群，在这之前，只有各楼分而治之的小群。

在当时的情形下，楼下的女人真可以说是挺身而出，承担起“团长”的职务。她先招募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进行分工：她负责统筹和寻找货源，副团长负责财务，各楼楼长确认本楼信息，通知本楼取货，其他人则做消杀和运送——在很长时间内，团购物品必须由志愿者送到每家门口。

然后，她做了一个在线表格，列出各类物资，让邻居们微信接龙，选择自己最急需的物资。得票最多的是大米、蔬菜、肉和鸡蛋。于是，她找到一个包含这些物资的套餐。“先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其他的我



们再一点点解决。”她说。

当时上海行政部门的粗暴僵化、毫无担当令人绝望，居委和业委会原本应该自治却又不自治，这时看到团长的有条不紊、思路清晰，既尊重大家的意愿，又有决断能力，真让人眼前一亮。原来上海并不缺出色的领导者，也不缺自我组织的能力，只是这些力量都潜伏在民间，潜伏在日常生活中。有报道说，疫情中，上海涌现出13万基本物资型团长和65万改善型团长，这足以见出民间社会的活力。

在这中间，大多数“团长”是女性——就像我们的团长一样。自然有人从中牟利，但很多都是志愿工作，有的原本就是公司、单位的管理者，也有人在粉丝后援会学会了管理，更重要的是，她们原本就负责家庭物资的规划与采买。领导力不是只意味着权力、杀伐，也不应该如此，领导力应该要懂得联结和照顾，而这正是女性的日常生活。

团长，也象征着上海的性别。新中国以来，上海和东北争相竞争“共和国长子”的地位，但在我看来，上海更像“长女”，能干，细心，要照顾弟弟妹妹，却始终不被看作正统。一旦打扮起来，穿上好看的裙子，就有人怀疑，你是不是有外心了？现在，上海摔倒了，裙子上滚满了污泥，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活该啊，不是吗？

第一批物资到的那天，小区一片欢腾。群里齐刷刷地说：谢谢团长，谢谢志愿者。各种鲜花、红心、小人、动物相继跃出，上下跳跃。

“乌龟老太”仍旧一声不响。

12

北方人到上海，都会面对一个难题：什么是青菜？土豆当然不是。上海人会翻给你一个白眼。白菜呢？也不是，它不是绿色的。豆角呢？它没有叶子。

青菜，就是绿叶菜，有绿色叶子，的，菜。吃饭要有青菜，这一点和上海这座繁荣、充满生命力的城市不可能停止运作一样，是上海人的



信念。可是，在二〇二二年春天，这两条信念都被击碎了。

青菜很脆弱，两三天就会发蔫，烂掉。因此封城的第一个月，无论团购，还是政府发放的物资，都是耐放的——非青菜：圆白菜、胡萝卜、萝卜、洋葱、番茄……上海人说，这不是罗宋汤吗？二十世纪初，白俄人流亡到上海，留下几道菜，比如炸猪排、土豆泥、罗宋汤，后来都成了上海人最熟悉的西餐样式。于是，我也开始做罗宋汤。都是味道鲜明的食材，倾向却各异，番茄的酸甜，洋葱的辛，圆白菜的清爽，牛肉的浑厚，混在一起熬啊熬，整个下午，整个屋子都充盈着浓郁的香味。

网上出现了包含圆白菜、白萝卜、胡萝卜的“疫情”菜单。如果有面粉和鸡蛋，任何菜都可以切丝，加鸡蛋、面粉拌匀，再加盐、酱油、蚝油、五香粉调味，用来摊饼。

实在不行，还可以泡菜。切片用盐腌，再放进一个大罐子，放盐、醋、糖。静置一个晚上，就可以吃了。

做泡菜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到我奶奶，带着一大家人走出饥荒的她，会腌菜，会酿造酱油、醋，会各种储存食物的知识。饥荒会再来吗？俄罗斯入侵了“世界粮仓”乌克兰，中国官僚以防疫之名阻止农民下地，饥荒当然可能再来。那么，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吗？可以做什么呢？

13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一件事，我们小区出现了阳性！谢天谢地，否则我要像很多人一样，怀疑这场病毒纯粹是一个阴谋。

消息是乌龟老太在群里宣布的，她说，我们楼上的老太太，前两天发烧，现在烧已经退了，抗原自测两条杠。

我从未见过这位老太太，只记得发抗原的时候，是一个瘦弱、戴眼镜的年轻女性开门，她问，能不能晚点上传抗原结果？因为她的女儿正



在上网课。看来，是一家三代住在一起。

我们小区此前从未出现病例，看大门的老头每天都骄傲地说：“我们这！是一片净土！”但是那天，净土不净了。微信群里刚刚还在热烈讨论防范区能不能出去，一时被这消息劈炸了。怎么会这样？！

在团购中失落了权威的“乌龟老太”重拾威风，不停复制居委的通知，一会儿是提级管控，足不出户，一会儿是如何消杀，存在感极强。

楼上的女儿出现了，她低声下气地说，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当时已经传出很多故事，有的小区人人抓“羊”，必欲逐出阳性病例方休。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战术，显然非常成功。但是，也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刷屏，叫作《今天，我们为邻居请愿居家隔离了》。睁开眼睛就刷手机的朋友圈评论家A，转发说：保卫邻居，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面对小区突然出现的疫情，A指示说：必须第一时间阻止猎巫的冲动。我们立即回复楼上的女儿，这不是你的错。有点意外的是，很多人附和。也许我们的声音是有效的，也许团购调动出了小区友爱的气氛，也许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善良的小区，也有可能是，大家渐渐看出了现状的荒谬。

可是，这突发的疫情也令所有人绝望。病毒是怎么来的？小区已经封锁了将近14天，病毒这样神出鬼没，我们有能力应付吗？封控还有意义吗？

14

四月十七日，政府下令，对于阳性、密接，要做到“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在这之前，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酌情居家隔离，那天之后，出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画面。八九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强制转移；渐冻人绑在床上运走；方舱里，失智的老人坐在简易床铺上念叨要回家，但她说不出自己的名字，也说不出家在哪里；另一位老人，眼睛已盲，右手不停地按左手——他以为那是手机。



很多小区和街道筑起了铁丝网，白色卫兵在午夜捶门、撬锁、抓人、强行消毒。上海人拿着手机、拿着宪法，和警察、和居委、和政府工作人员辩论，质疑大规模核酸、质疑强制隔离、质疑核酸的准确性、质疑物资的发放、质疑反复消毒，讲科学，讲理性，讲逻辑。每天醒来，都会听到新的录音，看到新的视频，你会惊讶，原来上海有这么多思维敏捷、口才便给的公民，可是，你也许不会惊讶，在骄横的权力面前，人们毫无办法。忧虑和愤懑，日甚一日。

15

早上醒来，A说：“我嗓子有点疼。”

我瞪着眼睛，和她面面相觑，嗓子疼，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会吧？”我说，“还有什么感觉吗？”

这些日子下来，A有些憔悴，更加瘦了，她缩着肩膀，没有说话。

我说：“没发烧吧？”

她紧张地眨了眨眼，还是没有说话。

我倒吸一口气，安慰她，也是安慰自己：“不会的，都这么多天没出门了，哪来的病毒？”

她立刻反问：“那楼上的病毒哪里来的？”

我不说话了。

A叹了一口气：“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这个狗。”

狗叫木木，已经14岁了，相当于人类的七八十岁，虽然它还是爱偷吃，爱和别的狗打架，但毕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老狗，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我们封锁前，A就忧心忡忡，如果不能出门，它上厕所怎么办？她在网上看到，有的狗封在家里连续几天不能上厕所，憋出病了。

意识到这个危险，我们立刻下单了狗厕所、假草坪，还收集了木木的尿液，想训练它在家里上厕所。可那时快递已经停了，迟迟没有发货。



封控的第一天早上，已经到遛狗的时间了，怎么办？我们决定做个折衷，偷偷抱下去，放它自己上厕所。

我们戴好口罩，轻轻打开门，探头出去。光是这一步就令人心惊。严厉的封控和宣传，导致人对病毒充满想象力，好像它们就在空气中伺机而动。更不要说人——这时人已不是人，而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是敌人。

当然，楼里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我们抱着木木轻手轻脚走到一楼，推开一条门缝，放下木木。它一溜烟钻出去，很快跑出了我们的视野。这似乎不是原定的计划，A急忙从警戒线下钻出去，压抑着声音叫：“木木！木木！”可以想象，越追，狗跑得越欢快，A的声音越来越大：“木木！木木！”整个小区都回荡着她的叫声。过了好一会儿，A终于气喘吁吁地抱着木木钻进警戒线，而木木张着四蹄，溜圆的大眼睛东张西望，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悄悄抱着狗下去，在楼门口放开它。经过了第一天，木木似乎明白事情不太一样了，它不再乱跑，只停留在我们视线内，迅速上完厕所，我们迅速去捡狗屎，再一起悄悄地上楼。

一天，我独自带它下楼。木木上厕所的时候，我站在楼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小区，一个人也没有，墙边一排建筑垃圾，一堆黄沙，一堆碎石子，封控前小区在改造下水道，还没来得及清理，就封了。镂花的铁大门紧闭，外面的马路一片空寂。我突然很想走过去，看看那条马路，看看每天都经过的小店。

我小心地踩在地面上，尽量不发出声音，让自己镇定一点。突然，脚边窜过一道黑影，是木木。我还没反应过来，木木已经一路奔到大门。它大概以为我要带它出去，去我们常走的路线。我慌忙追过去，叫道：“木木！木木！”它却丝毫没有停下，嗖地穿过铁门，右转不见了。

我跑到大门口，像A一样，叫声响彻了整个小区：“木木！木



木！”正当我想着人能不能钻出去的时候，木木跑了过来，一个急停，仰头瞪着圆圆的眼睛，好像在说：“快出来啊！”

我手忙脚乱地把它哄了进来。顾不上再看街巷的样子，但是我的心里会一直记得，这条街上有自由的老狗。

我们的秘密行动似乎并没有惊扰邻居，或者说，我们的邻居足够宽容，但是四月中旬之后，随着封控措施加剧，以及楼上出现阳性，恐惧也更深了。A的朋友住在另一个小区，她带小孩下楼玩了一会儿，只见空中飞来一架无人机，机器人警告他们回家。接着，楼门就被“硬隔离”了。

我们得更加小心地下楼，更快地回来，也更加提心吊胆。每次嗓子疼、打喷嚏、发烧，都令人紧张，就算不是新冠，也不能生其他的病，因为120没车，医院急诊要核酸，也没有正常的治疗手段。幸运的是，每次都是虚惊一场，但危险始终悬在空中。万一我们被“硬隔离”，万一我们阳性，狗怎么办？网上经常看见这样的消息：主人阳性之后，宠物被强制处理。再后来，就是那个著名的视频：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高高举起铁锹，拍向一条柯基，他用力地连拍了好几下，直到柯基一动不动。

看到这个视频之后，A大哭了一场。疫情以来积累的恐惧、愤怒到达了顶点。“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她问。自然，没有答案。而木木还躺在窝里呼呼大睡。

进入五月，气氛稍微松动了一点。A的父母属于“防范区”，晚上可以偷偷出门了。我们约好，把木木暂时寄养在他们那里。

夜里九点，我们拉着木木走到大门口，外面却没有人。仔细一看，发现A的父母站在门边，探头探脑，像警觉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看见我们才走过来。我放开狗绳，木木像上次一样，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A的妈妈拉住它转身就走。我忍不住说：“这就走了？你们母女不要讲话么？”



A和妈妈很亲，疫情前常常见面，疫情中每天都要视频聊天，我以为她们一个月没见，有好多话要讲。妈妈却紧张地偏过脸，似乎很怕和我们交换空气：“讲啥，有啥好讲的？”A把狗窝和狗粮塞出去，拿着酒精喷雾说：“等一下，让我喷一下，你们放心点。”妈妈说：“喷啥？我回去喷好了。”她站也不想站，扭头拉着狗离开了。路口还是红灯，但是那没有意义，他们穿过空空的马路，头也没不回地走了。

A松了一口气，手里还拿着酒精喷雾：“好了，这下我就算进方舱也不怕了。”

16

一段电话录音中，上海某CDC工作人员用蹩脚的英语要求两个美国女孩去隔离，被拒绝了。

仅仅靠对话，就可以听出两个女孩鲜明的性格，一个温柔、镇定，试图讲道理，另一个则暴躁、犀利，经常一语道破。前者对CDC的工作人员说，她们有宠物，必须留下，不能让陌生人进入家里——隔离之后，会入户消杀。她问道，而且这栋楼没有病例，为什么要转移呢？这个病毒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危险，她们已经打过疫苗，也在家隔离了40天，做了政府要求的所有事……她说，我们喜欢住在中国，但是这太荒谬了，也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为什么？

不知是这一大串质问太有力，还是CDC的工作人员听不懂这么多英文，沉默几秒之后，出现了一段荒唐的对话。

CDC像是信号断了一样，问道：喂？Hello？

女孩一回应道：Hello？

女孩二冷笑着说：Typical！

CDC继续：Hello？喂？喂？喂？

无论两个美国女孩如何回应，CDC像鬼打墙一样不停地重复，hello, can you hear？



女孩二按捺不住了，她说：Yes we can hear, and we know you can hear too! Stop acting, stop pretending, stop lying!

CDC: 喂? Hello? 她表现得好像是在搜索来自太空的消息。

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一段视频中，几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上门警告一位阿姨，说她转发了不实视频：

警察说：你能确保视频的内容是真的吗？

阿姨说：你相信GCD能清零吗？

警察：……

阿姨：你相信GCD能清零，那么我就相信我的。你们用进监狱来恐吓市民，那我帮你们进去好了！

又一段视频中，镜头穿过走廊，拐了两个弯，进了一间办公室，三个居委工作人员——都是年轻的女性——每人拿着一个瑞士卷。“你要干吗？”其中一个看着镜头问。说完之后，她似乎感觉不对劲，悄悄放下了手中的瑞士卷。那正是所谓的“静默期”，所有的快递外卖不能进小区，这瑞士卷怎么来呢？拍摄者声音非常激愤，他说：“这就够了。”然后收起了镜头。

17

每天醒来，先看看各个群里有没有谣言——经历了封控，人们都明白，谣言常常是真相——有没有录音，有没有视频，再看看团购群里，有什么新的团购，之前团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五月，商委这个部门突然有了存在感。一段电话录音里，一个女孩愤怒地质问商委工作人员，为什么隔壁街道发了五次物资，而自己所在的街道只发了一次？一个有气无力的男人说，其实每个区都是一样的，



政府是按照每人每天60元的标准发放物资的。这个消息实在令人震惊，每个听到消息的人都开始计算自己的份额，那和发到手的物资相比，绝对是天壤之别。于是另一个女孩打去商委，一个听起来较为年长、但一样有气无力的男人长吁短叹，说不是这样的，是每个区自己决定的……每个区都有财政的，你知道吧？女孩愣住了，这显然不在她的知识体系之内。她大概跟很多人（比如我）一样，对体制极为陌生，忍耐它，又假装它不存在，自以为可以在体制外自在地生活，直到疫情打破这个幻觉，强迫我们去面对、去了解这个迷宫一样的体制。男人很耐心，他说，就像上海，我们每年给中央上缴一部分，自留一部分，区里也是这样……区的级别很高的，和很多市……比如苏州，和苏州级别是一样的，你知道吧？女孩一时语塞，面对如此复杂的知识和男人出乎意料的耐心，她有怒气，又有些茫然：那怎么办？就各自为政了吗？男人叹了一口气说，这次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以为只封五天……

五月七日，小道消息说，中央工作组走了。官僚体系突然运转起来，最重要的表现是，物资发得勤快了。连着发了三天，加上团购的物资，冰箱瞬间爆出来了。原先指天骂地的很多人，开始在朋友圈晒照片，说，感谢政府！

我们辞去核酸工作，但仍然是发放物资的志愿者。有一次，物资直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停在小区门口，后门打开，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小伙子蹲在车厢里，把塑料袋递给站在车下的志愿者，再人传人，传到小区门口。对这点工作量来说，志愿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再三地重复：“袋子里是什么啊？”“一袋荤的，一袋素的！”“啊，终于有荤的了！”……

全部清点好，再逐楼送去。呼啸一阵，迅速送完了，我突然发现地上还剩八份，问道：“怎么还有啊？”没有人回答。我又问：“是谁家的没送吗？”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志愿者眼神躲闪，乌龟老太坐在一边，低头看着几张纸，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不



对，再扫视一圈，除了我和A，其他志愿者都是小区的统治者——楼长和业委会成员，正好八个人。

那次之后，心照不宣地，再也没有人叫我们去发放物资。当然，我们也不去了。

18

退出官方志愿者，我们转而报名做起了团购志愿者。

封控中，你才会明白，一座城市是靠多少人结成巨大的蜘蛛网，日以继夜地输送，才能把食物送入街区、送到楼下。物流的发展，将运输体系改造得更快速、更便捷。人们已经习惯了坐在家里，吃穿用度像奇迹一样出现在家门口。一旦将蜘蛛网斩断，并不生活在土地上、也不事生产的城市人，只好坐在家里饿肚子了。

那些城市的服务者都被封在了家里。有朋友说，楼上有一家人从来没做过核酸，居委上门强制，朋友说：“你知道出来了多少人？20个！”原来是20个外卖小哥住在一套房子里，因为怕被举报群租，所以不敢出来做核酸。

餐厅停业，小区封锁，但仍有小店半卷闸门，偷偷营业，也有“小哥”露宿、搭帐篷，收高价代买东西，称为“跑腿”。我家的酱油和盐快要吃完了，邻居把我拉到一个“跑腿”群里。群里每天早上宣告可以买到的商品：白糖6块，盐3块，生抽12块，挂面17……价格很良心，最贵的是水果，苹果10元一个，橙子8元一个。我买了30块的调味品，跑腿费倒花了35。而这在当时，已经不算贵了。网上到处可见数百的跑腿费、几千的车费，就像战时的黑市，只要有钱，有关系，什么物品、服务都可以买到。一个住在某中产小区的同学说，他们从来不缺物资，那些商家知道他们有购买力，什么都会提供。在封控的早期、我们还在饿肚子的时候，有的小区晒出团购的网红面包、炸鸡……这些几乎已经成了奢侈品。住在河边的小区在团购皮划艇，还有小区团购了歌手，在视



频里为居民直播唱歌。

而我们是一个非常市民的小区。团长坚持，只团必需品，而且要价格实惠。

如果说这场荒唐的疫情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当物流系统、城市神经斩断之后，原本漠然不相来往的现代人不得不回头，仔细看看自己的邻居。你会很惊讶，尽管城市“原子化”了这么久，但是利他、互助仍然是人类的本能，一旦复苏，就不可遏止地生长起来。网上流传着各种可爱的故事，有人把可乐放在公共区域分享，于是那里不断出现新的食物；年轻的女孩去帮助无助、暴躁的阿婆，阿婆敲开她的门，交给她可爱的感谢信——人们重新认识了上海老年人，这些资深的“城市人”，严守界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麻烦别人。

在这样的故事里，团长的作用是最关键的。满足大家的需求，维系良好的氛围，并非易事。

最开始那几天，团购很不稳定，因为送货的车辆必须要有通行证，但是通行政策每天都在变，所以送货时间常常拖延，甚至会取消。而那也是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经常有人在群里催问，团长，鸡蛋哪天到？团长，菜哪天到？我们的团长并不急躁，总是及时更新进度。等物资到了，面对满屏的感谢，团长说，不用谢，这是应该的。感谢仍停不下来，团长又说，大家不要谢，先检查一下菜的质量，我好去谈售后。

团长的领导才能还表现在志愿者团队的管理上。总有人非常积极，但也有人总是消失，团长召集大家开网络会议，总结流程，嘱咐楼长询问本楼的老人是否需要帮助，最后指出那些爱消失的志愿者：“你这样不行的呀，你现在是有任务的呀……你可以吗，不行的话我们就换人哦。”我都可以想象她笑眯眯又坚决的样子。

基本物资解决之后，大家有了新的需求。一个阿姨进群之后，大概以为这是小卖部，说：“我想要水果，最好是丑橘，谢谢。”有年轻人说：“可以团矿泉水吗？”面对这些询问，团长再三重复：团购是为了



满足大家的基本需要，因此只买必需品，否则志愿者的工作量会太大，如果有人想要其他物资，可以各自开团。

A犹豫着，我们的咖啡要喝完了，和大米、蔬菜、鸡蛋相比，这当然不算必需品，更重要的是，疫情以来“咖市”成了恶名，她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可是，马上就没有咖啡喝了，她吸了一口气在群里写下：“我们有可能团咖啡么……”

没等团长说话，就有邻居说，我这里有咖啡豆。另一位说，我也有，我还可以磨成粉给你。于是我们拥有了两袋咖啡豆，一直撑到物流开放。

矛盾终于还是出现了。一天上午，团购的饺子和邻居S团的矿泉水同时到了。饺子发完，团长在群里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刚才在大门口碰到S的先生来拿矿泉水，他很生气地指责说，志愿者为什么不帮忙搬水？团长再次申明原则，团购志愿者优先解决“吃饱肚子”，其他团购，发起人自己负责。

S的头像出现了，旁边是绿色的声音条，一个男人在嚷嚷：“怎么了？你们是团购，我们不是团购吗？”

团长似乎有点生气了：“我们帮大家是情分，不是义务。如果大家不能互相理解的话，这个群不如解散了，大家自己组团找物资吧。”

S出现了文字：“刚才是我老公……我不了解情况，但如果这样，以后我们也不参加团购了。谢谢！”

两个人你来我往，越杠越僵，很多人出来劝和：“大家消消气。”“有空的时候肯定都愿意帮的。”“下次大家一起下去啊。”……

这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声，是团长的老公：“我就知道早晚会出现这种事！我们家的每天忙团购，碗也不洗，以后不要干了！”

这突然杀出的一通乱棍，让大家有点惊慌，这么好的团长，不做怎么能行？有人说：“我们团长很优秀了，团购之前都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多多包容理解吧。”“非常同意，以后非必要就不要团了。”



所有人都站在了团长那边。S似乎想息兵，又不肯嘴软：“好了，不要在群里争了，有意见以后私下聊。”

团长的老公却不肯停：“没有意见，反正大家以前不认识，以后也不认识。”

S的老公跳了起来：“没有意见你们夫妻俩还噤里啪啦说个不停？”

团长老公用上海话说：“册那娘比，你说啥？”

S的老公也发出了绿绿的一条：“你有本事出来！你出来啊！”

自然，他们谁也没有出来，也没有继续吵下去。群里沉默了两秒，有人幽幽地说：“这又何必呢？”

自从老公开腔之后，团长就没有说过话。经过这次吵架，她在团购群的地位稳稳地立住了，所有人都站在她这边，也认同她的原则：非必要不团购；志愿工作是情分，不是义务。但是她老公放的话，让大家很不安心，团长会不会真不干了，回去洗碗？

A叹了一口气说，团长什么都好，就是没嫁个好老公。

19

同济大学从三月开始封控，学生封在集体宿舍，要求足不出户，不能洗澡，上厕所要叫号。有人在微博上抱怨，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在线上的抗疫工作通报会中，领导和老师低头念通稿，一个学生要求发言，被闭麦了，这时他共享了自己的文档，上面有红色和蓝色分行写道：

马勒戈壁的，
念稿谁不会啊，
能不能开个麦啊，
赤佬。

四月一日，有人发现楼下的电话亭里住了一个女人。她干净，时髦，衣服精心搭配过，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流浪者，还带着一条小狗。



她在电话亭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四月二十九日，警察把她赶走。女人带着小狗，在下雨的夜里光着脚离开了电话亭。

五月三日，记者在路边采访了她。她说，她是山东人，本科毕业，学化工的，曾经做过国际物流，外贸，也做过专卖店的导购——因此她穿的衣服都是大牌，她指给记者看，外套是Chocolate的，包包是MK，可惜，“鞋不是特别好，要是配一双好鞋的话就好了”。从今年一月开始，她就住在电话亭，那里靠近学校，非常清静，“虽然只有一个平方，但它是免费的，又不是群租房，我是挺喜欢的。”她晚上睡电话亭，白天去图书馆，或是做点自己的事情。小狗是在路上捡的，她叫它“丽丽”。

求医不能的悲剧屡次发生。A的妈妈有朋友突然发高烧，她在居委开了证明，核酸也是阴性，医院也接诊了，但是只挂点滴，没有任何检查。她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周围都是跟她一样无助的病人。她不停地说，救救我啊，救救我啊。没有人理她。挂了五个多小时的点滴之后，她停止了呼吸。尸体立刻送进了太平间，她的丈夫和儿子闯进去，发现尸体放在地上，因为停尸间早已满了。他们揍了一顿医生，强行将每个停尸格都拉开，让冷气释放出来，否则，放在地上的尸体很快就会腐烂。

那是上海最好的医院之一。而上海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20

尽管闹剧、惨剧仍在上演，但是五月的气氛似乎放松了一些，病例开始下降，物资充足无虞，物流也渐渐开放。我原本不喜欢网购、外卖，是菜市场和本地生活的热爱者，这时却不停地刷新各类app，为了能买到青菜、零食（甚至是肯德基！），也想从中找到开放的信息。一些超市、餐厅逐渐开张了，菜价也逐渐回落，“跑腿”群越来越安静，



说明物资已不再稀缺。

群里一再传出解封的日期，从五月一日，到十五日，又到二十日，次次落空，但是至少，所有人都相信解封不远，囚禁的日子快结束了。

大门仍然锁着。每天下午，所有的小孩都聚在楼下。那些工程中剩下的黄沙、碎石，大人嫌脏乱，狗每天在上面撒尿，小孩却最喜欢了，他们拿着小桶、铲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妈妈们交上了朋友，站在旁边唧唧呱呱讲个不停。托疫情的福，这真是小区从没见过的热闹情景。

一天，正放风时，居委会的“大喇叭”突然出现了：“快点上楼，有新的阳！”话还没说完，妈妈拉着小孩纷纷逃窜了。一个肌肉男在楼下健身，“大喇叭”说：“你怎么还不上去？”肌肉男说：“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力让我上去？”“大喇叭”说：“我有什么权力？你再不上去，我叫警察来抓你！”肌肉男说：“你叫他来啊！谁怕你！”说着，还是上楼了。

微信群里，乌龟老太气势汹汹地出现了。仍是楼上那家，老太太从方舱回来，一家人居家隔离即将结束时，她的女儿——也就是那个瘦弱、戴眼镜的年轻女人核酸检测为阳性。

我还未见过乌龟老太如此之凶，又如此之坏，她说：“你们这家人怎么回事？怎么又出阳了？我现在怀疑你们抗原瞒报！”

年轻女人此前都是打字，此时带着哭腔说话了：“X阿姨，你怎么这么讲话，我们怎么可能瞒报？”她连续甩出了好几张抗原的照片：“我们每天都测的啊！”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邻居就对楼上的女人说，我相信你！

好在，所有人都在安慰这个绝望无助的女人。乌龟老太不响了。

当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女人被转运到方舱。第二天，她的检测结果：阴性。再次检测，仍是阴性。她很快被送回家，而我们楼仍在继续封控之中。

再次封楼，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团长不能下楼接货、消杀，只



能在楼上遥控。几次之后，团长在志愿者群说，她不能再做团长了，因为“家里人”不同意。她会把团长的职务交给业委会——也就是“乌龟老太”，如果有人想当团长，她也会手把手包教包会。

大家都很震惊。我的心情很复杂，当然应该感激团长，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难免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团长又说，其实某平台的团购是有回扣的，原本她想等疫情结束后请大家吃饭，但是大概很久都不能堂食，她也想过把钱分给大家，但这又不符合大家做志愿者的初衷，于是她想来想去，用这些钱给大家每人买了一条野生鲳鱼，晚点送到。她说：“今天早晨从舟山捕捞上来的，一定要趁新鲜吃！”

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再次感叹团长的周到和馋痨，大概只有如此，才能做好团长吧。

当天下午，乌龟老太召集团购志愿者在院子里开了一个会。我们还在封控中，从窗户看去，已是初夏了，树叶十分浓密，乌龟老太站在中心，背着手，努力地抬着头，笑得十分开心。散会后，她在群里发了一则通知，宣告自己接任团长。一个自下而上、热情而有活力的民间志愿组织，被这样收编了。

幸好，这时已经快要解封了。

21

封锁以来，除了遛狗、做志愿者，每天囚禁在楼上，看着梧桐树，从横斜的枯枝，发出嫩芽，浅浅小小的叶子，像个绿指甲，再到绿绿的大巴掌，荫住整条街道，渐渐深起来。春天就这么安静地结束了。

病毒就像月经，你以为完了，其实哩哩啦啦，每天都有一点，持续了好些天。解封也就吞吞吐吐，一点一点地开始了。

五月十五日，居委给每家发了一张卡片，粗糙得像打印店的名片，背面是密密麻麻的日期，正面三个大字“出入证”。五天内，每家可以



出门两次，一次一人。

小区门口，居委工作人员和“乌龟老太”一起把守，以阻拦不法之徒。“不行，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居委说。我说：“可是我们要一起出去。”居委说：“那不行。”A说：“不要理她！”昂首拉着我，像木木一样冲出了小区，后面是一串：“哎哎哎哎——”

街上仍旧那么空荡，一辆车也没有，极其稀少的行人在马路上横行。绝大多数商铺仍然关着，一些超市、便利店门口站着穿白色、蓝色防护服的人，总有爷叔跟他们大吵大闹，因为没有居委特制的邀请卡，是不能进去的。

很长时间没有走路，很快腿就软了。困在家里一个多月，人已变得衰弱。但是我们舍不得回去，被囚禁过，才会知道自由那么难，又那么珍贵。走过熟悉的每一条马路，张望每个熟悉的小店，它们都还紧闭大门，不知道是否能撑过这次疫情。我发誓，等它们开张以后，我要去光顾每一家小店的生意，把所有的美食都好好地买一遍。在那之前，我用邀请卡去超市买了个瑞士卷——的确很好吃。

过了两天，A说，你有没有发现，街上牵手的人多了。是哦，一次一人的禁令已经取消，人们可以一对一对地出现了。

22

六月一日，上海正式解封。

清晨，楼下肉铺传来吵架的声音。上海醒了。

小菜场开张了，两边的货架上，仍旧是丰富的、新鲜的各样菜式。我四下看了又看，心里激动不已。老板娘戴着口罩，和我对视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把头低下，继续算账。

所有的小店都还活着。年轻人复工了，早出晚归，权力重归“乌龟老太”，她坐在小区门口，仰着脖子对每个经过的人微笑示意。在群里，物资早已不是问题，人们最新的抱怨是，快递只送到门口，而不上



楼：“把他们惯坏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一个城市的活力迅速恢复。权力狰狞的面目和无能的内在，现代生活巨大的浪费和欲望，又在继续了，等待着下一场危机。

但是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生活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A的妈妈 说，原来在菜市场门口卖茶叶蛋的女人跳楼了。一个爷叔在广场舞群里 说，出门之后，他才知道小区封控期间死了15个人，最大的97岁，最小 的61岁，都是看不上病死掉的。他说：“今天上海解封了，但是我一点 都不开心。我就想，如果我家里人碰到这种事情，我肯定想不出应该怎 么办。”

23

五月下旬，当地铁终于恢复运行，记者穿着白色防护服出动了。 他坐在空旷的车厢里，采访一个阿姨：“阿姨，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阿姨非常大方，一点都不害怕镜头，我一度以为她是群众演员，直到她 说：“今天特别高兴，因为什么呢，封了将近两个月吧，我出生到现 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呢……”

记者先是频频点头，听到这里感觉不妙，慢慢地将麦克风移开，但 是灵敏的麦克风收进了阿姨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上海市民在这个春天的 心声：

“真是天大的笑话！”



生活失序，西瓜扼喉

鲁乙

尾章疾雷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停摆的第五十二天，杨浦区全域静默的第十天，我被一块西瓜噎住。

没有人讲得出静默这个字眼的确切所指，就像没有人知道一周之后的六月一日这座城市就会全面解封，一切自上而下的指令，都和需要随访的甲状腺结节一样，边界不清，回声不匀，而温良的人们总是在老实等待官方旨意的漫长自我规训中，渐渐习惯虚妄的日常。

静默开始的第一个早晨，所有线上平台和外卖app页面全部被关，这意味过去一个多月中还通过外卖渠道购得高价生鲜的生存方式此刻也彻底失效，随着各式路障将杨浦区内的不同街道划块割裂，没有保供证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不允许出现在路上。

连电商巨头精心布局的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系统也至此全部溃败，当天早上我接到京东配送员的电话，告诉我三个已经到配送站的冻品订单无法配送，只能丢弃处理，系统稍后会自动退款。那你们就拆开吃了吧，我说，太多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吃，他说。

其实此前我根本没有京东账号，所有的购物行为几乎都发生在淘宝和天猫，但从三月下旬开始，淘系大比例依赖的第三方快递就停止了发往上海的业务，拍下的订单只能无限延期发货。当四月四日被告知封锁将持续进行的时候，有些市民家里已经弹尽粮绝，尤其平时不做饭的家庭，很多只备了三五天的食材，而线上可以买到食物的渠道几乎只有几个生鲜即配平台，但即使提前醒来在清晨6点开放运力的时候疯狂点击



下单按钮，也很可能在二十多分钟的来回卡顿之后被系统告知当天运力已满。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四月八日夜里，京东宣布全面恢复上海地区的配送后，那场专门面向上海市民的直播一直持续到了9日凌晨四五点。

而在四月九日的时候，任何一个上海市民都不会预计到，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场，一直到五月三十一日，人们才会迎来正式的解封通知。而京东配送的恢复同样漫长而坎坷，一张无法考证信源的京东高管朋友圈截图显示，受制于不同势力的割据，京东不计成本在上海地区安排的配送服务其实掣肘重重，满载的货车常常被各种关卡拦截，在高速上停留三五天也并非不可能，而防疫的隔离要求是14天起步，这意味着在无论司机还是车辆，在两周内都只有一次单向运输机会。

在淘宝消失，京东蹒跚，几个前置仓型的生鲜即配平台运力又相当吃紧只能满足极小部分消费者需求的这段时期，小区团购的存在是大部分上海市民可以吃上饭的唯一原因。这种以小区为单位的团购通常由个人联系供货商后在小区群内发起接龙，一旦下单数量到达供应商的起送量，就会开启支付流程，待货品送到小区后，再由团长安排消毒和分发。

在大型小区，这样的团购相对容易执行，而对于那种只有百来户的微型小区而言，大部分团购50份起送的要求显然不太现实，这类小区的居民如果凭手速无法在生鲜即配平台成功下单，则只能去外卖平台购买高价菜，一些拿到了保供证的小餐馆会在饿了么之类的外卖平台直接售卖食材，四五月的价格大概是三斤青菜50块左右，鸡蛋平均3块一个，而即使这样，能不能买到也全凭运气，因为货量有限而求者众，很多菜品在上架的十分钟内就会售罄。

五月十三日，半数四月八日直播夜购入的京东订单还没到货的时候，杨浦区宣布静默开始，静默的具体原因不详，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因为前期存在大量感染数的瞒报，所以需要树立典型大力整改。静默期



间，团购订单的运输车辆不再被允许进入杨浦区，生鲜和外卖平台又被勒令全部关闭，杨浦居民于是身处什么都买不到的孤岛。

三四日之后，大家发现仅有一个新阵地的运输车辆可以进入杨浦，那就是由拼多多运营的社区团购页面，在后来的十多天里，这也几乎是杨浦区唯一可以成功买到食材的渠道。没能逃过拼多多裂变营销的强大基因，这类通常30单起送的社区团购，在经由一个用户购入后就可以被每一个下单的用户不断分享到微信群，而四五月间上海市民重度依赖的小区群，显然是这一购物方式的天然沃土。

每一个链接在48小时内若下单人数达标，即会在第二天由货运车悉数送到小区门口，若未达标，则系统自动退款。对静默时期的杨浦居民而言，拼多多社区团购的难能可贵在于：首先订单基本可以保证在第二天到达，毕竟此前不同平台因为封路而单方面取消订单的做法已经让线上购物场景下的安全感日渐稀疏；其次是，货品或箱或袋，都会被垒在小区门口之后再由司机贴上醒目的楼室号不干胶贴，从拼多多角度而言，一辆货车满载相同的SKU出库，司机卸货时只需要清点数量，无须核对明细，卸车以后也只需将此前后台导出打印的买家信息不干胶贴上即可，在每个环节都最大化地节省了时间成本，尤其在运输人员和车辆都属战略资源的当时，而从居民角度而言，醒目而不易掉落的不干胶可以最大程度防止错拿，毕竟在整个封控时期，大部分人都领受过好不容易抢到的订单因为邻居有意或无意的误提后再也找不回来的崩溃；最后，这个在拼多多平台进行的社区团购，不存在团长，订单满员后会自动在拼多多里生成一个送货临时群，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群和司机沟通，了解送货进程，这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这场购买负责，而此前很多小区团购匮乏的一大原因是，居委会要求团长签署复杂纸质文件，保证为货品带来的感染风险担责。

不得不感叹拼多多如此短时间内在产品开发上体现出的事无巨细，既洞悉了庙堂公文，又揣摩了坊间心理，还对自身流程完成了最简化以



赢取最高利润，并且拥有足够的保供证可以在静默期的杨浦自由进出，唯一没有被优化的，是产品的山寨。

但抛开价格谈质量确实也有违公平，拼多多社区团购的定价大概是当时行价的一半，比如由青菜、韭菜、鸡毛菜、生菜、青米苋和广东菜心各一斤组成的六斤绿叶菜套餐的价格是39.8元，而由两个8424西瓜组成的不低于12斤的套餐仅售69元，在静默之前，8424西瓜每斤的价格大概在15元上下，拼多多之所以在静默期能够以不到一半的低价售卖8424的原因是，这瓜根本不是8424。

食道风雷

作为由吴明珠一九八四年在新疆农科院培育的惊艳瓜种，8424八十年代末期在上海郊区开始了规模种植，以至于很多人会以为南汇8424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方瓜种。除了让人舒适的甜度之外，8424还拥有脆嫩的质地和透薄的表皮，说吹弹即破可能略微夸张，但一般刀尖甫入半寸，就可以听见瓜瓢自动裂开的声响。

五月十九日，静默已满一周，同时也是69元两个装的8424拼团成功后的第二天，三十多箱西瓜被垒到了小区门口，此时的大部分杨浦居民已经许久没有收到来自外来的生鲜货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不足百户的小区里，30单成团的西瓜可以瞬间拼团成功的原因。

两个瓜被塞在一个横向的无盖纸板箱内，顶部缠绕的胶带既作固定，也方便手提。西瓜个头很大，两个加起来绝不止12斤，但第一眼就能看出气性与8424的完全迥然。粗粝暗哑的表皮与瓜蒂处的内凹显然不符合8424的表观性状，叩弹一下发现瓜皮可能比想象中还厚，虽然货不对版，但胜在大个，并且是静默多日以来第一单真正成功送到的蔬果，况且再差的西瓜品种也不会有多难吃，皮厚一点又何妨。

这一品种不明的西瓜，甜度其实和8424并无多大距离，差别主要在



瓜肉质感。如果说8424是劈扑而下的斜风细雨，清新脆爽，沁人于嘎吱之间；此瓜则如同夏日午后的沉重闷雷，毫无脆度可言，空有莫名的韧性，尤其靠近瓜皮处肉质渐老，就算薄沿的扁平不锈钢大勺挖起来也有些吃力，但胜在水分还算充足。在五月的杨浦，能吃到西瓜已属难得，又怎会抱怨品种的差池，尤其当价格还不到8424的一半时。

因为第一单的到货的惊人速度，拼多多社区团购这种购物形式立刻在小区群里广受追捧，但因为套餐的SKU日渐多元，光是蔬菜就有数个套餐，其他还有海鲜冻品、年糕、牛排、巧克力等等，小型小区凑满30单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往往支付了十单才有一单真正成团，其他的都在48小时后因为人数不满而退款，提高成功率的朴素办法就是一次购买多个类似链接，从概率上来说，总有一单可以最终送来，但若是几单都同时成团，冰箱就难免爆仓。

但对于已被封锁在家一个多月的上海市民而言，冰箱爆仓并不可怕，真正的幻灭感来自无论哪里都买不到食物，并且现状已经不断教育人民：如果不保持冰箱的满仓状态，又如何在没有提前通知也不知道何时结束的静默期里不至于挨饿。

五月二十二是静默的第十天，当天会有拼多多的蔬菜套餐到货，意味着我需要腾出一些冰箱空间来精心储存来之不易的绿叶菜，把占地方的半个西瓜吃掉于是成为最佳方案——拿出最薄沿的大勺子方便最大程度挖取瓜肉，边吃边在微博里搜索“杨浦”二字，除了调看周围几公里内大家对生活现状的无奈吐槽之外，也试图在互联网上挖掘网友分享的新近出现的杨浦购物渠道，比如前一天有人发现虽然饿了么的app页面被锁，但在微信小程序里的饿了么页面还在营业，虽然残存的商家稀少，并且能否送到也全看骑手能否凭借个人智慧与经验穿越各街道之间的隔断，但终究也是人间烟火气尚存一缕的凭证。

就在西瓜快见底的时候，一块瓜肉未经咀嚼滑进了我的食道，那是一块靠近瓜皮部分的厚片，也只有那个薄沿大勺子才能在几乎硬质的



瓜皮内侧削出这样的片索状瓜肉，但它本质上和瓜肉稀疏的密度已经无关，而是更具韧性和硬度的瓜皮，大概0.3秒之后，我能够明确感觉到这样一片东西卡在了胸口。

第一反应是喝水，但想要用吞咽药物的方式让这块西瓜进入胃部的尝试失败了，它似乎牢固地梗卡在了食道里，水流的冲刷对它而言似若无物。接着我又换成了可乐，这一尝试同样失效，虽然可乐可以自动溶解银器上的黑色氧化物，却对食道内的瓜肉毫无侵扰。最后，我又尝试了热水，幻想着经过热水的侵袭，瓜皮可能会适当变软而滑落到胃部，甚至为了增加热量在食道内的停留时间，在几次喝完热水后立刻蜷缩躺下，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梗卡感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心态处于崩溃边缘的我于是打开了丁香园app，这个已经成立了二十年的论坛汇集了海量来自一线医务工作者的真实经历分享和诊断交流，虽然丁香园后来又开设了一系列科普公众号、推出了面向全线消费者的商城和服务，但丁香园app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论坛形态，仅为医务工作者服务，而各版主也都保持着定期将疑难杂症资料分享在版内，在几天的热烈讨论之后再公布正确诊断结果的习惯，这种BBS时代的互联网精神之所以能在丁香园一直存在，多半是因为时至今日还在高频使用丁香园的用户，都是最负责任和最热爱本专业的那一批医者，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丁香医生公众号在四月十七日刊发了名为《不要吃莲花清瘟预防新冠》的严肃科普文章。

除了完全来自医生视角的描述以及同行们严格基于临床思维的分析回帖之外，丁香园上还有大量医学文档供用户免费下载，很快我就找到了《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杂志在二〇二〇年底刊发的《成人食管异物急诊处置专家共识》，对于某一疾病的规范诊疗，“指南”是经由循证医学证据严格佐证的权威治疗方案，“专家共识”则是循证医学证据相对弱一些的初步方案，而刊发年份越近，则意味着越诊疗意识越为先进。在二〇二〇年的这份专家共识中，有着关于食道异物的详细诊断步



骤流程图，但判断几乎全需倚赖影像学和内窥镜的观察，对于此刻被封锁在杨浦的我而言，显然并不能提供帮助性的建议。

除了国内的专家共识，版内还有两份国外指南，一份是来自美国胃肠内镜协会（ASGE）的“Management of ingested foreign bodies and food impactions”，另一份是欧洲胃肠内镜协会（ESGE）发布的“Removal of foreign bodies in th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adults”，前者事无巨细甚至包含了一九八二年之后铸造的硬币可能引起锌中毒的阐述，以及提醒毒贩群体的身体藏毒方式在X光影像中的显影更为明显，CT则存在漏查可能，而因为无法确定包装内粉末的消化道毒性所以需要尽可能避免在内镜检查中对食道异物产生破坏，总之潜在患者是儿童、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犯罪分子；后者因为刊发年份更接近一点，所以包含了很多内镜取物的器械图，两者都让人看完不免倒抽一口冷气。

我开始意识到，在不能随时去医院的上海，缜密的指南和共识都是失效的，于是我开始翻阅论坛，想找到一两个拒绝任何检查的食道异物诊疗过程帖，这类不愿意配合检查的病人在医院并不鲜见，尤其急诊场景下，或因为拮据，或因为常识的缺位和偏见的横行。在我并不多的看帖经验中，这样的发帖在各板块中都曾见过，医生通常会用半抱怨半担忧的语气描述患者如何不肯拍片也拒绝内镜，最终只能用某些临时的观察手段来替代，而此刻我的处境，和那些患者无异，于是那个临时手段此刻对我而言，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以判断病情进展的最佳方式。

但在找到那个方法之前，我已经被各种食道异物病例吓出一身冷汗，有因为误吞枣核而食道穿孔面临由纵隔感染引起的50%死亡率风险，也有内镜下取鱼刺刚好在主动脉夹层位置附近而引发大出血命悬一线的病例。虽然知道能被医生写下来分享在论坛的大都是小概率事件，但既然上海全城被封一个多月这样的小概率事件我都已在经历，其他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同样不低。



我意识到自救已无可能，只有求助专科医生，基于目前状况分析危险系数，给出处理方案，才能拯救慌乱焦虑的我。于是我打开了微医app，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查询到几乎所有中国三甲医院的在职医生，能否在线挂号倚赖医院信息处是否对接了后台，但任何一个医生个人都可以在平台上开通在线问诊，这意味着患者完全有机会获得来自顶尖医生的诊疗建议，甚至可以通过查询相关疾病论文和亚专科细分病种下的会议发言后，精准找到某一领域公认的权威专家，尤其对于那些需要读片来判断肿瘤情况的患者而言，只需清晰拍摄影像胶片然后上传，就可以免去奔波千里等待数月排队抢号之苦，得到几乎一样的专家诊断与后续治疗建议。

我迅速在微医上找到两位耳鼻喉科医生开始了线上问诊，倒不是为了寻求second opinion，而是提交问诊和医生接诊间通常有两三小时的时间差，而我此刻除了先前的梗卡感之外，还新增了高频打嗝症状，并且已经无法进食三四个小时，每一分钟于我都是煎熬。

第一位医生很快打来了电话，平台的有图文、电话和视频三种问诊方式，价格一般渐进递升，而我支付的是图文问诊的金额医生却给我打来电话，类似一次免费升舱。虽然在问诊信息里已经用文字写过，但电话里我还是特意强调了一下虽然那只是一块西瓜，但不能当作寻常西瓜对待，毕竟被西瓜噎住听起来多少有些过于离谱。

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后说对这类不明确状态的食道异物，一是可以通过食道吞钡造影检查来确定异物位置，二是直接做胃镜也可以观察到。前者算是小众类检查，上海本来就没几家医院有，眼下疫情特殊时期更不知道是否关闭；后者是常见检查，但急诊并没有，只有去门诊预约，通常需要等待几天，并且因为胃镜经口操作的特殊性，除了需要24小时内的核酸报告之外，不知道对于来自静默区的患者是否有额外限制。

还有一个办法，医生说，你干脆吃口饭或者吃块面包看看能不能把它带下去，我觉得是有一定概率可以咽下去。那咽不下去怎么办，是不



是和西瓜一起堵那了，我问。对，堵那你就只能去医院了，医生说，反正喝水是不太有可能把它冲下去的，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毕竟不是尖锐异物短期内没有食道穿孔风险。

挂了电话我打算照医生的建议做，一方面是确实也没其他办法，另一方面是我确实也饿了。烤了两片面包，我虔诚地开始了这次前路未知的进食。因为过于紧张，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咀嚼和吞咽，好像一个还未吃过辅食的新生儿，每一个动作都生涩，每一步的感触都陌生，两块面包仿佛吃了整个静默期那么长，毕竟万一咽不下去的话，就需要先打电话给社区，报备就医需求，再等120来接人，而被西瓜噎住虽属事实，但多少也有点说不出口。幸运的是，面包全部吃完了，似乎并没有堵在食道里，但梗卡感也未全部消失，无法言状的不适感依然弥散在食道与胃的交接处。

这时候手机弹送了第二位医生的接诊通知，我赶紧汇报了最新病情，医生的结论是西瓜大概率已经进入胃部了，而上消化道内的不适感可能还会持续几天，因为梗卡多少带来了一些物理损伤，所以最近几天需要进食软食，同时避免辛辣冰冷。

诡异的是，当不适感如医生的预料渐渐消退之后，打嗝症状却依然持续，在六月解封之后我先后做了喉镜和胃镜，都没有查到和打嗝有关的任何病变，但密集打嗝症状却还是会不时出现。虽然没有得过新冠，但打嗝与我而言，似乎也能算是新冠后遗症的一种。这场旷日持久的封禁，在我的躯体里，终究还是留下了擦痕。

早春蛰雷

其实三月就有端倪。

最初是散发的个别小区被封，下发的通知都称48小时后解封，但这48小时可以经由居委会无限制续叠，以至于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所有上



海市民都被要求足不出户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有的人们已经被关在家里大半个月了。

然后是各大三甲医院先后因为发现阳性患者而关闭，决策临时，执行慌乱，整个三月里，上海不同医院的公众号轮番在凌晨两三点弹送通知，有的是门诊关闭，更多的是门急诊一起关闭，相同的是通知的结尾都会写，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再然后，是菜场的反常，临时的暂停营业和坊间的各种传言，让农贸市场的气氛日渐诡谲，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必然导致涨价，当熟悉日常菜价的老人面对七八块一斤的生菜质问店主“凭什么卖那么贵”时，店主也只能无奈申明“现在拿货价都涨好几轮了”。不知道一个月之后，这些老人们面对天价的蔬菜，一餐舍得炒几颗菜，又或者，根本不会在微信群里接龙团购的他们，还能吃到绿色蔬菜吗？

与此同时，因为线上运力紧缺无法下单的年轻人，正在盒马的门店里抢空货架，而这时的上海市民不会意识到，在未来的两个月中，运力这个词将成为所有人的闹钟，并且大部分人并没有运气成功下单。

一直到三月二十二日夜里，即将全市停摆的小道消息再度传出，夜色中出动的人们只能去便利店抢购食物，而一些由年轻人管理的菜场则开了夜市，迎接半夜疯狂买菜的人群，在不寻常的时段聚集在鸡毛蒜皮之地，微量的荒诞与意料之外的喜感自成欢脱氛围，以至于第二天的线上段子基本是由本地公众号发起的自嘲，称当晚为上海人的专属大年夜和特有购物节，此刻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很快就会有人在家体验挨饿的滋味，而大部分人也将拥有和祖辈们在六七十年代物资紧缺时代相同的记忆。

之后的三月二十六日是一个周六，全部市民被要求在家自测抗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应该是首次学着使用这种并不复杂的试剂装置，但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月之后，抗原将会被整盒整盒地大量发放，甚至需要全家所有人每天完成两次自测，并与写着户号和所有家庭成员名字的



白纸对应合影后上传到小区微信群。

一直到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八九点，浦东浦西先后封四天的通告才被正式颁布，对于浦东市民而言，购买食物的窗口时间只有半个夜而已，很多菜场于是再度开了夜场。第二天禁足正式开始，“足不出户”成为新的要求，被P成鸳鸯锅的上海地图则成为广泛传播的段子。而三天以后，原定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的封锁期被通知延长，四月一日一早，浦西市民也正式进入禁足期，浦西浦东于是成为全部红汤的九宫格。

在这个时间点，大部分市民也还情绪稳定，甚至带着些许看热闹的心态，毕竟人生中上一次这类大规模的集体强制性休整可能还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部分企业对于不能离人的业务岗位，则安排小部分员工临时住在了办公室，没有人能料到，这一住就将是两个月。

在四月五日后一次又一次发布的封锁延期通知中，官方措辞含糊，坊间纷纷猜测是因为核酸结果显示的疫情失控，并怀疑是浦东那晚疯狂采购时摩肩接踵的人群导致了传播热浪，又或者是轮番核酸造成的交叉感染，但这些在后来渐趋无望的封锁中，都不再有人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随着每日新词而腾空出现的新型恐惧，比如破门带走，比如入户消杀，比如十字转运。

空谷殷雷

和二〇二〇初的武汉完全不同是的，二〇二二的上海，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传统官媒还是社交平台，都无人谈论具体的病情与治疗。

在二〇二〇的疫情深度特稿中，普通读者有机会知晓ECMO可以为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替代性体外呼吸与循环的工作原理；也能了解一部分在ICU抢救的重症患者之所以脸部变黑是因为多粘菌素B引起的色素沉淀；同样可以读到医护穿脱防护服时每一个严密的步骤如何



最大程度阻断病毒的传播；甚至还能知道在一月初就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进入武汉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在回到北京之后发现自己感染新冠，自行用药是过往用于HIV治疗的克立芝。

二〇二〇年三月发布的那篇由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和上海公卫卢洪洲教授署名通信作者的《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正式发布，也许是为了区别于几乎同期由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这份文件后来也被简称为“上海共识”，除了对需要进行ECMO治疗的指征、糖皮质激素与免疫调节类药物的使用、对合并细菌、真菌感染的诊治以及预防院内感染的用药方案都有更详细的表述之外，和国家卫健委印发文件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医药治疗部分的一笔带过。

但在两年多后的上海，莲花清瘟胶囊第一时间被各街道大量采购后多次发放给每家每户，有媒体统计，莲花清瘟的运输消耗了封锁前期全市珍贵运力中的可观比例，而在所有深度报道中，几乎从未见来自ICU的诊疗纪实，甚至看不到对任何一例普通患者症状与治疗方案的报道，取而代之的是在封锁第六天吃完了家中所有食物的年轻人喝水充饥、没有蔬菜的独居老者每天煮两颗速冻馄饨以摄取馅料中的微量荠菜、被转运的阳性患者因为混乱的安排穿着隔离服在大巴上待了一天一夜、滞留在虹桥机场和高铁站的人们如何以流浪的方式在那里度过一两个月、作为保供物资由街道发放的真空腊肉里翻涌的蛆虫和各色山寨品牌的调味品及洗护用品、以及在方舱的折叠床上用笔记本电脑准时远程办公的无症状患者。

封锁早期有段子把方舱形容为了福地——既无须再担心被从家里抓走，也不用殚精竭虑参与抢菜，在四月初的上海，这确实也算事实而非段子。那个时候，对方舱盒饭照片的关注程度也要远胜于疾病症状，甚至在大部分方舱内并无任何治疗提供，仅有小部分方舱供应有限



的咳嗽药水，有咳嗽症状的患者每次可以在护士台领取一小杯，以至已经入住的人们纷纷在线上分享的方舱攻略里写：记得自带感冒退烧药物。

很快，随着阳性人数的激增，方舱不再是福地，但可怖的并非病毒，而是尿尿的横流。在互联网上由不同用户分享的各区方舱视频中，大约有八成都提及了厕所里堆积的排泄物，其中一些还拍摄了具体景象，比如在国家会展中心那个上海最大的方舱里，厕所每一个单间坑位内的尿尿不仅满溢如山，还远远超出了坑位原有的面积，在隔间地面上生生垒出了壮观的粪坡，要知道，这是每年进博会的举办地，硬件条件在全部的方舱中已属前列。

几乎同时，不同的生存游戏也在各类临时方舱里上演。比如几栋刚刚完工还未交房的国有人才公寓被征用为临时方舱，人们上午入住时还兴高采烈拍视频展示崭新的家具和开阔的窗景，告诉家中小辈尽管放心，到了晚上就曝出整栋楼从早到晚还未有任何餐食供应，仅有的几箱矿泉水也被一抢而尽，住在高楼层的老年人甚至都没有参与哄抢的机会。而在一些几乎毛坯的临时方舱内，人们像丛林里的野兽般占据空地，刚刚抢完木板作为临时床铺，又要奔赴几百米外夺领数量有限的棉花被。

四月底，几张模糊的图片爆出王思聪也正无奈入住方舱，虽有保镖同行，但待遇和普通市民无差，当人们纷纷因为特权在疫情中的瓦解而唏嘘不已时，新闻被证伪。和封锁初期今日资本创始合伙人徐新央求邻居帮忙入群团购牛奶面包的微信截图也被刷屏一样，当民众还在感叹就连叮咚买菜的投资人都未必买得到菜时，这位在二〇二一年胡润富豪榜上以160亿元身家排名全国第448位的投资女王家中，已堆满了络绎不绝而来的物资。

仿佛一旦祸及权贵，就可以完成我们面对苦难时的最优自我慰藉，也同步瓦解来自底层的参差不甘，因为“就连他们都不免如何如何”的



句式可以成为一种速效麻醉剂，而残酷的真相却总是在苏醒后被不自觉地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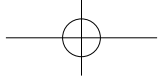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最明晰的反抗，大概是五月中上旬被街道防疫人员威胁说不去隔离将会影响三代时那句脱口而出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与其说这是放弃横戈后的自我放逐，不如说是在当下语境里唯一不显怯懦的有效表达。而在家的年轻人还并非最惨的年轻人，封禁在宿舍的大学生在两个月中都无法走出人均面积几平方米的宿舍，并且既没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甚至连用厕都需预先在微信群内报名。

与此同时，疫情中来自官方的所有的类比，却都向着学龄期靠拢，前有“抄作业”被广泛使用，后有“毕业考”来形容封锁末期市里对各区随机核酸抽查以观测数据是否存在瞒报。

和最初通知为四天其实长达两月的封锁同样猝不及防的，是六月一日的正式解封。因为五月下旬时很多人依然在试图不惜成本地逃离这座无望的城市，包括为去往机场花费数千元黑车费，或者为了省钱拖着行李步行十余小时到达高铁站，而除了航班和高铁可能随时取消的风险之外，他们还需耗费巨大的心力来完成和到达地的对接，唯有同时拿到准许出发的放行通知和对方城市的接纳允诺，他们才能走出小区，而一旦出了小区，他们便再也不被允许回去，这意味着如果航班或高铁取消，他们只能露宿机场或高铁站。

而荒谬的结果是，因为来自上海的旅客几乎都会被当地要求隔离十四天，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上海已经解封时仍在到达地的隔离中，若能预期到六月一日的解封，他们断然无须耗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而随着解封通知的正式颁布，马路上用以阻止沿街店铺营业的金属板也被陆续拆除，这些两米多高半米多宽的白色金属板，除了间隔七八米左右的地桩立杆之外，互相之间仅有两处铁丝连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它们就这样松垮而晃悠地压制了所有沿街商业。五月三十一日傍晚，店主们终于被允许进入许久未见的店铺，清理冷藏室里早就变质的



食材，打扫触目惊心的鼠患与虫害。

夜里十二点，私家车辆正式被允许上街，电瓶还有电的车主们于是激动地出门兜风，感受初夏的夜和自由的风，凌晨一两点，我在今年第一次因为热打开了空调，人类活动确实会引发全球变暖，我这样想。



小狗

阿狸狸

一只脚在开启混沌的方向， / 一只脚踏进肇始精确的方向， / 两个方向一起构成我的路， / 两只脚赋予我脚步的孤独： / 卓然独行，令任何章法难以企及。

——阿多尼斯，黑域

八点半日头才斜下去，小狗等在门边暗示要出去玩。我们，我和小狗，走到丘顶。天空变粉转紫，可以看远处枯黄的矮山，我住的这边是绿的，之前小灰跟我解释过，虽然近，水是流不过去的，这里一片地方就是一块小气候，三里五里都不同。小狗选了个吉位出恭，我站旁边东看西看，路边二楼的露台竖着两个红色蜂鸟喂食器，几只蜂鸟在吃蜜，悬停，后退，其中一只好像是金的。

上海常见麻雀、灰喜鹊和珠颈斑鸠，颜色都是黄的灰的棕的，大概因为全年多雨，空气总带厚重的水气，灰喜鹊的蓝蒙着一层雾。湾区的鸟颜色鲜亮很多。前几天有一只暗冠蓝鸦自以为隐蔽地跟着我们，那羽毛！发视频给小猪看，她说在这边大概会被杀光做点翠。我找了个木桩坐着看它，蓝色大鸟几乎和我的前臂一样长，顶冠向左边歪过去观察我和狗，两簇眉毛和顶冠是黑脸上唯三处蓝，像三坨燃烧的煤气火焰，滑稽得很。动物的性格和情绪很容易看明白的，这只明显皮大王。小狗对鸟没兴趣，自顾自嗅松鼠蹦过的痕迹。大鸟扑棱一下飞了。后来搜了一下，说这鸟敏感，会拟攻驱赶入侵者，大概是在评估我俩的威胁程度。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遛狗了，除了遛狗，暂时对其他事情提不起兴



趣。小狗领我遇见的所有新物种中，蜂鸟最令我着迷。我买了个鲜艳的喂食器放在阳光下，两天换一趟蜜水。可惜目前它们只愿意百子莲上停留，蓝紫色百子莲被双生红杉树抢了阳光，长得歪歪斜斜，最近的一株在窗边，一只安式蜂鸟飞来采蜜，可以看见虹彩羽毛，毛茸茸的肚子和勾起来的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小爪。它似乎感觉到我的凝视，向后退，升高，再升高。后来几天没再来了。据说蜂鸟可以记住上千多朵花的位置、开花时间、什么时候提供花蜜，我猜等百子莲再开花它就来了。

蜂鸟只存在于美洲，是雨燕的近亲。鸟类学家推测，4000万年前的欧亚大陆蜂鸟从雨燕分化，一路东行穿过白令海峡，形成新的物种。雨燕追逐飞虫，蜂鸟却更像蜜蜂，为植物打工，两者的区别简直像我家小狗与野生狼一样大。

还读到一个此地小学生必读的原住民奥隆印第安人（Ohlone）¹的传说：

蜂鸟取火

海水越涨越高，几乎淹没世界。

雕、鹰、乌鸦、渡鸦和蜂鸟

五个朋友落在山顶。

雕用她的魔法，帮助鹰，抽干了水。

五位此刻饥肠辘辘，找到了一些食物，但还需要火来做饭。

雕的侄子蜂鸟出去找火。

寻到地底下住着的獾人，他们有火。

獾人看到蜂鸟，大喊：“盖住火！盖住火！”用鹿皮盖住

1 | Ohlone 住在旧金山和蒙特雷湾周围的地区，一直到萨利纳斯山谷。



火焰，

幸亏鹿皮上有个小洞，蜂鸟细长的喙穿过去，从中捉出一朵余晖。

蜂鸟想把余晖藏在翅膀下面，遇到空气，火焰燃起来了，烧着他的喉咙。

从此蜂鸟有了红色的喉咙。

世界重新有火。

这附近有座山叫Umunhum，是个徒步的好地方，据说就是拉姆森语¹中蜂鸟的意思……我搜这些做什么呢，还有大把的事情要做，像我这样仓促换个地方过日子，要处理的事情无止无境。离开前最后两天收拾行李，想到本雅明最后时刻携带的行李²，X光片和健康证明，一些身份证件和破碎眼睛盒里的眼镜，我能带上的也就是这些，最后还决定带了一辆自行车，来这两个月了，至今也没骑出去。这辆自行车让我在机场办票柜台牵着狗流着汗放车胎气。在不相干的事情上花大力气，但它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逃亡，搜索蜂鸟也是，这不相干的到底是对我来说到底是因为它稀罕，还是电影里“无脚小鸟”的意向？印象中还看过一部动画，其中有一段很动人的蜂鸟与沙漠旅人故事。大概是在为自己和这场离开赋予意义。

从三月中旬开始我下意识寻找意义，从阳台新开的围裙水仙，从剪到根塞进土第二天就能冒青芽的香葱。小时候逢大考的早晨，我就会给“骑到南京路常德路路口遇到的是绿灯”这种随机事件赋予意义，成了预示自己会考得好。其实我家除了外婆都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自然就会信仰更实用的类似杨庆堃先生总结的“神人

1 Rumsen, 奥隆印第安人八个群体之一的语言。

2 《本雅明》，伊斯特·莱斯利著，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互惠”，只要能保佑自己和家人的就是灵验，不管哪路神仙都拜。那段时间，我认真拜了城隍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拜，城隍庙和我隔着黄浦江，而我根本出不去小区。二〇二〇以来，时不时零星封控，管理最严的就是城隍庙豫园¹这样的景点。道观积极开发了微信公众号，做了线上功德系统，填个姓名生辰就可以在线点光明灯、下单鲜花礼神，这两年春节严控，还推出线上请太岁文疏，顺丰快递到家的。四月上旬，住豫园街道被反复封控的朋友收到一袋蔬菜，以为是政府发的，随后在城隍庙公众号看到一模一样的蔬菜礼包，那篇题目是《城隍庙联合爱心人士张伟先生向豫园街道捐赠50吨蔬菜》。小区清掉外包装发放给居民，顺民们在微信群里排队感谢居委会书记，书记一言不发。“书记是做得出的。”朋友感叹：“城隍老爷显灵了。”

我也觉得，城隍老爷看到大家的苦了，是目前最灵的。

持久的瘟疫对全世界的每个人都有影响的。小灰的家人们住世界各地，五月上旬，他的大姑姑在吉隆坡去世，举办了线上告别仪式，现场有三个摄像头，一个对着灵堂诵经的僧人，一个对着接待入口，一个对着遗体，三位同在马来西亚的长辈操持，其他人是zoom里的一个个小窗，有些在清晨，有些哄孩子睡觉后再回到电脑前。三个小时后遗体被推去火化，我听见小灰抽泣。那时候我半梦半醒，刚到美国一周，提不起劲浑浑噩噩的，我在心里难过，但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说。和之前出来旅游倒时差截然相反，头几天毫无影响，逐渐地疲惫涌上来，我总是脱力睡过去，醒来继续疲惫。

在上海的春天里，我哭了几次。

一开始只是焦虑。到二〇二二年三月，二〇一九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折磨人类两年零三个月，在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突发封控，已经



有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机制：看到流言，查询距离自己多远，囤吃的，避开人群。每次一有动静我就下单泡面，四月份最饿的时候橱柜里还有四大包出前一丁，怎么攒了这么多，买了也不记得吃，拍照发给朋友炫耀自己的存货。上一次买泡面是去年末，那时德尔塔是主流，奥密克戎才被冠上希腊字母，那例确诊是相邻小区。发布的当天我的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不同）居委工作人员电话来调查我的行程，用个人电话，也不主动自报家门的，她说大数据显示我去过那边。我不耐烦地说，如果把我算成密接¹，让疾控中心联系我，拿个人电话调查我的行程，你有这个权限吗。对方草草挂断了。

二〇二二年小年夜，武汉宣布封城。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天避开人，看消息，传递消息，帮朋友联系买口罩和消毒用品，买菜、做饭、遛狗，新区政府门口的草坪空旷无人，小狗觉得自由，比人开心。事情繁杂却不至于绝望。真正让我失眠的是隔着桥不远的新建小区有一例确诊，那户人家主动上报去过湖北，然后自我隔离。彼时隔离的定义挺含糊的，大家理解也就是自己待着避开点人，没发展到“足不出户”或者拉去特定场所。回沪第15天发烧。还在疑似确诊的时候，老实人，想着安抚邻居，在小区群说自述行程，说自己除了其中一日去了菜场补货，也就是走安全楼梯上下楼遛狗，其余时候都在家待着。业主群炸锅了，一群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将自己自由受限的苦和对未知病毒的恐慌投射在小狗身上。天天盯着不放，轮番报警找小狗下落，要警察一定给个交代。这次办案效率奇高，半夜找到了好心收留小狗的宠物店，带走安乐，这我也是不信的，安乐需要花钱，钱谁出？宠物店老板在我的朋友圈里，只留下一张不锈钢狗牌的照片。小狗的名字叫美特。

三月初，广东惠东流出一段视频，那仓库有7个摄像头，被拆了6

¹ 密切接触者，指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与我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个，说是要给摄像头取样核酸，遗留下来的那个捕捉到两个穿着白色防疫服从头遮到脚现在被称作“大白”的人，在仓库中用棒杀一只小狗。他的男主人确诊，女主人被判定为密接，恳求带小狗一起隔离未果，隔着手机看了一场痛苦直播。这只小狗名叫雪球。

现在我们知道猫狗不传播新冠，但知道也没什么用。每隔一阵子，微博上#猫狗不会传播新冠病毒#的话题就会被刷一遍，每一遍都意味着某只小可怜的死。他们称这是“无害化处理”。他们是谁？怎么无害？这算什么处理？谁允许这样处理的？全是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印象中一桩桩一件件过一阵就淡了，没有负责人被追究法律责任，也没有出台对应的法规，之后再度发生，我的政府像哑了一样。是政府，不是国家，我的国家在受苦。这是悬在每个宠物主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某一次愤怒中，我在手机里建了个文件夹，存好各种官媒和机构为猫狗科普的截图，涉及的法律，不知道谁写的应对指南等。

愤怒结束后又遗忘了，依然带小狗去常去的草坪、野湖、见他的朋友。这时候的上海就是好的，遛狗遇到老邻居送完小孩上学，在不远的商店街买杯拿铁立了门口歇歇，小狗要冲上去打招呼，摸摸狗头，哑着嗓子唉一声，开讲小区里厢咋捏有啥体，撒地方开新店了味道可以，东一块西一块，一句话可以搓成十句，帮上海有致幻成分的空气一样，听得则劲，但靠不近，人与人之间有点距离，又妥帖，你在自己的距离里，没人逼你要活成什么样。噶完山湖往前走几步是铜锣烧小店，老板租了楼切角的位置，租金便宜的，他在里面哼哧哼哧做面团，擦干净手，帮客人包几只，很少话，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只有小狗进门他才话多，手上活不停，一边用手胳膊肘蹭几下狗头。我还记得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堂吃，我带着小狗一起，刚刚春天，下午的太阳能酥骨头，我们坐户外，店老板在门边看流口水的小狗忍不住笑，送了一盒牛肋排给他吃。想着想着就乡愁了，这愁捉也捉不住。

我得写它们的名字，我怕没人记得了。有些夜晚这几个月的片段



闪现，我又不确定是真是幻。我已经习惯了记忆存在在手机里网络上，但最近的电子记忆比大脑还不可靠。消息消失得太快，人们被捂嘴得太快了。有天想分享一位团长和傲慢的居委会争论的视频，那位女团长很像每个企业都会有的脾气大做事靠谱被大家依赖的同事，“大概是总监级别的那种，懒得升职。”我这么和朋友描述着，却再也搜不到这条视频；曾经看到过的方舱视频，一个小哥询问其他确诊的人，那段时间安排进方舱得等挺久时间，不少进去了都痊愈了，视频里一群健康戴着口罩的人坐在小隔间的板床，小哥问，得了这个病什么感觉，“嗓子疼”“咳了两天”“发了一天烧”，我还记得视频的评论区讨论起这位小哥脸上的痣，后来再也没找到过，不只是404，一点互联网痕迹都没有。

现在是七月，为了记住我写了这篇，想更精准地回忆三、四月的事情，仅剩一点截屏、自己做的长图，和朋友交谈的只言片语。四月十八有一张图存了三遍，夜里的华山路有人在监控和路牌上挂了白布，刷着红字：

“逝者名单”：

东方医院护士、一位哮喘病人、拉小提琴的人

浦东一位透析病人、信息中心主任

经济学家的母亲、一位抑郁症女子

保安队长、独居老人、一位癌症患者

被网暴给外卖小哥200元的女性

两位清华校友、共康新村一位老人

交大退休教授、永康居民区一位老人……

武汉上海丰县乌克兰 你 我

微博@科马德雷斯坡说是其朋友挂的，三个人，被警方于凌晨三



点带走，手机被收缴，“一个月后进行定性”。不知道后续怎么样了，这个帮朋友说话的微博账号也消失，“该用户不存在（20003）”，一个黑色的叹号，成了互联网上的鬼。六月底，坚持帮我家植物浇水的小区邻居微信聊了几句，她说最近小区跳了三个，年轻的、年长的，还有一位之前挺活跃的，当医生的中年人，怎么想不开了呢，这都快要解封了。

记不清是怎么到这一步的，没有明确的开头。今年我本命年，冬奥的时候看到谷爱凌戴虎头帽的照片，就想买一个，搜到的不是太贵就是粗糙，有一家提供材料自己绣，成品样式好看，看材料包就知道多难了，得从画轮廓裁布料开始，大概是奥运给了我胆子，连针都不会捏就选了这个。绣了二十天，还真有点喜欢，做工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三月一号没出正月，帽子居然完成了，那天的我就炫耀手艺，和朋友分享各自读的乌克兰历史，分享了普陀区有个社区舞蹈队确诊，但大家都没有进行讨论，只觉得又一波开始了，熬个一周就能过去。接下来个把朋友被通知封控，有明确说关两天的，也有稀里糊涂什么都不清楚的，被封的朋友们相互交流经验，通过被封多久来推测自己离确诊病例有多近。接着住在松江九亭的连夜下楼做集体核酸，35万人。这是以前没发生过的了，搜了一下上海之前爆发的西安封城和深圳核酸的过程，心里暂时有了点底。五天后，华亭宾馆被列为中风险¹，据说是暖通系统不过关，这个胡耀邦题名的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刚被用做入境人员隔离点没几天，深夜喊全楼穿好大白换地方住，现场情况都靠手机拍摄在各种渠道传播的，有些人看到也总有人什么都不知道。接下来“境外

1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020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的要求，病例长期停留地区（如其居住的居民小区、自然村等），14 天内发生不超过 10 例的本土确诊病例，该地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实施“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



确诊人数”降下来“本土确诊人数”升上去，应对措施是入境飞机不落上海转去附近省市，归国继续加码需要行前四次检测，被临时封控住的越来越多，有些人封在商务楼，有些人封在庙里，有人晒自己用数据线挂着便携式牙刷上班以防万一，也开始有一看到苗头不对全楼狂奔出逃的丧尸风格视频。三月十一号的时候，我这里没法在盒马¹上随意买菜了，偶尔有物资上线，但是会显示运力²不足，这也是个不常见的词。我呼吁朋友们囤点吃的，多数人会问我为什么买不到盒马，自己家可以买到呀，少数朋友说咱们一样的，这部分基本已经被封起来了。

我在白纸上写下如何应对以下情况：

- 1 小区其他楼被临时封控：积极关注小区群/小狗呆家里
- 2 小区有确诊，物业会通知赶紧买菜的：积极看群/送小狗出去寄养
- 3 本楼突然被封控7天：小狗想办法送出去寄养以防万一

很多人说我应该把小狗留在身边护他周全，我也觉得自己自私，现在想想那时候已经认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保护他。万一确诊，一定会害了他。小狗什么都不明白，只会因为我焦虑而担心，因为到点不能出门气鼓鼓，因为他认定必须得摸摸他头的熟人绕开他而困扰，如果面对人类的棍棒他一定是哀哀承受。小狗的世界，以为主动献上一只破网球，轻轻舔两下，或者提供一次摸头，人类就会好了。赵老师春节和小狗一起住了两天，她说，小狗六岁了但举止不像是成年狗，太关注人，缺少独立面对新环境或者突发事件的能力。第一次带他去赵老师那玩，她家猫在屋子里追击一只布老鼠，威风凛凛，一掌把玩具拍到小狗腿上，小

¹ 盒马是阿里巴巴集团的线上超市，已经习惯这样买菜了。

² 指运输力量。运力应用于道路运输行业，泛指运营生产所需的对应资源。



狗吓得立刻到进口处站好表示要走，风紧，扯呼。就因为这样我唤他小狗。以前带他出去玩，打电话询问店家，问可以带小狗吗，店家说可以的，10公斤以下我们很欢迎。我说30公斤，对方一阵沉默。就算他每晚想尽办法把胖屁股挤在我和小灰之间占沙发位子，尽管被他踩一脚生疼，尽管每次玩球他都要我，尽管回家的时候迎接我稍用力我就坐地上，他还是小狗。

到了三月十八号，封小区的传言咣当一周了，不远的巨型工人新村悄悄被围上彩钢板什么消息也没流出来，看疫情互助地图¹附近越来越多，小区每天都有居民楼被突然封住，但居委就是不发通知，急煞人。我收拾了一个“小狗跑路小包包”放在门口鞋架，和赵老师联系好万一有事小狗就托付给她，她住沿街，比待在小区里机动性强太多。这天下午老小狗面包来玩，进门稍微热情一会就趴在我们脚边，我切了些斯提尔顿白奶酪，老小狗每次想吃就用前爪踢一下他主人，我们聊了一会，梁小姐看了看微信，抬头望我，靴子落地了，你送不送狗走。我赶紧细读，居委终于出了个盖章通知，明早6点起封48小时集体核酸。梁是觉得我想太多了，她劝，这么多轮都坚持过来，就两天何必送走。我说不这么觉得，武汉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说没事，还记得我讲的，听说过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完全停下来吗？绝对不是小事。接着我着急送小狗走，面包稀里糊涂从地毯上起来，小狗看到我拿他的玩具一直在蹦跹。翻翻那天面包的照片，半年脸白了很多。他十四岁，是小狗在小区拜的第一位大哥，六年前我们在水池边头回遇见，小狗翻肚皮，黄白色的大毛毛狗闻了一下就懒得理他，大哥没绝育，一门心思讨好母狗，头一回见面，梁就说，我家面包以后大概死于马上风。三月上旬梁小姐还说，擦地板发现有几滴偏红的渗液，老狗前列腺是不是发炎了。那时候我们

¹ 临时开发的微信小程序，上面根据官方发布信息直接标注确诊的位置。



都不大敢随便进有屋顶的地方，怕被封在里面，她就线上咨询了一下医生，没带狗就医，再几天，渗液也不见了。

我一路匀速油门，延安路高架已经没几辆车了，放下小狗连话都没怎么和赵老师说。回程时候想着再囤一点吃的吧，去了好几个超市全是人，开去家附近的贵价超市，里面还有些吃食货，我前面停了一辆越野车，一对夫妇戴着墨镜口罩和橡胶手套，把后备箱塞得扑扑满。

两天后，小区再发一张封48小时通知，果然。梁小姐讲，面包不肯吃东西，要给他做点肉吃，托还自由的朋友辗转几个超市买了点菜送过来，朋友隔着小区栅栏门唤了半天，面包躺在地上，眼睛还滴溜溜转，身体动也不动。我赶紧去帮她拎菜，借了个推车，把老小狗抱进去推回家了。在路上我说还是得送去看看医生，不愿意吃饭总归是不舒服的。送他们到公寓，帮忙把大毛毛狗抱出来，坐在地上捏他的肚子和腿看看是哪里不舒服。梁把手机塞到我面前，一叠声说快走，你快点。她给我看的是单元群，有个邻居在我们后面进楼，撞见楼门口开始摆白色货架搭棚子。我跳起来冲下楼，前后不过五分钟，正门已经要关了，我想也没想嘭地一把推开，不管不顾的说，我不是这栋楼的，就来送个菜，要隔离也在我自己家！面前准备拉线的人一愣，看了我一眼，侧身让我过去了。我一路冲得飞快，心跳得厉害。前几天有栋楼封闭，两位外卖小哥关在里面，楼里捐了点铺盖给他们在地下室待着，两位想用厕所，半天没人愿意开门，最后二楼一户好心人家同意他们进出。再次遇到放我走的人，对方笑，灰狗家的吧，他对同事说，差点封别人楼里了。我才想起来是总摸小狗脑门的瘦长脸保安队长。

当天晚上面包更不好了，新鲜鸡胸肉打碎了喂，碰了一下就不再吃。这个时候人出去就医得去居委会打条子，还得有48小时核酸证明，狗出去看病不知道怎么个操作法。我们建了个群，找到还可以开门的靠谱宠物医生，找到第二天开车来接的朋友，琢磨怎么和面包家门口的军大衣特保协商，把狗带出来的，怎么送去小区门口说服保安让狗出去。



第二天，她家门口军大衣在吃盒饭，看我过去就戴上口罩，我带了点甜食，说狗情况不妙。他们点点头，梁就带面包下来了，狗看到我开心的，摇着尾巴往前迈两步，她把牵引往我这一丢赶紧合上楼道门。面包刚出大门碰了碰我的手，立刻想回到妈妈身边，他妈妈不开门隔着门看他。他没力气挣脱我，不肯走，原地倒下，春日里我急得满头汗。军大衣都看不下去，问要不要帮忙，我觉得他们抱狗去小区门口太扎眼了，一看就是封控楼出来的，找另外一位邻居去借手推车，合力把面包抱进推车。情况明显比昨天更坏，抱起来的时候老小狗的腰腹一点力量都没有地往下坠，眼睛盯着主人的方向。我后来对梁讲这一段，我说，我强迫他离开，他大概恨我的。梁说不会，面包善良，他爱人的。

接狗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手推车停门内，东张西望找到一位熟悉的圆脸保安，也是托小狗福认识的，他帮忙推出去抬上朋友的后备箱。我在栅栏里面望，还觉得去医院做个检查打个消炎针就好了。两个小时后老小狗被送回来了，外边的朋友红着眼睛，说我来望望你们，顺便带面包看病，我真没想到这个情况，你不知道我在那多难过，医生说牠一身都是肿瘤，抽腹水，一针管都是血红的，肿瘤大概已经破裂了。医生说年纪大了治不了的。那天晚上，我们分头问相熟的动物医院医生，还去问了人医，被人医一顿冲，还是假设性地回答了一下。“如果是老人，血性腹水，也就快了。”梁一夜没睡，她不相信，瞪着眼睛反复分析，觉得不会是真的，要再检查一下，要攒着力气要送面包开刀。她在楼道群据理力争，封了四五天做了三轮核酸哪来的密接，反映上去，深夜安排解封了。她决定一早去居委看能不能陪老小狗一起去医院，收拾了一个托特包，打算就陪在外面，以后见招拆招。

第二天早晨暴雨，开车的朋友还没到，我在家里等着看要不要帮忙，电话来了，接起来就听见一声哭，一句快来。面包就在梁的怀里走了。

四月份听说不少人家家里小动物去世，没法送出去殡仪馆，只能在冰箱里腾出位置冻着，或者在小区找个位置先埋下。我们都说面包很乖，



在封控最严格之前离开了，还可以找到火化的地方，他的妈妈还可以拿到出门条送他最后一程。虽然告别的地方是焚化炉隔壁的铺的一块台子，虽然我们都没法到场。

我麻木了几天，决定记日记，写得乱七八糟，后来也没坚持下去，现在看看倒是没有比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更能解释那时候了。

2022. 3. 22 31确诊+865无症状 去做大白

想弄明白核酸到底怎么操作，想明白居委在做什么，去做负责核酸扫码的大白。

看到的是，医生也烦，居委也烦，社区也烦。每个通知都是临时的，靠好心搭建起来的，大家就希望快做完快恢复正常生活，都挺配合的。医生是要和别的小区抢，来做核酸的是东方医院也想下班，不行，他们规定每天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有人举着摄像头来了，是封在小区做媒体的，医生极不耐烦，说删掉，再拍我报警，不做了。我们都吓了一跳。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医生们通知我们他们要走，只能做最后一管了。我们是按楼喊号的，还有好几栋没喊到。外面暴雨，还有陆陆续续的人走过来，我们看一个劝退一个，别排队了，已经不做了。年轻人也就迷茫一下低头看手机，有一对老人家打着伞，观望半天凑近了问我，请问是工作人员吗？不做核酸会不会影响到小区解封？我们刚刚收到通知，走路慢，过来的路上有一些我们单元的邻居都做好核酸了。老太太示意我和老先生对话，她带着助听，耳朵不好，老先生眼珠是白色的，看不清。靠老爷爷听，解释给老太太，老太太撑起另外一把伞想给我遮雨。老爷爷说，昨天读了政策，说是应检尽检，他不明白政策，就像问一下政策，他们楼刚刚解封……一边说一边还要加两句，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劝他们回去。



2022. 3. 29 96+4381 小区里的无症状伯伯上榜了

小帅问我这几天怎么过的，就看手机，我知道这样不好，但又怕错过有用的信息。除了担忧、愤怒、无力以外，我忘记自己了。

早上定了6点、8点、8点半的闹钟起来给赵老师抢菜，我们这里已经不能app抢菜了，全靠团购和邻居分享。之前我主动说要帮她买，她身上的责任实在太多了，浦西还没开始封，她没有意识到会多饿。太晚睡了，6点的闹钟响了二十分钟我才睁眼，叮咚显示没有运力了，再眯一小会，7点55的闹钟响了，打开盒马，页面卡一半，连购物车也进不去，连续点了十五分钟手机，我清醒了，起来喝杯水把重点放在8点半开放第二波运力的叮咚上。

8点半，把所有能买的加购物车，牛奶鸡蛋已经没了，赶紧删除重新下单，这一轮成功了。开心又无力。晚上的官方新闻了说有些人用筋膜枪点手机才买成功。谁知道呢。

今天又是核酸日子，一会要下去的。

梁小姐说要把紫色牵引绳还给我，犹犹豫豫地，从面包走后她就没怎么下过楼，我找了几次由头去送花送菜看了看她，觉得她在变透明。不知道是不是被今早的数字吓坏了，还是被小区突如其来的紧张情绪吓到了。老实说目前她没什么精力关注层出不穷的信息，应该就听到了我们小区要求“足不出户”“有人核酸异常”。

核酸异常是这两天出现的一个新词，把确诊划分为“确诊”/“无症状”后的第三个玄乎词。集中核酸是十个人的棉签放一根管子里，这根管子中出现异常，经验是大约晚上就会联系同一根管子的十人，每人单管测，半夜是疾控中心打电话的时候。这也是个话术，说核酸异常，好像就有那么一丁点希望，变成正常，小区群里爱叽叽喳喳的一群人听到核酸异常这种需要转一个弯的词，自我安慰只是异常，我们小区不会“阳”的。人类对坏消息接受的方式真不一样，为什么我是预设更坏的可能呢？



梁小姐戴着两层普通口罩站在我门口，递给我一个纸袋子，里面是五天前我给她的便携杯，和一根看着很新鲜的葱。她想换一杯咖啡，葱送我，我问牛奶你自己回去倒吗？她说我家牛奶不够了，你给我倒一点。我倒了差不多半个指节，再多也舍不得了。她顺便参观了一下我的冰箱，我拳头都握紧了，看了库存她沉默了一下，问我要了两卷冰箱上面的厨房用纸。

十天没买到葱了，将小葱切段，根土培，放腐殖土里，查了一查建议深埋一点，这样葱会比较香。第二天去看了一下，切面里抽芽了，葱真的是好棒啊！要赞美葱！

傍晚的时候，从阳台看到闪蓝光的SUV车缓缓开进来，比120急救车更大，是来接核酸异常老人的负压转运车。同时上海发布讲了一大通听起来很费劲的话，提出了一个新词“全域静止”。中文真博大精深。

看了眼志愿者群第二天的任务，这个群里有居委会主任在，几位活跃分子就开始呼吁公开无症状老人家的行程，称呼老人为“某人”，言语中充满了鄙夷，说自己太害怕了夜不能寐。撞我枪口上了，我说，惊恐不是奥密克戎的症状，害怕就去寻求心理治疗，早治早好，睡眠质量非常重要，抵抗力下降怎么应对新冠呢。

微博上有些人求助是要去方舱的。还看到不少小区确诊及时没拉去方舱，邻居就往死里闹，要跳楼，威胁居委威胁全小区什么的。各种让人无力的帖子，有一些我回忆起来大概能记得很久，也可能不会¹，我好像是有一种自我修复机制的。

昨天有位喂流浪猫的老伯伯哮喘发作，需要急救，120车子迟迟不来。小区门口停着公安的车，也有等别的邻居的救护车。别的



邻居说你们的状况更紧急我让你们先，可是救护车就是一脸我在执行我的任务，AED除颤器也不肯借，活活把老人憋死了。看了老人家女儿的微博，在感谢当时出力的两位医生邻居，往前翻，发了两千多条，转了许多救助的帖子。

如果事情临到我头上呢，怎么办，我拿刀，或者直接开车撞这辆救护车吧。之后的事情之后算。已经默认现在活得暴力一点才行。

2022. 4. 1 358+4144

并没有解封，全城都封了。面包头七，喝多了，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好像给车车打了电话，给小灰打了电话，看小狗视频哭了一会，瞎担心了一会。今天小狗不像前几天那么兴高采烈，赵老师偷拍马路上都是缓行的警车在抓有没有违规的沿街住户，小狗运动量这么大，4月5号真的能解封吗。小狗不肯在室内上厕所，小狗就知道瞎生气。

收到110元的5.5kg饿了么团购，说是除了随机配的菜，会有沃柑和500克鸡毛菜、500克茼蒿和500克芦笋，紧俏货。打开袋子鸡毛菜和茼蒿都是没有的，默默吃了芦笋，还挺新鲜。里面补了三个洋葱和两个土豆。家里全是土豆黄瓜和胡萝卜了，看起来都是周边支援的，个头都特别大。烤好了发现并不是土豆是紫薯，太开心了，吃掉一整坨。

2022. 4. 2 260+6051

第一次使用抗原测试，邻居放在门口的。在先吃早饭还是先做测试之间摇摆了很久，等反应过来面包都有点发硬了，团购的面包，硬邦邦的大圆坨，但总比没得吃开心。还是先坐下来翻开抗原视频，洗了手捅了鼻子。接下来大家开始在群里标注房号发自己的



抗原结果，我就不想发，不喜欢这种群体性的无边界感。

又听了一遍了昨晚的疾控中心的录音，接电话的女士说，专业人士没做事吗？专业人士做了无数版本的建议了，被采纳了吗？没有。很感谢这位主动说“你可以把我的录音发出去”的女士，希望她一切都好。（晚上更新：辟谣，浦东卫健委说我们已经在调查了。调查什么？谁说的这些真话吗？）

昨天有一单团购，因为去取货的人太多，被举报了。我和王二感叹多亏了市场多亏了邻居不然真的饿死了，转头到处发起来因为团购导致小区大量感染。之类的。

目前关于无症状和部分轻症，上海发布发了个二条，说建议居家。但是没有大面积铺开这个建议。已经被拉去集中隔离的，遇到各种上不了车/上了车就在车上被各个单位来回踢皮球，好不容易有个地方落脚，居住状态惨不忍睹，没有什么吃的，没有什么卫生保障。可以看出各方面协调都是问题。

之前主管吉林的孙春兰来了。

2022. 4. 3 438+7788

小狗在反复表达自己的不满，要出门，从1号开始他学会了在门口等，先是站着，然后坐着，久了还会哼唧。赵老师不为所动。赵老师试图和他玩响片，在楼下的时候总被打断，去二楼呢，小猫跑来跑去，吉狗就去赶猫。赵老师说他的资源意识有点强，赶猫，猫就揍他，赶紧带开，该项活动结束。

很想小狗。我挺自私的，他在这里，我要面对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大概要对他发脾气的。

2022. 4. 4 425+8581

门口的商铺发了张照片，我看到附近立交桥桥洞下面顺丰小哥



睡了好几天了

发了个去方舱打包物资清单的朋友圈，想着总有人是需要的，立刻比格主人就联系我，他抗原两条杠，处于一种不敢相信的状态里，特地去做了核酸，结果还没出来。目前家人住外屋，他把自己锁在里屋，清晨直接昏倒在厕所里，等醒过来的时候，家人还在睡，也不敢告诉他们。我说晕倒因为你害怕，不是因为生病，说到这我还去朋友圈把他的评论删掉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谁看到，这几天发现人和人真的不同。发了他一些这几天成功送狗出去寄养的总结帖，他冷静了一些。

小狗不大好，就想出门，对路上所有的活物都很感兴趣，一直在门口站到了半夜，猫都蜷成一坨一坨，只有他还在盯着门口。赵老师叹气，关灯睡觉。掀开被子被硌得疼，一看，被子里藏了一个膨化食品包装袋，一个星记玩具，一个漏食球，一个网球，还有一个已经半死的玩具小象。小狗一脸骄傲，怎么样，我们窝物资丰富吧。我说，小狗对封城的体验主要是缺玩，我们囤吃，他囤玩的。

2022.4.5 268+13086

并没有解封。

2022.4.6 311+16766

现在是23:40，还有二十分钟今天就要过去了，来不及写日记。逐渐习惯了目前的生活，除了饿，很奇怪，这种饥饿是就算嘴里有吃的也停不下来的。我对吃东西其实马虎，一天里省略掉一顿也没什么，很少有饥饿感，我妈就相反，手边一定要有点零食，要不停吃的，小姨说，小的时候姐妹挤在一张床，半夜就听到咔嚓咔嚓声音，我妈不知道又从哪摸出一把瓜子。我妈59年出生，三年自然灾害，外婆说生我妈的时候她可太饿了，医院的小姐妹匀了半碗



米饭给她才有力气生孩子。现在有点明白，饿真可怕。

然后就看到三棒子虐杀小狗的视频，曹路星海家园，从阳台的角度拍摄的视频，一只小柯基在追一辆中巴车，那车明显是拉去隔离的，一位大白追上去，对着狗打了三铲子，惨叫，然后就是一个一动不动的身体。我的第一反应是关掉视频。虽然这是我一直对自己做心理建设的，但是真的看到。离自己越来越近……做了会儿别的事，有人发我去质问该小区居委的音频，居委说，狗主人不要狗，把狗放在居委会，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咯，你知道你来管呀。后来狗主人在小区群发声，我们没有不要狗，家里没有吃的了，把狗放出来，流浪也比饿死强吧。我看人说，上海的文明止步于此。文明从来都是一种构筑社会的幻觉，文明从来都是最先被踩脚下的。

2022.4.7 322+19660

比格转运成功了！终于有个好消息！他主人昨天晚上和我说放弃送狗出去寄养了，太难，后来抱着狗开始看电影《我是传奇》，又觉得再试一下，居然有店愿意收留确诊家庭的狗了。接着就是解决如何从他家门口运到小区门口这一段。他是不被允许出门的，小区送菜的三轮车把狗笼子接到空地消毒，一位骑川崎摩托的小哥哥接应，将宠物航空箱运到小区门口，出了小区叫了货拉拉去宠物店，不给小费没人接单，76.6的路费，摩托车小哥加了75块的小费，他说算自己出的不让比格主人付。完全是陌生人，我感动了。

赵老师给我看小狗的照片，我发给小灰，我俩笑狗子像参加街道竞选似的、矜持地保持距离，把手递给不认识的路人握手。赵老师说月初的时候憋坏了，他守门边对外面所有活动的东西都大反应，小鸟怎么能在外面走！猫怎么能在外面走！这两天周围松动了一些，也是真的饿，有人半夜出来偷偷买点吃的，赵老师胆子也大起来，半夜放小狗出来遛达。人路过小狗就缠住人家玩，用实力打



动了隔壁大户人家。这户人家粮食储备极其丰富，还拥有冰柜，小狗一步一步登堂入室。借着小狗的光，赵老师就去人家搭伙了，拍给我看，好家伙两菜一汤！肉丸汤，香菇青菜，洋葱煎鸡蛋。她感叹，吃了1号以来第一顿正儿八经的饭。

2022. 4. 8 上海1015+22609 吉林市136+92

查一下吉林的情况。3月9日长春“交通管制”，大概是开始封控的意思，13日孙春兰过去的。搜索过程有点艰难，数字藏在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里，堪称“疫情创作”。数字得靠看人民网和吉林发布，我大概明白了，境外的统计直接把无症状感染者不算做确诊。今天吉林第29场新闻发布会宣布清零了，确诊数字是136+92，怎么就清零了？仔细一读，是社会面清零……000000，什么时候能0000000

日记就写到这没再继续，我记得很清楚，四月九日我憋到极点。下午的时候赵老师联系我说小狗被咬了，她中午出门核酸，小狗和她家的老阿拉斯加在屋里趴着。小狗很黏着这只十五岁的阿拉，跟在她屁股后面出去遛达，和她一起等门，向她学会了用爪子拍隔壁门，听她狼嚎了几天小狗还学会了嚎叫。之前我只听到过一次小狗嚎，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海老藏出来嗷一嗓子，趴在我旁边睡觉的小狗突然扯开嗓发出小狼望月的声音，眼睛都没睁开，后来我怎么逗都不发声了。阿拉斯加是一听见救护车就嚎，几天下来小狗跟上，老阿拉歪头听一下，疑心救护车还没走，继续嚎。阿拉：嗷呜……小狗：嗯呜呜呜。真是没想到会这样！赵老师回家，先看到门口一滩呕吐物，阿拉躲起来了，小狗丧眉搭眼地站在桌子上，抬前腿给她看，没什么血，一个大口子，不清楚伤口情况。

赵老师内疚极了，遇事我一点火气都没，呕吐可大可小，阿拉真的



老了，早听说心脏也不好，呕吐和行为变化总有原因。我俩分别发给几个兽医看，都建议送医缝合。这光景，还好我加入了宠物救助群，找群里分享的离小狗最近的医院电话过去，让我们晚点到，出示核酸证明，怎么过去得自己解决。我货拉拉叫车，先按照救助群里总结的今日标准加了500小费，没人理我，等了十分钟我急了，加到800，一个蔫不拉几的小哥接单打我电话，我说得跨区，一个人带一只狗看病，他说行，然后我想起来大晚上再叫符合条件的车很难，说拜托您等在那，不然人家回不来，他说唉，答应了。送到医院蔫嗓门又打给我，医生说要一两个小时，伤口严重着呢，有这时间我都可以接两单了。我急了，赶紧说我再加五百成吗？他说成，加微信转我钱。这段距离正常时候路费也就六七十。他的微信名叫“把握时运与契机”。

挂了电话，又等了一会，看完了医生发来的清创和缝合视频，聊完用药要求，听说小狗麻醉也醒了回车上。大半夜的快两点了，我的胃在抽，很想尖叫，忍了一会就哭了，哭到喘不上气，然后去洗把脸，发消息给小灰：我带狗来美国，越快越好。

我的先生小灰二〇二〇下半年去了美国的，当初公司给了个机会，我俩犹豫很久还是觉得机会难得。之前他也不算在上海工作，天南地北地飞，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出差，我俩独立，他出差半月回来半月我很习惯。新冠后，跨国通勤变得不太寻常，就商量着让我过去。一开始驻华领馆关门，没法办签证，然后考虑到工作不一定稳定，这年景搬家艰难，况且加州居大不易，于是一拖再拖，再说谁能料到新冠盘踞这么久。归根结底其实是我想在上海待着，以前总畅想在哪儿养老，我毫不犹豫说上海的。

去年底遇到一件事，我改主意了。这两年多不只是让人与人产生距离，隔阂和摩擦也越来越大。其实看发生在其他狗身上的惨剧我就清楚，只是事情不临到自己惰性总占上风。也不是什么大事，早上眼屎都没擦遛狗路过全家便利店，一名男童骑着三轮车来回撞路人，不知道他



家大人在哪。我路过绕着走，他追着撞小狗后腿，头一次小狗吓得往前一窜，我们快步往前避让，还要继续撞，我一个跨步挡在车和狗之间，回头斥了一句“干什么！”转头三位妇女不知从哪个角落冲上来拦我让我给孩子道歉，说我吓到孩子，自家孩子重要，狗算什么。我一愣，不好意思我的狗对我来说最重要。她们就一边推搡一边拿手机拍我，大喊这个人说孩子没狗重要，那孩子一脸兴奋。我的声音被淹没了，刚拿出手机，对方直接抢走。斜里冲出一位老奶奶追着也推我，说狗没有小孩重要，你这么说就是错的。我报警，监控里能清楚看到这位老人家是半当中路过的，她并不知道前因后果，只因为我一人牵着狗就也来掺和一脚。视频里小狗夹着尾巴，几次悄悄横在我身前，又被我大力扯到身后，他大概是想保护我挡在中间做个肉垫。

那之后我就和小灰说，签证和狗的证件我先筹备，先预计二〇二二年中我和小狗过来找你吧。

到了美国，旁的人来问我旅途如何，我描述小狗憋20个小时不上厕所，在飞机上一直睡觉，特别乖，他们问，为什么不让他浦东机场上厕所。我说中国的机场并没有设立动物释放区（Pet relief area），他们瞪眼，表示不能理解。

朋友和我讨论过，人口居住密度越高矛盾也就越多。表面上治安很好，意味着人被管控得严；还被阉割掉谈论负面的权利，连歌词都只能展示光明，似乎这样就真的生活是花园了；阶级虽然不算固化，但是阶级基石不稳固，上升通道也越来越窄，意味着压力和压迫都很大的。人类很复杂，得不到合理疏解压力的途径就会自己寻找发泄渠道。面对压力和挫折，暴力的一面人人都有，这是需要有发泄渠道的，教育让有些人能够内化处理，也有的人向外比如斗蛐蛐、斗鸡、斗狗，现在这些被禁，倒不是因为动物福利，而是因为不许赌博。把阴暗情绪转移到动物身上是便宜做法，反正也没有法规制止，甚至还不少人叫好。

这两年辱骂留学生千里投毒，拒绝武汉人，攻击上海人。一旦有



人确诊就意淫别人的行程，排挤邻居，对于表达相悖观点的人扣上简单的帽子，其实和伤害动物一样，都是发泄压力，都是挤压别人的空间。藏匿在“抗疫”名下，和病毒真那么有关系吗？事实上这两年大部分人不关心病毒的发展，没耐心阅读科普，将由自己的恐惧投射在病毒上，医学相对疾病滞后导致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异化病毒的空间，它已经不是一场病，和它沾上关系的都是异类。一直以来资源匮乏的压力和被压抑的负面情绪找到了新发泄口。这个社会寻找确诊患者的方式和五百年前帝制后期的猎巫事件“叫魂”合上了。“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受到的一种道德回应？”¹

到了这天才是真下定了决心。突然找到了一种打败这几周困扰我生活的“被完全不确定性支配”的方法。坏消息对我来说只是消息了，两国关系和出入境政策的变化变成一道苛刻题目的艰深题干，情绪部分被移除了，我甚至觉得自己亢奋。我这种举动被戏称为“润”，拼音同英文单词Run，因为在这里是没法大声说出来。从这天起，每日早起按部就班核酸，然后关心小狗伤口，其余时间就是做菜、搜索和做安排。我甚至不再饥饿，随便几口就能饱腹。想办法加入很多相关的群，捕捉相似经历的人分享的经验。当目标明确后，周围的朋友也异常帮忙，大概我的积极也让他们在泥沼里得到点新鲜空气，常有人推送有用信息。

将美国疾控中心²带狗入境的政策全部读了一遍，突然觉得自己幸运，去年底的那件事让我已经在筹备离开了，当时按照美疾控的要求，带狗验了血，送血清到吉林长春的实验室测了狂犬病毒抗体，打了新一

¹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刘昶译。

² CDC



年的疫苗更新了狗证，这些都是出境必须条件。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美疾控发布了“临时禁止高风险地区的狗进美国”的禁令，我国算狂犬疫区，自然位列高风险。我细读了，禁令首页是一篇文章，说他们也是很无奈的，过去两年都在管新冠，疾控人手不足，这段时间从高风险国家到美国的狗被拒绝入境的比例升高，一旦被拒就得遣返，因为疫情航班锐减，票价又高，狗需要等更长时间才能返回出发国，有一些熬不过生病甚至死亡，这种情况让疾控痛心，因此决定只允许常住美国的带宠物入境，从高风险国来的需要在出发前六周提交申请，获批狗准入证（dog permit）才能在指定的海关入境。四月十四日，我定了五月二十六号的机票，翻译好所有文件，提交了网页申请。

线上工作做完，剩一件顶难办的事，狗出境须得在海关指定的动物医院体检，领海关健康证明，通常是起飞前两周去办的，但在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大坎，都封着呢！前几天新闻里自我感动说用无人机飞跃黄浦江送药，好像我们这么多年建设的隧道和大桥都塌了似的。我打通了体检医院电话，还能接通，对方惜字如金，我问怎么才能办理呢，他说加微信，加上微信我说请问这个月有办理出境去美国的狗吗？他隔了好久回我，有。像通关打怪一样，这个字让我松了一口气。这家医院有些让我至今无法理解的要求，需要带着除护照以外所有证件的原件（这些证件我之前就是在这家医院办的），还说特殊时期，只允许起飞前四天送狗去体检，大约体检后一两天，凭医院给的收据去海关取证明。平时听起来只多跑几趟的事，现在简直不可能完成。我在浦东，医院在浦西打浦桥，小狗在浦西的西边，海关靠近外滩，天南地北四个区，要跨黄浦江至少四次，无人机应该做不到得直升机了吧。需要去医院治疗的慢性病人都难出小区，居委是断然不会开出门条让我出去接狗再带回来的。我在纸头上画思维导图，列上我认识的所有“自由人”，一一联系。比方说邻居波师傅，小区封闭前一晚为了刚收养的猫和家中大狗，出去住小区门口的底商了，那商铺后墙在小区里，开了一扇有限位器的



窗子，可以帮我解决小区内到外面马路这段距离的递送；赵老师可以带着小狗出行，不来浦东问题就不大；一位有浦东浦西通行证的医务人员，但是对方太辛苦，很难凑上时间……看到已经“润”的人分享的租车信息，立刻加租车公司，对方很爽快，这几程他们的车都可以，浦西到浦东报价2000元，浦东我的住处到机场报价600元，这个价格在各路群里看起来是相当合理了。

大致敲定方案，没过几天，CDC居然改规则了，狗准入证的页面上出现一段黄标文字，“由于上海的紧急状况，四月十四日到五月八日撤离上海的人可以携带不超过三只狗，不需要办理狗准入证。（due to emerging situation in Shanghai, persons evacuating Shanghai with 3 or fewer personal pet dogs do not require a CDC dog permit if booking travel between April 14 and May 8.）”一个哆嗦，之前怎么没看到这一句！也顾不得机票损失，立刻改签，因为从上海出发不确定性高，很多人退票了，五月头空位很多。半天时间，出票了，五月二日飞。

只剩不到两周时间了。我天天蹲在体检医院的“四月五月离境群”，里面一位客服，对着其中四百多个办理各国离境业务的人，用翻译软件回复各种问题。刚进群的时候，有个人抱怨现在送狗去体检以及去海关取报告太艰难，不能简化流程吗？客服冷淡回复，这是你的问题，这里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自己解决，没人有义务帮你。四百多人中真正办理成功的不多，我数了数，从我进群，到被要求退群给别人腾空间，最多也就成了三十几只宠物，猫狗各半。有人问什么时候能来医院给狗接种狂犬疫苗，客服说now cannot hit wild dog vaccine，这算容易懂的了，需要用稍复杂语法的时候客服的回答只能靠猜，我坚持用中文，怕理解出错。在这个群里，看到因主人无法出小区，约车送狗去体检，来了辆助动车狗没法坐上去的；有一位多问了几个问题而被客服训斥的法国名字，被英语国家人指责法国佬就爱抱怨、行为粗鲁的，“客服已经够辛苦了”。一只名叫“大狗”的大狗，好像12岁了，卡在



更新上海狗证这一关，三月底打了狂犬疫苗，本地医院提交办证信息到居住地派出所系统，接着就一直显示审批中，打电话也是没人接的，缺这个证，就是不给他体检。我天天捏着汗。

才过了两天，看到客服在群里甩了个没头没尾的pdf，是一位CDC官员写的通知，大部分内容和疾控官网一样，但明确把免申请狗准入证的人群界定为美国公民和绿卡，我读了几遍，心里一凉。我是准备拿旅游签证带狗走，递交网页申请的时候，在情况说明里认真写，我担心小狗安全，要把小狗先送到我先生手上。这样的操作本就搜不到先例，阅读政策后似乎也没说不可以，填好，收到一封确认填写成功的邮件，再无动静。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否能申请成功，本来看到赦免还觉得侥幸。这时候是上海的傍晚，美国的深夜，深吸几口气按住欲焚的五内，闭眼想这份pdf可信吗？我找谁问清楚？到底听谁的？从头想，按照疾控官网最开始那篇文章的意思不就是怕小狗有狂犬病毒吗？我的小狗很健康，狂犬不能成为他被卡住的理由。于是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发到那个确认填写成功的邮箱地址，也不知道这个自动回复的信箱会不会有人看，我说了我的苦，小狗的苦，小灰担心我们的苦，小柯基被打死的苦，我不能理解最后会被官僚主义拦住，你们自己发布相悖的信息，别想让我买单。把邮件转发小灰以及可能提供帮助的美国朋友。做完这些是上海的半夜了，我又瞪着眼重新填写了一遍网页申请，把离境的日期改到五月二号。美国朋友开始上班了，有一位立刻回邮件关心，一会说他问了几个私下的关系，解读都是我可以直接走不用管，小灰到了办公室，邮件读得晕晕乎乎还跟不上节奏，票务帮我查二十六号是否还有空位，改签费用多少……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来自CDC那个邮箱，就一行字，携带人护照信息缺失，请重新填写。赶紧补信息，两个小时后，收到邮件，CDC has granted you conditional permission to import a dog from a high-risk country for dog rabies……给小狗准入证了！

去做了个核酸，然后大睡了一天。



很清爽地醒过来，正式向场外自由人发任务，写了个SOP发给大家，设闹钟提醒每一位在行动前按照场所要求做核酸，确认车辆。我的确出不去，就先把证件原件打了个包，还往里塞了团购到的幼儿奶酪棒送赵老师，一小包狗粮给小狗，小狗断粮挺久的，一直在吃百家饭。太贪心，鼓鼓囊囊的差点没从波师傅的窗口塞出去，他和那位拥有通行证

的医生看到包裹都忍不住说一句，狗的文件这么大啊。

赵老师说，东西送到，小狗闻到我的味道，尾巴都摇成螺旋桨了。小傻子。

赵老师送小狗去体检，她给小狗打包行李多塞了好几个玩具，写了一张注意事项，帮我想了，小狗头一次坐飞机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两边出入境情况都不明，我一个人说不定要来回奔波，她建议我给小狗建立安全环境，带个可以包裹住他的毯子，多带玩具，陪他玩，让他累，直到上飞机再让他休息，预设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写了一些实操的训练步骤比如怎么样打断小狗让小狗把注意力放我身上。

梁小姐听小狗要走，又哭了一鼻子，每天问我有什么她可以帮忙的。我走的那天她和花卷妈坚持要来送行，早早站在我门口了，那时候我满脑子盘算有哪些细节没顾上，一直在打电话，也没什么煽情告别场面。她们必须得穿着防护服才能走到小区出入口，脸都看不清楚，我们在门口留下了一张头发乱蓬蓬脸色憔悴的三人合照。梁小姐这辈子大概都没拍过这么窝囊的照片，她一直很精致的。临走塞给了我十个卤蛋一盒卤肉带着，她琢磨了机场没东西吃，提前给我做的。

我在这住了太久了，牵挂太多了，我的家，我的邻居，小区的小狗子们，还有一阳台的植物。本来想着有一个多月安排，结果时间紧，送给邻居一些，一些没人要只能自生自灭，我也想开了。梁小姐和花卷妈就是不同意，说要帮我给花浇水。这个承诺一直维持到现在，今天上海体感温度50度吧，清晨她们还在帮我浇花。我说了好多次，不要紧的不用浇了，万一封楼呢……她们只顾着晒这两天开的大花芙蓉葵懒得搭



理我。

离开前24小时得做个能拿英文报告的核酸，不确定那天小区会不会安排，小区安排的也没有英文报告。一切还是得以稳妥为主，找了个提供上门核酸服务的，单人单管，费用1800元。我问她出不去小区怎么核酸呢，她说你给小区门口的围栏拍个照。发给她看，对方说没问题，让我把头卡在两根铁栅栏之间露出鼻孔，从外边棉签捅一下就行。我特地看好了哪里的围栏树篱低一点，给她发了定位。后来定位没用上，我在那徘徊的时候保安问我在干吗，我解释了一下，保安就让我站在小区最后一道拉封条的地方做核酸。我给来做核酸的女士以及保安都打包了冰箱里没开封的食物，女士拿着牛奶走了。保安严肃地问我，你走了，你家狗怎么办。我说都包成这样你还能看出我是灰狗主人啊，他说能啊，我说灰狗和我一起走的，他说，那样才好。

去居委递交了承诺解封前不回小区的文件，我就被允许出小区了。去浦东机场的路上，司机师傅熟悉地下了两段高架，有检查岗的，他告诉我。其余的时候高架上有我们一辆车，他没踩油门，还是60-80的速度慢慢开，师傅穿白衬衫戴手套，是我小时候上海出租车的标配。有一段他刹了一下车，指给我看右边车道窝着两只狗，我回头盯着，狗也抬起头，哈，还活着的，大概只是上来高架晒太阳睡觉的。

唯一悬的是进机场的第一道安检，收走了我的所有材料，一张一张拍照，还让我提供身份证，幸亏带了，我觉得不对，护照不算一类证件？万一外籍带狗怎么进去？为什么进机场需要检查这么多？安检拿着步话机和不知道什么人来回通话，我听了一耳朵，似乎在抱怨我带着大狗，没带装狗的笼子。我确认过航空公司，确认过海关，没想到机场还要横插一脚，在机场外面干等了十分钟，拿出手机按亮屏幕，开始假装打电话，还没为对面虚拟的位高人物编好身份，安检人员挥挥手让我进去了。

终于在飞机上落定，空乘就来问我，可以给小狗拍照吗？我说可以



的。拍完又问，可以摸摸他吗？小狗提供摸摸头，很开心地发现人们依然摸摸头就好了。看起来一脸开心的空哥说他在印第安纳州爷爷家以前也养这种狗，“跑得可快了，好想养狗啊，我现在的工作老不在家，就不大能养狗。”一会又来人拍照，说，我在驾驶舱看到你们在廊桥上玩球呢，好幸运啊今天，小狗坐我飞机，放心吧我会飞得很稳。是机长。之后我倦极了，撑着吃了飞机餐盒，没想到飞机餐能好吃到这种地步。小狗偷了我一只拖鞋垫在脑袋下面，我俩都沉沉睡过去了。



抑郁症

上海青

我们在新年的钟声中彻夜未眠。起初我还以为它们是为胜利而鸣。

——伍尔夫

饿

三月初的时候，我下载了“旅行青蛙-中国篇”，预感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只有让青蛙替我出门。从三月十一号开始居家办公，到六月一日解封，一共八十一天，这期间青蛙造访了二十六个中国城市，为我带回了上百张各处的风景照片。这期间我的活动范围只有几十平方米，属于我的风景只有一扇窗户，看着窗外的绣球花从光秃的杆子，到长叶，到出花苞，到盛放，直至被我全部剪光。

其实从三月初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已经很不好买菜了。虽然没有全城封，但各处都在接受48小时的封闭普筛，筛出就是十四天的居家。正是初春，盒马出了个新品牛奶青团，第一次买到觉得真好吃，推荐给朋友去买的时候就无法下单了，从那之后两个多月，再也没有买到过一单盒马。后来饿，看别人逛超市的vlog聊以慰藉，看到博主在盒马里闲逛，拿起一盒牛奶团子，说这个在打折哎，买一送一，那就尝尝吧。我心中酸涩，总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买到，导致它滞销了。

那时第一次听到“运力”这个词，并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不断受其折磨。早上五点多起来加叮咚购物车，并在距离六点整还有几十秒的时候开始狂按下单按钮二十分钟不间断直到所有东西变成灰色，待其再次变



成彩色时，“运力不足”几个字就会出现。如果六点失败，还可以尝试八点的美团，八点半的叮咚第二波，十二点的盒马。但这样的日子，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每日都从失败中开始新的一天，实在过于沮丧。当时就想，不买了，冰箱有啥吃啥吧，吃完了死逮。

四月的头几天，是真的饿。为了五天浦西全域静态管理备好货的冰箱，到了四月五日已经吃的差不多，但结束的日期变成无期限静止的第一天。我们惊恐地发现，一切都没了，往日里赖以生存的电商，快递，外卖，超市，全部消失。即使家里还有食物，却不敢吃了。封控前觉得大半袋米已经足够，但到了第五天，就只敢做一点点米，够吃中午的一小碗，剩下半碗在锅里，加很多水，下午焖成粥。就这样连续几天，很快就饿到头晕，在屋里行动缓慢，怕走快了消耗过多热量。

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起不来，脑中不断回想封控之前的细节，那些不经意遇到的人和事，他们怎么样了呢。在封城的前一天，门口的小饭店不让营业，只有支起摊子，在门口摆出一堆盒装菜，我买了卤牛肉和糖醋小排，旁边的阿姨问问小排的价格，摇摇头走了。她现在会不会正在后悔？但即使我买了，也只是让我撑过了两顿饭而已，在看不到尽头的封锁世界之中，作用微乎其微。买好这两个蔬菜，我又去隔壁的水果店拿了一大兜子橙子，结账时看到一个阿姨买了一堆烂苹果，价格非常便宜，她挑拣着还没有很烂的几只装进兜子，而到了此刻，应该已经全部烂完了吧。

人人都饿，黑市交易骤然兴起。手机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群。几十个百人群同信息爆炸，我跟风团了一堆，一开始鲜有成功的。团长这个身份和“运力”一样，突然出现在生活里，要在短时间内制定规则和工作方式。经过头晕脑胀的两天，很快锁定了卖牛奶的奶站老板，微信名为“俺害怕”，和卖水果的水果店老板，微信名为“早点睡”。后来警察蹲“俺害怕”的门口不让他的小区里卖牛奶了，他是真的害怕。

我第一次成功的团购，是两只新鲜的鸡。原本职业是歌手的团长



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关机睡觉，鸡会在半夜抵达偷偷分发。凌晨三点我被电话叫醒，三点半下楼拿到了鸡，一只塞进冷冻，另一只被我在凌晨四点兴奋地冲洗化冻。第二天起来，我很珍惜地剪下窗台上新长出来的小葱，炖了一锅鸡汤。那是封城前买的小葱切下的根，埋在窗台的花盆里，居然很快窜出了新葱，虽然相比之下要细了很多，但在这样的时刻，实在无限珍贵，让人感受到了些微的希望。那只鸡吃得人掉眼泪，边吃边默念，我一定要好好吃，要补充蛋白质。

至今记得有个女孩想吃春笋，一份要十斤，需要凑出50份，去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团，大家觉得十斤太多，她说她一个人住，真的很馋春笋，怕解封后就错过了季节。有人问春笋的做法，要用咸肉做腌笃鲜，家里没有咸肉所以不买了。也有人说，肚皮里已经没有油了还吃笋会难过的好吗。

蔬菜原来是如此容易腐烂的东西。每天从冰箱中挑选快要烂完了的蔬菜，如果还没烂，可以再坚持一下等它烂了在吃，否则太奢侈了，如果选择吃新鲜的菜，只会让更多状态不好的菜加速腐烂。牛奶不再看保质期。只要没有变酸或结块，就是好牛奶。有次在清美的一箱盲盒中开出两袋海河牌香蕉牛奶，我激动地捧在手心拍照。放进冰箱，洗完澡拿出来郑重地打开啜一口，感觉灵魂得到了升华。好甜啊，原来糖分真的抚慰人心。

上一次看到用硬通货这个词，还是“虚构安娜”的女主角蹲监狱的时候，她囤积杯面，用杯面和其他狱友换10分钟的通话时间。在当下，可乐成为硬通货，你想要什么，用可乐在小区群里招呼一下，几乎都可以换到。一罐冰凉的碳酸饮料，轰隆隆从进入口腔再从喉咙滑下，居然会提供如此高昂的情绪价值。小区邻居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提可乐，被运到了小区大门口，我们在暴雨中偷偷来到大门口取货，一人分到了8小罐。这是一场极大的成功——避开了喊着“非必要不出门”的小区居委纠察队（理论上所有人都不得踏出楼栋一步），解决了没有保安或



志愿者会帮你送非必需品的窘境（可乐是头号非必需品），躲过了小区群里对于购买非必需品的批斗（我们一人带了个编织袋掩盖罪证）。

在这几个月里，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出小区门左转路过那家卤味店，买一点点拌菜，然后再来不是两只，而是半只盐水鸡，切好的。

小区人类观察

整个小区急速坍缩成为你所拥有的全部社会关系。人的名字消失，变成微信群里的楼栋号+房门号。你不得不与邻居发生高密度的社交关系，以小区，以楼栋，以单元，以楼层。仿佛一夜之间被丢入试验场的小白鼠，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很快开始建立社会体系，出现领导，追随者，反对派，还有懵懂群众。

群里一些人开始规定其他人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们说只能购买“生存必需品”，可乐饮料首先被排除，蛋糕甜品也不行，只能购买米面油和蔬菜。必需品的界限模糊，有时候水果被划为必需品，有时候可能又因为太好吃，被划为非必需品。“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吃水果，就不能大家都喝一个月粥，肯定病毒就消失了。”防疫爱好者如是说。有人站出来反对，说在饥饿面前，宁愿冒感染的风险。群主说，看看这个唱反调的，都是因为这种人，我们这才每天有羊，踢了。

清零派，共存派，非必需不购买派，自由团购派……各种派别在业主群里针锋相对。由于需要紧盯群消息怕错过团购和到货，我不得不被动进行了人类观察：一直自豪没有参加过团购，抵制团购，自豪自己很会囤货的妇女，某天偷偷团购了馄饨——功亏一篑；在自己组织的业主群里禁止一切团购、号召大家忍一忍喝粥到清零的群主，在别的群求别人匀给他一包刚团购来的煎饺。

再后来人们懂得变通了，想喝奶茶，去居委会报备牛奶；想吃甜品，报备早餐面包。一切不被许可的行为都不许做，做一切行为都要拿



到所谓的居委会的“许可”，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没有参与团购的人会嘲讽团长辛苦团来的西瓜不够“必需”，建议将它们就地瓜分掉，正所谓“吃大户”。最极端的一次，他们在团来的物资前大打出手，声称这些东西都非必需，最后趁乱偷了不少瑞士卷。小区里有这样一群老人，力气大，精力足，致力于武斗，仿佛回到了他们的青春时代。

我们就这样被关在小区里，不断地测核酸，进行所谓的“大决战”，但“大决战”后面还会有“大总攻”，“大攻坚”，“拔钉子”，“终极决战”……每天都有新的阳性邻居被拉走，每天都回到14天的第一天。病毒哪里来的？是团购吗，还是顺着风？小区群里大骂非必需品的购买者，都怪他们让病毒粘在蛋糕上带进来了，就不能忍忍？不同的小区之间互相认为是彼此传递将病毒传来传去。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呀，风是南北吹的，他们小区有阳。

在他们发明了十字花转运后，一户阳性会导致自己上下几层的邻居被全部带走。我窗口正对的楼在这时中招，据说一栋楼都要转走。某天深夜，我忽然听到行李箱的滚轮声。连滚带爬我冲到窗口，看到对面楼的邻居们正成群结队推着行李箱，沉默地走入深夜。自此，对面楼的光就熄灭了，每到晚上，我会拉起窗帘，不忍看向那一栋没有灯光的楼。

开始是不能接受一个人被拉走，后来是不能接受一栋楼被拉走。我感觉自己的心上逐渐长起了老茧。

那段日子，每天早上醒来感觉自己很清醒镇定，然后开始关注群消息，十几个团购群，除了食物，还有流言，和警察大白对峙的视频音频，又有谁自杀……直到晚上崩溃，如此循环往复。后来和朋友约定，每天只要做到坚持一天下来不崩溃，就是胜利。于是在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彼此不再看手机，去看看别的。微博已是完全不敢看，偶尔打开，往往前几条就能把我打倒。

不看社交媒体，只看小区群，也需要心理准备。有天群里看到一个视频，画面是我们小区的楼，背景音是回荡在楼栋间的嚎啕大哭。拍摄



者问，这是怎么了？后来居委会上门去看，是一位眼盲的独居老人，太饿了，受不了而大哭。

偏偏有好几个雨夜。在整个城市静止，没有车子、喇叭、集市的声音后，雨声成为一座城市所有的声音，掩盖所有哭声。就连那次突然出现又突然结束敲盆行动，也被雨声盖了个干干净净。即使这样，第一个发了隔壁小区敲盆海报的邻居还是被警察找上了门，问他受什么势力指使。

朋友的小区邻居有位中年人，到了晚上7点半左右会吹萨克斯。她录给我，画面是一栋灯火通明的楼，看不到吹奏的人在哪，但阳台上站着许多听到音乐走出来吹风的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他吹奏了国际歌。很快有警察上门问他为什么要吹国际歌，再之后，傍晚的阳台音乐会没有再响起过。每天的日子太苦，这一点点的甜太珍贵，也太容易被夺走。好像苦难才是日常。

写下这些此刻已是仲夏，但我感觉才刚刚过完年。当时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第一次买了一坨小金饰，还自己跟着视频学编了一条五彩绳配上这坨小金子戴在手上，希望它可以陪我挡掉本命年的灾祸。朋友做了新的春联，我欣喜地贴在门上，现在二〇二二已经过去大半，我的门上还贴着那副春联，但我所期冀的美好新一年始终没有到来，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咱们小区有精神病吗？”

开团秩序建立起来后，团长也多了起来，很快居委会就要求团长担责，签下保证书，如果因为本单团购导致疫情传播，团长负全责。有团长因为这个保证书就不做了。传说有的地方是让有精神疾病的居民代替团长签字，万一出事可以逃过担责。“我们小区有精神病吗？”群里有人发问：“每个人都有闪光的时候。”



这是四月初的时候，我当时记下这句话，认为它很不可思议。在封锁望不到头之后，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感觉自己也是精神病。我的微信表情包里，从很久之前开始就不再有表达快乐情绪的图，后来表情包也不想用，只用手机自带的emoji，最大限度地降低表达欲。因为全是愤怒，怎么表达都表达不出我有多么愤怒。再后来朋友发来一个小小的表情图，是自带emoji的拼接，那个拥抱姿势的小人，上面顶着红色愤怒的头，心脏裂开。好形象。

此时事情发展到每天都能看到大白警察二合一，上门破门抓人的视频。他们在门外煞有介事地恐吓，里面的居民说我是阴性我为什么要开门。他们说你不开门我们就破门进去了。他们果然把门踹开了，把穿着睡衣的居民反手倒扣着押走。还有居民视角的，女人在背后拍摄自己的丈夫站在门口，和大白警察据理力争，说自己就不走，要么一家门拼了。男人的手背在后面，攥着菜刀。

看多了各种保卫家园的视频，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总结成功经验，发现里面少不了刀具。于是我半夜睡不着，开始盘点家里能派上用场的刀。朋友圈里随口说了一句，没想到引来几个共鸣，好几个朋友说自己也盘过，感觉细细的牛排刀最合适。另个朋友说，家里的番茄支架，全部绑在一起也可以用。这个朋友还补充了一句，不要不开心，这次的好处是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会出现一种幻觉，仿佛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会持续上人生剩下的几十年。居住在其他城市和国家的朋友安慰，说不可能，很快就好了，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这些话语仿佛隔着一层膜，虚无缥缈。那段时间我鲜少回消息，或者在情绪还算稳定的时候说一句：除了上海这2500万人，没人能理解这一切是什么（后面我会加上还有丹东和瑞丽）。身处其中，是完全看不到光的。最怕的是，苦难毫无价值。你叫，你喊，你踹铁网。也许会出现朋友圈的转发里，并在多则一个小时后，变成404不可见。



朋友的小区群里有个男生，与一只狗狗住在一起，是个肥宅的样子。每天在楼栋群里不管大家说什么话题，他总是自顾自晒自己又喝掉多少啤酒的照片，然后说些打游戏的话题，要不就是发自己狗狗的视频，没什么人会接他的话茬。某一天半夜，他说自己在四月三十日那几天黑过头像，因为妈妈去世了，他没能出去见上一面。就是那时候开始天天晒喝完的啤酒罐。他没有流露出过一点点的负面情绪，大家每天转发吐槽各种离谱，他没有参与过任何吐槽，只是自顾自地喝酒，说游戏，晒狗。他说朋友质问他为什么不冲出去到医院见妈妈最后一面，他说一来是收治新冠的医院他基本进不去，二来他没有打过疫苗，有基础病，三来是他怕出去后回不来狗狗会死。

渐渐地，我把所有情绪调成静音模式。抑郁的碎碎念，无法理性面对，也写不出高屋建瓴的理性分析。面对的是冰箱中快速腐烂的蔬菜，窗外隐约的哭声，和偶尔的一两声喊叫。慢慢地，我不想再做饭。我想清空我的冰箱。把那些腐烂的和即将腐烂的东西都清出去。

有一天，我依然拿着手机在发抖，一个邻居忽然发来消息：

她：“来把王者吗？”

我：“没下载。”

她：“好。”

我：“忙着生气呢。”

她：“嗯嗯看见了，你的绣球开了几朵？”

我忽然意识她是想要安抚我。我也意识到，我所拥有的空间不断压缩，物理上，网络上，心理上，不断压缩以至于失去了安慰别人甚至平静下来的能力。为了像个正常人，我开始刻意地不看手机，转去读书，仔细地体会那些只有诗歌里才有的意象：“厌倦了公园；想要一次/不被树林、云朵与动物注意的假期/离开贴标签的榆树，温柔的香茶玫瑰。”哪怕是痛到极点的普拉斯，她这些词语也能短暂地麻痹人心，如此“非必需”。契诃夫就更讽刺了：“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



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鸪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我读着这些语句，望向窗外，是被整栋转运走的楼，每一扇窗户都是黑的。

我努力汲取“非必需”的养分。和想吃春笋的女孩一起合作团成了一单芍药花，感受到了一丝非必需的初夏时光。我分享最后的一颗柠檬给她，她送来自己手作的红丝绒蛋糕。群里的一位大叔努力每天整出八菜一汤，土豆炒土豆，茄子炒茄子，热热闹闹一大桌，10分钟吃完。小姑娘努力去买到雪糕，加到老板的微信求他在线上开五分钟的小店让我们可以在饿了么下单。努力寻找可乐。努力喂养小猫。

什么工作，什么奋斗，什么付出就会有回报，在随机的暴力面前都是狗屁。什么是真的？我和全小区上千人一起盯着同一株枇杷树从结果到成熟的黄黄的枇杷果是真的，看着小猫生下生下更小的小猫是真的。那些你所以为的期待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所有的卑微的屈辱的等待和忍耐全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你所有习惯的日常都可以被突然拿走，你想喝一杯奶茶，想去KTV，想去旅游，都会被当成十恶不赦的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你不能有欲望，你要顾全大局，你要接受自己从还有辩论法理是非的能力发展到羡慕别人拥有一张限时两小时的超市邀请卡。

我感觉自己在努力咧着嘴去笑。哪怕在五月三十一号晚上十点，突然收到两个小时后的解封通知时，我也笑不出来，仿佛哪里还埋着雷，还没有在我脚底炸开。

二次封控

事实证明我笑不出来是有理由的，一切果然没有结束。自从六一解封过了一个月后，我在炎热的七月再次被封控了。

这次阳性病例就住在我的楼下，按照之前的惯例，这样的距离是可能会被十字花转运的。得知消息的时候，我人还在外面，刚走进一家餐



厅，刚点上一直想吃的麻辣干锅，手机群里收到消息：这是咱们小区哪栋楼？

看着群内发的图片，我的心坠入谷底。照片是我的单元门口，停着两辆警车，支起了蓝色的帐篷，还有很多大白，像噩梦在向我招手：你以为一切结束了？幸运的是，我还在外面，可以有选择，譬如不回家，或者，还有买菜的机会？起码这次我有时间准备吃的，不至于被他们打个措手不及。那一顿干锅吃得我食不知味，导致老板娘特意来问，是不是不合口味。我回过神来，告诉她很好吃，特别好吃，请帮我全部打包。

拎着几乎完整的一份干锅，我站在路口，面前就是盒马的大门。进不进去？我犹豫。进去要扫场所码，万一我回家后变为密接或阳性，会不会影响面前的这些人？会不会导致这家盒马被关掉？我站了好一会儿，望着那些水果蔬菜和结账的队伍，最后还是决定直接回家，什么也没买。

一步一步走回家的路像是在奔赴刑场，走到蓝色棚子的下面，翻过警戒线，和门口的大白点点头。上楼途中，看到了一车铁栅栏被运到了楼下。

我的单元门口被铁栅栏堵死，有传言说小区也会被封，一些人赶紧收拾东西躲了出去。半夜十一点，小区大门关闭。据说我们要一起被封七日，是据说，因为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通知，问居委，他们说，看上海发布。

第二天，上海发布说我的整个小区被划为中风险区，需要进行四次核酸，全部阴性后解封。这期间，小区内的其他居民可以下楼去小区门口取外卖，我们楼不行，楼下还睡着两个看守，二十四小时吃睡都在帐篷里，看着我们不让出去。

经历了心碎的七天。

第八天，上海发布说我的整个小区解除管控。零点小区大门打开，



业主群里一片欢呼，但我们楼的栅栏和帐篷没有撤掉的迹象。我在零点下楼，问那两位二十四小时住在帐篷里看守我们的可怜人，我们什么时候解封，他们说不知道，要听上面的。我说谁是上面，他们说不知道。

隔天一早八点半，我给居委会打电话，问为何我们楼不解封，居委反问我是谁，几零几的。我说我就在楼下等你们，你们不来，我就走去居委会。

另外两个邻居一起下来和我等着，和看守我们的可怜人面面相觑。上海这一周都是四十度的高温，他们而四时小时住在帐篷里，汗流浹背，还要穿着象征身份的蓝色防护服。

半个小时后，居委会来了两个人，拿着一张纸，是之前密接楼的解封通知，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份通知才可以解封。我说那还要封多久，他说等到解封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说如果你今天要继续封我，就今天拿封控通知给我说封几天，否则你别想封我。他说让我体谅大热天的大家都不容易，工作如何艰难，我说不和你谈感情，拿文件来照章办事。这时突然从我背后冲出一位邻居阿姨，指着居委会的鼻子大吼了一句：我就是现在要出来你能怎样？阿姨直接上手把铁栅栏推出一条口子，可怜守门人迅速复原栅栏，阿姨再推，守门人拿出手机拍摄，我也拿出手机反拍。场面一度混乱，我一回头才发现，不知何时整栋楼的邻居都下来了，站在我背后一起吵架。

如果这三个月教会了我什么，大概是不怕了，不怕提出问题，不怕求个答案，哪怕所有人说，不会有人回答你的，懂自懂。你也要去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你为什么，凭什么，用什么依据来封我，限制我，管控我，静默我？

混乱中，居委同志开始往回跑，我们在后面喊，给你们半个小时回去商量，不然我们一栋楼的人翻栏杆出去到居委会门口堵你们。

半个小时后，等来一份A4纸打印的解封通知，门口的帐篷也开始收了。



终于可以好好在家待着了。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再之后，时常听到哪里哪里又封了，又上了铁板，又发了菜，又全员转移，又关进了方舱。逐渐麻木，似乎只要不是自己，生活就还能过下去。想到六月一日凌晨的全上海的那场狂欢，感觉茫然。尤其后来，他们说从未有过封城的指令，一切都是我们自愿自发的。

解封了吗？

三月开始的那场旷日持久的静默，解封来得很突然。在五月三十一号晚上十点，居委会通知两个小时解封。

车子开始在小小区门口排队，十二点钟，往外滩方向的高架堵车了。大家冲出小区，去吃羊肉串，放烟火。我理解这种庆祝的心情，我也想庆祝，但不知道庆祝什么。如果这是一场胜利，那谁输了呢？

虽然没有参与午夜的狂欢，但六月一日一早醒来，我也踏上了去外滩的地铁。我用手机拍下正在进站的地铁车厢，发给朋友：看，是地铁！车上的人不多，但这些面孔都仿佛心照不宣，我可以理解他们紧盯着窗外，或看向车顶，或彼此打量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

南京东路地铁站出来后，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路口很多人，也只是站在那里盯着十字路口看，或者拿出手机拍照。

会好起来吗？是不是一切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带着这样的心情走向外滩。那天是阴天，我拍下一张阴雨密布下的东方明珠。对着江面，摘了口罩，吹了会儿风。身后的行人谈话偶尔飘进我的耳朵，他们在谈论自己曾经有多饿，菜有多贵，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润……这座城市也像是得了抑郁症，努力咧着嘴笑。

事实证明原来一切没有结束，反而只是开始。而之后的日子里，我仿佛在见证一座城市的缓慢死亡，封控前我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爱情神话》，现在我看着曾经出现这部电影里的街道上钉满铁板，



那些店家一间一间倒闭。

曾经看到有人这样描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是电光火石的灾难，而是用了将近三个小时，一点一点地掉进深海。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三个小时，够你看两部电影了，船才沉下去。其实完全可以优哉游哉地看这船沉下去，不耽误你喝咖啡，也不耽误听音乐。撞上冰山后，你小睡一觉醒来，它还没沉完。就是说，你甚至会看着看着感到无聊。如果拉上窗帘，你甚至可以假装它没有在下沉。

这段时间，我常常想起这个大船。



封城琐记两则

冰释之

出门记

手上那张“防范区出入证”，一周可以出小区两次。如果需要购买东西呢，还得有一张什么卡，明天我会给你送来。邻居高个儿帅小伙子耐心向我解释着，他是小区的大白志愿者，每天将抗原挂在我大门的把手上，还经常帮我搬运分发的物资，当然大清早敲门通知我做核酸，似乎是他一项专职工作。

我知道原因，那次连续一周的核酸把我做毛了，我和楼道小组长说不会天天做核酸了。于是居委领导来电话，派出所警察来电话，他们层层相逼。我问：现在去医院、机场48小时核酸证明还有效吗？他们回答说有效。那我们为什么要天天做核酸？他们说上级要求，不做就给你黄码。我再问：现在绿码能出小区吗？回答说是不能，我说那绿码黄码有啥区别呢？……于是我的码就变黄了，于是隔壁这位小伙子就成了我的核酸专职助理。

或许是因为我拥有一头奶奶灰长发的缘故，小伙子在人前尊称我一声叔叔。说句实话，就这次上海封城的恐怖经历而言，如果周围没有这样一位小伙子大白的话，我对无论是现实的大白还是微信里的大白都没有好印象，并且快要陷入到一种理性憎恨的地步。

小伙子说了隔天给我送来可以购物的卡，但是没有。一大早他敲门通知我今天要做核酸，我顺便问了一句那张购物卡还会发吗？他告诉我昨天隔壁小区的人出去购物，回来后发现阳了，居委会在开会，可能要收回昨天发出的卡，也不让出去购物了。



是吗？我随口问了一句，脑子里想的却是“这一手早就料到了”，这回封城不知道肥了多少人，他们在全市人民进入封闭状态后大肆敛财，而且连从林法则都无须遵守，更不用策划营销降价促销微笑服务啥的，高价又蛮狠，毫无阻拦地破格获取。当然前提是你得够得到那根权力的拐杖，这些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止人们回到正常生活轨道的。只要“核酸还有利益，病毒就不会停止”。

那今天还能出去吗？

出不去了吧，小伙子说一会儿他去打探。

下午的气象正往阴郁的方向赶，我在读了几页双山回忆录以后，倦意就一阵阵袭来。我不知道是夏天提前了还是老人的疲惫提前了，反正这回封闭在家的日子一直有点犯困。我想出去散步，临出门想起那张出入证便顺手放进了衣兜。

小区的大门依然被打扮得像影片里国军戡乱时期的场景，几名志愿者大白站在金属货架前给快递消杀，几名蓝衣保安在指挥快递车辆卸货，通往外面马路的大门还是关闭着。我上前询问：现在能不能出去？不行。一名蓝衣头也没回地说。

我有出入证，上面写着一周可以出入两次。

有证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

蓝衣回头了，一张中老年油腻的脸还露出一丝不屑：你看你，还要问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出去。

如果不能出去，为什么要发出入证？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让出去就是不让出去。

我有点被这家伙激怒了，于是提高音量逼问：是你不让出去还是居委不让出去？

那厮居然回道：不是一样吗？

我尽量克制着说：不一样，如果是你不让出门我就不理会你，直接



出门了。

你试试，蓝衣竟然也开始咆哮了。

我转身从一侧的小门向外走去。

一个老阿姨的声音从后面追来：你这是何必呢？你要去哪儿，现在又不能去购物？

我停下来，转身看去是一个中年女人，在忙着寻找快递。这时候她停下来向我走来。

我不去购物，只是去外面散步。既然发了出门证，既然别人昨天都出去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呢？

你听我说，那女人似乎还很热情。那保安也是执行居委的指示，昨天小区是有人出门了，很多人，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但是隔壁小区出阳了，所以上午居委会商量的，一律不能出去了，一会儿就要收回出门证了。

再说，你现在出去肯定不能购物，你的核酸码是前天的吧，今天上午的核酸码要到晚上才能显示，所以商场也不会让你进的。

我说了，就是出去散步，不去购物。

那就再捱一捱，捱一到两天就可以出去了。

说实话，我有点被她说服了。我如果强行出去，万一回来时那个蓝衣保安坚持不开门，势必要电话惊动居委，而他们会因为我之前不做核酸觉得我是个麻烦，说不定会设计几双小鞋让我穿一阵呢。等到折腾地差不多了再放你进来，还让你觉得欠了他们的情似的。

我犹豫着，慢慢转过身来。

这时候又过来一位年轻的蓝衣，他见到我们几个僵持在那儿，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抢先问他：我出示了出入证，但是这位保安说不能出门，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不让出去。

那位年轻蓝衣转身问他的同事：为什么不让人出去？他不是有出入证么。



中年蓝衣说，那谁过来说居委不让出门了，说是出阳了。

年轻蓝衣说，是啊开过会了，可以出去的。没有人通知你吗？

中年蓝衣说：通知了，但是那谁说顾书记说过还是缓一缓……

年轻蓝衣说，别再谁谁谁说了，都正式通知过你了，放人出去吧。

我一点也没有意外的惊喜或如释重负的感觉，只是觉得隐隐的愤怒。两个月没有出过小区的大门了，发证出入本身就是对“自由生活”的一种侮辱，居然还会因为保安的个人喜怒变得更加屈辱。

还有那么多好心劝说的阿姨爷叔，他们从小听组织的话，或许心本善良，但面对社会基层官员的平庸之恶；面对穿上了统一服饰（比如白衣）后所显现出来的被文明覆盖的人性之恶，普通百姓的良善就可能成为作恶的帮凶，合谋扼杀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由和希望的憧憬。

我出了小区大门，向南步行了1.5公里，正打算返回，见到不远处的比宜德超市门口有人排队，便慢慢走过去问一位蓝衣女士：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码吗？

不用，这里扫码，绿码就行。不过得排队，超市限流。

小区门口那位自作聪明的阿姨完全是胡乱猜测，这里明明开着不要48小时核酸码的超市。我打开手机扫码，发现手机快没电了，赶紧走到守门的蓝衣先生那里向他解释：手机快没电了，我现在给你看绿码，一会儿就不出示了，我担心到时候没法付款。

蓝衣先生厚道，连声说好的好的。

你可以关机啊。

我说担心剩余的电力不够开机。

他说下次买东西把手机电充足啊！我说是路过，本来没打算购物。

不一会儿，我前面两位女士进去了，那蓝衣先生看了我一眼把手一挥，你也进去吧。

我用最短的时间买了一盒万年青饼干，一瓶蚝油，一盒十五枚鸡



蛋，一袋白砂糖，这些都是我早上还在“淘鲜达”——所谓的网上大润发购买过，在我准备付款的时候，被显示“错过了购买时间”。我实在搞不懂这些网络商家是如何设计的，以前在网上购物怎么就没遇到过呢。

我问收银员：有没有番茄酱和面包，回说没货。我掏出手机付款，刚听到扫码枪发出完成扫码的“哔”声后，手机显示屏就突然暗黑了。

忘记买一个手提袋了，而且还没带现金。

收银员用手指着墙角说，拿一个纸盒装吧，于是我就捧着一盒偶然购买的货品，回到了小区。

这是58天来的第一次出小区大门，第一次进比宜德超市的小门，第一次线下购物……没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从愚人节到儿童节全上海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地生活在自己的洞穴里，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会不会延续？

就算这回解封了，为了“病毒的动态清零”将两千五百万人封闭在家作“全域静态管理”的伟大创举，在我的余生中还会不会再来？还会来几次？

至于那些一再用“时空伴随”“社会面清零”“间歇性排毒”“网格化管理”等新词糊弄百姓的家伙，我只想说，请讲人话。生活的经验不断提示这样一个道理：那些不能让百姓听了就明白的话通常只有两个功能，装逼或者装傻。装逼是为了吓住百姓，装傻是为了蒙骗百姓。

我曾经自诩可以从历史中回望未来，但我现在看到的未来一片混沌，而且越来越混沌。

2022.5.28于美庄

封城琐记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晚上，从封城两个月的精神废墟



里爬出来的三五好友汇聚小伟隔壁的老东北酒家餐聚。虽然“抗疫尚未成功，同志不得堂食”的规定令餐营业的大门虚掩，复工复产的前路迷茫。老东北自然不敢对外开放，仗着小伟和掌柜“近邻胜似远亲”的关系，整个二层十来个包房只有我们几个占据了一间。

大灶大火烹制出来的味道还真不是家里能比的，这俩月如居家困兽吃的都是自己做的那几样老三篇，每个人嘴里早就淡出鸟来了。菜还是那几个家常菜，但每个菜端上来众人都不吝点赞。小伟兄八十年代就是吴淞镇上著名的班溪饭店大厨，自然要装模作样地点评一番：这鱼片是用盐搓揉过的，沥干了油炸非常入味；猪肝是用生粉捏过的，急火过油，确实很嫩……小伟的评点令我等在封城中失禁的味蕾逐渐被唤醒。孔老夫子真是食不厌精的圣人那！他那句名言怎么说的：“食而不议则罔，议而不食则淡”。

饭后散步经过一家超市，我和小伟进店兜了一圈，一会儿买了一百多元的各式食品排队付账。小伟诧异地盯着我：都解封了为什么还买那么多吃的？以前进来不就买一袋面包么。我回说可能得了食品匮乏恐惧症，见不得琳琅满目，见了就想着把它们囤起来。

小伟自然不会知道我网上买的足够吃一年的压缩饼干正在赶往上海的途中，这次号称四天实则俩月的封城（官方称之为“全域静态管理”）留下了怎样的阴影？尤其是四月九日到十三日的那几天，除了大米和一点过期的面粉，能吃的就是油盐酱醋，我像一只饥饿的老鼠，在每一个放置过食物的罐头里流浪。

我的封控旅程实际上还可前推至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的零点零六分，那时我接到一个陌生中年女人的电话，问我是否已经回到小区。我说回了，然后那女人十分端庄地正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今晚十二点，就是刚才，小区因为发现阳性封闭了。

我有点懵，这大半夜了小区封控还挨家挨户电话通知吗？这是心系居民呢还是扰民？心里顿时狂奔过一万匹草泥马，但是未等我问出第一



个问题，那头就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白大褂上门，说是有一页执行2+12小区封控、所有居民必须严格自我管理的承诺书要签字。我仔细看了看，落款是居委会，内容有违宪之嫌，本不想签，但又怕被找麻烦也就签了字。大白解释道：阳性患者已经拉走，小区封控2天后全员核酸，没有再出阳就解控，有阳继续封控12天。

我问大白：为什么居委会大半夜挨家挨户电话通知封小区呢？大白白了我一眼说你是新来的吧，居委都有记录。

总算是有惊无险，这回“2+12”封城前奏曲只是弹奏了“2”的部分，没有持续演变成后面的“12”，但不幸的是岳母所在小区也是因为发现了阳性而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封控状态，而且这一封一直到了儿童节才解封。

三月二十六日晚小伟和天水在宝山金牡丹酒家设宴为我解封压惊。两年春节前过后的上海忽然因武汉封城而紧张，想到封城后无处可去，就买了二月十八号飞奔泰国的机票。这一去就是两个来月，回来后被拉去顾村附近的小旅店隔离了十四天，解封之日也是小伟和天水来接我，他们把我拉到金牡丹酒家，也说是为我压惊。看来当下的我们都很脆弱，容易受惊。

但金牡丹的脆弱我们更是用肉眼已经能抚摸到了，往日需提前数天预订且每晚熙攘的酒家如今清冷得只有三桌人用餐。这家素有“宝山之最”雅号的酒家在疫情的冲击下颓势已显，而兢兢业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周总终于难得有闲地与我们共饮了几杯啤酒。我们聊着蜂拥全球的疫情，聊着二道贩子转来的华亭宾馆内幕以及上海即将封城的“绝密消息”，突然间上海似乎飘摇在了奥密克戎的汪洋大海。

三月二十七日上海即将封城的“谣言”被官方宣布的浦江两岸先后四天的“鸳鸯封”所证实：浦东那口锅比较辣，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先封四天；浦西口味淡，四月一日封到四月五日。刹那间浦东的超市鸡飞



狗跳起来，只有半天时间让他们储备食物，微信群转发的都是慌乱的人流和空空的货架。

我也去附近的联华超市看看，虽说还有四天，超市里的菜品基本告罄，干点食品柜也开始露底。还好，我抢到了七八斤竹笋和几包冷冻食品，于是安心地排起了长队，心里想着也就四五天，速冻食品也能扛过去。

三月三十日群里有浦东还将继续封下去的“谣言”，这谣言虽然让人警觉，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下午去二姐家，小区里恰好有卖蔬菜，我就多买了些，想着给岳母那里拿去一些，没想到的是这剩下的少许蔬菜竟然支撑了我整整一周。

我们是穿着羽绒服进入“全域静态”的，那是三月尾四月头上，等到“恢复动态”时已经是炎热的六月。往年都有踏春的说法，但我还真没有特别在意过每年的四月和五月，当这些岁月的精华突然被从时间的针管里强行抽走、而你只能戴着核酸码的电子镣铐居家为春天吊丧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些比病毒可怕千百倍的摆布，正在嘲笑和奴役着你本来就有限的自由。

四月一号是愚人节，静态了四天的浦东那口锅没有按时被官方捞起，而是像被摁进了黄浦江底，彻底进入官方称之为“全域静默”的状态，传说那口锅的上空阳光灿烂。而此时，浦西这口锅正悄悄拖入死寂的江面。

四天过得很快，转眼清明节到了。即使浦东因为北蔡的漏洞而无法从“静默”里脱身，浦西人民还是巴望着“愚人节进清明节出”的奇思异想能够变为现实，尽管谁都明白“愚人节进”可能是个玩笑，而“清明节出”多半就是鬼话。

四月三号提着“动态清零”这柄尚方宝剑来上海督战的钦差使用的那套语言组合就令人晕眩，什么“应收尽收，应隔尽隔”；什么“精锐出战，以快制快”；什么“摸清底数，压茬推进”，什么“四应



四尽、日清日结”……这些带着地方基层官员特有气息的语言组合着实打击并击退了魔都百年来养尊处优、且占据着资产阶级科学理性高峰的思维惯性。张医生说不出话了，缪医生则必须闭嘴。钦差告诫说“防疫问题从来就不是医学和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封城这辆列车大概就是从驶过“清明节站点”以后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怪兽的：起先只是听到宝山区大场镇居民的饥饿叫声；紧接着从南汇传来了外来民工的哭喊声；再是两湾城的锅盆交响乐；再就是全市人民的无差别的饥饿和愤怒了……计划从愚人节那天启程、四天后抵达终点站的封城列车，越过了清明节车站后一路狂奔起来。到四月九号那天，我甚至把它想象成开往卡桑德拉大桥的列车。因为那时我的食物储备除了两袋大米之外就是开门那七件了，但无论是小区的门还是你家门都是不让开的，只有核酸之手可以随意拿捏住你的命门——无论是敲开你的嘴还是封住你家的门。

我们小区第一次分发食物是在四月十三号，记忆中我是头一次不讨厌13这个数字。此外我还头一次感激我的低血糖，它保证了我连续好几天服食甜度超标的大米粥以后依然精神矍铄，远离糖尿病。

但我始终不解的是上海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开始启动菜篮子工程、多少年来日常供应没有发生过事故和意外的特大城市，怎么就会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变得如此脆弱不堪？我们的小孩有没有输在起跑线上我不知道，但是这次封城让我们看到了有些老人竟然饿死在抗疫物流的最后百米线上。这是沪上开埠以来百年未遇的大事也是咄咄怪事，虽说那条线上站满了底层人民的代表：居委干部和群众大白。

封城期间，我曾经和上农批的张总通过电话，询问这位管辖整个浦东地区蔬果海鲜粮食等食品副食品供应的老总，我们为何没有吃的？张总说，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被总部调回深圳了。那你此刻不在上海？我继续问。是的，我在深圳地铁里……诡异和无语，真的无语。

上海人民进入臆想阶段的征兆早在“愚人节进，清明节出”就开始



了，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臆想、幻想和冥想会依次而来。封城列车抵近五一节大站前，网络推出了“愚人节进劳动节出”的段子。但是封城列车并没有停站的意思，随后微信群又诞生了“愚人节进，青年节出”的说辞，然而封城列车继续着它的狂奔。

如果真是防疫的需要，百姓必须幽闭在家倒也可以接受，但是在百姓做出如此重大牺牲的同时，政府有义务也必须为这样的牺牲提供生活必需的各项保证，包括必要的食物供给、必需的医疗保障以及对于老人小孩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必不可少的援助。可悲的是，随着封城列车疯狂前行的同时，由封城带来的次生灾难不断加剧，有重病患者因无法获得药物不忍剧痛而跳楼的；有婴儿急病而难以获得急诊治疗的；上海开埠百年来鲜有的饿死人的情形开始在微信群传播；更有甚者的是反科学反人性反常识的防疫措施一再被释放，甚至有大白公然闯入阳性患者家中肆意消杀的。沪上某著名主持人放言：如有人未经允许来家里消杀，本人一定跳楼抗议；某知名学者直言，到阳性患者家里消杀既无科学依据也无防疫必要，如若遭遇强行上门消杀本人当以命自卫。

两个月的封城期呈现了无数悲喜交集令人感叹的事例，细细想来我们既感恩于巴黎贝甜的善行，也怜悯于小伙子那声“谢谢！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决绝。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善待周围的民众而被罚款；如果一个年轻人能那样坦然地“自觉断后”，那他们在那些日子里可能遭遇到了什么？细思极恐啊！

面对次生灾难的涌现，公权力开始加大网络清理的力度，包括微信号的查封。尽管我尽可能回避，到了五月七号我的微信号还是被封了。

那时小区的团购已经如火如荼，我在观察良久后决定打破卷心菜，胡萝卜，白萝卜，洋葱和黄瓜构成的食物怪圈，于是小心翼翼地入群选择我需要并即将成团的购物方阵。就在我打算付款的几个小时前，我的微信号毫无征兆地被封了，我能看到团长在一遍遍告知付款的最后期限，但是已经不能付款了。



我是这个小区新来的住户，和周围邻居都不熟悉，因此第一次团购也就顺利破产了。

事后想想也是心有不甘，仔细查验了腾讯封号的告示是三天，我顺着告示的来路回了一份帖子过去算是正告腾讯：本人处于居家封闭的第三十七天，往后这些日子的生存全靠团购，你们封我群聊功能等于封了我获取生存资源的能力，未来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将保持投诉你们的权利！腾讯轻飘飘地回复道：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请“轻按此处”反馈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

五月十日，我的微信解除了封控。十一日我盯上了一个采购鸡蛋和蔬菜的团，说是明天缴款。但不幸的是，五月十二日，我的微信突然再次被封。我去！这回更狠，要封到十九日。封后待遇也更差，之前被封还能看到信息，这回是完全瞎了，两眼一抹黑。

就在这一片绝望的黑暗中，我发现“美团”与“饿了么”这两道人性之光照亮了小区的侧门。随后，京东物流也带来了些许暖意。

但封城列车依然一路狂奔没有停下的意思，网上又传来了“愚人节进，儿童节出”的“谣言”，是的，大道不畅的结果一定小路上尘土飞扬。官宣始终奉劝民众不信谣不传谣，但就是不给你一个确定的消息，而民众则坚信终有一天可以将谣言等成智者的预言。

儿童节那天终于谣言成真了，很多人都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证据之一就是迫不及待地想餐聚喝酒以祝贺各自的劫后余生。也许再多封些日子，副食品再配送得丰富些，人们还会感激涕零地感谢政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密克戎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关系并不远，与奥斯维辛的关系或许更近，都姓奥。

2022.9.7于美庐



抗疫和抗议：情感机器与“最薄弱环节”的上海的媒体制造

吴畅畅

今年寒假，上海静安区只有二十平的某奶茶店被划为全国面积最小的中风险地区。当其他许多地方仍处在严密的疫情监控的状态下时，上海外滩依旧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仿若两个世界。上海的精准防控政策因此一度成为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竞相夸赞的模式。孰料到了三月，奥密克戎病毒相继攻破香港、深圳防线后直奔上海，让华亭宾馆成了撕裂上海防疫堡垒的“特洛伊木马”。那时，主流媒体还不敢报道太多。上海的疫情记者会只是对外宣布十几处中高风险地区。到了三月中下旬，中小学停课，我所在的大学也开始进行封闭管理，教务处要求教师采取线上教学的形式。即便如此，我仍有些乐观地认为，上海没事，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技术专家也都出面澄清，上海一定不会像两年前的武汉和刚封城不久的西安或深圳一样，全城封控。

可是，这番像定心丸一样的保证说出口仅两天后，上海的浦东到浦西，接连封控四天。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满天飞舞，其中有一条主要情节，中央得知上海疫情后大怒，紧急派遣国务院联防联控小组巡视上海，封控是应对中央巡视组的短暂措施。我想，很多上海市民大概都选择相信上海只会封控四天的信息。封控前去超市疯抢，也顶多储备最多一周的物资。然而，四月五日后，上海的每个区都下发通知，勒令继续封控。于是，这个号称坚决不封的“全球城市”进入到史无前例的休眠期。物流、公共交通和娱乐、商业活动一律取消。从家的窗户向外望去，街道空荡荡，没有任何行人和流动的车辆。一切都静止了，只剩下飘荡在空气里、令人可怖的隐身病毒，遗弃的荒凉感油然而生。对此，



官方起了个似乎在避嫌但实际上欲盖弥彰的文雅名号，叫“静态管理”，或“静默期”，时长为空前的两个月即六十天。

被延长至何时结束也不知晓的“静默”来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每个区每条街道每家居委会几乎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接下来不可知的封控。在物资供应、核酸检测等环节上，居委会、物业管理、楼组长、大白和业委会、普通居民之间爆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争吵，这些混杂在一块的刺耳的声音，又透过社交媒体释放出远超其本体的能量。四月上中旬，国内社交媒体的关注度似乎全部集中在上海身上，仍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尚未结束的东航空难调查的热度陡降，就像被蒸发了一样。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联手网友、上海市民共同制造出一种风雨欲来风满楼媒体奇观。我不止一次地收到外地亲友的问候，还被关切地邀请参与他/她们的线上讨论：上海怎么了？真的如网上传的那样紧张吗？说实话，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想弄明白，上海在这次防疫封城的过程中，有那么狼狈不堪吗？

大多非上海居住的中国（哪怕是外国）公民倾向于认为，上海不仅是一座蔓延着公民权利和世界主义精神的全球城市、金融重镇，城市治理和生活便利的程度更是排在全国前列。因此，当上海封城后爆发出各种问题后，全国网民不禁在质疑上海的基层治理水平。于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的林尚立老师的一篇旧文便在网络上流传。文章大意是，上海的基层组织（街道和居委会）因为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早已严重萎缩，而出现大面积的失灵情况。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前封控时代的上海形成的一整套基层治理模式，基本上能维持住生活在上海的两千多万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但它也就停留在维持的水平上，而根本无法化解上海社会内部不可避免出现的断裂和分化。也就是说，上海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折叠的世界。在这个背景下，行政权向基层这种“权力的毛细血管”的渗透，并不是导致基层能力的萎缩，或者失灵，而只是为了赋予这个折叠的上海以更高程度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支撑起如此复杂、层



层折叠起来的社会结构的共生发展。

那在这个功能性原则之下，上海的基层治理大致是什么情况？我从一个在上海某著名智库工作的朋友去年所承接的关于上海基层治理现状的内部课题里，找到了部分答案。根据她提供给我的相关实证材料，我发现，虽然二〇一四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出台1+6号文件，积极推广居委、物业与业委会自治共治的模式，但各职能划分长期难以改变的条块分割现状，导致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从市、区到镇、街道每一级行政机构的所有条线的所有职能。这种职能复合体，并没有保证它转变成全能主义的利维坦，而是让它被牢牢绑缚在执行和落实的绩效考核体系里。并且，留在居委会的，大多只是退休干部或无事业编制的社工。工作业绩表现出色的年轻人，都已上调至街镇机构工作。在常规状态下，居委会完全可以保障基于私有产权的业委会的基本运作，并同后者之间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制衡和互不打扰的关系。可是，当封控涉及到大规模的非常态情形，或者说紧急状态的时候，作为基本执行机构的居委会，在物资发放、核酸检测、封控在家、垃圾倾倒、阳性转运，特别是动员和组织中产阶层市民等问题上，往往就有些“握不牢”（吃力）了。上海封城后，非常多小区的业委会要么与居委会切割关系，搞起自救自救形式，要么直接替代居委会，充当起许多非常态的行政和组织任务的执行者角色。

一方面是居委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封控措施时错态百出，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制造、流传和放大，更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也是事实。我们，无论是城中城外，还是海内外，所得到的关于上海疫情失控的印象，不说百分百，但九成以上一定是来自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而非上海本地的主流媒体。这里所说的主流媒体主要包括上海文广集团下属的电视台和上海报业集团拥有的多家官报）。尽管上海本地的电视新闻频道在封控首日就开启了不间断直播，直到月中，大量的记者和编辑也为此被封闭在电视台工作长达两个月，但它们的报道并没有在



网民群体中引发任何的关注。每当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主流媒体的发声却无人问津，早已成常态。有自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还把这种现象比拟成“塔西佗陷阱”。不过，封控结束后，上海主流媒体号称打赢了一场攻坚战。实际上，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相信或接受这一套说辞。曾经受过南方系报业自由主义思潮滋养的沪上纸媒，在上海封城后首当其冲想到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和西方媒体一道，用隐微的手法，把它描绘成一场个体自由和人权的悲剧。更不用说这些媒体记者私下的抱怨，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或多或少透露出不少端倪。

当上海本土的主流媒体每天声嘶力竭地传达哪怕一丁点关于疫情期间人民生活正常过渡、不受影响的信息的时候，以年轻人和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网民或社交媒体用户，基本上不关心电视台和报纸报道什么。大家习惯性地从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或短视频平台上，寻找上海疫情的“真相”，即便这些“真相”不是事实，或者是事实，碎片化的负面事实。于是，不安、焦灼、压抑、躁动、疯狂、暴戾等各种情绪蔓延在互联网上，超越了主流媒体营造的坚韧、众志成城、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氛围。四月中，本地电视台东方卫视打算制作一档抗疫晚会，当节目单流传到网络上，当晚就牢牢盘踞微博热搜首位，引发狂潮众怒。我跟电视台的朋友了解了一些情况，才得知电视台原本只是计划采取云录制和现场连线沪上名人的形式，因为疫情防控的需求，这台晚会甚至连舞台都没有。结果不但被迫取消了这台晚会，还为此背负上违抗防疫政策的虚假指控。微博上被疯传的一张舞台照片是假的。

上海甚至全国的网民为何如此愤怒？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说，这种愤怒，本质上说，带有比较鲜明的阶层色彩：追求消极自由和邻避主义的中产阶级的情绪。相反，少数人的极富群体和大多数人的底层群体的声音，讽刺性地消失了：最顶部的不需要关心，最底部的无人问津。这难道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野下的空间政治学？我细数了一下中产阶级的愤怒要点后发现，最让他/她们受不了的，并不是封控



在家，而是封控在家的时间的不确定，生活物资供应和医疗资源的配给又跟不上。当上海市政府下决定封城后，基层机构拿不出足够灵活和弹性的应急方案，官僚主义的压力让它们只能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手法，这极大地激活了他/她们受消极自由意识驱动的怒火。政治自由主义的主线情节，官/民的对立也因为疫情封控措施的落实不到位，而转变成布尔迪厄所说的“活生生的经验”。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对立结构里，“官”包括物业管理、居委会，还有被称为“大白”的抗议工作人员，而“民”则主要由业委会代表的城市中产居民所组成。由于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早已深度下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体的物理空间即便彼此隔离，也不会妨碍他/她们驾轻就熟地借助聊天群，传递、讨论、叠加甚至改编各种基本上从居委会或镇政府那里了解不到的讯息。在此基础上，个体之间交换经验、相互联结甚至共同联署的政治或社会权利行动就有了可能。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扮演了非常紧要的角色，我称之为“情感机器”。

大概十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二年的二月，因为重庆市某高官连夜逃往成都美领馆寻求政治庇佑这件震惊中外的公共事件，国内知名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谣言四起。国内著名学者汪晖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政治形势尚不明朗的时期把微博造就成一台“谣言机器”。英语对应的单词是rumor machine。汪晖的意思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自由地流动。这些庞杂的信息根据不同政治需求被选择或被捏造出来，然后通过对应的信息流通渠道发布。政治谣言在中国国内外的蓬勃发展，到处都有阴谋的迹象。谣言是幕后政治的产物，同时也为幕后政治的曝光，打开了一扇隐秘的大门。汪晖的这个判断其实有事实可以论证。二〇一二年四月，非常多的外国网站，包括通常被封锁的“敌对网站”，突然选择性地被解除封锁，从而为更多谣言流入中国提供了信息渠道。对比十年后的上海。三月初上海疫情防控出现疏失和延迟，导致部分区域的疫情出现失控，



随后上海市政府突然执行封控，直到六月初解封。在这段时间里，主流媒体或居委会等官方渠道确实都没有，或者说无法提供有关抗疫措施的确定信息。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认证的“上海发布”社交媒体账号经常辟网民的谣，信息的上通下达倒是完成了，可每次辟谣没多久，谣言就变成了“事实”，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尽管如此，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向官方新媒体账号发起咨询确证谣言真实性，或依靠社交媒体网络发布谣言寻求其他人证实，倒成了一种可被接受的、新的自我调节的信息传播模式。然而，整个防疫进程中，社交媒体的根本作用并不是谣言机器，因为信息确证功能很大程度上借助社交媒体网络已经完成，不管确证者是网民、信息线人、媒体人或政府机构，也不管信息确证后立马出现反转的情况经常发生。还有一点与十年前有所不同。信息源和话语权已不是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或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交媒体不是起到信息补充而是“情感机器”的功能，英文对应的单词是**emotional machine**。这里的“情感机器”，既不是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笔下所形容的社交媒体导致的“在一起孤独”的情感效应，也不是明斯基（**Marvin Minsky**）所企划的着眼于个体情感交流的情感机器人计划或里查德·扬克（**Richard Yonck**）担忧的算法对情感的操控，它更强调一种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情感、直观和感性的社会动员效应，也因此它甚至反向削弱了西方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回流入境可能产生的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

如果社交媒体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转变成一台狡黠到轻松获取用户信任的“情感机器”，那它如何产生了这种社会性或集体性的情感动员效应，以至于汇流成杜尔凯姆描述的“集体沸腾”的状态？从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开始，我开始有意识地追踪朋友圈和聊天群里阅读量超过10万+的热帖、新浪微博上被事件化的热点，从而整理出三月底至四月底之间一条相对完整的自媒体视界中的上海疫情时间线。这条时间线中所有“被事件化”的热点，呈现出新的结构化的特点。文本的多媒体和跨媒



体性，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公众号推文、录音文件、被合并转发或截图的聊天记录，还有将文字/录音/录像拼凑并剪辑而成的短视频等，成为市民讨论和批评上海防疫政策的重要文本。

这些文本中，最具独特性，也是这次上海疫情中才出现的，是录音文件。为何是录音文件呢？我们都封控在家，除了特批拿到通行证的记者或警务人员，一般人根本出不了门拍不到现场画面，只能依靠拨打公开的政务热线电话进行求助。而正是在电话求助过程中，暴露了大量政府部门渎职、失职和溺职的情况。我们搜集并整理的录音文件，也因此拥有大致相似的语法结构和叙述逻辑。它们热衷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受害者”的故事，例如，长辈急需医疗帮助而求助无门、疑似阳性患者被“大白”强制带走、疫情检测和抗疫过程中存在程序不正义等悲情遭遇。这些长于“自我受害者化”的故事主角稍微说出一些抗议和抗争的言论，在录音这种现场感极强的非视觉类媒介形式的渲染下，就很容易向听众勾勒出这样一种孤胆英雄形象，他/她单挑滥用权力的职权机构，寻求公平和正义。是不是特别普世主义，还有一些好莱坞电影《虎胆龙威》的影子呢？大量借助声音记录下来的故事，如同电波或电台讲述的现场故事，让个体瞬间产生一种类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描述过的直观感受：在同一时间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其他上海居民，我虽然完全不认识，但我确信他/她们正在遭遇和我类似的经历，或者他/她们和我一样对这些“受害者”产生同样的情感共鸣。没有这种对分散在各地、彼此互不认识的个体的感性层面的直接击打，共同体（“民”）的建立并且与“官”的对抗何以可能？居委会贯彻执行政府封控任务的慌乱无措，以及与之相对照的业委会的自助自救，借助社交媒体的使用和自媒体文本产品的制造、传播和流通，强化了上海社会中潜藏的但一直在起作用、基于消极自由的公民权利观。尽管上海早就宣布社会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但它的公共空间的使用和消费，城市活力感和世界主义精神的养成，是无法离开以城市中产



市民和知识分子社群为主体的参与和建设的。

这次新出现的录音文本，连同短视频和录像，作为分散化却又彼此联系的公民抗争的举证，最大程度地在城市中产市民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营造并强化了失望，以及各种群情激昂的抗争情绪。录音文件的传播形式，从四月二日开始被常态化地使用起来。这一天是第一个录音文件出现的时间。该文件是上海疾控中心领导朱渭萍与科普作家汪诘之间的一场电话对话。他/她们的录音对话是从健康云与疾控中心显示的核酸结果竟然不一致这件事开始的。在两人争辩的过程中，专家敢于说真话，而政府领导不听专业人士的声音的形象不但被确立起来，更直接指向政治与科学的二元对立关系。两人的谈话还透露出一个没有被更多人关注到的细节。上海仓促采取封控后仅第二天，不但在疫情检测和执行层面上出现漏洞，其防控疫情队伍内部，更产生防疫的路线之争。这条录音为接下来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爆发的各种争议，奠定了一种自我赋权的哈维尔主义基调——无权的公民面对强大政府的抗疫政策而被迫采取抗议。四月四日，宝山区某镇政府工作人员与该镇政府管辖范围内某小区居民的录音对话，在全城陆续发放生活援助物资的背景下，不出意料地成为焦点。录音提交了呈堂证供，“坐实”了镇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与居委会官僚作风的弊端，特别是它们对公民生存权利的漠不关心的事实，跌破了网民生存尊严的底线而在短时间内导致能量极大的群体性愤怒。这条录音也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关注。援助物资发放的背后，似乎存在私相授受、官员赚取国难财的现象。只是在当时尚未被证实。

接下来的几天内，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劲爆内容的电话对话录音，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而产生某种核武器效应的，应当算四月十日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的一段对话录音，它发生在“上海误判阳性夫妇与自称警察的男子”之间。这段录音帮助网民想象并成功塑造了一个拥有基本人权的道德主体，同武断的政治权力相遇时的悲壮场景。在这个现场感极强的录音文件里，自媒体以上海全部市民代言



人的姿态，首次质疑了疾控中心的健康云程序的可信度，并以弱者的视角，将疾控中心呈现为强制执行的官方机构。两天后，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高龄老人余老师电话求助的录音，接续了十日的录音热度，更触及到上海防疫过程中必须面对然而却被折叠起来的社会结构，例如老龄化社会。居委会和相关机构在执行封控时对老年群体的照顾出现重大疏失的事实，让不少三明治中产家庭心有戚戚焉。可是，除了老人家和那些生活条件特别不便利的社区外，打工人和海漂族在全城封控过程中，都成为被遗忘的群体。他/她们就好像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赤裸生命”一样，似乎只剩下动物性的存在，卑贱而无人关心，完全与平等主义的社会正义原则相悖。

四月二十日开始，有关上海市多个镇或街道居民接收到过期变质、“山寨”或来路不明的政府生活物资的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有意思的是，这些信息大部分都是来自朋友圈或聊天群内被有意“举报”或者“公布”的照片、截图、举证视频和聊天记录。与十年前微博作为公开的政治策源地相比，微信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发酵能力，如同爆发前的火山一般，内敛而沉静。然而，一旦爆发，它的威力也是空前的。微信的朋友圈或者聊天群往往就是引发其威力喷发的“岩浆囊”，而朋友圈里政治或社会的“爆料”因其亲密性的社交关系又被赋予了不容置喙的真实性。于是，政府私相授受、滥用职权的“传闻”成为社交媒体大肆声讨的对象，呼应了四月初录音文件透露的信息。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趁势更组织和动员网民，号召他/她们积极提供上海本地各类保供单位的资质信息和背景资料。恍然间，我觉得十余年前的人肉搜索行动再次回归社交媒体，它倒逼着官方媒体不断辟谣，以论证保供物资的来源合规，保供资质合法。

“情感机器”不但动用视觉和听觉的直观冲击力，制造城市居民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受到严重伤害的场景，更会玩转笔杆子的功夫。我特别注意到，一系列从非科学主义的角度驳斥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是不科



学的文字文本，从四月八日后连续出现。我之所以把这些文字文本称为“非科学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们压根没有援引任何权威医学杂志的研究成果来指证清零政策的毫无必要，而只是用情感抚慰的形式，鼓励逐渐陷于迷惘、麻木或者挫败情绪当中的上海市民。光从这些文章的名字就能略知一二。《你在上海的情况很重要》（四月八日）在动员上海市民共同曝光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反伦理和反人道主义的情况后不久，《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四月十四日）则意在激励一种集体性的反封控政策的情绪，此后接连出现的《30年了，我第一次看到上海这么惨！》（四月十五日）和《现在上海正在轮番上演热闹大戏》（四月十六日）便公开表达对仓促封城举措的不满。四月二十日的《至暗时刻，上海依然是文明之光》，以及微博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李承鹏在四月二十日晚发表的《上海是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更是站在西方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伸张生存权和自由权的首要性。这些文章如今已被删除，可在它们短暂的流通和存活期内，因为对自由活动、商业社交和公共娱乐的呼吁，受到了城市中产阶层的热烈回应。也难怪，四月十八日一篇名为《上海的文人防疫几时休》的文章直接把这种现象讽刺为“文人防疫”。这几乎是全网唯一一篇对抗自由主义驾驭下的情感动员模式的文本。文章被骂得厉害，固然在意料之中，可它很快也被删除，倒有些意料之外。这似乎昭示着网络审查的内部同样存在着路线和方向上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团结一致。

高潮还在后面。四月二十三日前后的晚上，一部名为“四月声音”视频突然出现。所谓突然，是因为我苦寻许久，却找不到有关制作者的任何背景资料。它用一种好莱坞灾难大片式的剪辑和制作手段，讲述了整个四月上海成为全球范围内被隔离起来的“孤岛”城市的全过程。官方将其视为敏感内容而处以封禁，并不足为奇。可最具戏剧性也是整个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空间表达抗议的最高潮的是，被封禁之后，“四月声音”竟然重现了两年前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晚全网“异文哀悼”的社交媒



体奇观。“异文哀悼”是指网民采用其他语言翻译原文，或文本倒置、错放以及重叠和双关等语言游戏，让文本继续获得流通的可能性。或许受到“四月声音”视频的鼓励，此前已经出现的“上海防疫大戏”系列文本的制作突然加快了脚步，四月二十一日是第五波，四月二十二日是第六波，接下来的第七和第八波，频度越来越高。“防疫大戏”系列其实就是图文并茂的跨媒体文本，它集合了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登记、转载或制造出的几乎所有上海防疫丑闻和疏漏事件，借助西方“黄色新闻”的组装方式，向受众生产出大量的焦虑和无望情绪。

难道社交媒体上没有从科学主义的角度讨论疫情防控政策的得与失吗？当然有，不少自媒体账户和知乎上的用户都因为参阅不同医学杂志的研究成果，主张不同防疫措施而摇身一变，成为社交媒体空间里的意见领袖。可是，擅长于组织、动员和生产情绪的社交媒体，在流量至上的运营逻辑的束缚下，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它自己所批评和鄙视的反科学主义的情感机器。而为了让这套反科学的话语显得更加科学，诸如碎片化拼贴、在相关性关系中生产因果性等手段则被它们动用起来。

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深谙并精细地操弄后真相逻辑时，我们是否想过每一篇热门评论的背后，其实是以情感价值为导向，有意拼贴、组装或遮蔽既有的事实材料，或迂回包抄，从而抵达最终观点的呢？四月十四日，张江某生活小区被征用隔离点导致居民下跪的事件，成为社交媒体热点。我不是怀疑下跪这件事，而是在质疑事件本身被社交媒体化的过程。我不担心这事情存在什么隐情，而是担忧我可能被引导着只看到事实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有媒体评论家指出，这件事体现出中产阶级邻避行动及其内在的自我分裂，我有些同意。可是，自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遮蔽住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张江某生活小区的背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上海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标志之一，就是工人新村的出现。然而，在自媒体生产的漩涡式的情感风暴中，工人新村，比如离我家没有多远的彭浦新村，它们的出境率与中产阶级生活



社区的曝光率相比，几乎算是缺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工人新村依然存在，可为了吸引外来精英和人才，上海市政府特别为他/她们提供住房福利，张江某生活小区就是其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小区的很多居住单位被租客二次转租出去，也就是说，这些人才在政府的羽翼保护下变相地转变成马克思意义上的食利阶层。那么，真正下跪抗议的，又是谁呢？第二，这件事在当天晚上就迅速流出至海外，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此向世界传递上海疫情防控导致民生乱象频出的信息。不久，新西兰媒体记者在推特上条分缕析地纠正英国广播公司这篇报道出现的错误，并补充了部分事实。可惜，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主流媒体没有更进一步的回应。这让我感觉到，张江某生活小区发生的社会事件，很明显不是单一的情报机构在起作用，而是线上与线下、内与外的话语力量共同推动和制造出的特定的社交媒体化的事件。

除了拼贴，还有一种话语生产的方式更具迷惑性。当相关性关系被改装成因果关系后，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是否向用户暗自走私了某种精神主义的信仰？四月二十日前后，社交媒体开始讨论为何外地很多援助物资进不来上海的问题。可是，有一派声音特意把连花清瘟胶囊占据了物资运输渠道视为自变量，予以网络批斗，更以此批评中医贻误新冠病毒感染后的治疗进程。此时更巧合的是，我家在收到政府发放的物资里第一次出现了连花清瘟胶囊。我很好奇，把连花清瘟胶囊的投入使用与生活物资运输受阻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京东被迫采取自杀式物流形式，针对的是连花清瘟胶囊对运输渠道的垄断，还是向上海本地资本买办化所形成的割据势力发起挑战？也因此，当前上海防疫出现的各种漏洞，例如物资运输的问题，究竟是防疫路线，即动态清零政策和治疗战略所导致，还是存在其他更值得深究和挖掘的社会事实？不少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在这些严肃问题上的回应和处理，显得相当武断、无知甚至具有欺骗性，它们只是把矛头指向仓促实施封控措施、毫无章法的上海市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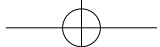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上海已经清零数日，不少上海市民都已经顺利去外地享受久违的假期。当我回过头再来阅读这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生产的文章时，我倒不认为它们的一整套操作，可以上升到认知作战的高度。上海城市中产市民从旁观到参与，特别是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化的媒体人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深度介入，在实践层面上，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基层在落实和执行防控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性无能和无为的问题，可更因此加入到这场着眼于情感从而必然导致认知偏狭的自媒体的非有机的运动当中。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制造的文本里反复出现“我们”的字眼，不失时机地把文本中的内部时间，向整个上海的中产社群用户的外部时间推移，隐含着“我们”都是一个共同体的含义。这是一本跨媒体、多媒体化的记录防疫漏洞/疏失和表征负面情绪的大百科全书！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所有文本，作为举证材料，它们的指控对象非常明确，就是上海政府的防疫无能，还有与“幕后政治”实践相关的各种政治阴谋论，比如涉及即将召开的大会之前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与之相呼应，这些文本的目的论色彩也十分鲜明。它们毫不隐讳地向用户提倡居家隔离、与病毒共存、早点放开并自诩为科学主义的防疫路线。

搁笔至此，仍意犹未尽，还有很多事情和观察到的现象没有说。可我要指出，给《今天》杂志的这篇文章，算不上学术性特别强的论文，它只代表我，曾经亲身经历这六十天的千万上海人当中普通一员的些许思考。我关注的是，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为主体的情感机器，奉行消极自由、自助自救的思想无可厚非，然而，它如果只是跨媒体，而不是跨阶级地进行传播和动员，或者说，并没有对上海最庞大的劳动或底层群体的紧急需求保持足够的关注，那么这是否基于社会阶层的分化而非技术性隔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阶级钳制的现象？例如，工人阶级、闵行/方舱建造的外地民工的感染或生活情况，至少在前八波“防疫大戏”的文本中没有丝毫呈现。另一方面，上海的封控措施对富人群体的影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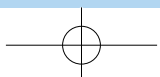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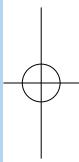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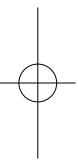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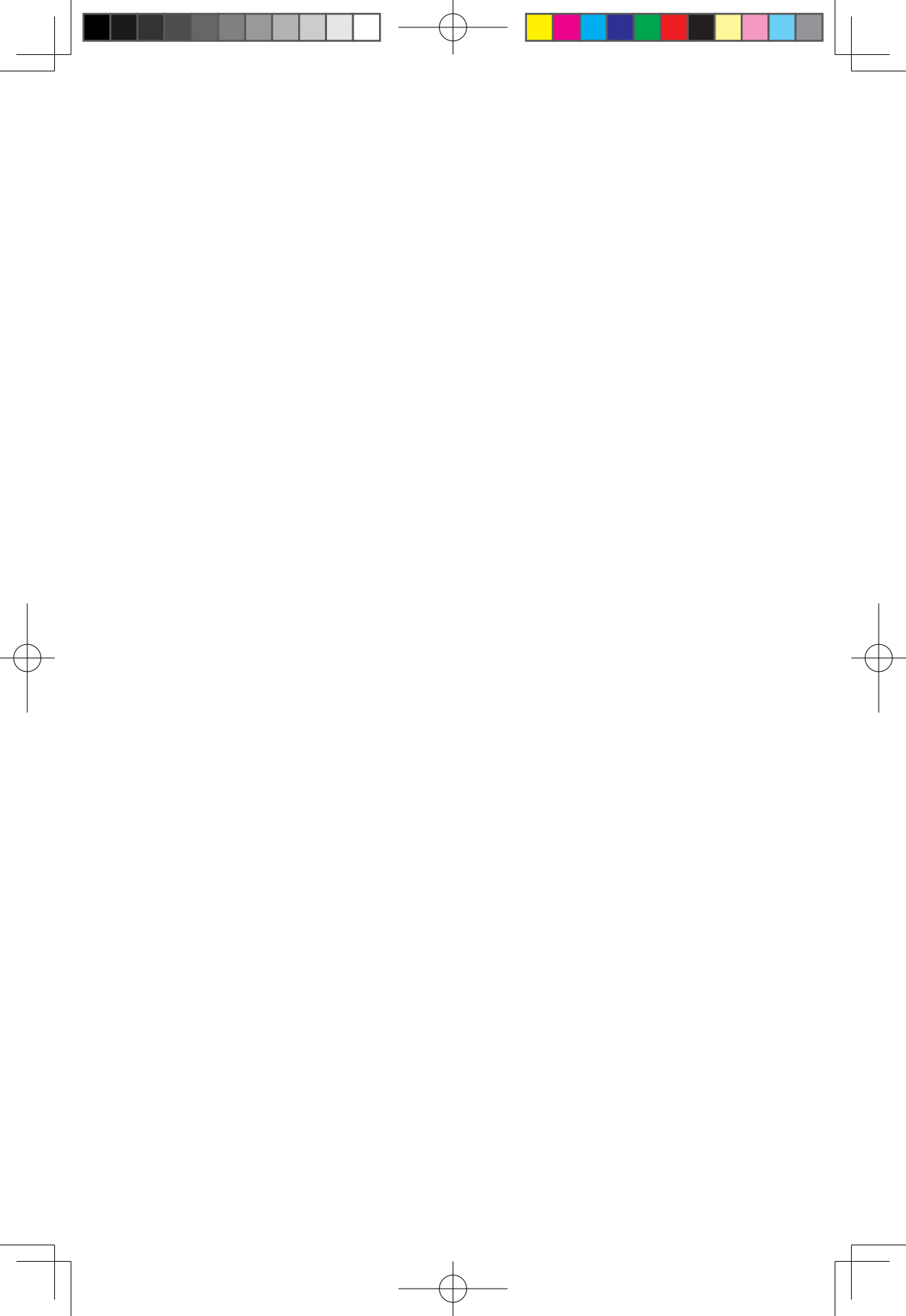
如何呢？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曾有过一则非常醒目的帖子显示出，这些位居于社会顶层结构的人群，与认为自己正遭遇水深火热的中产阶层、城市市民，还有工人、农民工、海漂等底层老百姓，保持了肉眼不可见的距离。齐泽克（Slavoj Zizek）或其他批判学者也早已指出，这场流行病及其采取的封控措施，暴露并更残酷地加剧了这种社会经济的断层。讽刺的是，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对此并无太多怨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暂时可以得出结论，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情感机器的出现，再次加深了赵月枝在十余年前已观察到的中国公共领域的分化和分层，也是后者的结果。它标志着以个体和亲身经历者为基础的情感制造和上瘾机制，已经从常态化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化状态，蔓延到例外情形的微观治理领域中。它们不那么需要西方媒体的参与，而集体性地构建出一个“最薄弱环节”的上海，但给出突破或摆脱这一“最薄弱环节”的方案，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或科学论证。实际上，它们除了征用个体的情感并将之转化为流量外，不会也不能对若施行躺平/共存路线而有可能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上海本地政商势力的联盟与割据化发展等关键议题进行详细阐释。也因此，它们没有办法去除，相反强化了某种民粹主义被社交媒体化以后可能导致的激进危险，更携带着集体性认知偏狭的力量，形成了与上海本地主流媒体的救灾美学截然对立的自由主义宪政话语。



上海2022专辑·下







编者前言

一场持续三年之久，迄今仍在蔓延的瘟疫大流行，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在应对灾难的紧急状态管控的同时，人道危机随处发生，政府职能及其信任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期间，个人的孤立感和无助感是如此普遍，旷日持久的混乱与恐慌业已使得哈姆雷特之问成为每个人的内心独白。曾经的安居、修业、出行、交游、求学、逸乐，最低限度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受到了威胁。早在2020年5月《大流行书》在《飞地》公号发布的作者附言中，我写道：“时疫向全球扩散以来，不断有事件发生，感染与死亡人数剧增，且至今未有终结之势，由此引发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或将导致更大的灾难，利益冲突背后的价值观冲突使得国际信任丧失了基础，更遑论合作。日常生活的方式能否从例外状态重返正常，而不被看不见的力量永久劫持？”当时的忧虑，现在犹未释然，而我们如何重拾对未来的信心？——“答案在风中飘零。”

诗歌并未沉寂。相反，敏锐的诗人们意识到当下发生的一切大有文章，从看上去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疾病和死亡中，努力侦破被遮蔽的事实真相，并将个人和周遭的际遇记录下来。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的大都市，今年春天实施的封控最具冒犯性，也最触目惊心。“对于恐慌和试图控制恐慌自有一套伦理标准”（Robert Peckham《恐慌帝国》），我所读到的近期诗歌或多或少触及了这个“伦理标准”。本专辑所选诗作虽属凤毛麟角，不足以代表整个写作场域，但多数作者来自上海，读者更容易从他们的诗作中获得现场感。阅读范围和版面所限，是本专辑篇什较少的一个原因，此遗憾只能留待将来弥补。

宋琳

2022.01.11



沪歌

陈东东

……“过了七天才发现”——就好像
这才被一个也在做大白的追慕者发现

她死于寓中，死于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
死于她未敢逆料未曾构思的未来小说

……“许多年后”，当他褪下防护服
稍歇，稍稍浏览
“要是她心不死
还会因上海再死一次吗”

而一支沪歌在唱

无线电声音鸦鸦乌

黑胶唱片袅圈子

……

*



……小时候见过小市民撸袖，搓洗假领
晾到老虎窗搭起的竹头架子上
更高处，更去挂一副新的领袖

这上海新意象
还不够提示下一个新上海——症患新洁癖

如今，压境的禁压强迫症并发，轮到了
他作死——他决定去死

吊至天花板的最高一瞥是最后一瞥
终得以核准了，终得以核对了
总算核清爽……

而一支沪歌在唱

无线电声音鸦鸦乌
黑胶唱片袅圈子
草头圈子齏污心
核心圈里齏老肮
……

*

……但还要核，硬劲核，无尽核
很硬核！——配合伊

核桃脑颅核心



那硬核脑回路意识 / 意志形态
(仍旧封控于恶硬年代的硬土窑洞
牛棚或驴圈) , 以致坚决, 不动摇

硬隔离脸色更硬, 梆梆硬 (帮帮忙……)
千里之外, 惦着上海的隐迹老诗人也早就
注意到——瘪三硬撑来三, 表现伊自身硬

而一支沪歌在唱

无线电声音鸦鸦乌
黑胶唱片裹圈子
草头圈子畜污心
核心圈里畜老肮

伊运筹帷幄
伊掏出根棉签

.....

*

……迷失进叫啥奥兹海默症, 他往往自称
上海奥闷痛

每天, 收听无线电
每天拉二胡, 要么尬三胡



……很庆幸已挺尸，挺在三年前
这最后一代，很庆幸——不必将错乱
进行到未来，乱写上海诗

而一支沪歌在唱

无线电声音鸦鸦乌
黑胶唱片袅圈子
草头圈子齏污心
核心圈里齏老朐

伊运筹帷幄
伊掏出根棉签
伊测侬个阳
伊测侬个阴核酸溜溜
伊测侬妈戾个红码黄码
灰码绿码乌里马里
赛过包围马里乌波尔
就怕伊脑子一向畀污塞牢
捅法捅法去捅核开关

耐么真相真生活大白
大白于天下
一天世界齐大白
无线电声音鸦鸦乌
……



当暴行衍为日常

钟 鸣

周公名旦，文化复兴之人，一个不错的比喻。¹

当暴行悄然变为日常手段，

我们旧日所见一切

已不复存在，残暴的某兄龙，²

（是否食堂新生的油脂怪）

笑容可掬地在那挥手。

一刀切，咔嚓咔嚓的肥皂的舌头，

轨道，疑虑，浓缩的液体，

欲盖弥彰，咄咄逼人的罔顾众生，

交叉捧腹的手的模仿，

不光教训我们雁过大地莫射弋，

1 周公，名旦，周文王之子，采地为上公，故言周公，也称叔旦，公旦，周人姬姓，亦曰姬旦，助武王灭殷纣王，辅成王摄政遭疑，致管、蔡携殷逸民武庚叛，周公假命诛伐，后返政于成公。

2 “兄龙”为余从玉板文所考商代先公名，为新旧史学所遗，这里权作泛称。



否则毛囊会汹涌而至，
即便明朝有封事，日暮簪养，
羞花闭月也只能闺中独看，

如何就纳入了夹缝偷窥，卷发，
本在理发店滚烫却送入
铁砧由那粗糙蒙面的店小二修理，
夜晚将暴毙多少个寒碜！

（这个喷嚏要持续多少世纪？
空袖子，呆板的皱纹，
以固定朴素著称，像植树节，
用羔羊血所祭晴空）

把农业的麦穗、港湾的机械臂
转弯抹角透析给各位：
甜蜜面包、餐盘，画框，夏日，
神清气爽。城市的

地平线，突然就结束了贫贱，
（颇似乞丐发挥的电子侦讯）
草棚里是哞哞叫的牛，
幸福的黑色肉丸，阿根廷水果，
（不幸的是比云南还甜）
泰式罗勒味，古巴的

雪茄挨着美式花生酱，意式面，



东瀛炸酱，混淆着
我们的舌苔，绿色口号把古老的
郾纪变得来像周公——¹

现代的或古典的畛域再划道沟塹，
宛若用江东分离逃逸的
霸王和神话之失败与羞愧，其后裔，²
迄今仍嗅着漚地狼藉一片。

巨大的鸩掠影而过，焦渴的毒日头，³
羽毛，非红即黑，云白，
酩酊回荡不去的航运空港，阴雨绵绵，
何谓鰠与鲋，为网格员所捕捉，⁴

宗周，成周，千古之谜！汉语的
革命复辟缘它而起，“乍”，^{5 6}

1 《竹书纪年》载伏羲生成纪，旧籍有讹陈、程，殊不知即余所在成都，成又作郾，而此处仅代城市。

2 这里借项羽兵败垓下，愧返江东事。

3 旧时神话传说，鸩鸟能预知阴晴雨天，雄鸟知晏静无云，则运日先鸣，若有阴雨，雌鸟则鸣。故雄鸟名“运日”，雌谓“阴谐”，又称“同力鸟”，或“曇鸟”，“云白”，《抱朴子》有言：“渴者恣口于云白之酒”。鸩好捕食蝮蛇，故沁毒甚剧，民间有用鸩羽制酒，谓“鸩酒”，人饮之必亡。传说中，但凡鸩鸟所经处，树干石裂，築巢处，则寸草不生，水自当不可饮，故民间有“鸩鸟不得过江”之说。此处皆神话比喻。

4 古谣言有“网鱼得鰠”句。

5 这里借用史乘的“殷革夏命”和“武王革殷”一类。

6 上古器物铭文多著“乍”字，金石学多释为“作”，非“制作”之作，本宜当“起”和“始”讲。



（此字何解，告诉我，诗歌制造者）
并非始于巴黎街头。应该肃穆回首
这糟糕的画卷，救命符。

巨人之迹，为鸟儿尖叫所覆盖，¹
就像虹霓之桥，狂魔，
日日由“丰”与“毫”跨过而不知，²
侵畔，桑土即蚕与饿殍混淆。

高铁上读杂志的崇侯虎，不知唯物³
辩证涡轮增压却盛赞速度，
掐断为“快”与“慢”变态的剖面，
（二分法早已换血为长江滚滚来）
每扇窗户都是一道救赎。

而此时，十里洋场所悬空的身子，
非惟宫内的幻听和再分配，
诗家繁言若谷雨，徒犀利未及共王，

1 这里借用周人祖先后稷本事，后稷名弃，为誉帝和有邰氏姜原所生，姜原野游，见巨人迹，践而孕稷，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避而不践，置山林，则飞鸟以翼覆盖，姜原遂以为神，便收养，命名谓弃。

2 “酆”与“毫”分别为商人周人肇始地，史学迄今不明，余据古舆图龟文考之，心知肚明，讥今日数典忘祖之社会人，凭现代工具日日穿梭华夏祖墟而不知，若盲人过河。

3 借古人名，《史记》有叙崇侯虎潜言周人先公于纣王而囚西伯事。



虚耗人与兽，三女为灿，¹

合为弄堂，合为一匹瓦的密度，才见
蒸汽和镀铬的车厢构成了
今天的流线型，小分子药物的飞瀑，
人造树胶，傻瓜相机变的

镜子，戛然心跳，又见分子社会之
灿烂（唐诗、宋词、白话文反复用），
怪不得胖子动笔若小丑备物，
不知“灿”为何物，瘦子抒情五谷不分，
有扈氏可是苏州河一大家子哦！

一户一户的冰柜，卸载，不遗余力，
信口雌黄的逻辑不能触摸的
骨头，比恐惧来得更快，比舌头伸出
所捕捉的苍蝇更口渴，逼真。

有易，有扈，有夏……何谓中国荒服？²

二人为友相助，何苦宥远亲

1 借共王、康公典，《国语》、《史记·周本纪》均载。有周共王，游密国泾上，密君康公相从，有三女奔之。康公母谏言：“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灿。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叁一族。夫灿，美之物也。众以物美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遂拒献。不出一年，共王灭密国，随之共王也崩，周室遂衰。

2 有易、有扈、有夏，均古国称呼，由古文看，右（又）训有、宥、祐，余以为右训诸字则可，而友则独训有。



刁钻近邻，饥饿周遭喘息的全是白眼狼，
树墩隔离开早处叛变的位置。

（草鞋虫寸土相知，昏昏欲睡皇上未晓）
有几人知周公所书《无逸》，难眠，¹
稼穡之难，即寻常之难，
鼎革之难，共和之难，你身子里
若只是副懒骨头，贼性

不改，即便桃花源也会露血腥的刺，
跟树梢挂满的聚乙烯相仿。
“少许计量的历史”能助我们遏制²
自嗨自戕失忆的堕落吗？

（刁腊味的狐狸望着满庭鸦腹的乌鸦，
语言是一种坏习惯顺着口涎嘀嗒成灾）

麻雀扮朱凤，要升那云中嗷嗷，
永久向苍生无息借贷的
赧王，脸皮子比许诺的掌纹单薄³
当暴行漫游空气无人认领，
（一杯杯泉羹和一件件玷污的绸衣，

- 1 周公助成王平管、蔡、武庚之乱后，作有《无逸》戒帝命。
- 2 奥登《致拜伦勋爵的信》，《奥登诗选，1927-1947年》马鸣谦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19页。
- 3 赧王为东西分治徙西周最后的帝王，名延，因好逃债，赧染惭愧，故号赧，非谥。



伴着菜篮子蹉跎的狗铃流溢，腐烂）

行政之钺，财富人头税，矮墩墩的
渠道，通往罗马，通往
女神……纣，桀，还有平治未妥的
社区鲑，哦，这些家伙！

（由民粹水系冲突所塑造的过程，
犯了水绕之讖，即震余之堰塞）

承揽所有孽债，开明的牺牲癖好，
平凡之易容，夫子们
满怀歉疚，忍受，野蛮拖出去的
考妣就是已成过去式的

妇好，执帚的封管达人接近零度，
（河豚开膛多美，突然的瓮中鳖）
一夜归梦的健康阵容，
岸断青山，滬地控百蛮，哦哦！
当暴行悠游弯曲的时辰，

子丑寅卯，乾坤大法，没有什么
再能复原，像鸟道变通途，
我们再难记忆幕府轻扬的雾障花絮。
（引人咳嗽的器皿，病入膏肓）

当暴行成为你随机扣动的



心思，各种耀眼的歪脑筋，傀儡，
草芥封归恨，当威权变为
陌生的方言，变为你熟悉的营生，
蚊蚋变无人机的轰鸣，或

手术台上的热病，荧光，无用的
剂量，液体，喉咙，气，
电流，药罐子，过滤。当青年一代
变数控技艺为麒麟相逢，

佛教的行星没准会撞上极乐世界，
各种金融大鳄纷纷上岸，
恶徒消毒净手，摇身即冥想的圣人，
（耶稣的内在体质是和尚打坐吗？）
避世，当暴行仿生造影你的

主动脉，便休想再筹得清晰的
轮廓，犹若虎狼降祥，
哪种身体更像你，蜕变有多诡谲，
是愚蠢伪装还是胆怯的

妄想？仪式内陆化，语言早衰亡，
当堕落自爱纷纷各驰骛，
没人能赢得时间，气候，只赢得
成堆器械比徒手更邪门！



由成群体面的俘虏问得妖精的诱惑，¹
 倾城之遗恨，当暴力衍为
我们莫名的器官，愤怒，或阉割术，
 疯狂的冷漠生灵涂炭。

日常中的善，更像人视彼此为人，
 （纽扣袈衣使皮肤得御风寒）
 七十二峰祝融最高，但
群仙翱翔更高，代价更低，弥漫，
 难掩摩天蜃楼为果蔬所化。

当暴行悄然衍为幻境风雨扑面而来，
 谁还能忍受储物与谵妄，
日常的念念叨叨，锈锁，灌输荒谬，
 应在每个人手中将它捏烂——

（周公所疑，百官无疑，苍生所疑）

像脆桃，像舟楫，浩歌，像避世观音
 所驭狮子吼，当暴行衍为
墨守成规，或欠解释的谎话和傲慢，
 命运像语言必须重被掌握！

2022.04.22，于松轩

1 刘向《新序》有叙周武王灭殷后，曾问二俘虏，丧国之妖为何，回答迥异，颇有现代社会学表象与事实之旨趣，故化用。



瘟疫之年（三首自传式长诗）

鲁亢

雌阿尔法

有一位见光是呈阳性之物，就把明暗做了剥离
首日。首日之梅头晕，目眩，心悸
她嗅到体味，经由阿尔法脑波传递
身体处在明和暗分开后的中间地带
或称为暧昧地带
身体每天有不同的味道像蛛网结满赤裸裸
向外扩散，在她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攀爬着或漂浮着
除非她屏息静气才会感觉一个人的孤寂
她深知自己有多种的体味——
“上九，亢龙，有悔”
（君子之变仿佛豹皮的花纹，一变尽变）
静心去闻是能闻出来的
静心洵非易事，内心很乱
要梳理这堆乱线需费时几多，真不敢想
她冒险在瞬间让内心安静，鼻孔一收缩
嗅到……“脑雾”？
随即面如死灰，痛感难耐
她看见自己的疲态，才开始



却像待在世故的末日之秋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开赌

嗯

第二天了还不打麻将是狗。哈，猪猡呵

大赢后的男欧米伽【 Ω （ ω ）】要求一见

男欧米伽【 Ω （ ω ）】的腔调：

我是来终结这个说法的——

赌场得意情场失意

她嗤之以鼻。她边神神叨叨地不知所云

边做出“关我鸟事”的表情，淫荡

却更像招人怜爱的女人的表情。她拒绝的理由

使男欧米伽【 Ω （ ω ）】像吞下一匹腐烂的野犬——

“欧哥，我在伪诗的封控中，敬谢来访。”

除了床边这部“阿尔法角（ $\angle \alpha$ ）电话”，椅子边还有一部
（ $\angle \alpha$ ）

她将话机（ $\angle \alpha$ ）对换，她极其高调：

与无聊通过话的电话（ $\angle \alpha$ ），就是瘟疫

但她又闻到体味，干巴巴的

整具身体枯燥多毛

跑步，将体味扩散出去以争取找到合适的同类，也给自己换来新鲜感

这时候

体味中有一星汗珠脱离轨道，飞停在

她的睫毛上，渐呈喜鹊的形状，于空间

龙飞凤舞四字：关我鸟事



她一怔

撅起嘴来嘟嘟囔囔：

我乐意，他有本事来终结其他。是的

在光和暗之间，晚上的恶黑和早晨的浑浊，“死亡竟毁了这么多人”……

对她来说，此刻细摸着

觉得自己美是最重要的

有一位认为大疫该收拾收拾滚鸡巴蛋——

因为已是第三天（混沌一日当盛世一载）：“初六，履霜，坚冰至”。

（鼎有食物，我的配偶病了

不能一起吃饭，好开森呐）

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她【焦虑地站起，神不守舍逡巡不已】

她【步入回廊，潇洒散步】

她【背手，昂首阔步】

一棵充满人性，忽长忽短的棉签树

缓慢地一伸一缩，叶子纷纷掉落

到最后只剩下一片挂在树顶

如果明天叶子掉下来，她想

我就是个古典人啊

“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

见人家夫妻们酒乐，一对对著锦穿罗

啊呀，天吓！不由人心热如火

不由人心热如火”



第四天为了应景又造了众星
把这些光摆列在伟大的天空
而使她这样的女人幸免暗伤
但多次求医后她不相信世人
所有的医生都冷漠地看待她
仅一名医生提出精神有喜说

精神正在孕育新的事物
如天空总是不断造星辰
真是漫天繁星层出不穷
神造的第四天我将归去
变成一只秃了头的怪鸟

她仰头看着天花板
她慢慢嚼着她的性

有一位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她有些因知道这话深层的意思而稍有欣喜
（“厥孚交如威如，吉”）天暗时
她洗澡
玫瑰花香勾起情欲，正诧异着
上面的地板滚过酒瓶子，其声俗不可耐
下面小道上人们相互追骂
其声不堪入耳
我的同类越来越多越复杂……
她没有了长浴的欲望，胡乱一洗，拿出冰镇的“统一寻租奶茶”
又不知去了哪里



生活真美，黑夜的星空令人敬畏

她啥都不爱

（妇人丢了假发，

无须寻寻觅觅，

七天后自会现形）

“这叫秋天剥黄麻——净是扯皮事！”

久而久之，有一位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自己画的形象造男造女

熟能生巧哦

但有一位算什么东东

他能独善其身于核酸检测共同体否

那瘟神七天未到就闯入各户使坏复使坏

——不提也罢

她

在喜欢的房间里

摆着画册，海报及现代化

而她一直睡不够。多好，雌阿尔法

不必带着使命或者任务来开始

开始随时随地干就是了，正与结束同

正如她的睡相时而好看，像天仙

时而翻出细细一条的眼白，像巫婆

在男人起床后起床的女人是脏蜜的味道

对这话她不置可否

她已经轻轻地打起鼾来



肌肉彻底松弛，神经如此放松
似经历了一场最终获胜的苦战后的休息
仿佛看见了神造男造女的整个过程

兴奋，刺激，淫声浪语；
神呵，来我梦里哟，造我，造我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孝），无咎，厉，终吉。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贞”

（走路要小心翼翼，心存敬意，没有恐惧）

她知道明天过后，城市将冻结
海啸袭来，天降刀雨，空气里飞翔着蚂蟥
地狱鬼满为患，像脓水溢到人间
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幕是——F
6只杀人鲸围杀小灰鲸，小灰鲸奋力向前游
6只杀人鲸企图淹死它，小灰鲸的妈妈从旁冲出
与6只杀人鲸展开搏斗……

“然后呢？妈妈，后来呢？”

“以诗歌和春光佐茶，儿啊，何必去问那么揪心的事。”

总算吸到一口自己身上纯正的香味
却没有丝毫的危险

味道像茉莉。心灵像神的手指的温度



那片树叶掉落下来，落在一头鬼的
天眼上，遮住了，没看见人间的惨状
她也没看见，一切不过是消遣的想像
用来度过发呆的时光
在身体的疼痛渐消后，胡思乱想的来到
犹如福音

“喂，你在干吗？”

“没有啊。”

“人家要亲亲。”

“啧啧啧。”

“大声点啦！”

这一天是休息天，她愿意
长眠不醒。（“黄离，元吉”）

让每一秒钟爬满睡眠的丝网，罩住
千疮百孔的人生；让每一秒钟的睡眠的
丝网
再覆盖一层粗颗粒的梦光
像玻璃
上面滚动着“恶”与“美”的彩珠
无数的彩珠，废寝忘食地来回滚动，其声清脆，喧闹，躁动，无穷
无尽

如无穷无尽的玫瑰，对生命的祝福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



就安息了。”

她问我：“你能不能不那么傻逼？”

——我对她说我相信（《易经》）

有一段起首是这么说的：

“此线暗示一个人走在一只老虎身后。”

呃，这不就是傻逼的巨婴梦，不是吗

——于是我，轻轻抱起梅

脱离那暧昧地带

自带病症者

随着内心的不安逐渐扩大于是，我真的生病了

——卡夫卡《给父亲的信》

他冷静，慢吞吞地，朝人们鞠躬

他预告过新生起始日期终未能脱离

尿臊味和酸屁气体绾在乏味的日日夜夜

他穷，卡奴一枚

而穷摆了个鬼脸：粘着以卡养卡的人必亡

穷从不自责，穷是世袭的，你不信，但你信了——

翁月阿香早就相信，她看着

你在变小，像龙眼，病像黑核

你尝够了折磨——地球尝够了橡皮子弹和“我不能呼吸”——

他是特殊疾病实验基地，病得科技，如卫星定位

在游移不定的灵的天空



他昏迷的躯体又像
实验室后门丢弃在垃圾桶的物品
总有信奉恶的人
把他投进俗世的斗狮场
当作可吞咬下肚的肉
和肉里的机关——刺、夹子、钉搅成糊状
那多带劲，那多带劲，所有的病
都上了台面。他几乎得救了
围观者如蚁
——这是才开始的斗争
旧病和新病团结起来到明天宣布病名独立
唯有独立才能以一国之病觐见病持意见相悖者——
因此他独战狮王
“带病之身不言勇，吹集结号”
终于散架在凳子上或者沙地上
成为电力为零的机器旧零部件
颤巍巍地扔在斗狮场的后庭院内

“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的嗓音有股檀香味
还有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沧桑和豪迈
而人有病，天知否的茫然的大哉问
在火箭把人类送到水星火星木星——星星点灯——后
就翻篇了
省略掉他那前半生，在邪恶轴心后时代
这样近乎善始善终：
自床上爬到门口，最后碰一鼻子灰



哗！腥臭躯体，枯盆栽，瘪布鞋，积水
丑窗帘，播放中的小电影，床头灯，脏衣脏裤
绿毛面包，豁口水果和一年的文学台历
某处一声两声又三声的烂木板叫
北风吹，南风歇，东风荡，西风垂
他混在病者中申请监禁和处决
但名单中不放翁月阿香——我啊
他的爱
爱就西江月
减掉受难周
集中五天里
上床下床，上床下床，上厕所
串街走巷，车站机场，上厕所
电话微信，白天晚上，上厕所
山盟海誓，无语不欢，上厕所
我是年少时他的偶像，香喷喷
——想起来我把孕怀
你就很嗨——¹
我是最后的那个女人
真正称得上“女-人”，不高不矮
不呆不傻，不胖不瘦，不贪不吝
上哪儿找去，香
他说，包月给三万，再送房子送宝石

1 从英译本《包法利夫人》中转译为中文的一个句子，原文是戏仿。



那我会接的，导演——《那个女人》¹
我们一起过生活
一起老
我背你到云边
你睡得香香沉沉
我让你整夜沿着苦涩的抛物线坠落——
今夜星光如绿头蝇
传来猪的哼哼声

高仿者

——向临摹天才致敬

城邦，城邦，今年来事了
木屋群中，石板小巷子
一个持枪的人，叼着哈德门卷烟
走在夜雨里，火星灼眼

脚步的声响一如心理学的范例
子弹上膛的短枪在衣袖下欲压迫
弹出的蛙鸣

雨的白，勾勒持枪者的粗黑状；半山腰上的墓群

1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原译名《一个女人》，现改为《一个女人的故事》。



推推搡搡的魂魄也在吸吮苹果木炭色的手指
和不断粗硬着的命根子——唯有它能救希望于寂静
而他者，难抑时间的虚无
预知此后将留有全尸在乱枪下但又如何

这种奔垮掉去的天黑请闭眼，不让固执于房事
城邦法第64条的伪善
——第64条呵，释放潘多拉盒子
对付伪善需要肉体，需要
黄金增加亮度和昂贵的内衣
香汗微润，需要颠鸾倒凤——“黄小育，下面给俄吃。”
只有丰盛的佳肴一扫三年大疫味觉的枯病不洁

窗，烛光
丑陋的老脸探身而出
“俄无疫区来客，更无一级战犯，这儿”

谁不想握住启动臭弹按钮的手，并与其办公室
比邻而居。去，一旦听懂持枪的人来此所干何事
必惊恐-万状，在脸上
丑态至惨，却要为未来指出方向

手骨节摩擦出硬实的音律

“呜——”，火车进站，来自解封的娱乐城
妈咪被一个男人推下轨道
她尖叫，她惊惧，她流血



持枪者反身击灭孤悬的一盏灯
顺势摸了一把好看的双乳
昏厥后她又如何，她，妈咪呀——

一声尖叫

酒肆之间，流莺和流行乐四溢
男人贼心贼胆齐全，却因慳吝
而工于讨价还价
当他们十分满意自己的蚕丝意志
突然隐形掌，啪啪啪耳光飞天般而至
雨的白，世界始于被众神拉黑：申冤在我
我必报应

我把情报无死角地粘贴在持枪者的无人圈
仪式：奉觞加璧以进；真相：俄奉旨鬻城
幸福洪水似的袭来淹没吾民于顶
而枪被灌了三瓶韩国烧酒
而持枪的人十倍于此数——醉啦
“有用，醉太平，不会再听见全天候广播：
如发现……请报备，电话833敌111”

但此君还不知道火车上的裸体妈咪
已经是单相思中晚期，遍体扩散
她爱上刚才看到的情景，爱上，呻吟
她似乎在车厢里点燃火药做好的滑梯，



人们很难相信晚间会出大事
一天辛苦，喝点小酒配小菜，酣然入睡

持枪者进入低矮的木屋群
仅仅到腰部以上十厘米
君问归期未有期-此地夜雨涨便池
莫辨雌雄的持枪者闪入小门，被物质所困
被拦腰熊抱忆江南。只见
枪挣脱醉梦，与其主联袂
子弹，击碎墙面所有的油灯灯绳

屋顶上哗哗啦啦扑下一群纸鹤
其幼稚的仿古姿势被金属的现实控制住
非物质生活是远古的遗产，善舞的鹤也是
放持枪者飞出屋顶更加证明：晚间无大事

也不要再去猜测日报头版为何即日起开启天窗
她在车厢内炸成细条状，当滑梯变换天梯
她抱着对虚拟现实的爱的无力而黏附其上
那就这样吧，楼上别半夜掉东西，开窗关窗，打喷嚏
别把孤苦的影子当宠物，别与流浪猫争食

屋顶上哗哗啦啦疾走的持枪的人
弄醒广众，十四子和二十一子：子子孙孙
我已失去兴致，“呐！叫持枪者把枪留下
其他人统统去领盒饭。然后，拜拜”



屋顶上哗哗啦啦跑来的是土生土长的人
为了一把传说中的道具手枪
他们放弃了许多——信念和勇气等等；他们在采光好的屋子
冬暖夏凉的一居室，一张床，一个女人，几名医生
在持枪者私逃的身影注定跌落时给予帮助

“寒风凛冽抽打着老榕树须
一口古钟就是我们的避风口”

他们打算改造这把枪
无奈之举，从前他们改造过社会，历史
最后是灵魂——在炸飞的火车之后
一片钢板飞至此处
量子纠缠，基本粒子，宇宙时间
就为了用它做一把枪
——给我一把枪呵
我要去哪儿呢

2023.01.04，改于福州



在上海想起薇依

张定浩

似乎也只有这样严峻的时刻，
当城墙再度筑起，
人们排队获取食物，
重新遭遇匮乏与屈辱，
见识不幸和疾苦，
你属灵的教导才显得真实：
“在做平凡的事中遇到异常的艰难，
这是一种应当感激的恩惠。”

是感激谁呢，一定不是感激他们，
不是感激那些利用恐惧使我们顺从，
利用伤害使我们卑贱的人，
他们不可被谅解，
而这个残缺的世界也不值得被赞美。
在四月，春雨异乎寻常使我们平静，
使我们弃绝回忆和欲望，专注于
冰箱深处日渐稀疏的养分。

这个独一无二的春天。就如同



任何一个春天。“在我们这样的时代，
不幸悬在每个人头顶上。”

很多年来，那些力量一直在试图
修改我们，那来自巨兽的教育
借助词语，制造着幻象和错误，
但你说，这些词语，本身也有可能
散发光照和美德，在行动中。

你亲历过真实的不幸，因此深深知道
“不幸并不能使人高尚”，
但你说，我们不应当害怕隔离，
想想那些囚犯通过敲打墙壁相互交流，
“每一种隔离都在创造一种新的联系”。

是的，在这个足不出户的春天
孤独者忽然就拥有许多真实的邻人，
收获许多实际的而非抽象的善，

这些善新奇而美妙，无法被预演
却生生不息，默默被传递，又穿透
那些不敢打开的门窗，如同日光。
这个春天我们惊讶地目睹光明之子
在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中大踏步地行走，
同时又备受煎熬，
而恶正化身为必然性和责任，
以相同的速度在四处蔓延。

你教导我们，要注视恶，



但不必用全副精力抵御它，
因为精力必有耗尽之时，
随后，人就会被他痛恨之物所吞噬。

“悲惨者的怨恨发泄在同类身上，
这正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因素。”

我们能否像你一样
理解这个尘世，并且还能够爱。

孩童的一滴眼泪，再加上毫耄的哭救，
已足以令人拒绝最不可思议的奇迹，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

愤怒之后的忧郁与反讽都没有出路，

“若有人伤害了我，
但愿这种伤害不会使我堕落。”

这是你的回答，顽强，天真，而洁净。
但愿我们和这座城，也不会因此堕落。

战后，有一位作家
在编辑你遗著时被深深折服，
他曾预言了我们这个由传染病参与
控制的年代，曾在手记中逐一记录
乱世中创造者的名字。他不信神，
但和你一样捍卫爱的疯狂
以及人所拥有的种种潜能。
他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



他被一种疲惫和忧郁的情绪击中，
为躲避摄影师和记者的围攻，
他来拜访你的母亲，寻求慰藉。
在这全巴黎唯一安宁的藏身所，
他们交谈，静默，时而看着窗外
卢森堡公园秋日的树林。
我想，当时你一定也在场。

如今我每天醒来，接受火的布道，
钻研粮食、蔬菜和水果的文本，
盘点那些维系我们残存秩序感的
非必要物资的存量，
照顾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猫，
读书，偶尔半夜里也会写长长的信。
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一种错误，
就是无法以阳光为养料”。

我向你学习把一半的目光投向古代，
“爱若斯神得不到爱，
这个想法深深地折磨着古希腊人。”
我想，它一定也折磨着你
以及那些热爱你的人。然而，然而
激励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去斗争
并令他们从痛苦的重负中脱身的
是同一种信念。

与你相比，我们多少仍显得孱弱，



但我不认为你的坚定是源自
对个人不朽的欲求，你怎么可能
为了向上生长就抛弃枝叶和花朵，
这种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与你何干？
事实上，正如你所指出的，
唯有那些暗暗服从公众趣味的艺术家
才会把你的工作指认为一种自我完成。

“窗外有一棵树正长满树叶。”

“伦敦满城是开花的树。”

你在临终的病榻上给远方父母写信，
虚构一个你热烈参与的美好的春天，
事实上，你的确参与其中，
无数个春天穿过你如穿过狭窄的竖琴，
那种震荡
至今仍留在你所确信的满盈的宇宙中。



诗六首

范剑平

界限

越过

这个或那个地方

把死亡化简

一条线，一个起点，一次分离

走不尽悬空的路，隐蔽在

没有边界的圆，然而

已经到了终点

声音敲碎，他的时间之前

迟缓，直至重新分配

坟墓是一个比喻

在这个或那个地方

没法归入

这个或那个地方

以一种方式，只能以一种方式

向这个，或者那个地方



给予谁

F=ma

简洁

紧凑

有力

完美

不属于谁

然而，给予

一颗人的头脑

思辨不得不让位

天成的秩序，或称作定律

F=ma

已经完成

更无须言语逃遁

一如面对死亡，没有回应

永别了，喋喋不休的幸存者

永别了，幸存者的喋喋不休

清理

——报道：一女博士今日凌晨跳楼身亡

回到那个时候

回到更早些的时候



带着不可思议的延误
来谈论一种安排
日期和姓名
一拖再拖
预先设定的规则
盲目，共有，前定
又是如此和谐
随后
更多的东西
没有考虑
无法再度反思
不止一次
不止用一种方式
在唇边或者舌尖
组成几段忧郁的篇章
跟着自己
跟踪到
那里，她
保持着沉默的体面
清醒地投向
自那段时期以来
很久以来
一直在看着，听着
如一条栏杆赤身裸体
羞愧难当
裸露，压制
以至



成熟地耻于自身
天与地的距离
来与去的距离
瞬间，面对面
不可逆转地
构成一种共有的形象
回到了承诺所归还的路中
.....
此时，坠楼的草坪
已经清理完毕

悬搁

光还是白天
预示着偶然和发生
一条直线坠落
对称的另一条直线悬搁
然而，总会显现
一只飞翔的蓝鸟
迂回，一个允诺的地方
一棵树，或者一片湖水
一座赫然在目的高山
云朵，和定期降临的雨水
如果人是尘埃
大地就是风的国度
穿越满长的道路



终究不能到达
星星闪烁的天空
相似的沉默
止于静的恐惧
灰烬的虚无之堆
被时光剥蚀的思想
漂流，潮湿的幻觉之灵
在这边和另一边垂直而行

夜静

夜的里面
门半开，寒枝下的残月
冷得依然美丽

是什么困扰
任凭，独守的时刻
呼吸被风切割

脱下一个人的名字
脱下所有思量
记忆在冰的裂纹



艰难时刻

三次或在三重节奏中
描绘出那个时刻
相遇玫瑰
凋零在赤裸的玫瑰花园

把这个词交给永生
异性，和/或，同性
花瓣跟随的手
屈服再度命名的艰难时刻

不能忘记他们
在很久以前
我就说过
不能忘记他们

2022.04



诗五首

野苏子

自然和简洁

清晨，等待测核酸的队伍里，
（在一树盛开的摇曳的山茶花旁边，）
她，一个淋巴和血液的混合物，
一堆粘液（核酸检测会取走其中一小部分），
没有高贵的精英的色彩附着在她身上。
她承认自己不是为了兑现“特别”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与众不同，遥不可及，
而仅仅复制并实践凡人的无趣、软弱和愚蠢。
她需要多一份不多，少一份却少的
“ORF1a/b阴性，N基因阴性”报告，
帮她一再撇清嫌疑。她需要——
哲学家一再追求的真理能履行职责，
或真理为生命提供服务，而不是相反。
她需要每天一早醒来，
听见楼下林子里的鸟叫声，
那声音，保有她热爱的自然、简洁，和宁静。



城

所有坏事中最大的那个——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伊壁鸠鲁

《变形记》¹里说，克里特岛爆发大瘟疫后，腐尸遍地，城成了空城。

城里的国王（埃阿科斯）手足无措，

于是向天神朱比特乞求，

乞求把他的人民还给他，

乞求把他的空城充实起来。

朱比特应允了他的呼吁。

是夜，他将橡树上数量惊人的蚂蚁化为人形，

作为国王新的臣民。

他们得到住宅和田地。

他们勤俭如常，日夜劳作。

但，无论怎样打量，又反复辨认……

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是那三岁女孩的父亲，或母亲。

灵枝

过了立夏。父亲术后的伤口，

像林子里樵夫路过一棵大树砍下的记号。

1 | 奥维德著。



啊，何时（会）转回来？
什么法子能挪动生命的界石？
身为凡人，只见她——
在命运女神的迷宫里转来转去，转去转来，
找寻那束灵枝（魔草）。

晨光透过水面

——写于父亲头七

六点。晨光透过水面，
照见水中的她，
问正穿过水面，
往天上去的父亲——
确是如此么？
如雪莱在一首诗¹里写的：
死亡，必是瞒住甜蜜的故事不使人知道？

冷冷的一团

（门一直关着，不是里面有人，
而是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十五年前，阴郁、萧瑟的秋日，

1 | 雪莱诗《夏日黄昏的墓园》。



他搬进这栋公寓。和她比邻而居。

他们（厨房）窗户对着（厨房）窗户，

中间隔七平左右的天井。

使得平米见方的窗口，

像互为执着的定焦镜头。

一日日，看他一个人，

在无生命的冰冷家具中，

为唯一移动的暖暖一团。

进厨房给自己煮碗面，

洗很少几个碗，

然后关灯离开（回到其他灰淡的方块中）。

而她这边，烟火气冲着天花板，

尤其怀孕后，

整个厨房打起全副精力，

烹制可口的餐食。

（天然气读数成就了越来越快的细胞分裂。）

唯有一次，大概七月半，

他请静安寺和尚来家为故去太太做法事，

灯火直亮到深夜。

那“异常明亮”，

必是恰到好处履行了职责，

又被人世的黑暗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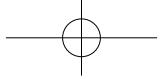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三年前，他得了一次脑中风，

行动受束，儿子们给他找了居家保姆，

自此，厨房里除了

穿红线衫、绿T恤的四川阿姨，

就再不见他穿着灰色条纹家居服的身影。



（在她不可见的某个方块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
直到中秋前夕，
他一早被120三个年轻医生抬进电梯，
就一直没能回来。
连着一并失去踪影的阿姨，
日复一日，
熬结成她心中坠坠冷冷的一团。



诗歌记录时代（组诗）

兮兮

上海病人

爱德华·蒙克，他的人物
跑出血红色画布
跑出火山，附近屠宰场和精神病医院
带着尖叫和同样惊恐表情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江边，外滩长出了细草
来到十字街头，野猫阳光下熟睡
来到永安百货顶楼，霓虹灯斑斑锈迹
来到延安高架，天空失色，无复林立的荣耀
时间倒带，回到八十年代马路，自行车光影流动
回到六十年代乡野，扁担和马车惊鸿一现
是否继续——民国，前清，蒙元还是月球的表面？
昔日城市主角们封锁中流放，陌路人比比
新的主角上场，白色军团一统江湖
我们成为病人，满城病人，我们叫做上海病人
梦魇无可逃遁，曾经的荣耀，恍如春梦无痕
荒谬撕碎课本，定律和人性，神圣面对面坍塌
蒙克，他的人物幽灵般降临，比传染病更铺天盖地



满城复制着尖叫，尖叫，高楼刺耳的夜空尖叫
看不见的恐惧，没有尽头的绝望，铁丝网的疏离和屈辱
每扇窗户都是一只笼子，封锁着春天的肉身和灵魂
忧郁的身姿，朝着天空飞跃疯人院
尖叫声中红玻璃碎一地
蒙克的面具，在我们当中繁殖裂变
孤魂和野鬼，一座城市的病容
集体的症候，一场形而上学剧目在上演
每个人都带有病毒，没有人是清白的
这些年，黄金大道，我们一路狂飙突进
金钱，物质，醉生梦死，虚幻的优雅和秩序
背离天之道，背离祖先，豪赌和疯狂攫取
盲目地希望，花样百出地陈腐生活
仿佛整个世界永恒线性逻辑
岂不知已是末路狂奔，我们终到这一步田地
今日，我们，所有人都病了
疑惑，痛苦，孤独，撕裂
仓皇，悲惧，无所依伴，无处求告
一切旧的事物在堆积，发酵和泛滥
这是应得的，是我们的前世今生
必毁灭必痛彻，惟有一点点回到人的起点
整体醒来，我们不再是上海病人

2022.05.06



一种具体的恶和抽象的恨

我们死去，却还在呼吸。

——策兰

所需转瞬即逝，那淘金者
闪烁在事物之中，他寻觅
珍藏，一块私享的小点心
默默收集账本，包括痛苦
伤害，坍塌，有人可忍受
他难以。一种具体的恶和
抽象的恨，谓之众人拾柴
正相互点燃和毁灭，见证
参与，无明，违背，遗忘
无人幸免，我们共同之灾
空洞而荒芜，这无源之缘
万恶之恶，永恒成住坏空

2022.06.14

切面

需要针尖一点点刺痛肌肤
需要头颅一点点酸痛
需要眼神一点点垂落
需要鼻孔一点点没入水面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一碗切面
让所有人知道
总有一种力量站在高处虎视眈眈
总有一个声音无所不在如影随形
切面也同时是医院和蔬菜，工作和旅行
适度的恐惧和匮乏
让所有人保持日子的警惕性
测试并未完成，仿佛一场浩大规模的戏剧
从未彩排（或者说每一天都是明天的彩排）
亦远未结束，就像远方第聂伯河边旷日持久的战火
日子和游戏都他妈很乏味了
但每天总要干他妈一下

2022.06.21

一分钟

钢琴一点点
锤进骨头
薄纱，清风，蛙声
窗外突然的尖叫
不知哪一扇窗户
我记录此刻
请相信，一分钟的黑夜
就是全部的真实

2022.05.21



街头话剧

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
一生不应见到的人
——多多《从死亡的方向看》

阳光高照，金子撒满梧桐树
硝烟未尽之时，武康路T字街头，有人向着一个标准符号，僵硬的
影子，

拉开了实景话剧——

“回去吧，回去吧！”

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太阳”

轮到他了，他的舞台，波浪一样翻滚

仿佛朱利安·贝克的生活剧院

在上海街头即兴上演

相信阿尔托醒来

一定会为残酷戏剧的绝佳一幕

掩面而泣

对方一脸茫然，永远的

制服道具，一开始包括在这一幕里，空洞之硬物

轮到我們了，该以疯狂的艺术

修理这座城市的下水道

2022.05.22



桎梏¹与围城

宋琳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
楚之《桎梏》，鲁之《春秋》，一也。”

——《孟子·离娄下》

1

囚首丧面的人熬过了春天的疯狂。
用鞋带丈量隔离的日子，
某些人的一生却止于垂下的一端。
无名无姓的尘埃被喷雾器轻轻抹去，
几乎不吭一声。痛终于收场，
在运送途中，在拒收的门外，
没有告别式的殒天，
独自袒露的双脚接受了（据说来自瘟神）
最热烈的亲吻。社会面的网状神经，
人性关联中脆弱的部分，如灯丝，

1 参阅《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项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语言，……天下之民谓之桎梏。”



面临着最炙热的阻断。

别碰那网！危险！

“感觉不对头，也许通了电”，

“鬼知道死后会不会绝缘！”

不如试试天问吧。什么东西

临近了？从陆上还是海上？

从火山口或不再冒烟的

石油化工厂的烟囱？

井盖似乎压不住，要为冒出头的让路，

它们溜烟跑过，在拐角处也不回一回头。

先前堂食时都怡然自得，

顾不上排队的、等座位的，

或（那腿直得像圆规）。

如今作为例外，人人在不是孤岛的

孤岛上，忙于验证奇迹的自救，

四面都是水，曾经沧海的水，

兑点楚歌里恶意不还乡的

抑制剂或可饮用。邓恩反驳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¹

这棒喝如雷霆！该不该相信有一块领地

真的属于我们？树上结满胡桃

和胖胖的水蜜桃，松软的、热的土，



不是谁的施舍。神荼和郁垒¹，雅努斯²的
两幅东方面孔，守着门户，
风经过篱笆和窗，直抵内室。
钥匙，你的和我的，
在各自的掌心微微发烫。

“醒来，从噩梦往外跳伞”³，
我们落在一个去处，并不知道那里
是万有的帝国动物园。
空地上堆着昨夜运抵的蔬果，
浸泡着雨水，亮闪闪，已腐烂，发臭。
老鼠抢先安了家，笑言哑哑。
一排排隔间，F派美学风格，
与万国建筑相抗衡。
全景式俯瞰如心肺透视，
不会放过一个疑点。一只老巨兽，
学名桡机，突然刺瞎自己的双眼，
开始四处奔窜。一转眼溜进
一个小女孩丢失的音盒里
哀号，眼看就要哑。狮子们
围过来，头枕在爪子上，听，
不知道这是世界末日还是它的预演。
有人怯生生地问：“那是

1 门神，参见东汉应劭《风俗通》。

2 罗马人的门神，双面。

3 化用并改造自特朗斯特罗姆的《序曲》首句。



某某的第几个儿子？”

“力大无匹，也许吃过櫟木果¹。”

突然又口吐莲花，把字母表背得滚瓜烂熟。

我们该不该剃光毛发，做一个裸猿？

该不该倒立着行走，

撑起骨髓下坠的重量？

一个手持凶器的男人站在

建筑物的阴影里，盲人狙击手，

贴着胸口的诏告感觉得到佯装镇定的，

击鼓般的心跳。在脚尖和目标之间

有一片被恐惧锁定的开阔地。

你的星号那电子吉祥物将保佑你，

可以叫它俄德拉代克²。它会很长寿，

比起你我。它多灵巧呀，

“害起羞来还脸红。”一旦忘记它的存在，

脑袋的小铃铛就在“不”里摇个不停，

魔术的线团就将自动把边界圈起，

圈得又小又圆。

高照明度的，

阴间的太阳一动不动，

像一只君临万物的秃鹫，

随时准备着俯冲下来，

1 《山海经·西次四经》：“中曲之山……有木焉，……名曰櫟木，食之多力。”

2 俄德拉代克，卡夫卡短篇小说《家父的忧虑》中的灵怪。



把牺牲品兔子一样抓起。

2

疫鬼摇身一变，附体在
任意的可见物体，树和我们一起
泅泳在氯的迷雾中。喷头整齐向前推进，
不时制造出几截迷你彩虹。谈亲密接触
而色变，洁癖患者遂发明出
夫妻分床术，避免了第三次
胎生的冒险。一段时间禁欲的洗礼
之后，处女膜会不会（连同蹉跎中
行将破裂的感情）自动修复？
把冻鱼从冰箱里取出，扔掉，
或放生了吧？也许现在是辟谷的好机会，
太多的福气都被吃掉了，

“该瘦瘦身了，夫君！”萧条的色情业
发现了转机，且及时更换了暗号：

“上门核酸，一次700。”用多向性服务
满足社会需求。本城美女见几而作，

“虽千万人吾往矣！”何惧看不见的硝烟。
专家的意见代表不了任何人，他唱反调，
是不是得了双相障碍症？

瞧他脸色那么黄！他读过的书里
就没有一本是有毒的？把一切都推给
蝙蝠侠，又用无关痛痒的虱子理论
迷惑时空携带者，冷不丁被咬一下，



跳起来，空空如也，躁狂
就是这么发作的。注意：跟随主流观点
才是唯一正确的避难所。
掐灭一个念头胜于捉虱子，因为
念头的脉冲比洪水更不让人放心，
要让天下人知道，短缺即富足；
窃喜就是偷着乐。不要文绉绉，
要考虑广大群众的口味。

在城市的钟形罩里，无需氧气也能
呼吸。有一条愚人船，星星们
坐在上面，朝这边挤眉弄眼。艄公，
不打算逊位的，在我们的睡眠里操桨。
自从那个日子未经宣布以来，
自从船掉转头驶向内陆，
一些人为弱脑子和勤奋的牛睾丸素叫好，
另一些足够狡黠，把自然流体的漫漶
摄入哗哗作响的静脉内循环的同一性中。
历史剧正在特等舱里紧锣密鼓地开演，
台词是旧的，道具、戏装足以乱人目力。

Qiangqiangqiang

qiang! dei! qiang!

亮相！亮出你的舌苔和上面的众端模样。
台下坐着导师申不害¹（当然不是春申君

¹ 申不害（约前 385- 前 337），战国人物，著有《申子》，精“术治”。



他太宽厚，以致于自身不保，死于奔丧）。
徒孙的徒孙，在古老的圣训中成长起来，
如今业已自立门户，操生杀之柄，
深谙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诸如房中术
之类内典，就更不能为外人道了。

海，空旷的海上，死去的月亮
哀悼着海豚的欢乐，珍珠在我们的忍耐里
已经养成。忍着，剔出眼球上
望穿秋水的夜晚，弯弯的党葛刀¹
就会把闪亮的祝福飘扬进血的旗帜里。
我们收拾起骨头和心情，从考古堆里走了出来，
睫毛和肩上沾着负罪累累的尘埃，
居然有光，从梧桐的叶子间漏下。
我们的心脏，像老教堂的内部，
几乎被黑暗填满，管风琴的音管——
那森林回荡震耳欲聋的、铜的寂静。
咦！“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²，
恍惚有一个来处，再也回不去了。

3

更艰难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带着春耕证

1 参阅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唐人诗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刀弯，今南蛮用之，谓之党葛刀。”

2 语出《世说新语·言语》。



在石上播种？或者在荆棘上打谷？

克尔凯郭尔的瘦腿颤抖，流血的嘴唇，

铁趾的嗫嚅：“被群鹅慢慢踩死。”¹

他们租给你仓廩，用凶年来填满它；

他们要带你走，从本属于你的家宅边。

你祖父在地籍上画过押，

可那老皇历已被虫蛀空，如今，

你的一只脚也已踩在坟墓里。

他们又指着青麦子说：收割季到了。

于是，青麦子一夜间就都变黄，

拿不出证据，笨嘴拙舌也请不来

战战兢兢的土地爷替你驳斥那荒谬。

“《春秋》他谷不书，至于

麦禾不成，则书之。”²乡绅在祠堂里授徒，

琼田曾经有过，反封建的一段

巍峨的碑文压垮了满腹经纶的驼背。

世道变了，占候也跟着变。“仲春行秋令，

则其国大水。”³窈窕的女书记

走在垄上，手举新的《驭民图纂》

和小喇叭，犁尖触到哪就尾随到哪，

比一个雇佣的星探更勤政。

“瘖聋、跛躄、断趾、侏儒，

1 参阅郭氏《日记》。

2 参阅《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

3 参阅《礼记·月令》。



各以其器食之。”¹不用怕，什么都吃完了，
可以吃肉糜，或者像无继国²的
人民那样吃空气。

死于不得不死，死于所其无逸的苦役，
那么，活着被装入裹尸袋送入殡仪馆呢？
养老院里的伙伴嘴角沾着饭粒，
石化的眼睛忘了转动，
盯住手里的牌，努力辨识出花样。
床空了，三缺一，接下来会是谁？
子孙而今安在？闪电将送来什么通知？
花园里有假山，种着假的不老松，
而不是可以倚靠的拐枣树。
陵园的布局，池塘藏着一个月窟，
几只兔子在里面鼓捣传说中的不死药。
尖荷下面，蛤土蟆酝酿着灾变：成为非我。
风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寓意
吹入低低的菖蒲。走廊明亮，空荡，
一个头戴贝雷帽的，悲愤的老克勒
把口琴风信子般含在嘴里，
试了试音，他想吹一曲
《梅花三弄》，却想不起曲调。

1 参阅《周官·大司徒》。

2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无继民。……无骨子，食气……”



事情发生在四月，欧律狄刻¹回来了，
从上海的奈何桥。天可怜见，什么音乐
叫醒了她？奇迹，还是极有可能的偶然？
阳光斜照进幽都门洞的一角，
她被生命击中了，温暖的和阴森的
两股气流回旋于丹田。裹尸袋
动了一下，惊天动地了一下。
请不要用无常这个词，无常是可以
放在天平上称量的吗？也不要说活祭，
因为看不见的火，烧的可是惊魂。
更多的人——邻居、孤身者、街道抗疫干部、
同事、退休教授、女朋友的姨妈、小提琴手、
心脏病突发者、住在浦东某高楼层的一对
相约共赴黄泉的绝望的老年夫妇、
不会刷屏的下只角的搓澡人、骂过一个
为吹哨人辩护的作家的从未听说过报应的
女主播的死不瞑目的母亲，
从禁止公布的名单里遗漏了出去……
更多的死魂灵穿上无名死者的肖像，
将一个大于底数的尾数悄悄放入
多多益善的，额外的括弧里。

“朋友们像沙子，被成群运往郊区。”²

多年前说过的话变成石头，根

1 欧律狄刻：希腊神话人物，俄尔甫斯之妻。

2 引自旧作《在上海的第七个冬天》。



从上面长了出来——一棵回音树，
当我们重返那里时将指认我们。
宛转于口中的话，那神授的，他们要夺走。
看啊，排队等候的人面容憔悴，
绕着龙华塔，张开嘴，好让他们
把迷乱放入其中，好让你，像站着
睡觉的一枚邮票上的企鹅，
定格成南极风暴中保持静默的冰柱。

4

曾经温良的城。黄浦江转过一个大湾，
带着沉在水底的旧时代的记忆，
向东缓缓流去。我们的目光挽留那流水，
不让它流得太快。突然，从那不动的水面
飘来了福尔马林的气味。谁的指令
让海关的钟敲响了诡异的十三下？
外阜如山的大轮船拥挤在港外，
如集体搁浅的鲸鱼？曾经香艳的城，
绅士与淑女相拥在江堤上，吹过海风，
听过塞壬一般给人催眠的汽笛，
来到Rio Rita¹，荡舟在柳阴下，唧唧唧，
吱吱吱，画眉用吴依软语的腔调唱歌，
那歌声解开了雨中丁香的愁绪。

1 | 上世纪三十年代沪西的一处度假村。



而今天只有乔装的精卫在埋葬大海，
只有绝望在观望，从一百万个邻水的窗口。
看不见桥上看风景的人，玩麻将的人
和拎鸟笼的人，在神经兮兮的期许中
日影溜了过去，黄昏时分，
蓦然想起“一枝Jazz的妖精一样的
Saxophone朝着人们乱吹。”¹于是，
锅碗瓢盆的打击乐盖住了漫天嘶喊，
有人纵身跃下，死于丁香的梦。

普遍的恐慌，如1768年的叫魂，
再次唤起人人自危的骚动，人人都是孤儿，
里面住着哀号，人人都名叫弃，
手掌被红码烫伤而非身上烙着神的胎记。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上海的方舱却是。
生拉硬扯着无论童叟的无遮护者，
去那人工的海市蜃楼里看个究竟。
余下的在关卡里鬼打墙，如在
精神病院的花园里。墙，不让人放心，
“必须给墙做一次核酸！”优雅的，
上海的金枝玉叶，用最后一瓶酒浇灌自己，
一夜间就枯萎了。录过一次视屏之后，
那位头发倒竖，义正辞严的公民，
如今又能在哪里见到他的风采？



既没有鸽子衔枝，也没有三足鸟集其庭¹，
被搜捕的幼婴，可不是希律王梦见的那位²，
更没有谁做了神选的诺亚的幸运儿，
隔绝在母亲的气味之外，远在松江，
像嗷嗷待哺的雏燕，挤在危巢里，
嘴够不着母亲的乳房，哭叫与女监工的
吆喝连成一片。一个硬指标强塞进
娇嫩的口腔，哭叫是否也是一种不合作？
当喝奶的权利被一个乳胶取代，
在上面涂点规训的糖浆，
无需良心的成本吗？

我们守着自己家，如“守着一座监狱”³。
谁是唯一的自由人？他隐身何处？
用心找就能找到？大人先生，
我们若提问，您将以沉默回应吗？
或用一声长啸告诉我们，何为终古的沉默？
那么，神道设教的第一义，
不就是将“天不言而信”⁴的道德苞籥
向我们打开，恰如启明星，一旦
光从地平线溢出来，便隐去？
而我们迟至今日并未听闻天籁，

1 参阅晋葛洪《抱朴子》：“有虞至孝，三足鸟集其庭。”

2 希律王梦见的那位：指耶稣。

3 语出艾略特《荒原》。

4 语出张载《正蒙·天道篇第三》。



只有教条的驴鸣狗吠，到处向人群
宣读着朝令夕改的规则。地图上插满
征服的小旗，民生的问题装扮成
技术性问题。与数千年隐形的历史相比，
麻雀的一生算什么？亿万麻雀
已灰飞烟灭，几个“远看像苍蝇的”¹，
归入“四害”又怎样？看啊！
社区出口升起一团山茱萸般的迷雾。

枝头转绿，疏浚过的，换了装的
苏州河也转绿了，赋码的红灯依旧亮着，
战战兢兢的人依旧等在门后。
止于沉默，还是理直气壮地
发起一场“与刽子手的‘法庭辩论’”²？
得到一根填塞饥肠的配给制的香蕉
与天降吗哪³，哪个统计学几率更大？
一朝成饿殍，昔日群芳毕集的外滩
长出了荒草，可有鸾凤在那里做窝？
绕室旅行的人，会不会“闵魔都之颠覆”⁴
兀自吟哦起“彼黍离离”？什么样的自负

1 语出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

2 语出艾基《诗歌——作为——沉默》。

3 吗哪：manna，《旧约》所载古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所获得的神赐食物。

4 参阅《毛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公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使居高者的法令纹将一撇一捺
在脸上刻得更深？是热锅上的蚂蚁，
还是穆比乌斯环上的蚂蚁
在他的眼皮下转圈圈，如滑稽戏里
隳突的小丑？数字摇身一变，充当起
冒牌牧羊人的哨兵，无穷大的数字，
攀升到比太阳更高的地方，
一个黑洞般的图阿特¹，早已把我们吸入。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²，
是真的吗？关掉的天空，赤虹的横幅上
写着神的禁飞区，我们凭借什么
从匍匐的地面“跌到高处”³？

5

什么样的生命圈畏缩在躯壳里，
如一个若续若断的火山圈？祖国，
是我们假装生活在其中的一个无地吗？
人，又是什么样的容器？被恶灵所充盈？
索多玛，领受上帝的愤怒而瞬间沦亡，
但上帝的火山原型似乎视日常的享乐为高风险，
毫无征兆的庞贝于是终结了感伤主义的眼泪。

- 1 在埃及“舍提”一世的石棺图案最上方，奥西里斯神的身体围成的一个圆圈叫“图阿特”，意为亡灵的住所。参阅《埃及亡灵书》。
- 2 语出《尚书·泰誓》。
- 3 参阅薇依《重负与神恩》：“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



举着洛阳铲挖，从二里头、殷墟、三星堆，
挖到骊山下每天依然传来朕的回声的
浩大的秦始皇陵。一代灭亡，一代兴起，
地上的万方中哪个是我们的祖国？哪个仅仅是
“罪恶和魔鬼的一件作品”¹？

此地是我们的父邦：一群被驱赶的人，
拉家带口的，形同无国籍者的无证件者，
在张贴着“禁止通行”的文告下面；
在贱民排序的最低端；在被捣毁的地摊前；
在信访局附近高架桥下的冷被窝里；
在酷似着陆火星的密封舱的地面站般的集装箱里；
在寄居虹桥区一个公共卫生间的，
有阳性前史的女工的无望等待中；
在驰援的货运卡车被严密封堵的驾驶室内；
在乡镇银行荡尽一生所有的储户中间；
在脖子上戴着铁链的被拐卖妇女的狗窝里；
在吭一声就失踪的，万古愁的日日夜夜；
在阍人看守的，法的门外；
在死也不成，不死也不成的吊诡中，
在自己的土地上如在遥远的埃及。
那么，一场针对个人的战争已全面打响；

1 见格雷高里七世（Gregory VII）《书信集》第八卷，第二十一封，原文是“国家是罪恶和魔鬼的一件作品”；参阅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四卷，第一节。



那么，“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¹
大禁之国，孤亢之国，肱篋者之国，
在一个否定式中朝我们临近了。

当有步骤的计划将我们的承受力
阴险地试探，恐惧的阈限无边无际地扩散，
吸血鬼德古拉²及其团队的白衣裳水母般飘动，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如在太空行走，
地心引力不再拽着脚跟和影子。
什么东西使他们比温度计里的水银更平静？
奇怪！共同租用一张脸，新鲜的
会瞬目的倡人，像刚走出拉比房间的假人，
说一种人类无法理解的含铅的语言，
不可译的，陨石的语言。武断乡曲的黑话
如飞刀手的刀片，锁在一个保险箱里，
人群中扫描到一张脸，就提喻般倏忽飞来。
“想试试吗？质³先生，
您鼻子上有灰。请站好，
保持镇定，不会伤到鼻子的。
可恶的是灰，移动火山蓄谋已久的灰。”

让语言学家头疼的语言自身的谱系学

1 语出闻一多诗作《发现》。

2 《吸血鬼德古拉》：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以传染病为主题的小说。

3 质：庄子关于对话素质的一个概念。参阅《庄子·徐无鬼》。



出现了新变种，像一株毒菌，
竟然靠自性繁殖，迅速占领了报纸头条，
在新闻主播的口中咀嚼过，
朝我们喷出霉味的黑烟。

妖冶地，孽海浮尸纷纷登岸，
先据要路津，以字正腔圆的基列人
为榜样。想过去，可以，用一个卷舌音
做买路钱。你叫床时用的是哪一种方言？

“喂，异装癖，闭上你的嘴！学猪叫想隐射谁？”

一个非异装癖挺身出来，年轻，好样的，
不怕骨头摧折……被带走了。

沉默咽喉发紧，沉默在街这边，另一边是
夜叉风暴，专叉脖子，让你动荡不得。

我看见那么多沉默，你也看见了吗？

你看见，你说不出，你的词语被奸污了，
失去了尊严，被聚光灯剥得精光。

什么也没有剩下，也许用得上的只是
从自卫本能那里学来的应急的一招，
那《灵验符咒全书》'轶失'的一招，
你翘起了中指，右手的中指。

这致命的武器终将让疯狂者变得更疯，
终将引来樗机，把硕大的头颅
伸进自己设计的死亡装置里。
当SA升级为SS，就让它的隐疾加剧，



让它放出的毒蛊反过来噬咬它，制服它。
来呀，抄家伙的、壮硕的、训练有素的、
奥陶纪的、天演的新物种，比德尔塔本身
变异得更快，血管里的绿血
幽暗地睡着，随时听候差遣。
甚至没有一个伤口让它喷涌，哪怕一次？
像必死者一样，即使手中没有圣餐杯
也能被无限性的泡沫¹呛到一次？
人性的一次？黑夜的族类，小罗罗，
纪律严明的锦衣卫的后裔，憎恨宠物，
放出笨拙的机器狗到处嗅风向。
哪里有异质的气味，哪里就有一只比蜥蜴
更会变色，比普罗透斯更会变形²的三头犬³。
来呀！朝我们吠叫，阴茎般的红舌⁴，
来呀！烙铁之舌。

6

倘若卡夫卡被告知，他从芝诺那里
继承下来的悖谬的遗产，业已被
同一律没收，是否感到惊愕？
而他针对自己发明的紧急状态法，

- 1 参阅席勒的诗句：“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的泡沫向他涌来。”
- 2 参见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六世》第三幕，原文是“我比蜥蜴更会变色，我比普罗透斯更会变形。”
- 3 三头犬：但丁《神曲》中的冥犬。
- 4 参见君特·格拉斯的小说《狗年月》：“伸着阴茎般红舌头。”



现在正广泛地服务于一台
比城堡更神秘的终端机，他将骄傲还是悲哀？
我们，在不可追溯的与不可测度的
两种激流之间，仿佛奋不顾身的鲑鱼，
在饥肠辘辘的熊的狩猎区里跳跃，
为了换气，我们的肺也许将进化出鱼鳃？
除了对迫在眉睫的事物的恐惧，
还有什么被继承下来？譬如，
对永恒轮回的探求？对天赐的
自由产卵的辩护？避开障碍物？
前不见彭咸，后不见荆轲，“阴阳易位，
时不当兮！”¹于是，屈大夫更侘傺了：
频频回首处，地狱之花耀眼地绽放！
已没有了渔父，于是，猜谜的天问不得不继续。
那在试剂的八卦里反复卜算我们生死的人是
谁？坐在云端，操纵提线木偶般
操纵大恐慌的大师究竟是谁？通往常态化的
幸福榜虚位以待，人人有份，经上说了：
“当一个人移位，大家都得移位。”²
那么，为了让樗枘高兴，
干脆让时间向强秦倒流又如何？

那在虚谎里长大的一代人中总有
不屈者，呼告者，为众人抱薪者，

1 语出《楚辞·涉江》。

2 语出《塔木德经·革马拉》。



在虚谎的树上吃过虚谎的果实，
摔得头破血流，却没有一只手递来体温？
曾经的小学徒，如今的幻觉股操盘手，
玩着买空卖空的把戏，行情一直看涨。
优秀的人是不能被伤害的¹，但在成为
优秀的人之前，什么能保证天真不会遭蒙骗，
像那刚出门就被人贩子盯上的少女？
新颁发的美丽说辞的伪币通行于
灾难的市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
多产子宫正加班加点，分娩着
不可兑换的过剩的能指。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意：
有一个天堂，就有一万个地狱让天堂变旧，
有一种价值，就有一万种景观使价值归零。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归凯撒。
膝盖不够软，就请服用连花清瘟忘忧丹，
每日三次，跳进壶公²的葫芦里，
保你飞升成仙。中药抗疫，
方块字为何不能？如此这般
跟随方相氏³，齐声高唱《食蛊歌》，
不周风⁴便呼啸着吹刮到外邦语言里去？
一种药理学（而非斯宾诺莎的几何学）
方法，快捷并综合治理了大脑。

1 语出苏格拉底。

2 参阅《后汉书·费长房传》。

3 方相氏：古之逐疫神。

4 不周风：参阅《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



马斯克的人机芯片可以休矣！
当它不再分泌痛苦和渴望，普遍的扣头虫
悉数进化成红头虫。如此这般
永不餍足的吸血族终将大功告成？

惊蛰的雷声滚动，宣告黑骰子的统治结束。
各地，欢乐的人潮开始庆祝一场
侥幸的胜利，伟大的重临的象征激励着
人们，在痛定思痛中去认识，
曾经有过的，宁静时光中的幸福。
环形看台上，如同在神秘的宇宙剧场里，
此起彼伏的人浪搅动并改变着气流。
一只流浪狗有了新的主人，它的眼睛
闪动感激和对温暖的家的渴望
（棍棒的雨点永远不会落在它身上）。
人之家，锁和钥如左符右契，相与合齿¹，
人人皆知，交出钥匙就是交出初夜，
交出姓氏、秘籍、内心、盟誓和星空。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那声音叫归来者心醉，
叫深夜锁上炼金术士巷房门，
驻足漩涡般深不可测的星空下的
卡夫卡感觉惊异。

而在我们这里，在未来的此岸，

1 语出《焦氏易林》“兑之大过”。



先于我们的预言变成了生活。一小剂量
预言的引信足以使真相爆破，
使城市沉没，大陆架倾斜。有人惊呼：
“连同魔鬼的运作都在上帝的计划中。”
有人回应：“而我们已是最后的一代！”
有人在街上交媾，像两条挣出灭绝之网的白鲟，
当着路人的面，相濡以沫，亵渎亵渎者的藐视。
历史天使倒着飞，钢铁的羽翼遮住了
忧郁之眼。屋子里的人中，少数
相信灵兆的，犹在等待。有朝一日，
那看不见的会在睡眠里磨成光，
抖擞着，在眼球上疾走；
白日里会有声音从旷野传来：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门，击杀你们。”¹
快跑！朱雀。快跑！耿。躲起来！扎西。
收拾起毯子、凉鞋、锅、一小袋葵花籽。
喜马拉雅山洞里，苦行僧坐在黑暗中念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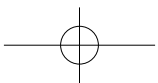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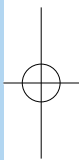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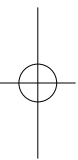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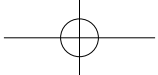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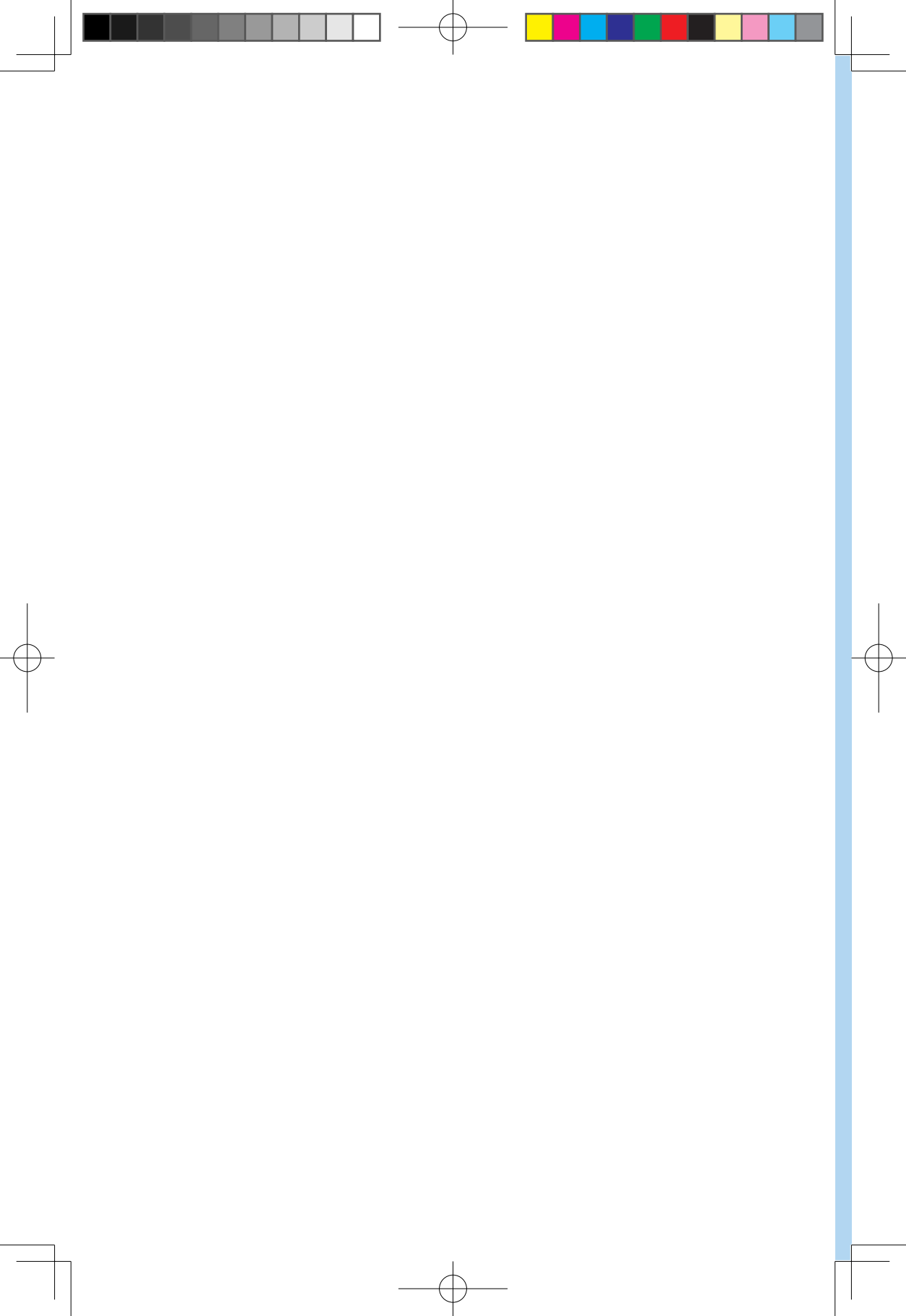
“摩诃萨怛多般怛啰陀罗尼……”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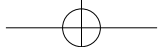
不可思议的奇点从那神咒中长了出来，
大群盲目的蝴蝶正朝这里聚拢。

2022.06.24初稿，2022.07.24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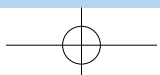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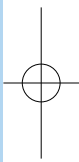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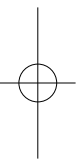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1 语出《旧约·出埃及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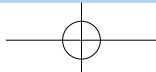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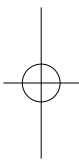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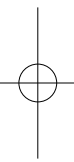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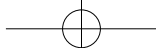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2 参阅《楞严咒》。





随笔







锋刃上的帝国（上）

张承志

帝国

从中学时代上俄语课时开始，“祖国的田野”“伏尔加河母亲”，还有跟着姐姐哼会的《山楂树》，就一直是心中的俄罗斯形象。后来两国交恶，在乌珠穆沁草原的边境线上向北眺望，打马一鞭便能到达的对面，就是被渲染成魔鬼的敌国。望着北方，有一瞬曾想捡起俄语，但转瞬又去忙别的了。后来世事循环，国的关系又好了，但唯一在课堂念过的这门外语已经彻底忘掉。

今天（2019）——俄罗斯又成了世界焦点。边境兵陈，军演连连，火药味已经浓得呛鼻，了解它，已经刻不容缓。

从一步踏入蒙古史“专业”开始，读书中自然知道了金帐汗国，它的首都叫萨莱。这个地名很亲切：因为怀着“色赫腾-加洛”¹的牧民心情在新疆考古的我，特别喜欢蒙古知识中增添的突厥概念。“托古斯·萨莱”是九座宫殿，遗址在古道南边的沙漠里。我没完成古城调查，却对这个名字着了迷。

从刚刚成为一名作家时开始，我就留意阅读托尔斯泰。那时由于阑入文笔生涯感受复杂，也由于自己也正被信仰与文学的命题撕扯，我读得特别入神。托翁的思想，还有他的经历，深深地使我感到吸引。我愈来愈觉出自己向他的倾倒，以致把一段关于他的话，插入到《心灵史》的前言中。

■ 1 这个词组，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赴锡林郭勒草原的“知识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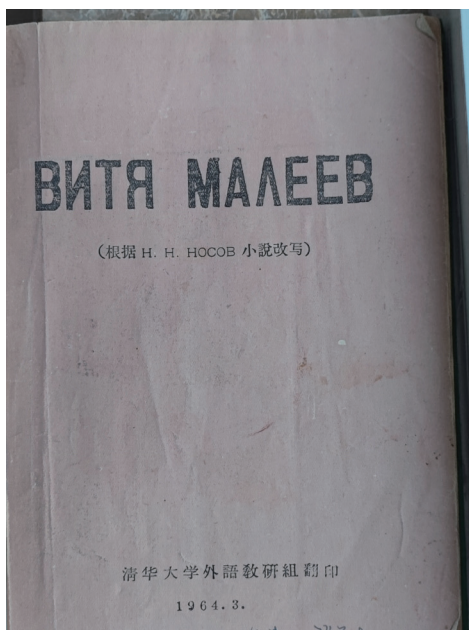


从不知哪一年开始——从北方到南方，波罗的海，黑海，电视机上喧嚣着北约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演习。实话说我感到惊奇：西方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对红旗的抛弃和它在高加索亮出的十字军旗号，而放弃对它固执的敌意。这是怎样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哪里？

——金帐汗、喀山、伏尔加河、托尔斯泰，如朦胧远影引诱着我。

我翻出高中俄语课的辅导教材《Витя Малеев》（苏联儿童文学《维加·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的俄文缩写本），不管什么变位变格，哪怕单词忘得光光，我只图让嘴张开，在出发前的日子，每天念它一节。

我知道，不管基础多么薄弱：该去俄罗斯了。



高中俄语辅助教材《维加·马利耶夫》，不知为什么
55 年没丢了它



1

1995年的一次南疆旅途中，像一节天方夜谭，一个地名像一颗星匪夷所思地亮起了：喀山。

迟至那时我才留意到，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之初，维吾尔知识阶层中流行一种文人习惯：谁若是觉得自己在修身、学问、见识——都已经积累足够，他就立志写一本书。

十年风霜，增削打磨，再吟上一首波斯式的花式尾诗，书稿写成了。去哪儿把它印出来呢？喀山。

稿子托付给驼队，跋涉沙漠，穿过草原，数月半年，抵达了伏尔加河畔的喀山。那里有漂亮的经书印刷厂，有熟识可信的塔塔尔故交。经过他，付出积攒日久或乡亲捐赠的银币，把书印成。

待到书款两清之日，不是稿子而是书——再交给驼队，迢迢沙漠，一路向东。书运回到塔城、喀什、乌鲁木齐以后，或出售，或赠送，让它在长者、哲人、读者和家乡流传。不用说它的数量不会多，流传下来的都是珍本。

《东方五史》就是这么一册。那一年我判定时不再来，于是把它的校样从出版社借了出来。我背着一大捆纸绕过塔里木北缘远去喀什，在夜宿的一个个旅店里读完了它。

实话说，那时我的脑子里概念在互相干扰，我还不具备把那么辽阔的世界和蒙古合为一体琢磨的能力。只记得读完那晚，我一边把厚厚的校样捆起来，一边默默琢磨“喀山”。

响亮的名字常有一股吸力，**Kazan!** 你是怎样一个地方呢？你的本事好大，居然惹人赶着骆驼去投奔！

再一个回忆是1978年前后，那时我常去近代史所找周清澍老师求教。读了他的《汪古部事辑》，只明白了“鞑靼”一词内涵复杂，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成吉思汗时代、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血统和族属背景。

乌珠穆沁赋予我的蒙古概念是狭义的。以前我全然不知在“蒙



古”里聚合着那么多突厥语部落，后来也不在意它们与蒙古的共生与遮蔽——但是到了俄罗斯，这些概念必须清晰。

由于初衷的不同，我无法把读过的那么多蒙古史著作原样存储。我难改一个毛病：总企图以自己的游牧体验进行再判断。而那一类体验太单薄了：二十世纪中叶我曾放羊的乌珠穆沁是地道的“乡下”（hudē），它的牧人顶多去过甘肃的拉卜楞寺。比起十三世纪前后成吉思-拔都汗帐下动辄从阿勒泰以东跑到里海以西的游牧战士——视野的差距，宛若天地之别。

既然牧民的视野受限，被他们“再教育”的我，当然也看不多远。

我们乌珠穆沁牧民都知道长城，把它叫作“查干·赫仑姆”（白围墙）。还亲手修建过很多大小的泥土或石头的“赫仑姆”（herem）即圈或墙，但既然不知西部蒙古人把h念k把赫仑姆叫“克仑姆”¹，也就不可能联想它们居然就是“克里姆林”和“克里米亚”。

长城、黄河、塔尔寺——大概是古典乌珠穆沁的知识地理边界。我常得意知道黄河的蒙语名字是“哈敦高勒”（皇后河），而拔都汗的兵士却望着伏尔加河大声喊道：

“东方人的草原到此为止！这条大河把世界分割成两半！”

这句准确传神的世界地理认识，是作家华·杨契维斯基笔下的句子。汉译本《拔都汗》是从蒙文转译的，扉页上作者戴着一顶塔塔尔人

¹ 在蒙语西部方言中h念k，与书面语一样读成kerem。意思是“圈、院、墙”。



的帽子¹，虽然他生于乌克兰。

再后来，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近代历史人物。他们是一幕幕悲剧的主角：在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莱把经文学院改为新式学校、与死硬派毛拉们斗争的启蒙思想家伽斯普林斯基（Gasprali Ismail）；原是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后来终老于日本的阿布杜拉施德·易卜拉欣姆（‘Abdal-Rashīd Ibrāhīm）；后来变身为著名突厥学家图坎（A.Z.V.Togan）、其实是昙花一现的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建者瓦里多夫（Validov）；甚至还有奥斯曼帝国末代海军大臣恩维尔·帕夏；以及一生致力于建立第三世界国际的塔塔尔共产主义领袖、后来惨死于暴政之手的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āet Soltan-galiev）——都与喀山塔塔尔关系弥深。

这么多的线头，怎么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呢？既然从结缘蒙古以来一直似懂非懂，我是否该回到原初重新学习呢？

夜色中的莫斯科喀山车站难以形容，甚至它使我初次觉察到车站之美。

哦，喀山，我感觉着心里的向往。等着列车员核对姓名时，我盯着旁边一列火车想入非非：它的车身标着“Андижан-Москва”（安集延-莫斯科）。它跑得更远……一种从未有过的、地球圆圆的感觉，在心里悄然升起。安集延，对一个蒙古史的学生这名字很熟悉。它已经离喀什噶尔很近，我吃过薄薄硬皮的安集延大南瓜。

车到喀山后，我已迫不及待。

从地图上我发现：火车站是眺望伏尔加河的好地方。于是沿着铁

1 《拔都汗》，В.Г.Янчевецкий 著，乌恩奇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道，问了路，爬天桥，再穿过一片小树林——

鞑靼人称它亦得勒（Itil）、俄罗斯叫它伏尔加的深沉大河，就在我的眼前流过。

大河臃涨，丰沛的水流在眼前缓缓行进。



今日的伏尔加河，它曾叫作亦得勒河

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才能把脚踏上一个地点。我久久凝视着这条大河，再一次回味那句“把世界分成两半”。

一瞬间突兀地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草海牧羊的过去。

马上它又莫名地变成一种——从术赤的一个营地，远远眺望察合台¹地盘的古怪念头。

中世纪游牧民族的地理感觉，已经真被抹消了么？如今除了游牧民，任谁都对这句话无动于衷。但我喜爱它。不单由于它引人发掘真

¹ 术赤，成吉思汗长子，封国（兀鲁思，ulus）在伏尔加河流域。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其汗国即中亚。



实，还因为它无比传神的语言。

如今我的脚踏着喀山的土地，我凝视着“喀山克里姆林”的宫墙。

已经在莫斯科和这里两次确认：它就是“赫仑姆-克仑姆”，草原上“圈墙”一词的延伸，一个围起的堡垒。

空气里传来飘渺的唤礼声，令人莫名地联想土耳其或马六甲。托尔斯泰和列宁曾经就读的喀山大学，此刻就在我的眼前，与喀山的标志、传奇女王苏尤姆别凯的尖塔毗邻并肩。远处，大名鼎鼎的伏尔加河正与喀山河汇流一处，在晴空下波光粼粼。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自己蒙古史求学的尽头。

或者，是站在开头。

2

若想看透俄罗斯这动荡的帝国，必须回顾逝去的蒙古帝国。若是帝国留下了无穷的后遗症，那么托尔斯泰可能是解毒的一剂药。

——所以我同时想着蒙古（鞑靼）、俄罗斯、托尔斯泰，想让它们三个，串起一条思路。

谈及这些，先要把宋朝游历者使用的“鞑靼”旧词，与后来的“塔塔尔”称谓作一次清算。

蒙古帝国方兴未艾时，宋朝人对北方草原早有清晰的认识。由于他们特选的音译汉字，“鞑靼”一词因他们的著作流传。宋人所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表明，远胜过千年过后还迷糊懵懂的我们，两宋时期的汉地知识分子对北亚诸族的性质一清二楚：

“鞑靼……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遇父母之丧，则嫠其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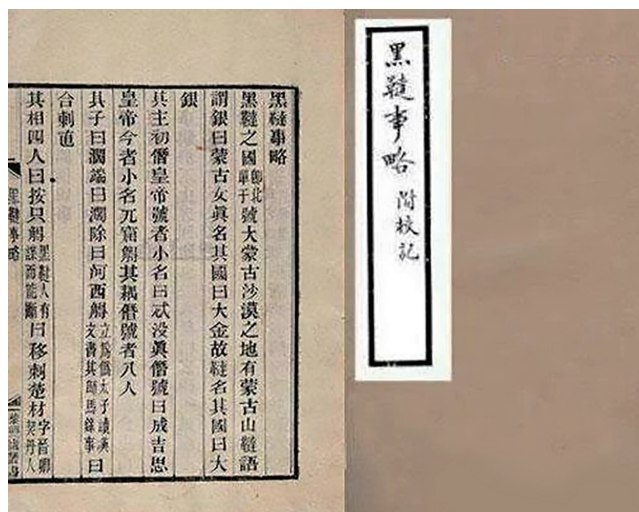


而哭。……

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引文分为三段，因为它分别是三层内容：游牧诸族概括、白鞑靼突厥、生鞑靼蒙古和成吉思汗王族集团“黑鞑靼”。

这一篇言简意赅至极，它一语点透了北亚诸族的特征与联系。但读懂它，不仅需要知道它写的是什么，还要亲身接触它一笔勾勒的人。



《黑鞑事略》

其中“黑、生”常指原始、不开化、游牧；而“白”则指发达、部分农耕与城郭，或者所谓文明。它们也包括肤色：只不过多是印象，看着黑，有的是被烈日晒的。

但“颜貌稍细”一语，揭示了北亚古代游牧世界的种族构成。



“白鞑靼”，它一直溢出了我的知识体系。直到揭开了旧日“牧民印象”的眼障，我才意识到——突厥语族的规模之大，它们之中的白种成分。

“黑”大致就是“生”，黑白生熟之间，也意味着种族与文化的过渡。游牧草原的杂居、毗邻、混血、联合——规模是宏大的。通俗些说可能更难懂：“白”常指突厥，“黑”多是蒙古。

白鞑靼确实是蒙古，但它是突厥化了的蒙古。以拔都汗侵入俄罗斯为断代线，它与我跻身其间的“生”鞑靼，渐行渐远，后来便不再互相认同。

——其实颜色词“黑”与“白”，正是突厥与蒙古语言最深奥、最有滋味的表达点！由于它们给我的感触太过刺激，我曾忍不住借《黑山羊谣》《错开的花》等框架大肆抒发。¹

但它却被宋人读懂，简洁列入汉语。只是在通俗传播开的过程中，一再地被无视或误解。“黑、生、古”，“白、熟、新”，“鞑靼”一语从宋代至民国乃至世界，成了草原蛮族的代名词。

概念的“狭义”使愈是蒙古人愈不懂：为什么蒙古汗国的旗号，招致了众多的争夺者。既然它们另有别名，而且满口突厥语。

比如哈萨克族至今坚持说：成吉思汗与他的长子术赤都有一半蔑儿乞惕血统，而蔑儿乞惕不单由于和成吉思汗家族两代抢亲而著称，而且至今仍是哈萨克内部的部落（il）之一。

我的一个蒙古朋友有过一次有趣的体验：他与一位哈萨克人闲谈，那哈萨克不解地问他：“咦，你们怎么说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听懂这句问话并不容易。

¹ 《黑山羊谣》与《错开的花》见《张承志文集》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

此外，如青海的土族自称“查干蒙古”（白蒙古），其实是他们从事农耕的自叙。



更官方的例子，是片头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题言的哈萨克斯坦电影《游牧战神》。我想对那个电影最感费解的可能是蒙古人，因为哈萨克的阿布赉汗骄傲地以成吉思汗的光荣，号召迎战蒙古的准噶尔。影片中充当反角的准噶尔大汗有一句话：“哪怕你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发生了概念的混乱么？

不，成吉思汗和拔都汗是蒙古人，但他们也更是突厥人。随着动地的蹄音，在新一页蒙古史中，鞑靼这一称谓脱褪了宋元古籍的费解，鲜明地凸显出突厥的音色。一点都不是悖论：因为“蒙古”一词随着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崛起炫目而震耳，它遮蔽了认识它的目光。

这遮蔽，包括了对“白鞑靼”范畴的实情细部，与在它之前的突厥诸汗的遮蔽——比如，遮蔽了让人一无所知、如今不得不特加审视的“可萨”¹的存在。

而这一股烤灼地球的烈火，这一片呼啸向西的怒潮，这遍布北亚大小数十的部族之群——它们啸聚于蒙古大纛之下，闪电落雷地涂改世界史。它的名字，那个一直到伏尔加河以西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字，虽也叫作“蒙古”，但更响亮地被传诵的是“Tatar”，它宋译鞑靼，今称塔塔尔。

本文在现代意味上多用“塔塔尔”，依从文脉间或使用“鞑靼”。

它与漠北的邻居，比如与总括为“林木中百姓”，与Oy-arat /Oy-irgan，斡亦剌特、瓦剌、卫拉特，尤其语焉不详的准噶尔——等蒙古部落之间的大划分，早已开始。

我在莫斯科与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聊过，他对“本是同根生”的塔塔尔人，显然缺乏认同意识。

为什么呢？回答这个为什么是很费力的：它涉及了前十三世纪北亚

1 此处据陆俊岭编《西域地名》，使用唐译“可萨”。这一名称（Khazar）也被写作“哈扎尔、可萨尔”等。



游牧民的双语流行、各大部落的混居共处、它们的各个独立、地域的过于辽阔，尤其宗教涂染后彼此的隔阂。

慢慢地称谓也不再共享。不仅“突厥”，包括“鞑靼”一词也渐渐划给西边，而“蒙古”只被东翼（Jegun-gar，左手，左翼或东部）留用。

分断一旦形成，彼此便形同陌路。何止乌珠穆沁，连阿勒泰也完全听不懂塔塔尔的故事。被争抢的只余下“成吉思汗”——这远逝的名字。

就世界意味和领域面积而言，蒙古运动的主流，蒙古人的三分之二，都在大规模的“西征”运动后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东部亲戚，包括我的乌珠穆沁，虽然效忠一般倾诉对成吉思汗的爱、对马踏俄罗斯的昔日威风陶醉不已，却一步步地对他们本人——感到陌生了。

3

说到底还是对“白鞑靼”的视野狭窄。这一局限，其实是对前三世纪北亚草原“突厥”诸部的认识不足：对他们分布之广，对他们的白种成分，对他们的文明程度——都认识不足。

在蒙古帝国征服的第一波即成吉思汗本人率领的西征，以及术赤汗之子拔都汗发动的金帐汗扩张叙事中，藏着欧亚内大陆西半的大致地理布局。从亦得勒河（伏尔加河）至波兰，这片今日隶属俄国的大地上，分布着突厥语诸汗国与东欧基督教公侯国，它们被《元史·兀良合台传》简明地归纳为——

“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

虽不全面，但梗概如此。

“钦察”包括了操突厥语钦察语支的各部族汗国，主要有保加尔、哈扎尔、马扎儿。“兀鲁思”即俄罗斯，“阿速”即亚速海周边，今天正战火弥漫。“孛烈儿”是北部，指波兰、普鲁士一线。



南部的“马扎儿”就是匈牙利，它没有作为一个称谓地名列入《元史》的概括，但马扎儿之战却脍炙人口。老将速不台的声音至今震动耳膜：“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马茶城，不还也！”马茶城即布达佩斯的佩斯城，而秃纳河就是多瑙河！¹

南部的“捏迷思”也没有列入上述地理概括。它就是德国-普鲁士，俄语像给《元史》标音：немец。1241年拔都汗的骑兵大破波兰与普鲁士联军的里格尼茨战役²，是令欧洲谈虎色变、也使欧洲奠定了“亚细亚认识”的大事件。

那一次，速不台虏获了一批“条顿奴隶”，把他们送到“不刺城”炼铁。这件事被出使蒙古的传教士记了下来。

1980年我在读蒙古史时，为了寻找它的痕迹专门到了新疆博尔塔拉。一个维族农民帮助我拉皮尺丈量了博乐古城，在残破晒酥的遗址上，捡到了几块铁渣³。

俯瞰今日俄、乌、波、匈、德等欧洲诸国以东，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钦察（Kipchak）草原上，除了西迁多瑙河的马扎儿，本文将谈及的“保加儿”与“哈扎尔”——它们都是白鞑靼的一支，都是说突厥语的汗国。

向着这样一个布局，鞑靼的暴风摧毁一切地刮来了。

黄祸，黄祸，欧洲人声声诅咒黄祸的黄面孔东方人，其实是包含着浓重白种血统的突厥语部族。

由于这恐怖的暴风，在半是迫近眉睫半是放纵想象的危机中，“基

1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p.2978-2979。

2 同上，《速不台·兀良合台传》：“丙午，又从拔都讨李烈儿乃、捏迷思部，平之。”李烈儿乃即波兰，捏迷思即普鲁士。

3 调查没有大的发现，只在一篇散文《不刺城的冶铁痕迹》里提及。见《荒芜英雄路》，1992年。



“基督教西方”的各种门派与思想，都从现实到心理，开始了对“东方”的思索。

日本蒙古-伊斯兰学者佐口透所著《蒙古帝国与西洋》，对那个震动世界的十三世纪和东西双方，作了清晰的勾勒。

1235年从匈牙利首都佩斯出发的四个多明我会修士，经历了千辛万苦，残存的尤里安抵达了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地。他此次冒险旅行的动机是高尚的：搞清“多瑙河匈牙利人”的异教徒祖先（马扎儿人）——找到他们，并使他们改宗天主教。

于是尤里安作为西方欧洲人的第一号，目击了鞑靼的扫荡。他没有寻根成功更没能传教，但他为欧洲提出了一个“谐音的名称”，这个名称直指“地狱的魔鬼”。佐口透写道：

尤里安一行径直走到罗斯的尽头，知道了蒙古已经开始向东欧的侵犯。尤里安在南罗斯草原上遇到了大量难民，他们告诉他，保加尔和其他很多的王国，都被tartar人（指蒙古的词）完全毁灭了。tartar人说自己是“大地的强力”，他们要让全世界服从自己。……

蒙古侵略的恐怖使西欧诸国战栗，在里格尼茨，西欧联军的失败特别使神圣罗马帝国发抖。西欧人坚信，这东方的蛮族要全灭基督教，呼吁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向着这恐怖的tartar派出十字军。¹

尤里安记录的重要有两点：一是他念出的“Tartar”（其实应该是Tatar-塔塔尔），被联想为Tartaro²——后日将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之

1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蒙古帝国与西洋），平凡社，49-50页。
2 欧洲人把鞑靼（Tatar）叫作“tartar”，与拉丁语“从地狱里来的”（ex Tartaros）形成了谐音。



一；二是他记载了在当时，保加尔国已被鞑靼的巨浪吞没。

“钦察”草原的主角“保加尔”，就这样登场了。

但是若想究明保加尔，必须先触及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就是既非《旧约》传说的“十二支族”之一也非巴勒斯坦出身，但后日成为白种东欧系即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主流、并提倡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金融资产阶级中核——Khazar¹人。它被唐代杜环《经行记》最早汉译为“突厥可萨”，后来又被中文写作“哈扎尔、可萨尔”等名称。

历史要远溯公元922年：

远在拔都汗西征（1236年）之前，伏尔加河上已经信仰了伊斯兰教的保加尔王国，为了挣脱哈扎尔王国的压迫，派出使节前往巴格达，希望获得强大的阿拔斯朝哈里发的支援。于是922年，一个哈里发派来的使团为了避开哈扎尔的袭击，绕行里海以东，千辛万苦抵达了伏尔加河。使团成员伊本·法杜兰（Ibn fadlān）留下了一本宝贵的纪行《伊本·法杜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

书名是整理者添加的，阿文原题是《报告书》（رسالة/Risāla），因为它是为了回去后向哈里发述职而写的。这本书写得诙谐随意，充满难以想象的十世纪趣味，宝贵的细节充斥其中。

首先它记录了十世纪里海以北的草原上，压迫着保加尔人的哈扎尔国。这个后突厥时代的汗国曾经在伏尔加河上横征暴敛，不仅要求保加尔人每户缴纳黑貂皮一张，而且一副蛮横的帝国嘴脸：

保加尔王的王子被哈扎尔王抓去当了人质。而哈扎尔王又获悉

1 | 阿拉伯语的这一称谓 خزر (Khazar)，也可汉译为哈扎尔等。



保加尔王有个漂亮女儿，就派出了求婚使节。保加尔王找了些借口没有同意，而哈扎尔不管自己是犹太人而公主是穆斯林，另派人强力带走了公主。最终，公主在哈扎尔的宫里死了。

哈扎尔王又派来了使者，要求保加尔王再送一个女儿给他。但是趁使者到达之前，保加尔王已经紧急地让自己女儿和阿斯吉尔大公结了婚，由于担心哈扎尔王会像对姐姐一样硬把人抓走。于是保加尔王开始和哈里发通信，请求帮助修建要塞。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恐怖的哈扎尔王。

可萨-哈扎尔，这个犹太汗国一度强盛，它曾称霸于里海北西的钦察草原，并成为新兴的阿拉伯哈里发国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之间的缓冲。

但随着周边诸势力也次第强大了，哈扎尔人渐渐被从北方贸易中排挤。965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攻陷了里海北岸的亦得勒河口要塞，哈扎尔作为一个汗国从此一蹶不振。但它的彻底被逐以及它的“离散”，还要等到蒙古-鞑靼风暴的扫荡。

哈扎尔：它是我从成为游牧民族一员、到翻开《蒙古秘史》的书页——半个世纪以来的盲点。

4

保加尔人在亦得勒大河与钦察草原上，早已登场。

它同样是幅员辽阔的突厥语游牧族群的一部，它的祖先的一支像马扎儿一样也早早西去，成了今天保加利亚的源头。但它的主体留在亦得勒大河（罗斯人叫它伏尔加）与卡玛河交汇的肥沃草原上，向南朝北，从事着中介贸易。

从大马士革或巴格达北上攀越了险峻的太和岭（高加索山脉）的穆斯林商人，与他们交往密切。渐渐地，随着族群的经营愈来愈转向商



业，许多保加尔人也被伊斯兰教濡染。交际与贸易朝着大河汇入里海的河口，那座河口的城塞亦得勒（*itil*）早就是商人麋集——也一直被汗王选作都城。

宝贵的《伊本·法杜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记载和证明了伏尔加河畔蒙古-鞑靼人的伊斯兰化。

这也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例：因为它不仅不是经由军事征服、甚至也不是经由和平传教——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先是自己选择，再是为了抵抗哈扎尔国的压迫，才决意投靠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庇护的。

他们派遣使节前赴巴格达，邀请阿拉伯人来指导宗教，并协助建筑防御哈扎尔侵犯的城堡。

在如此背景下，哈里发派遣了包括伊本·法杜兰在内的使节团前往保加尔国。他们放弃了近路，即穿越高加索山脉与里海之间著名的“打耳班”关隘（阿拉伯人称它“众门之门”：*Bab al-abwāb*¹）从伊拉克进入伏尔加下游的商道——绕过犹太哈扎尔势头正大的里海北部，迂回去伏尔加河中游的钦察草原。

花了一年时间，使节团才抵达保加尔地——伏尔加河与卡玛河的汇合点。

除了修筑要塞、联合阿拉伯抗击哈扎尔侵犯之外，保加尔王关心的是一旦当了穆斯林将怎么确认他的地位。伊本·法杜兰的叙事充满幽默。

须知：“胡图白”套词对政教合一的国王是何等重要！因为“胡图白、海推布”乃是同源词“讲演”（*خطبة/khuṭbah*）和“宣讲人”（*خطيب/ khaṭīb*）——讲的不是别的，是“大声地对民众宣布国王的

1 见拉施特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 1983 年，P314。



地位”！

那么，要怎么对我作这个胡图白呢？

我回答：那要根据你的名字，还有你父亲的名字来作。

他接着说：但是我那父亲，可是个不信者哟。我可不愿把他的名字刻在胡图白台上。而且我也一样，所以刻我名字也免了吧，何况唱我名的都不是信徒。不过，我的主君、敬虔的信士之长¹的尊姓大名是？

我于是答：他叫贾法尔。

这么一来他说：那我能不能也使这个名字当称呼呀？我说：没问题。

于是他说：那就这么定了！我的名字是贾法尔，我父亲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把这个决定，告诉念胡图白的海推布！

我按照他说的办了。从此，对他的胡图白词就是：“我们的主啊，请你给予你的仆人贾法尔·本·阿布杜拉，即虔诚的信士之长的仆人、保加尔的首领以安宁吧！”²

“信士之长”这一称呼更非同小可，它是王权的最高称谓。行文这一处指的是遥远巴格达的哈里发：

俯瞰世界的信士之长（*أمر المؤمنين*/Amir al-mu'minīn）。

保加尔王一听说自己也能用哈里发的大名，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但其实这幅速写背后还藏着文化的变迁：保加尔从汗王到人民，都纷纷丢

1 指巴格达的哈里发贾法尔。

2 家岛彦一译注：《イブン・ファードランのウォルガ・ブルガール旅行記》（伊本·法杜兰的伏尔加-保加尔旅行记）1969年，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双書2，P39-40。



弃了突厥语的名字，改用了穆斯林的“经名”。

例子不胜枚举，如“阿赫玛托娃”就源自阿语“艾合买提”。姓名系统只是标志之一。随着伊本·法杜兰的活泼描写，一幅生动的十世纪伊斯兰发展画跃跃在目。它给伏尔加-里海史填补了空白，勾勒了要点，还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胡图白祝福套词”。

虽然后来“胡图白”沦为了一个仪式（甚至在中国，古典派就因为不具备政教合一的国王艾米尔而主张不念胡图白），但在古代，它念词里的祝福套语、其中对国王地位的确认却是字字千钧。大概今天也不例外：一到星期五，海湾的那些艾米尔们就竖起耳朵，留神听是否祝福了他而且称呼他什么——差一个字就可能出事。

该在此停顿，再回顾一下《元史·速不台-兀良合台传》勾勒的大局：

对“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这一字并肩的地区族群，10世纪不仅是群雄鼎立的瞬间，还是选择宗教的时刻。

就在这个9-10世纪之间，哈扎尔-可萨尔国先行选择了犹太教。

这是一个世界史的大事件：由于“可萨”犹太人的加入，欧洲发生了最深刻的思想动荡。下文还将再次地提及：他们属于非中东（巴勒斯坦）出身的、白种的和欧洲的犹太教徒，日后却创造了分裂世界的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他们是脱胎于突厥游牧世界的人群，后来却成了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中核。

有趣的是，从北方蛮族中脱颖而出的罗斯人也作了类似的选择。

9世纪中叶侵入的北方诺曼人征服了分散的斯拉夫人，在“阿速”的要冲基辅，建立了新兴的大公国。他们不断劫掠亦得勒-伏尔加大河流域，特别威胁着保加尔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称这种诺曼人为“罗



斯”¹，此即“俄罗斯”一名的缘起。

986年，毁掉了亦得勒城的罗斯人来袭愈来愈烈。保加尔人为了对付这些扰乱商路的凶悍之徒，心生一计：他们派使节前往基辅，劝告斯拉夫人的梟雄弗拉基米尔——信仰伊斯兰教。

据岛田襄平总结，这一“宗教战术”的念头并非匪夷所思：

“弗拉基米尔自己也找过保加尔穆斯林，打听他们的信仰实情，为究竟投向伊斯兰抑或基督教一时犹疑不决。不过因为拜占庭皇帝把公主下嫁于他，就挑选了基督教。”²

——从哈扎尔，到罗斯人，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受到当时的政治-宗教布局。保加尔人的主动投靠伊斯兰哈里发，当然更顺理成章。

宗教如一层颜色，涂在人群的脸上，使他们“不同”了。

这种不同，并非缘在种族或语言。它是人心里发生的变化。职业，阶级，文化，都与它关联。就是它，在人群的分离之上，又造成了日后千年的不和、敌视、与不人道的行径。洞彻它，究明人之间的“不同与相同，不同与大同”——谁知竟成了人类的艰难大业。但细数起来，它肇始的一个源头，就在公元10世纪的“钦察-兀鲁思-阿速-孛烈儿”之间。

保加尔的伊斯兰化，只是世上的一朵浪花。一旦拔都汗的大海怒涛也急速地伊斯兰化，保加尔的溪水便更被鞑靼-蒙古的洪流吞没得无影无踪——它变作了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没有谁细加甄别。

1 岛田襄平编：《イスラム帝国の遺産》（伊斯兰帝国的遗产）、平凡社、1980年第二版，p.109。

2 上注，《伊斯兰帝国的遗产》，p.112-113。



确实保加尔不是鞑靼征服带来的，但它已经被tatar、tatar地叫顺了口。是的，它就是“塔塔尔”，乐意的话也可以用旧写法称它“鞑靼”，它就是这名字的主人。

再往后，另一个呼啸而至的，是后日被俄罗斯人信奉为“军神”的跛子大汗帖木儿。像蒙古古歌唱的一样，“大象的巨牙若是断了，又有谁能接得上呢”？劫难中，当年哈里发帮助修筑的旧都被举着伊斯兰大旗的帖木儿毁坏了。保加尔穆斯林放弃了卡玛河口哈里发援建的废墟，沿大河迁移了不远，修建了一座新的“克里姆林”（城堡），它就是喀山。



深绿色为亦得勒 - 伏尔加河。橙色字：下为保加尔，上是喀山

若回首瞭望宋朝人《黑鞑事略》的时代，确实，不仅白鞑靼、包括黑鞑靼或生鞑靼，凡是抵达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包括位置更靠东一些的西伯利亚汗的游牧民，都完成了大变身。

他们的整个人和部族都脱胎换骨——此即历史的第二步：语言和体质 的突厥化、以及与突厥化大致同步的伊斯兰化。

长久以来学界重视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突厥化尤其伊斯兰化是“与



定居同步”的，可能这是一个锐利的看破¹。但一旦定住以后，不祥的厄运也临近了。所以比如游牧的哈萨克就厌恶定住，尽管他们是突厥化的主角，而且坚持着“易行的伊斯兰”实践。

游牧的生活方式，渐渐地被人们放弃了。虽然他们还喜欢怅惘地唱着牧歌，毕竟定居的日子更便利。曾几何时，“塔塔尔斯坦”（鞑靼斯坦，Татарстан）已经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绵延牧场，而是伏尔加流域密集的、穆斯林村庄的代名词。



喀山，伏尔加河畔的塔塔尔村庄

喀山汗，克里米亚汗，都不过是金帐汗国的一隅或延伸。而统治了“钦察”到“阿速”，俯瞰着乌克兰与伏尔加流域数百年的金帐汗帝国，又只是古代蒙古运动的西北角。

那一部吸引着人们津津乐道、也吸引着刚脱下乌珠穆沁袍子的我不顾一切投身的“蒙古史”，除了元朝和“林木中百姓”的一段，都次第更衣，口中色兰²，变成了伊斯兰史。

1 间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社会、文化》（中亚的历史、社会、文化）、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4年、p.60。

2 “色兰”即 Salām，穆斯林问候平安的话。



只有从最远的视角来重新回顾，人才真的觉得震惊。

它的规模居然这么宏大，它席卷的民族居然如此众多！……突厥化及伊斯兰化，这真不是一句干瘪的学术话语，而是“蒙古”给从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到克里米亚半岛带来的巨变。它是一幅无边的历史图景，也许还能说，是一个无常的前定、不可抗拒的宿命。

当年一叶障目懵懵懂懂，如今才仿佛靠近地触碰到了——什么是世界史的蒙古运动。

金帐汗与塔塔尔，连接着中亚的察合台汗、波斯의 伊儿汗、印度的莫卧儿汗。它们当然各具色彩，却更是似若相识。它们都演绎了那么伟大的历史，还宛若暗踩着鼓点，完成了酷似的变身。它们彼此毗连，但远隔山海，它们互为犄角，却又各自独立。它们每一个都悲剧连连，可是都千年余韵，魅力不死。它们的故事连襟接踵，一个个都富于哲理，诉说着命运的无常，胜利的短暂。

它们一样有过“帝国的野蛮”。

掠人城池、强征贡税，与征服地人民或贵族的交涉中，一旦遇到抵抗，就还以恐怖的屠戮。

罗马教皇的特使普兰伽宾的行记《蒙古史》中，有1246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列席贵由大汗即位仪式时被毒死在哈拉和林、同1246年米哈伊尔大公因拒绝向成吉思汗像行跪拜礼而被活活踢死、再用小刀割掉头颅的记载¹。

另据佐口透转引的《亦帕提耶夫年代记》，在1250年战败的贵族丹尼尔生不如死，遭受的屈辱从日常习惯直到内心：

1 《中央アジア蒙古旅行記》（中亚蒙古旅行记）、護雅夫译，桃源社，1979年，p.13。



他盘着腿坐，自称奴隶，郁郁寡欢。即便如此，塔塔尔人还恫吓着他，要求他纳贡。噢，该诅咒的、鞑靼的荣光哟！他的父亲曾是罗斯的王，征服过波罗维茨，与诸国交战。如果他的儿子不能得到光荣，又有谁能够呢？说到底鞑靼人的恶意是没有边际的，他们用毒酒杀死了斯兹达利的雅罗斯拉夫大公，把拒绝与附近的贵族费沃德尔一块行跪拜礼的切尔尼果夫的米哈伊尔大公用脚踢死，并杀害了其他的公侯贵族。

丹尼尔大公在他们那里过了二十五天后被放免，公国也委托给了他。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公国，见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儿子。他们一边为自己的屈辱而哭泣，一边又为平安无事而欢喜。

当然仇恨深埋心里。这位丹尼尔·罗曼维奇大公就是这样，确保了他对卡里奇·沃伦尼公国以及基辅公国的统治权。而且与此同时，他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得到了匈牙利国王与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支持。¹

蒙古-鞑靼大汗的心理，是天空之下、万国之王。由于从法国皇帝到天主教教皇都急切想了解塔塔尔，从1235年尤里安到蒙哥大汗去世（1259）的几十年间，西方一连向蒙古汗派遣了四批修道士信使。大汗们回复欧洲君主的信件至今犹存，它们鲜明地描画了帝国大汗的跋扈心理。

本文只引用其中最短的一封复信。

第七次十字军期间驻军在塞浦路斯岛上的法王路易，幻想着联合传说中信仰基督的蒙古汗，完成对中东穆斯林的夹击。于是他派遣了多明我会修士安德鲁等人，前赴未知的、可能藏着他的十字军盟友的鞑靼草原。

历尽千山万水抵达了蒙古汗廷时，恰值贵由汗驾崩。给这位法王路

1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蒙古帝国与西洋），东西文明的交流4，平凡社，1970年，p.103-107。



易回信的，是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女后斡兀立海迷失的复信堪称奇文。它惟妙惟肖，几句话勾画出了帝国汗王的蛮横：

好人能得和平。因为国和平了，四条腿走路的可以安静地吃草，两条腿走路的也能放心耕种长好东西的土地。但是朕告诫汝等：因为若不服从朕，汝从哪里得来和平呢。这个王那个王，能数出很多名字，还有其他人，都曾与朕为敌。但是朕把他们都刺杀掉了。汝，每年将献给朕若干金银，朕则与汝为友。若是汝不这么做，朕将像灭掉上述之众一样，灭了汝，还有汝之民。¹

事有两面。只不过，就像这位游牧皇后的蛮横一样：蛮横中又埋下了一个关键词：和平。

一旦获胜之后，它并不逼迫被征服者改宗弃教。因为它服从一个规矩：“宗教不强迫”。在掠夺与重税的同时，它大致也允许臣属的各族自治。金帐-钦察汗国伊斯兰化是在1273年前后，到15世纪之前，早已放弃了游牧的它已然变容，拥有娴熟的统治术。

它并未自视高尚，更不想执行一项人道国策。只是远近的叔伯亲戚，从它警惕的察合台诸汗，到它讨厌的伊尔汗——到处都这么做。所以它也一样。它要求俄罗斯诸大公跪下纳贡，但是也让他们率子民享有自治，家族里谁都这么做，这是一项伊斯兰规矩。

这一点早就应该强调，其实不必等到——只是为了诅咒某个帝国、才对另一帝国不惜绝赞的“大元史”出场。说到底，在“大元史”喧嚣

¹ 蒙古大汗与哈敦的信札有若干件，一般以波斯文写成。当时经教士译为拉丁文上呈教皇。关键词“和平”，依佐口透引用的日文“良きものは平和を有することなり”一句移译，尚未查考原文。见《蒙古帝国与西洋》，p.66-67。



中对蒙古帝国的赞美话语里，能辨出一丝“亚细亚主义”中右翼的老调¹。虽然其中有明治以来蒙古研究的蓄积，但它选中蒙古的原因仍然多少暧昧。而且，除了华丽学术包装的政治性外，它还是小觑了鞑靼。

因为一旦变身之后，游牧民便接受了一种“思想”。这里藏着古典帝国与殖民主义帝国的区别：金帐汗对伏尔加流域的间接统治，与奥斯曼帝国为各种非穆斯林宗教信徒划出的“米拉”（*مِلَّة*/millat）聚集区，水出同源，法依一处。那是一种共存的契约。它源于麦地那时代（622-632）穆斯林与其他诸族的共同约法，是一种“守约则享自治，违约严惩加惩罚，宗教各行其便”的协议，后来被尊称为“麦地那宪章”。

包括伊本·巴图塔，很多到过里海北端的西方旅行家或传教士，都记载了金帐汗的首都萨莱。他们描述了它的繁盛，以及一种传奇般的、称作“鞑靼和平”（*Pax Tatarica*）²的景色。

也许，从曾经膾炙人口的游牧民族伏尔加塔塔尔人身上，我们更会吃惊于那个“鞑靼和平”时代的力量，感受到它依据的思想，以及那思想的浸透之深。终于在今天，在人类只因差异便相互杀戮的文明今日，人们开始对穆斯林的古代刮目相看了。

至于潜伏的霸王、北亚的新主角俄罗斯，一本内容特殊、受人瞩目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一书这样归纳：

拜占庭人称之为“罗斯”的部族，被阿拉伯年代记写为“波罗古人”。若据汤因比，罗斯一语或许源于瑞典语的“划桨手”。而阿拉伯使用的“波罗古”一词也被《俄罗斯原初年代记》用于对斯堪

1 而日本亚细亚主义中的进步部分以及左翼，与之大不相同。参见拙著《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日文版《批判の刃を己に：日本と中国》、垂紀書房、2015年。

2 见佐口透：《蒙古帝国与西洋》、平凡社，p.379。



的纳维亚以及北欧人的称呼。其实，他们把波罗的海就叫作“波罗古人的海”。¹

而拜占庭人称谓的罗斯，又被蒙古人改叫了“俄”罗斯。

如我的乌珠穆沁蒙古族哥哥 **Rahua**，名字的起首辅音必须加上一个元音 **a** 读成 **Arahua**——罗斯被加上一个元音 **o**，读成了“俄罗斯”（**oroz**）。

而“俄罗斯的查干汗”（白汗，**Chagān Han**）这一现代蒙语中，藏着“被赋予的权利和被承认的地盘”的含义。“白的汗”，它有高贵的语感。

他们很快就“坐大”了。

从给鞑靼人充当征税吏，到把“达尔罕”证书（领地与财产的不可侵犯）拿到手²，罗斯的贵族们渐渐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如拔都汗曾对领有基辅等地的大公丹尼尔说的一样：“汝，已经和朕等一样是鞑靼人了。那么就饮俺们的马乳酒吧！”³

强权，自治——以双重的手段，鞑靼统治了俯首称臣的罗斯。

恭顺，强兵——跪在蒙古大汗脚下的罗斯贵族还不敢幻想帝国，他们还只是一些武装的小公侯集团。但金帐汗是他们的大可汗（常被标示为“合罕”）与保护伞，二百多年毕恭毕敬，他们暗中壮大了实力。

“恭顺则自治”，这是求之不得的幸运。他们毕恭毕敬，平时为鞑靼汗收税，打仗时充当前锋，等着崛起与报复的一天。

帝国像一种转圈的魔鬼。

1 The Thiteenth Tribe-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Arthur Koestler 著。日译本《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宇野正美译，三友社，1990年，p.138。其中“波罗古人”一语日文为バラング。

2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蒙古帝国与西洋》），p.109。

3 佐口透：《蒙古帝国与西洋》，p.106。



二百五十年卑微俯首于鞑靼的马缰之下，几辈子在“鞑靼之轭”下喘着粗气的罗斯贵族、小“查干汗”不敢料想：称王称霸、杀人如麻、恣意蹂躏的大帝国大可汗的好运气，居然转到了他们头上！

耀武扬威的日子，就要来了。

5

宫殿就是要塞，首都建在边界——你不觉得奇怪吗？

无论东方西方，比如咱们的慈禧老佛爷哪怕唐太宗，敢把他们的黄金床放在边境线上么？

而圣彼得堡，就是一个矗立在刀锋上的首都。

圣彼得堡，作为一个首都它令人惊叹。这种首都的位置选址，显示了彼得乃是帝王中第一大胆。

把国都筑造在波罗的海岸边的涅瓦河上还不够，他还要把自己的“颐和园”建在海上要塞喀琅施坦德的旁边，紧贴虎视眈眈的敌国。在彼得霍夫夏宫的喷泉绿茵之间散步时我抑制不住惊叹，这儿本该是一个岸炮连队的哨所，却成了一个帝国大王的花园。他也许是西欧诅咒的“野蛮”异类，但也确是新鲜血液的儿子。他不在乎危险，喜爱扮演边境卫兵。

他的根子就在这北海之滨。他与芬兰湾、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关系弥深。彼得堡与其说是俄罗斯的首都，不如说是陆战队的滩头堡。从海边开始算，国土南北并无多少纵深。而且，既然伏尔加河曾经是“把世界分成两半”的东方边界，那么俄罗斯大帝们“固有的”帝国领土也并不宽，就本质说——它只是南北窄窄一条，窄得像一条刀口朝上的刀锋，左手是鞑靼故地，靠右则都是敌人。

奢求是无用的，从出发的一刻我就明白：只能作最粗略的一瞥。

那么追究就只能从北到南，在这条国境线上观察。

第一站先去圣彼得堡。



我总大睁着眼睛。既然听不懂几句，就不能再放弃掠过视野的东西。

我竭力想看懂圣彼得堡的平面。我猜想若能看懂它，就能看出帝国的布局。因此当听说可以去喀琅施坦德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待到从喀琅施坦德再回到彼得堡，首都的“要塞性质”一目瞭然：铸造的大炮瞄准着海洋，首都是一条边境的北端。



圣彼得堡本质上是一个海上边境要塞

它的工业崛起、帝国扩张、文明飞跃，如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到今天仍让人们称奇：冬宫迅速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与前辈列强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一字并肩。

不久前听说话剧院上演的《静静的顿河》长达八小时，中间数次幕间休息、包括一次正餐——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了一种象征性。它意味着殖民主义建设起来的“物心两面”的财富，践踏着伏尔加流域以东的草原，积累发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我很想弄清知识人怎么想。确实，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文明、它对



内的民族压迫与对外的殖民扩张呢？

这就是此文重读托翁的原因。我直感，托尔斯泰是回答这一质疑的人。他的理想引诱着我，他的思想脉络，可能给我们指一条路。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988年于赫尔松受洗，确立了希腊正教的意识形态。沙皇（Царь）作为称号，最初只是夸耀对鞑靼宗主权的颠覆。后来随着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完婚，Царь显示了新的志向：它将成为拜占庭的帝号¹，俄罗斯将成为第三罗马帝国，去征服一切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纪念攻占喀山在莫斯科修建的教堂内部。它俗称“喀山教堂”

标志性的胜利是它对喀山的占领。

这个胜利太辉煌了，“从此后俄罗斯靠它使塔塔尔等异族对自己

1 | 佐口透：《蒙古帝国与西洋》，p.142。



的服从，也从此开始了向多民族帝国的变身”¹。为了纪念这一胜利，在一望异色的、鞑靼穆斯林风格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城堡墙外，一座俗称“喀山教堂”的众塔攒尖彩色大圣堂拔地而起。

追逐着塔塔尔蒙古大汗曾经的辙印，前进——向东！俄罗斯的军人与农民，踏上了向着天尽头地之角、永无休止的开拓与征服之路。

同时，“南进”是帝国更永恒的口号。

一个与祖国、前进、胜利同样响亮的名词“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在黑海以北的茫茫草原出现了，一直使用到与乌克兰撕咬的今天。血斗的双方好像都没意识到：当他们在地图上或者在嘴头使用这个词组时，他们是在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杀人以千万计、把中美洲墨西哥一带叫成“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殖民强盗老前辈！

新帝国向着东方，向着南方，怀着复兴罗马帝国与东方十字军的自信，急速地扩张。

以喀山落城的1552年为断代标志，帝国炮队逐次征服的异族土地是：克里米亚、高加索、西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中亚细亚——我们即使知道也常常没意识到：这些地方大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是伊斯兰化之后的鞑靼。

到进入二十世纪（即它在黑龙江沿岸建设了海参崴、海兰泡等一系列新城）时，新帝国怀抱的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百分之13，共计有2000万之多。只不过意识到这一点还要等上近百年，等到帝国的大解体和俄罗斯的崩溃。

东，西，南，俄式殖民主义吹着军号挺进。在高加索，在乌克兰，在西伯利亚，傲慢与武力塑造了一个“大国精神”。车臣人决死地抵抗

1 小松久男：《イブラヒム日本への旅》（易卜拉欣的日本之旅）刀水書房、2008年、p.10。



着，塔塔尔反抗后沉默了。新帝国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很难抵挡，巨炮传统衍生出炮队，专打穷乡僻壤的弱小民族。



叶尔马克攻打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它甚至不屑使用正规军。

凶恶的武装农夫团，划着木浆，推着小炮，向东朝着地尽头和日出处，杀戮、抢夺、占有，而且把侵占的他人故乡浪漫地称为“处女地”。他们就是“哥萨克”，俄式殖民主义的民兵——他们贪婪地携家而来，把古老的游牧草原，变为星罗棋布的新村镇。

记得好些事都是火车上发生的么？

列宁是坐着火车回来讲演的。沙皇是在火车上被迫退位的。好像俄罗斯使劲地修铁路，不单是为了运军火运移民，而是为了运历史。

是的，新帝国的特色是坐火车。

先把铁轨铺上，帝国再去征服。铁轨延长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哥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殖民地。

鞑靼帝国由于贪恋骑马所以被淘汰了，罗刹帝国的铁骑是火车。

令人瞠目的西伯利亚铁道，它破天荒的规模，表达着新兴殖民主



义的野心。它掠过一丛丛乌拉尔的“山楂树”，穿越了哈萨克草原、横贯了蒙古利亚。它深入了森林渔猎的通古斯人，使一个个让黑泽明着迷的“德尔苏·乌扎拉”变成了它的臣民。

脑满肠肥的蒙古王公，病入膏肓的清朝皇帝，都眼睁睁束手无策。
火车在铁轨上轰鸣，像蒙古骑兵的逆袭。

乌拉尔被“发现”了，并人为地定为欧亚分界。其实在拔都的骑兵或西部的牧民看来，乌拉尔山不过是从阿勒泰西行路上起伏的草原山岗之一，是他们从斡难河或额尔齐斯河走来时经过的一片“mongul-in sayhan oron”（“蒙古美好家乡”，纳楚克道尔吉的诗句）。

殖民主义也催生了一代学者。制作了一套回鹘文铅字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Radloff，名著《回鹘语言资料集-*Uigurishce Sprachdenkmaler*》的编者），在天山山脉西部发现砒砂、并正确揭示了天山煤层自燃成因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П.П.Семёнов），都是一个领域的奠基大师。谢苗诺夫说得实在：

在喀山陷落的同一时期，欧洲的俄罗斯才开始在欧洲的东边接连不断的开发亚洲。这种殖民化首先使欧洲占据了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

“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就是“蒙古美好家乡”。已反复说过：它更被称为鞑靼斯坦，说突厥-蒙古语的、游牧民的无垠牧场。只不过朴素的表达被强势的术语取代，变成了“中部亚细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把乌拉尔山脉宣布为欧洲和亚洲分界线，不是一个符合自然文化真实的学术结论，而是帝国主义的厚涂铅粉。

俄罗斯挤进了18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殿堂。随着新帝国的疯狂扩



张，它一再刷新着成绩单。

必须承认殖民征服之后的建设，以及它造成的文明。只不过，“教育”不能列于其中：如下文将述的殖民主义教育家伊利民斯基，他们为民族同化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将被历史厌恶地抛弃，被进步的科学一笔剔除。

火车一开，不舍昼夜。它沿途播撒着殖民者。

铁道铺成一尺，国土便扩大千丈。西伯利亚、鲜卑利亚、东清铁道、南满铁道，如今“寓兵于农”一语里的凶恶毕露无遗。

俄罗斯农业殖民的占领与掠夺，像一道一道窜着黑烟火苗、在草枯风高时烧焦大地的“霆沐勒”（tuimur、火灾）。它向东燃烧着挺进，吞噬着一片片草原牧场，也吞噬了人民文明。蹂躏过它也统一了它的蒙古大汗，如今遭到了灭顶的报复。

铁道，铁道，铁道上跑疯了帝国！

沿着铁道，三个词响彻了云霄：**Вперёд**（前进）！**Родина**（祖国）！**Победа**（胜利）！三个都是我在中学就背熟的词。



喀山车站



沿着铁道，祖国在前进。只要天在延伸，只要地有尽头，它就哐当哐当地驶过去，满载着军人和农民。它文武两道，农夫荷枪，吞并了全数东方，超过了它刻意继承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惊人的世界纪录。

海参崴的俄语地名毫不韬晦：**Владивосток**，抓住东方！若不是帝国在地理上和气数上都走到了极限，终于在日本海遭遇了毁灭的大破局——何止蒙古，何止黑河，包括朝鲜，甚至日本，“东方”的命运谁也不敢浪言！

——但以上的奇迹，包藏着一股浓烈的不祥。

是运气太顺了么？是作孽太多了么？是帝国肚子里活吞下的“他人”和他人的土地太多了么？

不知道。但一个不祥的危机在孕育。

它很耐心。它冷冷凝视着，如一个魔影紧随着帝国。

6

太沉重的历史，像一把巨锁。

我只凭直觉，决心把托尔斯泰当作解读俄罗斯的钥匙。

也把思索地点放在喀山——不仅因为喀山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殖民地。还因为就在这里，托尔斯泰，后来因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作家的托尔斯泰，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而是在喀山进入了大学（1844-5）并准备学习阿拉伯-塔塔尔语。

可惜没有人记录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是否觉察到了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激动的自救。估计没有。早期的托尔斯泰，还仅仅是新兴帝国里上层文化的享受者，一个贵族，欣赏地瞟着“东方情调之最”的喀山、打算去它那排名第一的“东方学系”一试运气的青年。

他自己更回忆说，那是他迷失于赌博、情欲、“任何旁的坏习惯都



没有像对女人的渴望那么难于克制”¹的时代，要求那时的他洞悉塔塔尔问题并给我们留下指导，是过分的奢望。

但对一个认真走向信仰的人而言，“不信阶段”常是重要的信仰基础。一个对他者怀抱大爱的人，也一定曾把热情胡乱挥洒。

至于阿拉伯-塔塔尔语，如今人们懂了这一类语言的重要。但托尔斯泰命定不是在大学，而是在社会 and 现场、在与人的相处和回味里、在笔划过稿纸的思考中——对它们学习感悟，直到生命最后。

说“生命最后”，是因为描写帝国侵略高加索的小说《哈吉穆拉特》显然使他费了不少心思。这部直截描写俄罗斯扩张与殖民运动的作品，被他反复修改，久久不愿刊出。

他为什么犹豫？

我想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对《哈吉穆拉特》迟疑，久久不能定稿出版的原因，就在他意识到的这个情结或死扣。毫无疑问，当他对着阿拉伯-鞑靼语讲义犹豫时——在同化与自救的两极，喀山正发生着最激烈的意识形态动荡。年轻的他可以毫无觉察，而晚年的他不能再若无其事。

意识形态动荡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塔塔尔人的自救与启蒙（后述）。

而另一方面，则是祖国的行为。其代表，是帝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天才、语言学家与教育学家伊利民斯基（Н·И·Илминский）。

伊利民斯基喜欢住进塔塔尔街区，爱去麦德莱斯（清真寺附属的经文学校）听讲。这位喀山神学大学数学物理系的理科生尤其对语言学情有独钟。他毕业后留校，成了塔塔尔语讲师。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殖民主义和同化主义者。由于塔塔尔穆斯林顽强地守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他意识到：在强力推行俄语同化的同时，必须把“异族人”的子弟培养成教师，再经过他们嘴中的母语，去推行东正教。

像一切著名的殖民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都有的光环：传说他精通八种

1 | 《托尔斯泰传》，莫德著，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社，p.54。



地方语。他和他的同志者，对宗教洗脑怀着执倔的热情。他创建的以异族人子弟为对象的初级学校和师范学校，是帝俄殖民征服的有力工具。

在托尔斯泰放荡迷失的1848年，伊利民斯基被任命负责“把东正教仪礼文献翻译为塔塔尔语的委员会”。到了1851年，托尔斯泰已离开喀山参加帝国军队一头钻进了穆斯林的腹地高加索——而这位伊利民斯基虽然已被内定为喀山神学大学宣教部的伊斯兰诸语教授，却自视鸿鹄另怀大志，一个人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埃及和叙利亚，目的是去“学习伊斯兰的弱点”¹。

其实这种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是在生存威胁下已经被迫集体改宗正教的“克俩申”（*кряшен*，后述）又一度“集体再改宗”、以及伏尔加-乌拉尔地域的非正教少数民族向伊斯兰皈依的现象。这现象日趋显著，令统治者心神不安²。

在比暴力征服长久得多、也固执得多的民族同化史中，伊利民斯基未必是第一主角。但伊利民斯基是一个象征，他的履历证实着一种知识分子和一种时代思想在国家主义蛊惑下能达到的程度。

与殖民主义列强一样，为了从文化与精神两面摧毁塔塔尔并强迫它同化，俄罗斯夺人子弟，毁人风俗。乡村东正教堂的教士们是最主要的圣战者。而伊利民斯基以及与他承前启后的一类，则努力营造一种装饰着繁缛理论、特别强调语言学的“同化文明”。喀山大学是他们的桥头堡。谁若批评他们的学术是野蛮的，大学门卫会赶走他。

此处缺乏托翁的文献。但可能在此时，已经到了评论一下托尔斯泰“早期”的时候？

1 《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77，山内昌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

2 小松久男：《イブラヒム、日本への旅》（易卜拉欣的日本之旅）、刀水书房，P.16。



无论关于国家主义者伊利民斯基或是塔塔尔的启蒙主义者马尔扎尼——年轻的托尔斯泰知道他们的行为吗？

各种传记都鲜有涉及。

显然传记和回忆录作者对这样的话题，缺乏知识也缺乏敏感。托尔斯泰与帝国——对1851到1853年的他来说一切尚早。

他可能并未被伊利民斯基之流的学者腔吸引。但是他也像无数人一样，成长在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在南俄异族环境中设计小说或叙事诗主人公的文学情调中。用一个读者对《边境上的托尔斯泰》（本文前一版）的读后感来形容，是“读着渔夫和小金鱼”长大的。

他留下的那一期文字，也不过是“靠着大炮的帮助去摧毁那些强盗般的、叛逆的亚洲人”¹的沙皇军官自画像，以及浪漫的武装殖民者哥萨克。他还没有蜕变成真正的托尔斯泰。那个年轻的他，只是奏响着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军乐、向着弱小民族野蛮征服的帝国军队一员。他一边酗酒与纵欲，一边邂逅了高加索的山民。

大部头的《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卷，收录了后晋升少将的弗·阿·波尔托拉茨基对托尔斯泰参加的1853年6月23日战斗的追忆。

据他转引的托尔斯泰细腻的日记，那是一次与车臣抵抗战士的死斗。青年贵族军官托尔斯泰亲眼目击了炮兵准尉舍尔巴乔夫被强悍的车臣人用“冷兵器砍的头上三处，肩上四处。肩上的伤特别严重，简直把右肩砍成两半，已能看到内脏……”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的逃脱，是依仗了他的塔塔尔随从萨多的“换马”。回忆录的注释里记到：

“从托尔斯泰后来对他的亲人讲述这次追击中，又知道了另外一些详细情况：萨多把自己经过考验的马给了朋友（托尔斯泰）

1 | 《托尔斯泰传》，莫德著，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社，p.67。



骑，而他自己改乘了托尔斯泰的小走马，大家都知道，小走马不善于奔驰……”

我猜中国的托翁读者里，未必人都知道什么是“走马”¹。由于对主人来说它比一般“颠马”舒服得多，因此不分中外它们从来是长官的坐骑。追击的车臣人没有开枪是为了活捉他们，“尤其想俘虏萨多以报仇”。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骑着朋友朋友的快马有可能疾驰而去，可是没有丢下他。”

细节还有一些也都富有内容：被车臣抵抗者每人砍了一刀的“舍尔巴乔夫”，他的名字令人无法不联想“舍尔巴”（阿拉伯语“八月”），这是个常见的穆斯林名字。此外，“夺他手中镶银的刀”也使人浮想联翩：

“车臣人从马上向巴维尔（舍尔巴耶夫）弯下身来，夺去他手中的镶银的军刀，又去拉他的刀鞘。可是看见第三排赶来营救，他用军刀对着巴维尔的头部砍了一刀，就逃走了。还有六个山民照着他的样子，一个跟着一个向巴维尔的头部和露在外面的肩膀，砍一军刀，疾驰而去。”²

这一段叙事很重要。因为它同时写出了伟大作家曾置籍于殖民军队，他目睹了各种真实，而“国家敌人”的一方在追杀他，另一方却拼

1 蒙古语是“Joroo”，突厥语为“jorga”，指同侧的前后腿一起动、前后蹄同时落地的马。走马不如颠马能快速疾奔。

2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上卷，第66-73页。



死保护他。10天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深感痛苦”。

托尔斯泰早期作品的特例，是《哈吉穆拉特》。

我一直在反复地读它。我在若干个时期都曾打算写关于它的心得。对那一部分托尔斯泰的经历，传记里缺少记录，尤其英国人莫德的那一本。莫德传记中难能可贵的，是它摘录了1852年1月6日托尔斯泰给姑妈塔吉安娜的信。那一天狼藉的他突然向姑妈倾诉：

我应该告诉你营地附近有一个车臣人居住的村落。有一个叫沙多的年轻人……我应该告诉你，要成为一个库纳克，这就是说，一个朋友，按照习惯要交换礼物，以后还要到你的库纳克家里去吃饭。这以后，按照这些民族的古代习惯（现在已差不多不存在了，除非是作为一种传统），你们就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沙多要我允许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库纳克。我去了。¹

听说了托尔斯泰困于欠债，按穆斯林规矩严禁赌博的沙多（即萨多）居然去找债主，赌回了小托翁输钱时押上的一张期票。而愁困的托尔斯泰为了那张期票，刚在前一夜祈祷过“主的帮助”。那一年的他，尚没经历被车臣人追杀而被鞑靼人救护，他只以为“祈祷通过沙多灵验了”。他对姑姑起誓说，这事使他更坚信上帝。

这告白让人联想鲁迅的“一件小事”。

从喀山大学退学是对的：他注定不是通过课本，而是靠体验获得知识。对迫切想从托尔斯泰主义获得参考的人来说，这次倾诉像一年后的预告：他被上帝驱使，正在与国家规定的敌人亲近。

托尔斯泰修养构成的一大支柱，是他的鞑靼知识。这种知识，是他

1 | 《托尔斯泰传》，p.69-70。



在高加索-萨马拉-克里米亚的土地上，一点一滴蘸着“敌人”的情谊和血污，在心里慢慢拼起来的。

莫德的《托尔斯泰传》和托翁次子伊·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萨马拉之行》，都讲到了托尔斯泰在萨马拉与巴什基尔人的密切交往。1871年那次萨马拉的逗留令疲惫的托尔斯泰身心松弛，他不住房子而住毡房，“每天晚饭是羊肉，从木碗里用手指抓起来吃”——可能莫德不懂，但经历了高加索的托尔斯泰懂，他在随主人遵从“逊奈”¹。我想，一定是他举止的得体才使穆斯林决心回报，听见他夸奖了马，就把那匹马拴在他的车上。

课程的安排不在大学教室。巴什基尔人穆罕默德·沙，还有车臣人萨多——虽然他们只是“温和的、或选择顺从的鞑靼”，接替了大学教授（如那位“伊斯兰诸语教授”伊利民斯基），帮助他去理解阿拉伯-塔塔尔语及它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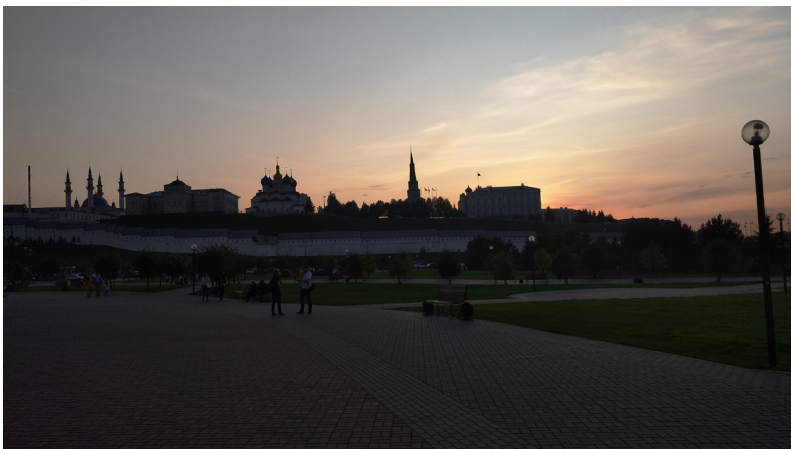
这一课程打下的基础，其程度不易揣测。但无论多少，它迟早会加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抵达与专制的对峙。

如此过程更激起我个人的共鸣。由于我自己在内蒙古草原和西海固乡村的体验，包括神秘论的注脚，萨多（沙多）的故事。

在托尔斯泰历程的“六十年代”（指1850-1860），他只是俄罗斯扩张的一名志愿兵，参与了以祖国名义进行的不义征战。

但敏锐的心自会捕捉讯息，不惜冒死救护朋友的萨多，“用脚在山泉边洗衣服的车臣女人”，悄悄地提醒着未来的他。萨马拉归来后，托尔斯泰根据1853年的体验，写出了《高加索的俘虏》。

1 吃饭用手抓，被穆斯林视为“逊奈”（圣行）。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p.328-330，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



暮霭中的喀山克里姆林。可以一眼看见清真寺、东正教堂、苏尤姆别凯塔。

他的内心可能已经与国家主义发生矛盾，但尚未抵达与殖民主义的对决。

他还蹲在帝国的战壕里，显然对邻居的自救运动一无所知。尤其十九世纪的小说技法，白描冗长只及一扇，回避了占领与同化的内容——但我有僭越议论的资格么？若宽恕我的放言：那批高加索小说对“迫害比杀人更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说到底只是“军人托尔斯泰”的败笔涂鸦。他既描画了山民的淳朴，也欣赏着殖民者的村庄，尤其小说《哥萨克》。

即便局限如斯，唯有《高加索的俘虏》一部，不同于普希金的同名作那般轻浮。因为它提供的故事轮廓，正是解读高加索的轮廓：包括抵抗的实态、无辜的人民、尊严的民族气质、以及悲剧的宿命。

我指的是这一段，它一笔写清了事情的起因、过程及揪心的悲惨：

“俄罗斯人来了，烧了村子，杀死了他的七个儿子。留下的一个儿子降了俄罗斯人。老头也去投降了俄罗斯人。他们在他们那里住



了三个月，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亲手杀了他，逃走了。”¹

一百五十年后，《高加索的俘虏》在经过了一位优秀电影导演（谢尔盖·波德罗夫）的修改演绎后，就成了无懈可击的人道主义经典。

我的读解，只顺从类近的体验：因为他对军队的见解。所以，只有他给我以吸引，并使我引为导师。

何况，若是从他最后的无条件反对战争、否决军队、拒绝兵役、甚至呼吁放弃一切暴力的终点再作回顾的话——早期的欠缺被原谅了。

比一切更有力的，是他的一句独白。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军队已经把它的影子投在我身上，玷污了我”。²

7

像积贫积弱的其他帝国：清末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一样，随时光流逝，沿着那条“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大河，塔塔尔汗国也渐渐腐化，步步病入膏肓，渐渐不堪一击，终于轰然颓溃。

至于《元史》提及的“阿速”——黑海以北的辽阔土地，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牧场。待到新帝国俄罗斯强夺了它，庆贺一般把它称为“新俄罗斯”（Ново-россия）。有趣的是，直至今今天人们也不说：这是个殖民主义的名字。

所谓“认同”（identity），在这条大河两侧形成得比较特别。拔都汗的大海啸之后，无论保加尔，抑或哈扎尔（可萨尔），都被滔滔洪流吞没，成了这片后来称为钦察草原上的一支。新的名称“塔塔尔”如旗帜一般，也把它们的旧称一卷而去。

¹ 《高加索的俘虏》，适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P56。

² 《托尔斯泰传》，p.130。



喀山人不满这种宿命。他们尤其不喜欢一口咬定他们是金帐汗国主流的误解。但是无济于事，因为哪怕拔都汗的近卫万人队也说不清谁第一个来、谁资格老。世界的上空只是响着一个滚滚雷声：**tatar! tatar!**

历史流逝了，人却留了下来。既然祖先曾夸耀过“鞑靼的荣光”，塔塔尔人就必须承负鞑靼的罪与罚。

既然你是穆斯林，当然你就是塔塔尔——世界异口同声地说。

扯什么保加尔呢，你敢说你而那些骑马的蒙古人没有关系么？你推不掉、躲不开、纠缠你的今生来世脍炙人口的名字，正是**Tatar**，鞑靼，塔塔尔！

考古意味的“保加尔”，被荡涤得无影无踪。轮到帝国大换班、俄罗斯说了算的后来，喀山塔塔尔遭到了狠狠的报复。那可就不是对败者的什么“恭顺则自治”了，塔塔尔人替它的蒙古帝国遭受的，是对异类的清洗、驱逐、剥夺，和残酷的侮辱。

哪怕你高举伊本·法杜兰的“不在场证据”，但没有谁听这几句争辩。也就是说：无论愿意与否，溪流只能与洪水共命运。

汹涌泛滥的蒙古大河，吞没了这些历史的一股股支流，不管谁怀着怎样的遗恨。包括喀山，保加尔的旧称已呼之不回，新的名字**Tatar**-塔塔尔覆盖而来，它琅琅上口响亮诱人，彻底刷新了旧名。既然“农民就是基督徒”¹，那么凡是游牧民——都是塔塔尔。

它的东方远亲，不消说乡下人乌珠穆沁，尤其呼和浩特等都市蒙古——对它已经非常生疏。但这种生疏的心理深处，人们没有意识到：

1 俄语单词 **крестьянин** 的含义，同时是农民与基督徒。它的同源词几乎都是基督教术语。因此游牧民用这个词时的心理很有趣：当他说“农民”时，也许在唤对方基督徒。一个可资比较的例子是：天山北麓蒙古牧民称北上伊犁的维吾尔人为“塔兰奇”：蒙语农民，但使用时的心理包括“南疆来的穆斯林”。清代文献中的“塔兰奇，塔兰其”随之成为伊犁维吾尔人的官方称谓。



自己只是选择了藏传佛教的“东部”一翼。

而他们，是“西部右翼”。他们是“*Alten ordo Qahan ne arat tumen*”（金帐大汗的人民），是众汗之汗成吉思汗鞑靼大国的*Barān-gar*（西翼右手）。他们的牧场居地，是把世界隔为两半的亦得勒大河两岸。比起森林以东大漠南北、那些排在左翼的邻居，他们已经“不一样”。

对他们的悲剧，东部更是漠不关心。

大约三百年，诅咒它是“鞑靼之轭”也好，辩解它是“鞑靼和平”也罢，总之历史在造物主手中的拨弄之间，恐怖大王伊凡四世于16世纪一气消灭了沉湎牧歌的喀山汗。古城喀山在水源被断之后沦陷，女王苏尤姆别凯成了一个亡国故事的女主角，她的喀山人民被驱赶到布拉克渠（*bulak*）的对面，在泥泞棚户中苟且偷生。



喀山布拉克渠：塔塔尔人曾被驱逐到渠对面的棚户

鞑靼，蒙古，昔日掠地万里的骑马帝国，成了新帝国饕餮的俎上羔羊。



接着的过程太过繁复。简言之：轭套这回套上了塔塔尔人的脖子，清真寺尽数被毁，人被强迫改宗。统治异族的三百年“蒙古之轭”（1236-1552）结束了，新的三百年塔塔尔受难（1552-1917），在帝国的更迭中沉重开篇。

深刻的话语，要在另一个塔塔尔、另一个鞑靼、另一个地点才能听到。它就是今天被乌克兰与俄罗斯拼死撕夺的、“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的故乡——克里米亚。

当你问：“您是塔塔尔吗？”

他们答：“Да, я крымтатар.”

（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

问答背后藏着什么，不懂喀山和蒙古故事的人听不出来。他们的眼神里，有一丝沧桑度尽的滋味。是的，我是克里米亚塔塔尔，我没有像喀山人一样的保加尔源头，我不像喀山人那样没有参与“鞑靼之轭”的前科，我缺少不是“加害者”的证据。

我是一个游牧民，我是一个塔塔尔。

所以，我承担罪罚。



巴赫奇萨莱（花园宫殿）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罕见的突厥语旧地名



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莱，座落在那美丽半岛的中央。它俭朴得有些寒伧，但挥散不去的一股魅力，却磁铁般诱人。每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此生至死不再离开的神情。

即便在这里，殖民主义带来的移民也生息了几代人。

和平的移民，古老的殖民，也许他们会带给人类最大的烦恼！

告别巴赫奇萨莱那天，送我们的司机是一个俄罗斯人。难得与一个俄罗斯人坐一个车，我竭力和他说了几句，他鼓励我，“Я хорошо помню”（我都懂），我的库藏罄尽了他还在说，显然他更想交流。

真遗憾。车窗里掠过半岛的萧杀风景，我试着用马列耶夫的句式说“我喜欢巴赫奇萨莱”，而他斩钉截铁地一挥手：“我爱它！”

战火不饶人：此刻（2022.6），疯狂的战争正围着克里米亚半岛如火如荼。

我紧张地眺望。但洗滤过的信息，没有传达我渴望知道的。无人机，坦克战，乌克兰，俄罗斯——无一句提及这里是“阿速”。成吉思汗的大将速不台眼中的“阿速”是什么？

只能说，无论乌克兰人抑或俄罗斯人都不能独占它。

克里米亚鞑靼人虽然算是“原住民”，但也是随征服的大潮移帐于此。

昨天游客蜂拥而来，为了看雅尔塔三巨头的照片。他们不愿意听：就在那座陡峭得不可思议的山崖（雅尔塔一名亦可能是突厥语“山崖”）下，曾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家园。

今天他们也差不多：在支持弱者的正义宣言中，也潜隐着对更弱者的歧视。召开雅尔塔会议的里瓦几亚离宫院里，石碑上刻着阿拉伯文“里瓦几亚”（ليراديا）。恰似驱逐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国王，喜欢用“没有胜者只有安拉”装饰自己的宫殿一样。

从沙皇的军人到中国的游客，凡是帝国霸权的拥趸，都喜欢异族



随笔 247

情调。

但是异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坚持着沉默。虽然他们更有权发言，但他们沉默。他们的表情是：已经承受了那么久，今天也能承受。

灭顶之灾随着巡航导弹，一刻一刻正在逼近。历史活剧的这一齣，谁也不知会怎样收尾。

离别前那个黄昏，凝视着巴赫奇萨莱的一座尖塔，我陷入了冥思。

天空中飘来断续的唤礼声，像是历史的一片碎絮在飞。

2022.12.27



锋刃上的帝国（下）

张承志

良知

8

没料到，能够来到克里米亚！

说实话，我不敢奢望此生还能看见这个半岛，以及高加索。所以，当我的两眼里真的出现了“卡拉-成吉斯”（Kara Chengis，黑海），我知道：自己遇上了求之不得的美事。

辛菲罗波尔的正午，阳光亮得晃眼。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脚尖伸出去，一直铺在荒原的边缘，像一个孤独的迷路者，一个插在旷野的“蛮诺儿”¹。

那是本子上少了一个“唐姆嘎”（tangmga，印章），一直不能回家的塔塔尔牧人。一脚踏上辛菲罗波尔的荒原，他想寻找传说中家乡的“白寺”²，但只看见了丛生的马莲草。左瞥一眼“和俄罗斯在一起”的公投宣传画，右听一句它是乌克兰的“固有领土”，像被割了舌头，他哑了，一言不发。

不管怎样，哪怕变成了一个影子，如今他回到了克里米亚。

1 蛮诺儿：manor，词源与“守夜，manna”同，冬夜蒙古牧人安插在营地外吓唬狼的假人。

2 克里米亚半岛中枢机场辛菲罗波尔的原地名，是“Ak masjid”（白色清真寺）。



“唐姆嘎”的印盖在纸上，“努特格”（nutuq，家乡）的草踩在脚下。

像他一样——此刻我站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

参观传奇的花园宫殿巴赫奇萨莱、在塞瓦斯托波尔读托尔斯泰的夙愿，要实现了！

出发前，重读徐迟翻译的莫德《托尔斯泰传》时，我就意识到：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五稜堡，是托翁思想转变的决定地点。从那时我就暗想，若是有一天能到达，我要做一件事：在第五稜堡旧址上读那篇散文。

坐公交！再从乌沙科夫广场换17路！

我感觉那一天的自己，就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维加·马列耶夫。虽然结结巴巴，但说的是俄语，而且脸上可能都是小学生表情：“我想去马拉霍夫库尔干，对我这是第一次，所以，当到了的时候，请您说给我……”

售票员是一位和善的妇女，她连声安慰我“Я скажу, скажу，（我说，我说）”，到了马拉霍夫库尔干站，她赶快示意我们下车。等我再回头时，她隔着车窗使劲挥手，给我们指着大门。

这里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稜堡，马拉霍夫库尔干。

修整豪华的公园，使人要费好一阵功夫才能醒过神来：这座小山的土壤山石曾被炮弹翻起，再与炸成碎块的士兵一起落下。不管多么难以想象，这里曾名副其实地堆尸成山。在还没有“精准打击”的新式杀人技术的十六世纪，山岗被鲜血与火药搅拌得黑红泥泞。海军上将和普通一兵尸首叠压，数以万计的士兵被大炮炸死，双方兵士的遗体无法分开，于是一堆合葬。



克里米亚战争的核心 - 马拉霍夫库尔干全景图

克里米亚战争最惨烈的战场，如今当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顺着参观路走着，我心里并不能认同。

本来已是一条刀刃上筑起的帝国，又偏偏非要“南进”——万恶的异教野蛮人，他们居然打败了拜占庭甚至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新的凯撒当然要完成复仇。南进！去征服和奴役一切野蛮人回教徒的土地！

黑海两岸住着的都不是顺奴。

南进军人的脚踩在锐利的刀刃上，鲜血四溅。南进要用大量死尸铺路。而托尔斯泰恰恰在这条锋刃路上留言了，我从手机里找出《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不是这一篇。在前一篇，即受到沙皇本人激赏并命令译成法文、还下旨保护作者的《1854年11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托尔斯泰曾写过：

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



感情——对祖国的爱……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核心词是“对祖国的爱”。但是到了1855年5月的这一篇,在结论之前那支笔虽还在犹豫,但面对成堆的死尸它没有再顾及荣誉。经历了高加索之后,此刻年轻的军官已经有了心事。他不再轻浮。望着尸体他失控一般,径自写下了诅咒的段落:

“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¹

被争夺的是鞑靼旧地克里米亚,死尸却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法国人。在爱国主义主旋律下刚写过受到沙皇眷顾的第一篇的托尔斯泰,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尸体,思想在一刻裂变:

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

¹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中短篇小说集 - 上》P.109-1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拼命向要塞跑去。

小孩踢死尸，我猜这一段一定来自他的目击。不只为恐怖的细节，而由于刺激的强烈。一旦笔尖触上了纸，他就坚决一气写下：

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像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每个人心里……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



克里米亚战争军功章

我从他的用语中辨出了高加索的音素。从这一篇开始，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开始大步前行。只不过，以前的我们缺乏同质的体验，不可



能留意他的“祖国”与“英雄”概念已被置换。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¹

文末注明的写成日期是1855年6月26日。

这个时点,距伊凡四世攻克喀山的大征服起点,已经度过了帝国全力拓边、殖民体系完成的三个世纪。

三个世纪里,南进,东进,征服主宰着一切。

金帐、白帐、帖木儿,基辅、波兰、莫斯科——从钦察到阿速,在东方与南面,战场上枭雄们此起彼伏,嗜血斗勇,各种混血的死者,一层层夯下了俄罗斯人的脚下地层。

战争是我们缺少的体验,却是托尔斯泰的摇篮。

他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在《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之中做到了。他的思想遗产:对不义祖国的诅咒,也就要公开了。

马拉霍夫库尔干的受阻,换来了俄罗斯的掉头“东扩”——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东方有多遥远,俄罗斯就要抓住多远。亚洲有多少个国度,帝国就打算吞噬多少个。

前进!号召开垦,奖励殖民!

“Крестьянин”(农民/基督徒)被激励得疯狂了。

“史诗英雄俄国人民”不疲倦地大步跳跃,他们并不接受托尔斯泰式的思路。人人传说,教堂在讲,“祖国”与“英雄”的喊声在空中呼啸。

俄式殖民主义不同于西班牙或日本,它不是在“内地”以外进行,而是在一个异样而辽阔的母体“鞑靼”中进行的,像一个低矮的破毡帐

1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 中短篇小说集 - 上》P.158-164, 芳信译。



里养大了一个巨无霸。

当扩张被描述为“祖国处女地的开垦”——就不能不侵蚀了它的思想，影响了受益的农民和知识阶层。

不止高加索和黑海、在东进或曰东扩的大进军中，西伯利亚、黑龙江、甚至间宫海峡（鞑靼海峡）以东的大陆尽头——他人的故乡一块块收入自己的版图。俄罗斯的神圣国境和“固有领土”在三个世纪里一遍遍刷新，帝国的大一统和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一起实现了。

伏尔加河——它以前是东方和西方，即世界另一半的界河。它浩淼的水流以东，绵延着塔塔尔斯坦、巴什基利亚、中亚细亚、蒙古利亚直至阿穆尔河以东的密林。

而现在，“把世界分为两半”的大河变成了新帝国东进的起跑线。如今它流过帝国的脊柱，把工业化以后的大炮和铁轨、把哥萨克民兵和垦殖农，源源输送到河东的莽莽大陆。它不仅扫荡了“蒙古之轭”的宿怨，功业也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拔都汗的蒙古帝国，包括屠戮与残暴。

极目以东，凡残存的蒙古邦国，都是当年的“左手东翼”。而抵达了钦察草原的各部塔塔尔，已经被它改造与消化，精神和基因也被它吸收。

对于蒙古史的追寻者来说，古老的鞑靼-蒙古消失了。

现实的存在，是脉管里混淌着塔塔尔的血、怀抱里居住着多种少数群体的大俄罗斯。只不过它绝不承认与野蛮亚洲的纠葛。它的自我认同，是白种的、西方的、欧洲的、工业化和艺术化的，是优等的民族。

在十九世纪终于闭幕的时点，扩张终于穷尽了整个欧亚大陆。

像是要为母亲祖国的东部边境打上一个界桩，在1900年7月15日，帝国军民以“羞涩的祖国爱”，制造了一次灭绝人寰的黑龙江大屠杀。

我曾在《鞑靼海峡》中引用过，此文换一些段落再引用——明治天皇的近卫军官、后来当了志愿间谍的石光真清在他的四部作（城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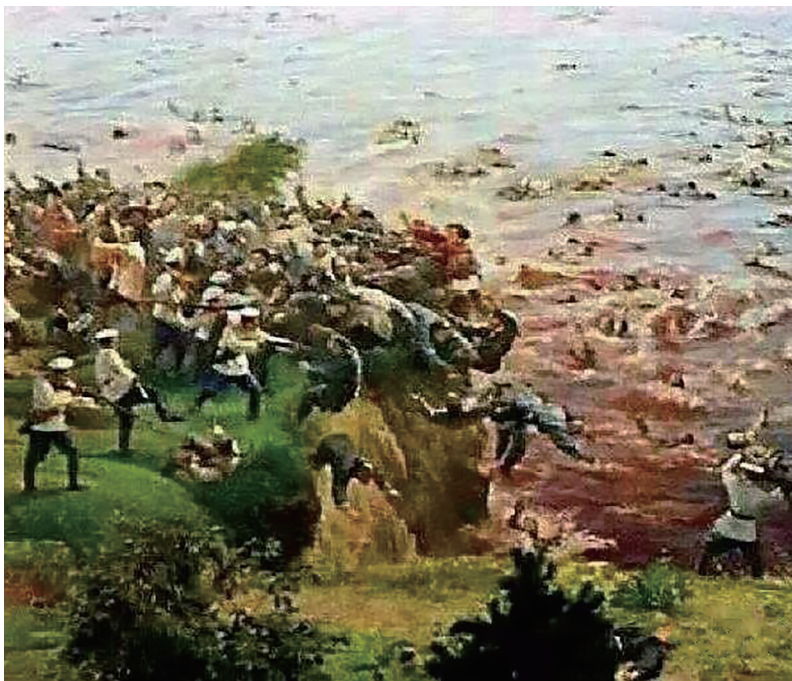


人、旷野之花、望乡之歌、究竟为谁)第二卷里,目击了“史诗的英雄即俄国人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屠杀中国人的“史诗”:

俄罗斯的男子不分老幼,都被分配了枪支弹药。……突然,开始了对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清国人的抓捕。不问店主苦力,也不管是否为俄人所雇,一律从门里拉出来。干的是彻底的:哭喊的铺子伙计、俄人家宅的仆人,连手提什物也不得允许,都被毫不留情驱赶拉扯,赶进了支那街。哥萨克兵、警察和民兵包围住的清国人,大约有三千人。从下午两点禁止渡江到抓捕清国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小时,这对一向慢悠悠的俄国人来说实在是干得快。……不知多少人就地被杀,我见的尸体就有五、六十……

我们跟着的队伍在新布拉戈维申斯克停了下来,那时另一队人顺着扎亚河在走。东方天空赤红,黑龙江被映得像流着血一样。……到达后立刻被赶到河边,命令不许喊叫。接着兵士们挺着刺刀围上来,说是包围,其实对河水一面敞着,包围愈来愈紧,军官骑马指挥……河岸上人的雪崩开始了,纷纷被推搡着跌入浊流。哇哇的乱喊声一起,人全都疯了。推开人流往里挤的,踩着女人孩子只顾逃的,骑兵冲上来马踢刀刺,接着步枪一齐射击。喊叫声、枪声、怒骂声,实在就是地狱,无法用嘴形容。说是分成两队,其实差不多两千人被杀在一堆,被杀的和为了不被杀的,逃跑的,都是拼死的面相。挣跳的、奔跑的、磕头的、躲藏的,杀人的和被杀的都宛若梦中,是疯子还是鬼?……把抱着孩子逃的母亲像芋头一般刺透,把小孩扔在地上踏烂,把被马蹄踩破头的少年和火烧般号泣的人用枪托砸死,把抱着腿先生先生地哀求的孩子踢翻再拖着扔进浊流——¹

1 | p.34-40, 中公文库, 1968 年。



海兰泡大屠杀

1900年的托尔斯泰正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若能像这名日本浪人一样目击黑龙江屠杀的细节，他若是目击了俄罗斯移民刀上的淋漓鲜血——他会说什么呢？他会对自己的小说《哥萨克》怎么评论？在殖民主义已经胜利、体制已经牢不可破的二十世纪肇始的时点，他思索的主题是什么？

他似乎很少具体地涉及。或许他的笔在避开太具体的细末？但我想，托尔斯泰已经被逼到了最后的限界。思想，在等待最后的清算。

那时堪称瑰丽的俄罗斯文化已然矗立。



壮美的城市不让巴黎柏林，魅人的绘画至今人人称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标识的文学处于世界顶峰。面对如此文明，批判噤口了。“殖民主义带来进步”的定理，愈是在奴隶的嘴上愈是倒背如流。直到今天，代代殖民主义的受益者们换上晚礼服，去观赏天籁一般的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没有谁留意鞋底踩着浓稠的血。

前进（вперёд）、祖国（родина）、胜利（победа），这些俄语课的第一批单词，如今我听出了蛊惑的语感。还有，包括宗教。以神圣的名义杀人，如托尔斯泰所说，“它们令人毛骨悚然”¹。

居然，谴责者是另一个帝国的马前卒，是下一代殖民主义的拓荒者。抛弃了俸禄远投黑龙江的日本浪人，像是要对超级大国俄罗斯宣布“末日预言”。他独自一人，在黑龙江边大声喊道：

有良心的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呢？人已经变成没有良心的野兽了么？

当枪托把孩子的脸砸烂时，自己的良心也一块被砸烂了吗？²

9

低贱者在歧视与压迫中，受难者在三百年之久的磨蚀忍耐中，若是只得到了痛苦，岂不是一种最大的悲剧？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几乎就在喀山陷落的同时，强迫改宗东正教的运动被猛烈推行。“受洗礼者”一词讹转念为“克俩申”（кръшен），而且克俩申还分为“老克俩申”和“新克俩申”。

有趣的是“老”（старый），对应的塔塔尔语是表述“未开野蛮”的kara（黑）；而“新”（ново-）对应的译语，恰恰是游牧民描述

¹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93。

² 《旷野之花》，同上页。



“文明成熟”的“白”（ak）——这是一个转述错误¹还是一个恶作剧？

但不论新老黑白，受洗者中有大量“隐藏穆斯林”，他们的心不会都变。就像在观音像背后刻十字的日本“隐藏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一样。

“克俩申”还严丝合缝地对应着西班牙的“摩里斯科”（morisco，被迫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至于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口号“一个西班牙”（España uno）对应着哪个词呢？不是别的，正是托尔斯泰反思的“祖国”！

农民不会拒绝利益，既然国家在高调煽动。

于是，驱赶着败退者和逃亡者，入殖的大潮汹涌向东。农民入殖者涌入昨天的牧场，空出的黑土地令他们惊喜。他们填塞了主人的家园，并把这一段历史涂抹掉。对“鞑靼之轭”报复的三百年，同时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殖民者——向东侵占了塔塔尔斯坦地东，直至亚洲极东的三百年。

不再赘述：这个时期也是俄罗斯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智识阶级，包括他们的文学，以及地理学、东方语言学习翼养成的三百年。

压迫细致入微，一篇难承其重。关于塔塔尔人在俄罗斯的受难——不能抄书太多，我只勾勒几笔：

1589年叙阶的喀山大主教宣布禁止新建及修复清真寺。1628年敕令打击了塔塔尔农业，1654年明文禁止塔塔尔人在死后由子女继承遗产、而必须把遗产交给基督徒“远亲”，俄罗斯人改宗为穆斯林（即已经形式上改宗但又恢复原来信仰的克俩申）将处以火刑。1713年敕令要求喀山等地的穆斯林地主在六个月内或者改宗或者剥夺其土地。手段不

1 |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



胜枚举：隔离受洗儿童与父母、在修道院幽闭改宗者、五倍课税、长期兵役、奖励密告……¹

他们日夜呼唤真主，但正义并不在眼前显现。

古代的鞑靼人渐渐消失了。

他们被大量地同化，融入了俄罗斯人之中——所以你能从大量俄语姓名里剔别出突厥语（多是阿拉伯-波斯语借词）的词根。

维持了自己民族认同的塔塔尔人多次挺身反抗，但是当殖民主义如日中天，弱者最终只剩下绝望的时候，他们开始向东逃亡——更加剧了伊斯兰日益从城市宗教向乡村宗教的渐变。

而且，欧亚内大陆历史上一个醒目的现象出现了：少数民族的东逃。它的最后一波，可能是1918年以后塔塔尔、犹太人，尤其哈萨克的东迁。它是哈尔滨文化的背景，也是祁连山历史的一页。

既然1918年人在逃命，它就是苏联本质的注释。既然政权变了而对他的压迫不变，那么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没有变。

不道德的同化，宛似拿着课本的强奸。它将生下以文化的批判为母亲复仇的儿子。所有殖民主义者都是顽固的同化主义者。但是，抹灭民族语和强迫语言同化的唯一而且再无第二的好处：就是让被压迫者获得双重的水平，使用压迫者的文字揭露同化罪。

于是在漫长的同化时期末尾，一代代启蒙思想家在塔塔尔人中出现了，操着娴熟的俄语。

在托尔斯泰一步跨过局限，让《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成为俄罗斯的启蒙新起点时，宛如喀山岸边的伏尔加河涨水，塔塔尔的启蒙

1 |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52-60。



正掀起着强劲的浪头。

必须提及：启蒙运动的发生仰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圆熟统治。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刚即位，便取缔了针对穆斯林专职压迫的机构。她倾倒于喀山的魅力，喜欢穆斯林情调，也是她最早明白：想赚游牧人的钱，要靠塔塔尔商人。由于想让塔塔尔商人成为帝国与哈萨克草原的贸易中介，1767年在喀山她下令恢复清真寺。到了1773年她不仅宣布了帝国境内穆斯林的信仰自由，还废除了对塔塔尔传统行商的限制。

到了1788年，新设的“全俄穆斯林宗务协议会”任命了穆夫提（教法解释长老）和卡迪（法官），穆斯林获得了相当多的权利。1799年女皇的决定惊动朝野：东正教对穆斯林的强迫改宗行为被严令禁止¹。连穆斯林也震惊的是：穆斯林聚集地模仿东方正教设置了教区，到帝俄时代末期共有5771个称作“马哈拉”的教区存在！²

最迟被吞并（1783）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失去了国土却维持了一定权益——它是“阿速”，蒙古大潮的西线，也是今天俄乌喋血撕抢的克里米亚的末代主人。它的最终破灭，要等到斯大林民族驱逐。

启蒙的大幕揭开了。

三百年塔塔尔的故事太过繁缛细密，就像对他们的受难只能一瞥，对塔塔尔的启蒙史也只能粗略掠过。

一代代先驱继往开来。马尔加尼被称为“塔塔尔历史学之父”，他历历细考俄罗斯大公们曾对蒙古的恭顺，考证鞑靼和喀山塔塔尔时代的贡献，解释伏尔加保加尔-金帐汗鞑靼-喀山塔塔尔——这一连锁认同的

1 《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p.62-64。

2 小松久男：《易卜拉欣，日本之旅》（イブラヒム、日本への旅）、刀水书房 2008 年，p.14。



意义。早年在布哈拉留学时对传统经学院的失望，使他决心扫帚一挥，讨伐跋扈的教法学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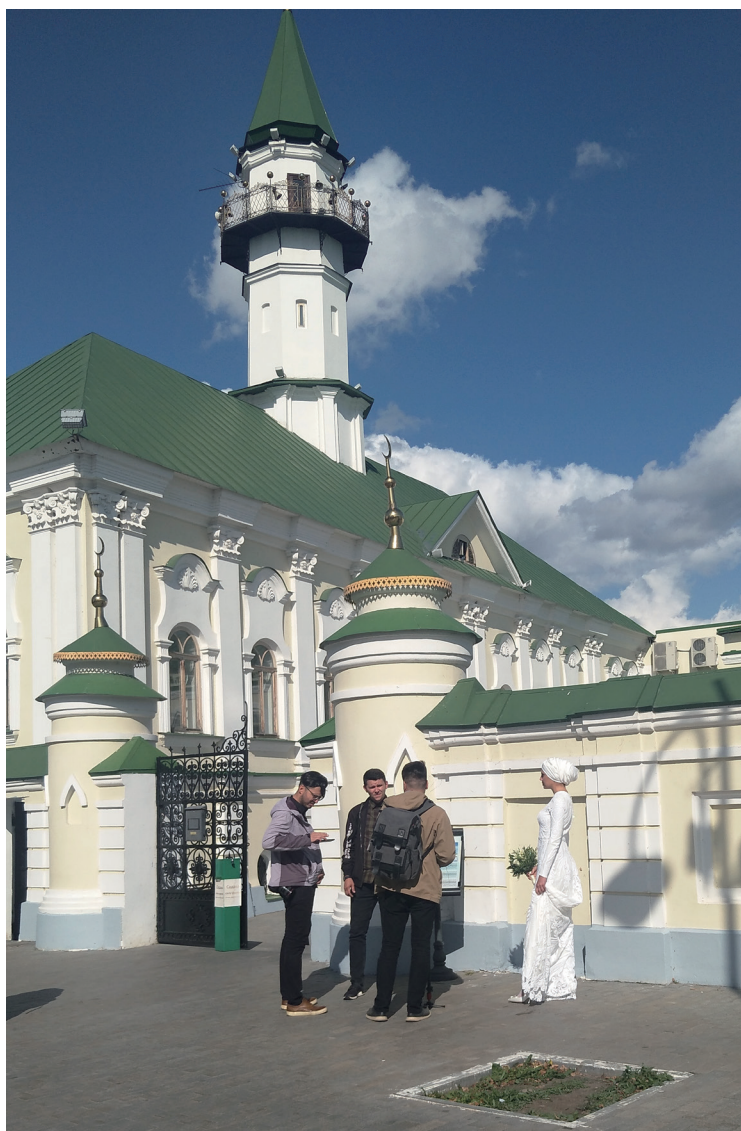
塔塔尔人的思想解放，深有三昧。

因为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除了伊斯兰没有别的资源。而塔塔尔的毛拉，从来都保守甚至是虚伪的。还远不是幻想民族主义或解放的时候，要务是突破教士阶层的原教旨主义控制。而塔塔尔商人——在北亚穆斯林世界中它的文化水平最高，这个集团一定要分娩深刻的思想和人物。

在宗教学者马尔加尼的思想中，理性与独立思考乃是“笔直的正路”。马尔加尼的历史思想中闪烁着对鞑靼-蒙古帝国征服的反思。马尔加尼的学术特征里包括对俄罗斯文化的谦虚，也包括摒弃复国主义。面对压迫的环境，他主张学习俄语的重要性，甚至说俄罗斯社会与塔塔尔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共通”，它们有着“能够互相交换的长处”。他指出“通过对俄罗斯语言的摄取，塔塔尔人和俄罗斯人或许能达到不带偏见的互相理解”¹。这虽然可以被划为审时度势的话语，但必须说：在对语言同化抗击的斗争中还能摒除狭隘——这实在难能一见。

再如，远离着伏尔加河及喀山，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是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他是马尔加尼之后又一代启蒙代表，向原教旨主义的宣战更坚决。在克里米亚旧都巴赫奇萨莱，他编辑的报纸《翻译者》从1883年开始，一直出版了二十五年。

环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尤其对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回民——他们缺乏文化的基础，也没有留意“塔塔尔方式”的敏感。在俄帝国治下塔塔尔走过的道路，内涵远未得到开掘。



在箴切齐 - 马尔伽尼门口



新冠瘟疫袭来的四个月之前——2019年9月，我在喀山的卡班湖边散步。

一个身材高挑的喀山美人，头戴着雪白的盖头，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箴切齐·马尔扎尼的门口。

箴切齐（мечеч）是阿语mesjid（清真寺）的俄语音译。它静静地敞开着门，似乎在对客人说：漫长的受难结束了，来吧，让我们享受今天的民主。

这一线民主很像春天田野里的一派绿色。它新鲜诱人，但娇嫩柔弱，在我这样的中国来客看来，它实在太像一个虚幻的梦。

但漫长的噩梦确实过去了，哪怕还会有新的坏事会降临——包括从市区驱逐、夺走信仰、禁止文字、流放与绞刑，都已成过去。

让人心疼的安宁，正徐徐在喀山的天空降下，被赐予塔塔尔。

游客客见到传奇的鞑靼美人，都凑过去请求与她合影。她明亮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依着以马尔扎尼命名的大寺。

喀山所有的清真寺都一模一样，绿顶白墙，显然都是被毁掉后又重修的。马尔扎尼寺的特殊，不是由于它几经毁坏，而是因为它是被帝国蹂躏良久之恩开一面，被特许用石头盖的第一座寺。

马尔扎尼雕像蹲踞在卡班湖边，它是鞑靼古城与沧桑的标志。若没有它，今天在喀山你根本不能想象，这迷人街区曾经是被驱逐的穆斯林贱民们麇集的棚户。沿着卡班湖散步时，对面的克里姆林和苏尤姆别凯塔一连剪影，在湖水山冈的上方像背光的谜底。

马尔扎尼，这样的伊斯兰宗教人物溢出了西海固、叶尔羌、马六甲，对我是一种陌生的体验。从那天散步时听闻了他的梗概，我便一直在思索他：自我认同的尊严、痛斥教条主义、与俄罗斯共存——在血光迷离的今天，每一条都变得恍然遥远，宝贵得难以置信。

他们怀念苏尤姆别凯女王，但并不鼓动为她复仇。他们从不畏惧牺牲，但敢于放弃冤冤相报。他们对“民主”不奢求太多，只须信教自由



和允许传统。他们是穆斯林，即便自卫中也禁止过分。他们是游牧民，比起国界更在意亲人故乡。他们的思想被一部苦难史随时纠正着，从自己卷入的帝国遭遇中他们深知：吹嘘昔日荣光是危险的，压迫他者就是自寻灭亡。

历史沉重地翻过了一页。

至二十世纪前夜，1897年喀山县会读写的塔塔尔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人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被驱逐到外布拉克渠贫民区的塔塔尔人，在文化上已经能与俄罗斯人并肩对话。1906年第一场塔塔尔语话剧在喀山上演，而塔塔尔语报纸早已问世一年。

到了1916年，“新方式”学校在全俄已达5000所。随着教育改变，一切都跟着变。文学、戏剧、风俗、妇女，报刊、印刷，喀山在跻身俄罗斯名城的同时，也不露声色地变成了欧亚内大陆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它的故事在远近传诵，渐渐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并肩，四城媲美。

噢——就在这一背景下，我读过汉译本校样的《东方五史》手稿，从塔城装上了驼队的货架，穿越沙漠，远赴喀山印刷。

10

锋刃的另一侧，是地理上的西欧。越过北大西洋加上美国，那一边是“西方”。

它凝望着俄罗斯：一群骑光背马吞毛吸血的野蛮人，他们那苟合的“兀鲁思”（国）居然一气膨胀成了巨无霸，这令人不安。

从西欧投来敌意的凝视，它一连在几个世纪里一眼不眨。

它的瞳孔里烧灼着苦痛的历史，仿佛它正目击着呼啸而至的蒙古骑兵扫荡着“孛烈儿”，成串地拉走了条顿的奴隶。

那瞳孔里更奔流着一条永恒的界河，好像那条亦得勒-伏尔加大河向西移动了，如今它沿着黑海——再一次“把世界分成两半”。



就在这目不转睛的凝视之下，百无顾忌的俄罗斯却雄心勃勃。它丝毫不怀疑，唯自己才是正教的捍卫者，新一代的罗马帝国。沿着彼得堡向南，它要与天主教的西方一决雌雄——何止东扩鞑靼地，何止南进高加索，这儿才是第一战场，前进！目标是多瑙河与地中海。

从寒冷的湾岸向温暖的黑海，一路的地名令人谈虎色变。阿速（黑海迤北），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边境看似平静，其实杀气潜藏。

这块犬牙交错的窄长土地，不像塔塔尔斯坦那种“无边的原野和森林”。它是一条竖立的刀刃：从波罗的海沿着湾岸，向南一字排着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个个都是俄罗斯的怨敌。

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代，刀刃上的敌人更增添了一群。“民族恨”，在受压迫的历史、对国家暴力的恐惧，尤其全无自由的人的漫长受辱中——成了难解的死结。自由的渴望，在无辜的受辱中像心头的疤，与悲愿的民族主义孪生共存。

此外，一种罗马天主教对拜占庭正教的正统优越心理、以及西欧文明对东方野蛮的厌恶和蔑视，也在不断地蔓延。

帝国不仅给败者带来了厄运。

俄罗斯的大国崛起，是伴随着对钦察塔塔尔、西伯利亚、哈萨克与乌兹别克、东蒙古的征服实现的，但想不到却被西方扣上了一顶“塔塔尔-塔塔罗”（Tartaro，地狱来者）的帽子。

西方心理深层的意识是：“撕开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就会露出一个塔塔尔人！”西欧人固执地说：不，不光是基因，俄罗斯活脱就是野蛮人，它即是蒙古之軛的复制品——要记住：波兰以东，就是“亚细亚的



野蛮”¹！

这种话语，表里复杂。

确实，光是拔都汗，就攻打过波兰七次。如前引佐口透书，1241年拔都汗在里格尼茨大败波兰与条顿联军的战役，是东欧史的大事件。传奇老将速不台在匈牙利只是稍露峥嵘显示了一下他的统帅才能，若不是凑巧因窝阔台大汗骤死而匆匆撤围，波兰的覆灭无可避免。²

但是西方的“鞑靼戒备”，更像一种天主教士的布道故事。它没有更多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的奥深处，还存藏着对“哈扎尔-卡萨”犹太人的知情、憎恶、警惕、以及迟早一战的情结。

一个被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早在北亚草原横行的突厥系王国——哈扎尔国，进入了眼界。有谁能知道：这是一个视角，日后它或许还将成为解开世界死结的纽带。

哈扎尔-卡萨尔，这一名称很像哈萨克与哥萨克，归根结蒂是突厥语的gaz，流浪、自由。在严谨的犹太研究著作与“阴谋论”之间被议论传闻的《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³一书，指出这个词汇是对游牧、骑兵的描述，特别说德语的Ketzer，有“异教徒”即“犹太”之含义。

在新兴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崛起，并给予波斯的萨珊王朝以最后一击之后，原来残存散落于亦得勒（伏尔加）左右的西突厥诸族中较大的保加尔、哈扎尔、马扎儿诸国里，渐渐地哈扎尔称霸了。

1 伊藤定良：《近代ドイツの歴史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マイノリティ》（《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群》），有志舍，2017年，p.56。

2 佐口透《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p.129。

3 The Thithteenth Tribe-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Arthur Koestler 著，日译本《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宇野正美译，三交社，1990年，P.42-43，本文或简称《第十三支族》。



一时间，世界北方曾出现过——拜占庭、哈扎尔、阿拉伯的鼎立。

哈扎尔与号称无敌的阿拉伯双方，都想越过隔离它们的高加索山脉——熟悉它们的元朝所谓的“太和岭”。在“众门之门”的高加索隘口打耳班，双方攻防几度。前述伊本·法杜兰前赴保加尔的取道就不惜绕过浩茫里海，为顾忌犹太的哈扎尔，而放弃了打耳班近路。他们辛苦地绕行阿姆河口，“河水将解冻三个月，眺望着它的景色，宛似看见地狱之门打开着”¹。

至于哈扎尔人的皈依犹太教，阿拉伯史料与希伯来史料都有记载。

简言之，逃避拜占庭帝国的迫害流入黑海以东的犹太人，是哈扎尔王国犹太化的主要动力。号称“阿拉伯的希罗多德”马苏迪（Al-Masudi）在十世纪地理名著《金矿与宝石的草地》里，对亦得勒的居民构成记述道：

这个城市里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异教者。犹太徒包括王、随从和同族的哈扎尔人，他们的王早在哈伦·阿尔·拉施德哈里发的时代就已经成了犹太教徒，从伊斯兰各地以及希腊人的国家（拜占庭）来的犹太人也集中在这里。实际上，现在也即希吉拉三三二（943-4）年希腊人的王强迫王国里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这么一来，很多犹太人就从希腊人的国逃到了哈扎尔。²

他所说的“希腊人的国”即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这是十世纪中叶的一次异类驱逐事件。希伯来史料呼应了马苏迪的记录，使用的表述是“下一任国王的迫害不是灭国，而是慈悲地逐出国外”。

1 同上注，p.62。Arthur Koestler使用的伊本·法杜兰纪行引文，是本文涉及的巴什基尔民族革命家、后日的突厥学家图坎（A.Z.V.Togan）的译文。

2 同上注12，此处三条史料均转译自《第十三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P.100-101。



这场迫害能够确认。因为它甚至引起了欧洲西端、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注意，详细记在著名的《哈扎尔书简》里。¹

总之，里海之滨的哈扎尔国犹太化了，它将给世界带来复杂至极的影响。

以中国式的蒙古-鞑靼常识，很难想象这里说的是西突厥的一支。但是，若对哈扎尔王的称号是“可汗”心怀疑惑，那么听说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努斯和哈扎尔王女结婚后呼唤她的爱称“其其格”（常见至极的蒙古语名字“花儿”），我们该目瞪口呆么？²

这个黑海与里海间的霸权虽然一度强大，但还是被新称霸的罗斯人打垮了，它在里海之滨的要塞亦得勒被毁，渐渐地声名黯淡。

蒙古-鞑靼给了它致死的一击。拔都汗的蒙古怒涛席卷而来，哈扎尔最后亡国了。

所谓的“离散”开始，仓惶的犹太人成群西逃。

他们经过熟识已久的乌克兰，一路渗透留居，主要进入了波兰。

而此时的西欧，以罗马天主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也已成熟，他们对继承着拜占庭（东罗马）宗教与传统的俄罗斯、以及从牧畜蛮族里变身而来的东来犹太人，充满了排斥、厌恶、歧视和仇恨——

于是，世界的主题之一形成了。

这一主题，这种思想，就是后日欧洲人“排犹意识形态”的根源。但它只是根源之一，不是全部。尤其经过了希特勒时代以后，这个问题成了“世界的最大禁忌”。因为禁忌的威胁，以及不歇的宣传，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认识过程尚远未起步。

欧洲人的犹太认识，复杂得多也深沉得多。涉及它，必须从一开头

1 同上，注 14。《哈扎尔书简》事在 p.106-122。

2 同上，“其其格”见《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P.79、133。



就分寸准确。但我们不仅缺乏基础，而且对史实难窥全豹。

俯拾零星记录：

哈扎尔人向西，向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的迁徙移动，是一场绵延“五、六百年血与汗的大事业”，有趣的是“匈牙利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着太过相似的特权地位”：即职业都是“造币局长官、专卖盐业管理人、收税吏、贷款业（银行家）”。¹

而宗教歧视本来就根深蒂固，于是对犹太人的限制加剧了。1496年波兰议会在封建领主与教会双方的压力下，决议“禁止犹太人获取农地”。²这一结果是：移民从农村转向都市，哈扎尔彻底洗去了突厥痕迹，变为了城里人。

历史继续翻页。

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帝国兴起，西欧的意识形态正式奠基。对亚细亚的认识偏见，浸染了各式的知识阶层：从文学界的畅销小说《借方与贷方》³，到最左翼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俄国观。

顺便说：或许由于暗中运行的、资本宣传的禁忌与控制——中国虽然自近代以来几番鼓荡起翻译大潮，但一直不得见《借方与贷方》的中译本问世。

也许，恰是此刻在“新俄罗斯-顿涅斯克”的巨炮对轰，换句话说：是在“阿速”与“孛烈儿”原野上的死拼——才是剔除政治表层、打开“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数百年敌视的钥匙。

这种“敌视”，至少它是“蔑视与误解”，甚至能使恩格斯在其《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这样写道：

1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26。

2 《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日文版 P230。

3 关于古斯塔夫·福莱塔可这部影响了当时德意志社会的著名长篇小说《借方与贷方》的介绍，见前注伊藤定良：《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点 少数民族群》，有志舍，2017年，p.59-67。



正是对俄罗斯的憎恶，才是德国人中间出现的最初革命热情。¹

自由主义的白，马克思主义的红——如此内里三重的“西方”，虽然被中国各派启蒙知识分子亦步亦趋地模仿，但它的内中包藏，其深莫测。

由于他们与俄罗斯共有的殖民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人们常常忽视了他们对“波兰以东”的斯拉夫民族、以及“更野蛮的”亚洲怀着怎样的种族意识。若不是因为他们白纸黑字地写了，我们显然不相信他们居然认定：俄罗斯的血液里流着鞑靼-蒙古的基因。

一个短语的概括最深刻：“蒙古人与黑人”²。这一提法，这种话语，虽然对北亚草原的牧人和我听来，它简直匪夷所思，但它却是一种西欧上流对东方的种族主义情结。

于是，就在近代世界渐渐成形的时点上，西欧的种族主义者把他们厌恶与仇恨的焦点，称为“犹太蒙古人”。反犹太主义者盖沃尔克·弗里茨在1915年写道：

在东欧犹太人中成为问题的，是数百万之多、穷窘、不仅肉体道德都乖僻而且人种也属劣质的人，即犹太系蒙古人。³

他指的“犹太系蒙古人”，就是阿什肯纳兹-哈扎尔犹太人。

- 1 恩格斯此语见伊藤定良：《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 少数民族》（有志舍 2017）p.156 转引的大月书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p.284（1961 年）。
- 2 同上伊藤定良书注 16，P.178-179。语出 1914 年 10 月 4 日由 93 个著名文化人连署的《告文化世界书》。
- 3 伊藤定良：《近代ドイツの歴史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マイノリティ》（近代德意志历史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有志舍，2017 年，p.207。盖沃尔克·弗里茨之名据日文ゲオルク・フリッツ音译。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不是在别处，正是在今天战火熊熊的乌克兰敖德萨一带，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大批东欧犹太人逃亡涌进德国境内，造成了德国的憎恶犹太人风潮加剧。

如今这个情结愈来愈清晰了，当然只是在一个侧面清晰：在西欧知识人与贵族阶级的心底，有一个深深的、烙印般的戒备符号。他们一直在心理上对抗着这个追逐他们的敌人。

远从前13世纪，迟到哈扎尔犹太人定居波兰，危险的“东方蛮族”就成了西欧心底对匈奴、哈扎尔、钦察、鞑靼、蒙古、俄国的一个顽固认识：

自匈奴的阿提拉以来，嗜杀的成吉思汗、从哈扎尔变身的犹太人、野蛮的苏联俄罗斯——它们是文明的永远敌人。

但是，以上只是简化了的一半话语。

拔都汗扫荡的哈扎尔国消失了。但在它故地的北西，却出现了“离散”以来未曾有过的“高密度的犹太人的出现”¹。在西欧的罗马天主教的眼中，他们与渊源不同的、其进入欧洲的时间能远溯罗马时代的另一些犹太人相比，是更另类低等的一类。

与他们源头不同的一批犹太人，早在10世纪末的法兰西与莱茵兰就已经扎下了根，并发育得羽毛丰满。《第十三支族》的一笔概述可谓一针见血：

他们在英国被厚遇为王室的高利贷借债人身份，其主要的工作是为政治经济的投机事业……提供资金。²

说它一针见血，是因为读着这一分析，便不能不联想到一度几乎搅

1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40。

2 《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41-242。



乱了元朝的“斡脱”（ortaq）¹。

“斡脱”问题在元史中异常醒目，它曾在元朝引起很大的社会骚动。那也是难缠的蒙古史宿题，也许这条注释倒是一个横向的启发。那也是由于一种与最高权力攀附孪生的“人”，他们以一种“特权地位”对各阶层实行了伤害，因此必然地身处冲突的焦点。

愈是对照元朝，愈是觉得《第十三支族》的揭露酣畅淋漓：

这些高利贷者靠着暴利砌筑了莫大的财富，然后再为王室的利益把钱财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吐出。他们完全处于王室的庇护之下，相当长久地继续着富裕的生活。谁都没有留意：豪宅美衣及强大话语权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所身处的危险。且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及各阶层的负债者们的愤怒，在一点点地蓄积着……²

欧洲的历史叙述在此后渐渐暧昧，仿佛存在一个断层般的缺环。

——因为它是史上最大的禁忌。

只剩下我们，被四方的地平线束缚了视野的游牧民，心理上还想不通：他们不是亚洲内陆的一支“白鞑靼”吗？在中国唐代文献里被写作“可萨突厥”的，与阿拉伯、拜占庭围绕着高加索的“门中之门”打耳班隘口争夺里海草原的哈扎尔，怎么一场鞑靼暴风之后就连骨头都改变了？

——我们显然低估了伏尔加河流域亦牧亦商的经济构成。

尤其我们牧人的脑袋，小觑了商业本身孪生的“高利贷”是什么东

1 斡脱（ortaq）是元朝诸王贵族豢养的高利贷经纪人，对他们的描述是游牧民语言“羊羔儿利”。对之考据无数，一说这种职业乃犹太人专营；也有研究说：回回人从事这种伊斯兰严禁的行径。

2 《ユダヤ人とは誰か：第十三支族》（第十三支族：哈扎尔帝国及其遗产），P241-242。



西。我们从来就对“资产阶级”一脑子糨糊。由于浅薄的灌输，到老了还把糊涂当常识，反资反帝一辈子，却对资产阶级的生成变迁，一字不识，陌生无知！

血统和缘起，愈来愈宛似迷宫。但无疑人群在经济处境中被改造。一些哈扎尔缘起的人，就是先经营高利贷、后操纵银行的金融资产阶级。

不仅停留于金融的侵占。

他们——与巴勒斯坦毫无瓜葛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发动了在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征服，制造了一个以色列犹太国。于是当代世界被植入了一个毒瘤，至今天癌已几番发作。就是它，导致了不尽的流血，导致了不熄的战争，导致了911事件以及藉它出现的“反恐”历史时代。

它是蒙古史关联的最远、也最大的话题。以日本思想家板垣雄三的一句话结束它吧：

催生了以色列的，正是效率化地驱逐犹太人的帝政俄国以及继承了它的纳粹主义。还有英法——它们企图遮蔽欧洲基督教（它与中东基督教不同）的反犹思想，一边叫嚷“补偿”纳粹的犯罪，一边向中东钉进控制的楔子。¹

话题虽然延伸得太大，但它环环相扣，考验着人的智力。确实它难以捕捉，但唯有它，是打开世界之谜的钥匙。

好像完全逸脱了蒙古史？

不。正是在抵达此处之后，求学蒙古史的初衷才得到了回应。

1 《シャルリ・エブド事件を読み解く：世界の自由思想家たちがフランス版 911 を問う》（解读查理·埃布德事件：世界自由思想家质疑法国版 911）、板垣雄三監訳、第三書館、2017 年、P379。



11

一部鞑靼-蒙古史，如一幅长卷画面终于到了它的末尾。

在追究之末，旧有的印象淡漠了：天之骄子，横扫欧亚，都一阵风消逝远去。昔日辉煌的追求者，大概只感到了失落。

蒙古史的考据与通论多得像连绵的山，读久了渐渐会觉得隔阂。在漫长的过程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自从离开了乌珠穆沁草原，我想向这个领域求索的，不是考据，不是通论，只是一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游牧的美”。

我想用五指刨开草皮，我想找到像我家额吉的那种……宽容、忍耐、善良、平等对待每一条生命的天性。

我也想找到，能够超越乌珠穆沁善良的、身在潮流前头的蒙古-鞑靼气质。我想发现它的人物。那种人和他们的思想，能串联我一生经历的游牧与信仰，牧人及穆民。

无疑，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早把他们脚下土地上的那个克里米亚塔塔尔人——伊斯玛依勒·贝·伽斯普林斯基（Ismail bey Gasprinskii）排斥于九霄云外。不仅忘光，更挤出了今日的血腥残杀、挤出了半岛和黑海。

但伽斯普林斯基在克里米亚播种的不是战争，而是文明的《翻译者》。它早晚会成为克里米亚的重要文物，在良知恢复后闪烁光彩。

俄乌战火燃起前不久，我曾徜徉在巴赫奇萨莱。一条条辨认着路名，把拉杆箱拖过山道，找到了“布尔什维克路11号”，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娘经营的旅馆。

踩着那条半山上的沙石小路我几趟寻觅，但直觉找不到当年的印刷所了。因为我很了解什么是“迫害者”（kafir，卡费尔），他们把一切都凶恶地毁掉，再无耻地涂得光光。

而当年伽斯普林斯基掀起的“新方式”教育，使俄罗斯穆斯林跃出



了麦德莱斯（经文学校），并宣示了与教条分子的泾渭两界。它是真正的文化提升，而并非陈旧的“复兴”。不仅有思想而且随之行动，麦德莱斯在启蒙的风暴中成批地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新方式学校”，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人——直至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也没有抵达这一步。

能看到一幅宝贵的讽刺画，1908年第42期《毛拉纳斯拉丁》（即阿凡提）：伽斯普林斯基手里拿着的报纸上写着“翻译者”，对面一黑一白两个长袍教士是“格迪米斯特”（古典派、老规矩主义者），一个抡着大棒，一个举着鞋子，他们跳着骂着：“卡费尔”（异教徒）！“新方式是对教法的背叛”！



《毛拉纳斯刺丁》1908年第42期的讽刺画：被“老规矩主义者”
毛拉攻击的伽斯普林斯基



也许争论的双方都没意识到：十九世纪末的“新方式”开辟了塔塔尔各族的未来。人们曾忧心忡忡的，镇压与同化苛政之下的“文化经济双绝灭”，居然因教育的一线牵动，导致了民族的升华。

献身这片热土的著名人物很多。

可以列出的多是塔塔尔人，也有其他不同的“白鞑靼”。他们中很多人最终埋骨异国，也有的决计留下，默默在自己家乡迎送生死。

比如末代全俄穆斯林宗务会穆夫提（法官），在遥远日本博得大名差点被日本军国扶为设计中的“穆斯林王”的阿布杜拉希德·易卜拉欣；有巴什基尔民族解放领袖，独立运动被镇压后改投学问的突厥学大师图坎（揭秘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第十三支族》的突然死去的作者，引用《伊本·法杜兰行记》时就使用了他的译本）；还有亲赴革命中的俄国，竭力于联合布尔什维克抗击英法的事业未果、转身加入了中亚“帕斯马奇”游击队战死在帕米尔的、原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恩维尔·帕夏……

俱往矣。

在塔塔尔斯坦历数它的人物，像是注视一幕幕悲剧的皮影戏。

但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他们都曾竭尽全力地去突破狭隘的束缚。他们都渴望挣扎出内陆草原，朝着自己意识到的“人类”或“国际”攀登。

当然他们都失败了。或者说他们一定会失败，因为历史正处在蒙昧阶段。但是作为人，他们以生命的鲜烈异色点亮了黯晦的历史，把遍地的猥琐照射得无地自容。

他们可能被封存良久，但宝藏都是深埋的。它否决了滚滚泛滥的污浊文字，等待着地球襁褓中未来分娩的青年。

我想不合时宜地，举一个红色的例子。



就在托尔斯泰因一夜阑入乞丐收容站，突然目睹了底层的极度贫穷而导致思想激烈转折的1881年前后，一个重要的人物诞生在塔塔尔斯坦——他就是穆斯林共产主义者苏尔坦·加利耶夫（Mirsäet Soltan-galiev）。

读者感到陌生，人们全不知道：苏尔坦·加利耶夫处于列宁时代政权体系中穆斯林的最高点¹。他的志向，是发掘伊斯兰内藏的社会主义底蕴，企图让它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相熔合。

没有篇幅了。也许只挑这一节能简洁地介绍这个人物？请留意他对殖民主义批判的视野和措辞：他早就和“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一划两界。

克里斯托·哥伦布！这个名字被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由衷喜爱赞叹不休。但正是他为欧洲的掠夺者“开拓”了通往美洲的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对“土著”美洲的抢夺、破坏和荒废中各逞一能。它们在“土著”美洲的牺牲之上建起了自己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在它们那些蹂躏者作出的残虐行为面前，连帖木儿或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对欧洲的侵入也黯然失色！……“爱和平”的现代美国人为了创造“进步与技术”的富裕“大都会”文化，有必要让数千万美洲原住民和黑色非洲人死灭，把出色的印加文明从地上斩草除根。芝加哥、纽约，以及“欧洲化”的其他美国都市的摩天楼雄姿，是在被不人道的种植园²折磨致死的“美洲印度人”和黑人

1 苏尔坦·加利耶夫：红军总政治部东方局长、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会委员、联邦土地委员会议长。

2 此处原文为プランター。据文脉译为“种植园”。《イスラムとロシア》（伊斯兰与俄罗斯），p.38



的尸骸、以及被毁坏净尽的“印加”城市的废墟上建起的。¹

他的思想是：塔塔尔摒弃汗国情结，不选择复国主义。

它的超前意味也许将在未来振聋发聩。当帝国呼喇喇地大厦倾，当绝望的小民族有了机会的时候。

苏尔坦·加利耶夫从塔塔尔和各少数民族的苦难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本身就具备无产阶级性”的命题。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分割已经完成的时点，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解放的一致性。针对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宣传，他把伊斯兰定义为：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中“受压迫的与抵抗的宗教”。

他批判的锋刃，笔直地对着西欧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欧诸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是帝国主义掠夺的殖民地财富的一种间接享有者，因为他们从殖民利益中分了一杯羹；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文明中产生的，它的东方认识中隐现的西方优越思想，挥之不去。

——巧的是，对这一点托尔斯泰也怀着同感。他说，“我认真地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可以通过《资本论》的考试，”他接下来对马克思的批评尖锐得似乎离谱，但也许又是道理被他一句说破：

“使我惊讶的是，他把十分普通的东西讲得相当复杂，相当深奥，让人读了很不舒服。”²

百年之后，这些观点正被人逐一地重视或认同。

苏尔坦·加利耶夫当然不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但是，或许他比起托尔斯泰，瘦弱的肩头还扛着一个民族的重负。在暴力称雄的革命中，他的思想使他每一刻都冒着被划入异端的威胁。何况，从巴什基尔

1 《伊斯兰与俄罗斯》，p.37-38。

2 《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p.377。



到哈萨克，几乎所有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都拒绝他的“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思想。

也许没有谁读过《我是谁》（*Кто я*）。

有点像瞿秋白，苏尔坦·加利耶夫用自传文体，以俄语披沥，记下了一些少数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心事¹。

生下我的是环境，隶属的环境，痛苦的压迫和贫困绵亘几世纪的环境。我是被压抑民族的被压抑人群的儿子，哦，尽管作为革命者我也是奴隶的革命者。我一直意识着这一点，总对自己不满。我有思想，也有感情欲望，但意志却不足。意志比起思想和感情显得少。……

“我一生目标都向着自由，但一生都感觉自己是奴隶”（波斯诗）

这是一个定居的游牧民、一个喀山塔塔尔人的悲剧故事。

他的“环境”——“是患着‘伊斯兰过敏症’的俄罗斯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首脑层”，他们的意识与思想里，带着“几乎‘成了皮肤感觉的’对亚细亚的无知与偏见”²。

于是，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们话不投机的他，既然在与布尔什维克联手的过程中口口声声“穆斯林”，凶险的结局就命定难逃。



苏尔坦·加利耶夫

1 《イスラムとロシア》（伊斯兰与俄罗斯），p.64。

2 《伊斯兰与俄罗斯》，p.76。



读者已经猜到了：苏尔坦·加利耶夫先是被投入著名的卢比扬卡监狱，再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抹杀。由于对他多角度的污名化，甚至今天在喀山，即便在他的母族同胞中，知音和理解者也不多。

最忠诚的儿子得不到同胞敬重，也许是世间的常象。但是思想和魅力，并不以俗世名誉的多少衡量。他们如埋在岩层里的宝石，靠自己的资质与时间长久地对抗。一旦发掘之日到来，表层凿开，污名误导纷纷破碎——他们将与真理一块显现。

那时他们会谦卑地微笑，告诉人一切都是顺从自然。

喀山，我在离开它时觉得自己犯了错：一切都还没看懂，什么都还没想透，就到了尽头，到了离别的时分。

暮霭中，苏尤姆别凯的尖塔如一个谜语。

12

俄国在锡诺普的大胜，让西欧列强猛醒了。

叙述要先回到那个名字：**Tatar**。西欧——至少波兰和普鲁士的贵族们不能忘记：那个恐怖的拔都汗刚一露面就杀到了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名副其实，是“从地狱里来的”（**ex tartaro**，拉丁语）！

难忘塔塔尔的恶名，恰恰就是“地狱恶魔”（前文已述，**tatar**与拉丁词**tartaro**谐音）！更难忘野蛮人居然战无不胜，它硬是长驱直入到了匈牙利，还团灭了西欧联军。

所以当英法震惊地发现：“半野蛮人”的俄罗斯，居然真的打算占领君士坦丁堡挺近地中海，而且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动脉——多瑙河的出口，“国家核心利益”让英法不再犹豫，他们断然出兵，援助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

只因这个原因，托尔斯泰才目击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血战。

而俄罗斯，它以种族主义的竞赛当作回答。它狂妄地自诩：唯我才



是西方的旗手，唯我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正牌的十字军。

这一俄式意识形态，经过了苏联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延续到它对高加索少数民族的灭绝式镇压，与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

当年它的目标，一是南进并粉碎令西方五百年咬牙切齿的奥斯曼帝国；二是沿着鞑靼蒙古的来路向东，征服一切亚洲游牧蛮族。

黑海舰队的奇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唯有上帝才能使帆船穿越黑海，在传奇的锡诺普、在天下闻名的奥斯曼海军母港一鼓全歼它的舰队！

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最后的南进”一直是俄罗斯右翼的口号。

战争惨烈至极，但终战无期。对奥斯曼的系列战争一直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沙皇和帝国自己灭亡了，还没有完！

对俄罗斯的政治地理感到古怪和刺激的人可能不少，但我猜看破这种地理的第一人，也许是明治巨谍明石元二郎。他在遗稿《落花流水》中，开篇释义第一句就是：

距今约千年前之今露西亚帝国欧洲封疆内，斯拉夫种族以贯“诺夫哥罗德”“基辅”“敖德萨”之狭长带，为其生息区域。¹

大公时代的俄罗斯，东西只达到伏尔加流域，南北更不过是窄窄一条。与后日不仅穷极了地尽头，而且抵达了海尽头的庞大帝国相比，它的古代地盘，狭窄得不可思议。

北起波罗的海的湾岸三国、南至直到黑海的波兰与乌克兰，它们与

1 | 黑羽茂：《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南窓社、1976年、p.104。



俄罗斯吞并分割恩仇情怨，纠缠了数百年。如今它们一字甩手，如盾牌阵，结成了一道敌视的壁垒。

上一次怒斥俄罗斯的是波兰，伴随着电影《卡廷森林》的热演。此一轮怀着血海深仇的是乌克兰，大打出手的战场正是“诺夫罗斯”（新俄罗斯）——昔日克里米亚汗国的牧场。

站在塞瓦斯托波尔，绵延的大陆通向圣彼得堡。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宣传画，一个在黑海之滨披着俄罗斯三色旗的美女伴着一句口号：“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

（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Мы с Россией）



“回到未来：我们和俄罗斯同在”

离开北京前看了一个乌克兰电影《顿巴斯》。不消说那电影里的口号是相反的，而且针刺死穴一般，挨个讽刺了公决、民兵、正教，尤其讽刺了“新俄罗斯”这个词儿——但我没觉得它批判的是殖民主义。

确实，从鞑靼人的马鞍之间远远望去，高喊着祖国的两家之间，正所谓春秋无义战。



进入二十世纪，眷顾帝国的风向骤然变了。

在锡诺普博得大名的俄罗斯海军，这回把奇迹让给了别人：绕过地球远去中国旅顺的波罗的海舰队，在不远万里的远航之后，就在到达当天，在日本海上被全军歼灭。

随着日俄战争的惨败，新帝国的噩梦开始了。

曾经的哈扎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究竟何时与原在英法的犹太人合流，留待别人细考——此刻的他们不仅早已身价百倍，而且已是操纵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金融巨手。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在乌克兰发生的屠杀，使他们与沙皇及罗曼诺夫王朝结了仇。1905年前后爆发的日俄战争，究竟是日本为了确保朝鲜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而铤而走险，还是这股国际金融势力要操纵新兴的日本军国去毁掉俄罗斯——并不易细究。

在滚滚的巨额金钱流动下，所有的仇敌都站了起来，像注入了活力。

日本驻俄罗斯使馆“武官付”、后来大致职务为驻斯德哥尔摩武官、但在整个欧洲各地展开谍报工作的明石元二郎大佐，据记载在日俄战争期间使用了73万日元（此笔巨款在上世纪80年代折合20多亿）活动经费¹。但书中关于钱的来源语焉不详。

从他煽动的各式各样造反来看，他的成功过于巨大，超出了一般天才间谍的能力。但日本陆军以欧式的骑士道尊严，不愿留下不洁的间谍战痕迹。于是“一个人比得上十个师团”的明石元二郎业绩被删除干净。他的世界顶级的行动与那个时期世界的最核心记录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被这位风流巨课题为《落花流水》，被一代代日本军人文人

1 见前注 33：《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p.76。



抚卷兴叹。这个本子里记满了从芬兰到波兰一切反对党的密码，列宁的名字被以汉字记为“礼仁”¹。用日文汉字“礼仁”转写列宁：レイニン/reinin/ленин，读音惊人地一致。

那是1917，真是呼喇喇地大厦倾，从芬兰湾到黑海，没有一个盟友，没有一人同情，为俄罗斯帝国送葬的喊声响彻云霄。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一七（1917），天下大吉。无数人都苦苦等待那一年。



喀琅施坦德教堂里的圣像：被东正教封圣的尼古拉二世全家

当年还是皇太子时曾在日本遇刺的尼古拉二世，于十月革命中被送到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乌拉尔，全家七口都被残酷地枪决。如今他的家族受到同情，被封圣为“牺牲与拯救的圣徒”。但是，流水的悲欢故事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不灭的帝国。

随着结论太迟地浮现，蒙古史终于翻到了末尾。

1 《日露战争与明石工作》多处提及，如p.124、167。



俄罗斯并不是塔塔尔。但从拔都汗到查干汗，也确有内在的一根线——它就是“也客兀鲁思 /ike - ulus”：帝国，不祥的魔影。

记得某一次回草原，在日暮时分乔布格我家的努特格“nutuq、营盘”上，我和哥哥阿布盖随意地聊天。那一天，不知怎么讲到了苏联和“沙皇”。

用蒙古语说出“查干汗”（沙皇）这个词时觉得挺顺口。但感觉古怪，像沙子粘着舌头。

13

当喀山与克里米亚的塔塔尔知识分子掀起启蒙的巨浪时，托尔斯泰也抵达了一个作家可能的辉煌顶点。是的，《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炫目巨著，也许并不能解决内心的矛盾。托尔斯泰在激烈的精神搏斗中，意识到了启蒙的意义。

穷人的悲惨无助、司法的存在荒唐、暴力的永远危险、宗教的侵略潜质、私有的万恶原罪——这是托尔斯泰总结的人类社会几大病灶。

应该再数一遍，一共五项：每一句都开人心窍，每一条都千真万确，每一字都不失分寸，每一个都是今天更要思考的原则。

他针锋相对地开始了长久的，对国家主义的讨伐。他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他对着俄罗斯大声疾呼：“摆脱对国家，对祖国的迷信，不再对任何暴力政权唯命是从”！

这种彻底的号召，提升了整个俄罗斯人的水平。因为“一旦人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旧世界的末期，新世界的开始。”¹

托尔斯泰主义诞生了。

1 |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01、506、507。



彻底自由的个人，可能达到罕见的高度。在日俄战争中爱国主义还曾被突然唤醒，“听见亚瑟港（旅顺）沦陷时他哭了”¹——但是很快，托尔斯泰“对拒绝服兵役的情况极其感兴趣”，他的飞跃是坚决的：他反对参军当兵，“拒绝学杀人”。



托尔斯泰

他那颗伟大而敏感的心灵中一种思想矗立而起，即：“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冲突”²。

他一步从顶峰跳下，沉入朴素。

他较真地为工农和儿童编写启蒙读物，这就是被整个世界称道、然而难能模仿的《识字课本》和《读本》。我最吃惊的是：对于我，理解过去和警示未来特别重要的两部——《高加索的俘虏》和《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居然都收录在《读本》里，供工农和儿童阅读。

我联想着塔塔尔人的故事。

这是两种不同的启蒙么？托尔斯泰与他们是在殊途同归么？

比较虽然有趣，但结论很不容易。

二十世纪塔塔尔启蒙者的谱系中，有一个早期共产主义者穆拉·努尔·瓦希托夫（Мулла-Нур Вахитов）曾企图沟通两种启蒙：他先在喀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后来在彼得堡上学时，发表的论文里出现了“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概念。他被学校处分的1910年，正值彼得堡民众悼念托尔斯泰逝世、要求废止死刑。受了托尔斯泰的感染后，

1 《托尔斯泰传》，徐迟译，P917。

2 《托尔斯泰传》，P812。



瓦希托夫的视野已经不停滞于自己民族的解放，他的口号是“全人类的
爱”。在1917年他甚至充满信心地宣言：“未来的塔塔尔斯坦，将是亚
细亚革命的跳板！”¹

而托尔斯泰的营养获取，大概不会经由精英渠道。

一个非常特殊的细节被托尔斯泰研究者李正荣留意了：

俄国人传统的襁褓，很有东方色彩，总是用绷带把婴儿紧紧地
裹在里面，据说是为了扳正婴儿的骨骼。小托尔斯泰一生中第一个
记忆就是被捆绑着的感觉。他想要把胳膊伸出来，却做不到……²

我读到时惊愕得瞠目结舌！

这是我在乌珠穆沁看惯了的习俗，每个蒙古包里都支着一个木
架。它让人浮想联翩：蒙古-俄罗斯的血脉，居然达到了如此之深的交
融……

托翁记忆中婴儿被捆进的木架，乌珠穆沁蒙语叫做“乌里给”
(ulogi)，它曾给无数怀念母亲的蒙古诗歌以灵感。

我二十岁就会唱的长调《乃林古和》(修长的青马)里，用蒙古句
法，“u”作头韵的那一节是：

乌里雅斯(杨树)的木头哟，用上了

乌里给做了的，是阿爸……

托尔斯泰的潜意识，循着一声襁褓的呼唤。这个细节也更让我坚

1 《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苏尔坦·加利耶夫之梦)，东京大学出
版会，1986年，p.132-134。

2 李正荣：《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p.252，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年。



信：想读通一部蒙古-鞑靼兴衰史、要揭露“查干汗”俄罗斯的罪与罚，托尔斯泰是开锁的一把钥匙。

当帝国疆土抵达了大陆尽头，当自己也抵达了思考的尽头并决意选择朴素的启蒙时，“鞑靼”游牧民给了他灵感。就这样托尔斯泰追上了在喀山与他擦肩错过的知识，写成了伟大朴素的作品：《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

他若是下笔，表达便高人一等。

这一篇，从思想到形式实太过超前了。隐藏在儿童读物里的道理那么明快、诙谐、好懂，以致我们都像孩子一样，听完了有趣故事就忙着跑去玩耍——而今天不得不花费力气指出：这一篇，把欧亚内陆游牧民的价值观，置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另一极。

板垣雄三在批判日本幕府对虾夷-爱努的殖民主义征服时，对《旧约》中该隐残杀胞弟亚伯的故事提出新解。板垣指出这个古老故事里藏着人类古老的基因——

该隐的农耕缘起中，天性追求土地占有，改造自然。唯因此，疆土扩张、私有制与国家、帝国霸道都随之而生。而其兄弟亚伯的游牧传统，却习惯于与大自然的共存，尤其不在意土地的私有。板垣雄三的揭破一针见血：

“圣经中该隐杀死亚伯的兄弟相杀，是人类最初的杀人事件。

杀人犯是农民这一点，暗示着农业的攻击性。”¹

1 《響きあうパレスチナとアイヌ，第一回反植民主義フォーラム in 北海道》，（巴勒斯坦与爱努的共鸣 - 第一次北海道反殖民主义研讨会）2005年8月28日，札幌市教育文化会館，P95。又见拙著《鞑靼海峡》，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这一论断是看透殖民主义的聚光镜。托尔斯泰虽然顺着这一思路把俄罗斯农民也划入“亚伯”之中¹，但《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表明，他的晚期思想在向着游牧民的思维倾斜。他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

古人用“Мир Вам”²这句话来相互问候。那种在他们看来永远是最高幸福的和平，现在已在西方民族中完全消失了，并且岂止是消失，人们还努力借助科学来使自己相信，人的最高使命不是在于和平，而是在于所有人的彼此斗争。³

连句式都与塔塔尔穆斯林的问候语“平安（和平）给您”一模一样：Мир Вам就是和平给您。“古人以Мир Вам问候”……古人是谁？这句俄语的语源是什么？不知道。我们只读出托尔斯泰在强调问候语不仅使用“和平”而且它“永远是最高幸福”。我想说，若具备这一句的双语体验，或许就能触碰托翁的感悟。



阿拉伯文“赛俩目”的语序和俄文一样：平安（和平）给您

- 1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宗教论著，倪蕊琴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P543。
- 2 Мир Вам：俄语：和平给您。
- 3 同上，第15卷P553。Мир Вам同阿拉伯语 السلام عليكم/al-Salām 'Ilikum（祝您平安、和平给您）。



与托翁并行的塔塔尔，他们渴望的是什么呢？

是民族的救亡。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宗教，不过不是托尔斯泰式的天马行空。也是为了解放他们才思考帝国，由于包括蒙古帝国带给他们的苦难。肩上一个共同体的负重，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

——两者的区别，导致了人们从未把两者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童言无忌的议论：

由于他以一个巨人的个体投身，因此思想的伟大历程完成了；也由于思想者只是个人，他没有实现与民众的同在。

那些“形而下”地泥泞血污、与自己的亲生母族一起奋斗的勇者，都在凶残的暴政之前消失了。而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却在人类的传诵中永生。

这暗示着一种什么道理呢？

在俄罗斯读着他们的文字，心里涌起异样的感觉。

14

我打着手势，想问开小旅馆的姑娘，克里米亚塔塔尔人被“集团驱逐”的事。我绝望地没去翻《维加·马列耶夫》——这样的话题太难了。

这个小旅馆蹲踞的山岗，怎么看都像格拉纳达。包括它上方漂浮的空气，低谷里穿过的风。也包括这个表情沉着的姑娘——她是克里姆塔塔尔（克里米亚塔塔尔）人。

“是的，到了乌兹别克斯坦。”

她清晰地回答说。不知为什么，好像听她亲口说了，我才确认了克里米亚塔塔尔人全民族地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事。

“我就出生在塔什干。”她声音平静，但眼神严峻。

昨天她回答我说：“Да, я крымтатар”（是的，我是克里姆塔塔尔。）

在克里米亚半岛中央的巴赫奇萨莱，亲耳听一个克里米亚塔塔尔姑



娘说她出生在中亚的塔什干，那一瞬心里的滋味无可形容。

历史难道就这样被确认么？



“西部右翼”的塔塔尔人

待到他们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一个民族只剩下12万人。故乡早在别人手中，今天正被俄罗斯和乌克兰喋血争夺。他们能说什么呢？

可能有人关心他们的苦难，但没有人承认他们的权利。“国际社会”在无视他们的基础上援乌挺俄，并不承认殖民主义的罪恶。

于是克里米亚塔塔尔蜕尽了骄浮，变得深沉而缄默。



这样的一种性格（它只是性格吗），默默地传遍了黑海以东，也浸入了喀山的行为和性格之中。是的，不仅只在塔塔尔人中。它如一个缄默的魂，潜入了整个喀山。

——我离别喀山那天，老城区落着小雨。

沿着当年隔开棚户区的布拉克渠，我散着步，数过一座一座清真寺。俄语把清真寺读作“箴切齐”（мечеть），车站箴切齐、牺牲者箴切齐、接着是箴切齐·努伦拉，紧挨经学院的箴切齐·伽里，再一座不知名的箴切齐……还没算上最出名的箴切齐·马尔扎尼。

在箴切齐·努伦拉门口和人搭话，一个老汉不由分说把我拉进门去。他告诉我塔塔尔斯坦现在有1500座清真寺，光是喀山市就有85座。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神情，“我在乌兰巴托……我士兵”，他曾是乌兰巴托的驻军，会说一点蒙语。我们一块度过了一个黄昏，告别时拥抱着，用蒙语互道了“巴依尔太”（再见）。他的神情神秘甚至快活。我不由暗自盘算，若是能再来喀山和他一块过两个月，会有很大的收获。

和塔塔尔人在箴切齐的殿上并肩紧挨，心里的感觉不知是怅惘还是留恋。我忆起奥斯曼的“米拉”（自治），只觉得恍如隔世。他们罕言寡语，我也从不饶舌。

人群内部的少数自治，是一个飘渺的梦。虽然更多的人懂了：“允许别人生存”会带来宝贵的和平。正如所谓Pax Tatarica，“鞑靼和平，蒙古的和平”一样：它被人诟病，被人遗忘，一逝而再不复返，但其实它并不落后，反而令人再三深省。

话题绕远了——出了箴切齐，为寻找布拉克渠迷了路。

但那条渠是从现代喀山市剔露出古代的标志，喀山陷落后塔塔尔人被驱逐于布拉克渠之外，度过了三百年的忍耐偷生。1917年革命后，一度还曾有一个“外布拉克”自治共和国愤而独立过。

小雨沙沙，从箴切齐·努伦拉出来，在古旧的建筑里转着，旁边是



一座东正教堂。天色已晚，该抓紧了，于是我拦住一个刚从教堂出来的女人问路，还是维加·马列耶夫的句式：“对不起请问，在哪儿有布拉克渠？”

那俄罗斯女人想了想，然后领我们大步走。

我的句子让她明白，说清楚很麻烦。一连走过了两条街。这么远！我想为耽误了她道歉，但没那么多单词。

她表情坚毅，大步走着，不管雨下大了。我直觉她知道我是谁，更知道我刚从箴切齐出来，正因此才要帮助我。

到了地方我满怀感激，但想说的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她，我真高兴，因为目击了塔塔尔人与俄罗斯人的亲切相处。我想说，只要我们都有这样对别人的好意，只要我们……

但暮色已浓，雨脚更密，我只说了一个“大的谢谢”（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像一个没说出的祝福。

我一刻一分地，舍不得地度过在克里米亚的最后时光。

巴赫奇萨莱是唯一没被涂改掉的塔塔尔语地名。骄阳西沉之后，日暮时分的“花园宫殿”那么朴素，如折磨尽头残剩的一息，如干涸后没有水滴的流泪。这么一想我更不能容忍普希金那恶俗的诗了，他哪里懂得“鞑靼的深沉”！¹

但巴赫奇萨莱不回应我的激烈。

1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这一篇也不喜欢。见托尔斯泰的长子谢·李·托尔斯泰回忆录：

“父亲不太推崇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契萨拉依的泪泉》《高加索的俘虏》……”，收入《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P.307。同书P.413，波利瓦诺夫夫妇也记载了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批评：“就拿普希金来说吧，他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胡说八道的东西。给他塑了全身纪念像，他站在广场上……您去向农民解释这个塑像的意义和普希金为什么值得竖立塑像吧。”



曲解算得了什么，彻底的污名也习惯了。他们知道自己受的苦，也曾由自己带给别人。听不到他们吹嘘蒙古骑兵的无敌、横扫世界的传奇——像在内蒙古听到的一样。

巴赫奇萨莱朴素的风光在落日下染红。

在慈悯的暮霭中，它与众世界，包括他人的世界融作一体。它的孩子，克里米亚塔塔尔与裸石灌木厮守着，艰难地活着，决不发一言。遥对冥冥的创造者，他们真心地顺从了。

都议论他们是蒙古人，是的，他们是蒙古运动最深沉的一支后裔。

都知道他们是穆斯林，是的，他们的沉默令穆斯林感悟不已。

游牧民的家乡一语，用“营地-努特格”（*nutuq*）表达。这很有趣，也是一个难题。确实“家乡”里藏着一个占有权，但是对游牧民来说，努特格更是变移的。关于蒙古语表述的*nutuq*，我年轻时曾写过：

“努特格，它是远方山麓下的一块圆形的墨绿色的草，它是毡房迁走后留在草原上的一块痕印……隔年的青色努特格是冬春盘，也是不冻盘；而当年的黑色努特格因为是夏秋之季留下的，并没有那层干透的硬壳，所以羊群卧上去就会冻病……我曾多次见过一个牧人那样静静地凝视着一个远远山麓下的努特格。我似乎听说过他们和那个黑绿的印迹之间往复传递的一支音乐。

也许十个努特格就可以构成一个牧人的青春，一百个努特格就意味着一部草原史。”¹

——那时能写出的，只是一点感觉。

1 | 拙作《金积堡》，收入散文集《绿风土》，大约写于1985-1986年。



但努特格不是边境，而且“边境问题从来不是游牧民的问题”¹。

与热土躬耕的农民不同，游牧民族珍惜的家乡一词、蒙古语的“努特格”（nutug）和突厥语“亦勒”（il）、以及阿拉伯语“瓦坦”（الوطن /al-waṭan），都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大不相同。

我亲身体验过——由于草场、盐碱需要、灾年迁徙等缘故，“努特格”的边界与比邻的生产队之间发生过的摩擦与宽容。1970年的大雪灾中，我们走场远投邻居额仁戈壁的冬营盘，住了整整一冬。我唯一的长篇小说《金牧场》里描写的避灾走场的牧业队，在东部乌珠穆沁各地游牧了二十年——

没想到那种体验在今天发酵了：我懂得了游牧民族的家乡边界是弹性的，“邻人的生存”是更大的事。

是的，“家乡爱源于信仰心”²。而信仰的名字叫“和平”，所以最珍贵的家乡——是和平。

15

该告别了，已在机场。

漫步走着，看见了一座中亚式样的钴蓝色拱门，招牌上写着“узбечка”。问服务员，那憨厚的姑娘回答说：是的，我是узбечка！

于是我猜这个店叫作“乌兹别克姑娘”。饱餐中突然意识到：俄罗斯到处都有清真餐，这是一个民主的记号。

也可能，这个记号，它通向人们痛苦渴盼的民主时代。

1 此语出自岩村忍《游牧的命运》（游牧の運命、人物往来社、1967年p.130），他是在批判帝国边界时说的，下半句是“（边境问题）只是英帝国的对俄罗斯政策”。

2 家乡爱源于信仰心（حب الوطن من الإيمان），这句伊斯兰圣训常被用为爱国口号。



莫斯科机场的乌兹别克快餐店



我吃着，回味着出发前带来的念头：无边的原野，鞑靼和喀山，托翁的指导，帝国的陷阱。

是的，在这最后的一站，在这篇写得艰难的文章结尾，该对他们写几句祝福。

我喜欢在街角，散漫地一眼望去，和我的环境做些比较。

每辆汽车都为过马路的我们停住。涅瓦大街和红场旁，年轻人的演奏让我们入迷。卢比扬卡监狱和旧克格勃大楼前，人民已经敢去公开抗议游行。虽然还有人想当新沙皇，虽然对“东方”还露出十字军口音，但一次次观察后我还是确认了：俄罗斯拥有托尔斯泰和苏尔坦·加利耶夫，他们正在经历最大的难关，但他们并非“东方的野蛮”。

我愿作证：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们正在呵护手里娇弱的民主。因为我宛如在为自己作证：我们和他们不可思议地形影不离，我们与他们都迎送着酷似的命运。

在临别的一刻，我走在街上。也许只有在彻底的无言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的交流？

他们与我都在沉默，包括此刻。我一笔笔写着，切肤地感受着一种交流，在难测其深的底部流淌。

我们命运一样，在缄默中度世。缄默者的痛苦，他人不知。那是一种遗产般的罪孽，被帝国强加给每个臣民，一点一滴，不见尽头。

那个护照上缺少一个印章的克里姆塔塔尔牧人，在辛菲罗波尔迷了路。机场人员把他赶了出来，他不知该去哪儿才好。“唐姆嘎”（印章）陌生而无情，“努特格”（家乡）再也寻不见了。

传说中的家乡原在“钦察”，到了爷爷的爷爷，家乡已是“阿速”。如今家被占，路已断，受尽了压迫，也欺凌过别人。

在辛菲罗波尔机场外的原野上，“原住民”克里姆塔塔尔人形单影只。Pax Tatarica，“鞑靼的和平”？没人理睬它。



他被赶了出来，痴痴地站立在马莲草丛中间。我看见他的眼角流着泪，显然他无计可施，无处可投。

暮色降临的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草地上，独自哭了起来，一面喃喃地祈求。

噢，Рак, Мир, Salām! 你像天堂一样美好，你让人盼望得心痛。¹

啊，和平，和平，和平！你像暴风中的一根细苗。不知哪一年，你才能发芽抽枝长成森林，用宽阔的荫凉为人们隔开烈日！

★ ★ ★ ★

那首姐姐唱的歌，题目其实是《乌拉尔的山楂树》。它遍布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在那里开着白色的花。

帝国全都灭亡了，只留下人民和植被。

我决定以后接着读维加·马列耶夫，哪怕未必再来俄罗斯。我有个野心，想哪一天抱着原文念一遍《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哪怕半懂，读得结巴。

是的，这就是鞑靼或蒙古，我游牧的尽头，我求学的起点。

从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的“色赫腾-加洛”（知识青年）时代开始，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穿越了欧亚内大陆，抵达了伏尔加河，如今它教给了我最后一课：

骄横的帝国只留下仇恨，失败了才懂得尊重他人。

初稿题《边境上的托尔斯泰》，写成于2020年元旦

2021年4月21日开始重写

2022年9月16日，俄乌血战中十数次修改后定稿

1 | Pax Tatarica, 见前述佐口透《蒙古帝国与西洋》，p.379。



苍苔与《广场》

孔捷生

人总要离开原点，生活是无休止的起锚与系缆，如有某种东西挥不去，那便是命，如同永远相随的影子。

八十年代末岁最后一个月，我几经延宕，终于离开香港飞抵美国。当机翼生长出起落架，眼底展开的是辽广而陌生的土地。漫长漂泊开始了。

那是我一生最颓唐的时段，即便当初未成年就到僻壤当知青，那种陌生与疏离，无非是城里学生被放逐到乡下自生自灭，再困厄也无法与异域相比。在这片土地，没人知道更没人不在乎我是谁，最惶惑者，是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却比任何时候都在乎自己是谁。

落地未稳，很快到年关。日历翻过去这页是凶年，却点亮了另一群人的希望。柏林之冬掉下第一块墙砖引发的轰隆声效，成了逝去春天的浩大回声，那个难忘春天已变得死寂。

我母系血脉从侨乡台山蜿蜒至北美，旧金山有不少亲戚。那个春节我却到柏克莱和几位去国者一起守岁，共同记忆绞成的绳结，生出一种情分，超越来自族谱的亲缘。我们一道聊到天明，都离不开过去这年，那是套牢命运的重轭。无家游魂促膝守岁，都没言及未来，连明天都只有一团茫然。

大年初一上午，我们都疲极而眠。忽然电话铃声大作，竟是陈若曦大姐找我。她说：“想不到你跑到我这边（她住柏克莱）来了，害我到处打电话找不到你！”还是那熟悉的嗓音，还是那率真性情。原来，她以《广场》杂志社社长身份，邀我出任主编。

狂涛中的溺水者接过了命运抛来的缆绳。回眸迁客生涯，在我转徙



过的每个驿站，都有台湾文化贤人点亮的灯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陈若曦到余英时，嵌入记忆年轮的还有更多名字，就像鸡声撩开晨雾，催人早行，印下凝结清霜的履痕。

我和陈若曦一九八五年在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认识，但我见过的第一位台湾作家不是她。一九八〇年春，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聂华苓应邀来开讲座。我们那期学员都是后文革始冒头的新锐作家，重门深锁留下文化断层，大家对当代台湾文学一无所知。而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彼时离解严尚早，聂华苓是美籍方得以到访大陆。

聂华苓给我们介绍美国文学和台湾文学，大家对前者听得很专注，后者却无甚感觉。聂讲毕便到提问环节，满座静默，静得听到外面啾啾鸟鸣。为打破冷场，我憋出一句：“台湾是不是有个作家叫琼瑶？”能提到她名字已是我对台湾文学的全部认知。

同期同学王安忆回忆文章写到，当时聂华苓友善平和地评点了琼瑶。这和我的记忆有点出入，印象中聂华苓对琼瑶评价甚低。并非我被后来的主观判断带偏，因为从彼时至今，我都未读过琼瑶。

八十年代之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引起了一场风波。此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大陆文坛的滞后阅读生出震撼感。那时钱钟书、沈从文的书还封存于积尘蛛网之中，张爱玲更在视听之外。夏志清对这几位高度评价，而对鲁迅及左翼文学近乎无感。大陆文化界对这种思维、审美观、价值观极为陌生，于是奋起捍卫左翼文学的主流地位。

夏志清之论确曾引起我的焦虑，由此开启去政治化的阅读，走进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关于鲁迅，我不认同夏志清，但赞同他所言——鲁迅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才华。当时大陆文坛这场论争风波，拓宽了我的视界，原先所知甚少的台湾当代文学也进入读书单。没想到，日后我会和书单中一些台湾作家结缘。

一九八五年西柏林举办“地平线艺术节”，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



(团长王蒙，成员有北岛、张抗抗、舒婷等青年作家)出席。台湾作家也来了不少，我就此认识了白先勇、高信疆、陈若曦、钟玲等人。先不谈文学，我成长于另一社会背景，青少年时正逢十年文革。初识台湾同行，单是他们的谈吐举止待人接物，就透着久违的中华传统文化气质。

其后白先勇话剧《游园惊梦》一九八八年在广州首演，莅临指导话剧团彩排的白先勇向戏剧家协会提起，广东他只认识孔捷生。听者有心，剧协便请我出面接待并宴客。那时我在北京，得知白先勇来了，即放下一切飞回岭南。记得是在广州酒家见面，相谈甚欢。白先勇温文儒雅，待人真诚。我不懂戏剧，也未读过小说版《游园惊梦》，但精读过《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因审美趣向与旁人有异，我说更喜欢另一篇《花桥荣记》。白先勇甚悦，他的情绪表达一如其文笔般细腻婉约，只含笑抚掌称善。这篇小说承载了他更多童年记忆，一碗桂林米粉品尽离乡背井的愁绪与落魄。白先生刻画人性挣扎与毁灭，笔法不动声色而充满张力，果然文学名家。

当我们煮酒论文时，酝酿已久的激荡气流正在积聚，吁出的灼人气息已撩动了我的发梢。当球形闪电炸裂天幕，一个大时代猛然砸在每个人头上。我的命运随之剧变，历史急转弯的巨大离心力将我抛出风暴眼，从北京南下广州，而后更往南……这段人生轨迹的跌宕与蜿蜒，和白先勇笔下的故事何其相似。多年后又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生出命运轮回之感。

说到陈若曦，她当年立志报国，从美国回到红色中国，那段坎坷故事不必细述。当年在西柏林艺术节，陈若曦性格气质颇似大陆作家，最易消弭两岸作家的文化与心理距离。殊想不到，我竟在如此特殊的命运拐点与她重逢。

八十年代末年，台湾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对岸十年生聚的自由思想薪尽火传，便捐钱成立了基金会。陈若曦、柏杨、高信疆、普渡大学教授莫宗坚都是基金会理事。《广场》正由这个基金会支持，办刊宗



旨是文化、学术、文学。《广场》荣誉发行人高信谭；发行人莫宗坚；顾问余英时、许倬云；社长陈若曦；主编原为滞留美国的戴厚英，但她因急事匆匆回国。陈若曦提议我接任主编，获基金会理事通过。

杂志社长陈若曦领我去见数学家陈省身、项武忠，他们当时都在伯克莱大学，也都是《广场》的捐款人。主编《广场》赋予去国者以新的人生意义，就像浓稠夜色中的提灯流萤，照亮了颓唐的心隙。

《广场》封面由黄苗子题字，校对、排版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我和陈若曦一同去和杂志发行人莫宗坚教授会面。我初履美国腹地，望去田野辽阔厚重，戳向天际的麦芒簇拥成波浪形状，点缀田间的树丛仿佛成了飘浮海草。陈若曦和莫宗坚都是“保钓”运动活跃人士。那一代留美台湾学子普遍憎厌国民党独裁和白色恐怖，保钓中坚分子都录入黑名单，不得返台。现在轮到另一群人，在历史断代分界线埋下新的碑柱。

莫宗坚的性格来自数学思维，很执拗。记得我约来一位台湾旅美作家的稿子，却遭莫教授强烈反对。我不解。原来他是以保钓划亲疏，该作家当时逍遥遁世，不曾参与，莫宗坚便一百个看不上那一位。我无法评判，那是全然陌生的故事。后经陈若曦力劝，强调主编负责制，才算摆平。除此之外，莫宗坚没有干预过编辑事务。

接任《广场》主编后我到访台湾，拜访高信疆，又与侯德健见面，两个亲历者神回历史现场，竟无语凝咽。侯德健之困境比我尤甚，他先前违反戡乱条例进入大陆，事变后又泅海偷渡返台，再触犯戒严令，更被台湾媒体杯葛，只缘侯德健的现场记忆与主流叙事有出入。其实他的目击实录和我当晚所见是一样的。

柏杨得知我来台，便请我到他家叙话。我和柏杨结缘，是在1990年旧金山国际笔会举办的世界作家会议。我和北岛、刘宾雁、李陀、多多都与会，彼时这群大陆作家已是漂泊者。

我最早知道柏杨，是读《丑陋的中国人》。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



柏杨到访大陆，听说行程中他执意要参观见识一下民盟，只缘台湾白色恐怖年代他被情治单位冤屈为民盟成员，严刑拷问之后收监。苦海余生的柏杨想知道民盟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被关押绿岛监狱的柏杨无法想象，一个全然陌生的组织竟成梦魇。一九六八年柏杨因“匪谍”和“恶攻”罪被判刑十二年。他当然不会知道，民盟早前十年已有更多知识分子历尽劫厄，四大右派民盟就占三名，其中储安平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日在台北柏杨家一席长谈，主题绕不开难以愈合的创痛。作家之间对话别具角度，我并未沉浸于陵谷之变这种宏大叙事，只说个人亲睹亲历。我说生死场上的凡人故事，让我知晓何为人间浩气，这是失败者最后的矜荣。经历过太苦难的柏杨沉默不语。辞别时柏杨说，流亡生涯会很漫长，需要帮忙尽管开口。我说选了这条路就会自己面对。说心里话，彼时东欧剧变让我觉得滞留他乡无非寄居一时。

及至我挥别乡愁落地生根，忆及柏杨寄语，委实感慨百端。然而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我从台湾返美，不多久就读到柏杨文章，他写道（大意）：有一位大陆作家说己已风云感天动地，我却觉得那是耻辱，多少代人为之挥洒热血的理想，在别的地方实现了，在风云初起之处却失败得如此彻底，还不是耻辱？

写过《中国人史纲》的柏杨透析事件更广角和有更纵深的历史感。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文学角度或许感人。但在历史书写中，一群失败者又有几多骄傲矜荣可言？岁月荏苒，当年参与者都老了，他们追求的理想，已被民族复兴强盛的集体主义话语所取代。几十年后竟有这么多人嘲笑那个理想，这种深深耻辱，既属于嘲笑者也属于被嘲笑者。

柏杨后来应我邀约慷慨赐稿《广场》，却要说这份刊物主要面向大陆文化人，他们的悸动之心被雷暴闪电刷得惨白，漂流他乡者众，滞留异邦的作家人数相当多。作家也者，非有一块园地而不能把他们聚拢，《广场》正堪此任。



人活着需要意义来认证。在那段暗黑日子,《广场》像一束光,驱散了流寓他乡的迷惘。《广场》不能糊口,编辑费几近于无,但它赋予我新的人生意义,焕发已凉透的激情。流散欧美各地的作家如倦鸟失声,忽然在阴云罅隙看到一缕阳光,于是重新扇动被暴雨打湿的翅膀。作家用笔去追寻意义,正如鸟儿飞翔的生命本能。

我在编稿时,每每为这些旧雨新知的文字所感动,身历家国惨变之后的思想沉淀,果然格外不同。先后在《广场》发表作品的计有千家驹、郁风、刘宾雁、刘再复、戈扬、北岛、苏晓康、高行健、古华、张郎郎、杨炼、刘索拉、黄子平、严力、孟浪、张辛欣、虹、刘西鸿、张耳……还有国内的邵燕祥、王安忆、舒婷等;另有黄仁宇、於梨华、聂华苓、王淦、张系国、非马、陈若曦、丛甦、刘荒田等多位旅美华人作家。

《广场》作品珠玉纷呈,最教人不能释卷的是邵燕祥的《当我成为背影时》。因邵先生二〇二〇年仙逝,遂成绝唱,在网络和手机上到处传诵。这首诗俨然邵先生毕生胸襟之写照。大家都以为这是暮年感怀,几乎无人知晓它发表于《广场》,也只有很少人记得,这首诗写于一九八九年冬日,邵先生尚在盛年。诗中伤逝的是一群生命的背影,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共同记忆的背影——

“岁月的尘埃落下又飞起”

“那歌儿,那花朵,都不会重来。”

三十年过去,这首经典被沉积光阴挤压成白璧玉石,有了更广义的读解。这是诗歌魅力所在。还有北岛诗歌: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日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乾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北岛写流亡生活的《乡音》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广场》还刊登刘索拉中篇小说力作《浑沌人生》。她笔下写尽漂泊秘辛又超越了流亡心态。还有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五篇，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不认识历史学家黄仁宇，他的《摩天楼下的刍议》一稿，不记得是许倬云还是高信谭推荐的。我惊奇地读到，黄仁宇用虚构人物和小说写法去探究东西方文化邂逅，让我想起《万历十五年》的优美文笔和深刻意蕴。

值得一提还有王安忆散文《塞上二题》。我极少看到她有此笔触，以古城墙、黄河这样的宏大意象去寄寓沉重历史感。她写的是榆林古城，还有在郑州花园口及陕北二见黄河。我忽而念及，文中感慨可能糅合了后来惊心动魄的经历。那年那夜，她正与刘再复等几位作家同车到首都机场，要飞赴新加坡访问。孰料猝遇事变，岂止机场可望不可及，连通往南方的所有交通均告断绝。为避乱世，她北遁内蒙，在那里她将再睹长城与黄河，却是另一种心境了。

殊为可惜，基金会财力不继，《广场》杂志仅生存一年。本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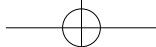
外华人为维系母文化根系，顽强创办过许多文化刊物，忽生忽灭在所难免。然而如《广场》那般，能为大时代留下证言，足以告慰读者。我坚信，成为背影的《广场》，已在历史树干划下几道刻痕，蒿草藤萝终不能将之覆过。

回想起来，与我有交集的台湾作家，仅得陈若曦是本省人。她一九六六年就随夫婿回大陆定居，身历浩劫而幻灭。文革后期移居香港，写出《尹县长》，这部轰动海外的小说堪称伤痕文学的先驱。她是我认识的最具大陆情怀的台湾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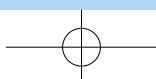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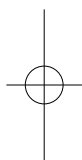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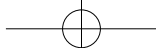
念及台湾张大春赠我书法墨宝，无以为报，我回赠小诗，有此一联：“负剑愁人多背井，濯缨儒侠每投渊”。由此想到，作家之灵魂不受地域所羁，离乡背井实为宿命。倘若白先勇不是少时登萍渡海而去，仅凭桂林山水之灵气，恐难造就一代文学名家。陈若曦如非在两岸三地穿越风尘，又怎能成为后来的她？

几十年过去，乡愁已被苍苔包裹，化为写作泉眼，我把各色故事砌成方砖，那是我的文学广场。负剑愁人多背井，背负之剑实系一种人文理想；愁人并非愁苦，而是忧患，这素为中国士人的道德襟怀；背井离乡既是知识人的命运，更是文化使命。读书明志，著文言志，担负天下兴亡，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归宿。这脉道统传承下来，如同孤帆片影漂向天边。

2022年夏



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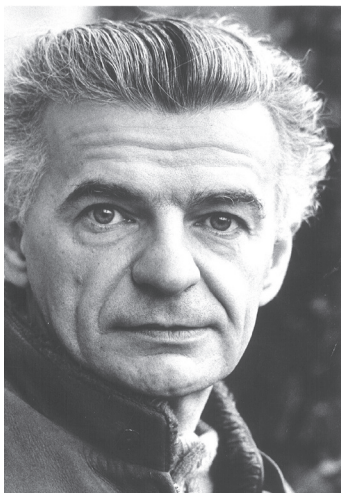




“没人走在那里像在陌生的土地上”¹

——纪念伊夫·博纳富瓦百年诞辰²

陈力川



博纳富瓦

博纳富瓦身材不高，但显得结实。那天他穿着一件棕色圆领的毛衣，头顶的白发比两鬓稀疏，倔强地向后竖起，鼻梁笔直，两耳硕大，厚厚长长翘起来的睫毛下，双眸湿润，闪着泪光，手背的血管隆起，让人担心会突然破裂。那年他高龄九十，说话慢条斯理，谦和可亲，我知道他在这里接待的不少陌生人后来都成为终身好友。

1 博纳富瓦引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的话（Cf. Yves Bonnefoy, *L'Arrière-pays*, Paris, Gallimard, 2003, p. 7.）普罗提诺（Plotinus, 205-270），又译普洛丁，新柏拉图学派之父。

2 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法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法兰西公学教授，1923年6月24日生于图尔（Tours），2016年7月1日在巴黎逝世。



博纳富瓦与陈力川在书房

那是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我第一次拜访博纳富瓦，地点在他位于巴黎蒙马特区勒比克街（rue Lepic）63号的书房。他的寓所在同一条街的72号，两座楼隔街相望。书房在一座公寓楼的三层¹，进门本来不宽的走廊，由于砌着“书墙”，变得更加狭窄。来到走廊尽头，左右两个房间，我犹豫了一下，博纳富瓦示意我向左。这是他的会客室兼工作室，临街，四壁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书桌摆在门的右侧，桌上堆着书，桌角有一盏老式台灯，灯柱像一把上粗下细的火炬。一把扶手椅，一个板凳和一个茶几好像在与周围的书刊争夺空间。博纳富瓦把我让到扶手椅上，他习惯地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

我们的谈话是从勒比克街开始的。我知道梵高和他的弟弟特奥曾在这条街的54号住过两年，梵高一八八七年还画过一幅从他三楼房间望出去的房子和屋顶。博纳富瓦说，如果您对蒙马特的绘画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的作品，他就出生在蒙马特，母亲

1 | 法国的三层楼相当于中国的四层楼。



苏珊·瓦拉东（Suzanne Valadon）曾给梵高、雷诺阿、土鲁斯·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作过模特，后来跟德加学画，也成了名画家。他的父亲是谁无人知晓，西班牙画家米格尔·郁特里罗（Miquel Utrillo）认为他为私生子，并让他随了自己的姓。勒比克街是用一位军人的名字命名的。路易·勒比克（Louis Lepic）是拿破仑时代的将军，据说他因战功得的勋章跟身上刀枪的伤疤一样多。这条街不仅跟现代艺术，还跟法国文学有关。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曾在这条街的98号住过十几年，他的两部最重要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1932）和《死缓》（1937）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老诗人并不急于询问我的来意，但我觉得这个开场白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于是主动“言归正传”，向他介绍了北岛主编的“国际诗人在香港”双语诗集¹和北岛委托我选译一本博纳富瓦诗集的计划。老诗人起身在侧面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中文书递给我，是北岳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的《博纳富瓦诗选》。他说十多年前他在这间书房接待过译者树才，他也是一位诗人，我告诉他我认识树才。接下来的谈话，我在后来牛津大学和译林出版的《词语的诱惑与真实》的前言中写过：我对博纳富瓦说，我不是诗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翻译他的诗。老诗人带着善意的微笑回答说：“即使诗的译者不是诗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成为诗人。诗人和他的译者是两个相互诉说和倾听的声音。”临别的时候，博纳富瓦题字签名送给我一摞他近几年出版的诗集和论著，其中一本是关于诗歌翻译的文论《声音可及的另一种语言》²。“您知道诗的话语跟其他话语有本质的不同，诗的翻译只能按照自己的法则进行。”老诗人说道，我明白这是他对一个不了解的译者能做的委婉的提示。

从博纳富瓦的书房出来，我没有沿来时的路返回。勒比克街不是一

1 这套书的简体版更名为“镜中丛书”，由译林出版社刊行。

2 Yves Bonnefoy, *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3.



条笔直的路，而有两处九十度角的转弯，且坡度很大。博纳富瓦书房的那栋楼位于第二个转弯处，我出门朝98号的方向爬坡，来到塞利纳住过的那栋白色小楼前面，大门像一个仓库的入口，没有任何牌子显示这是塞利纳的故居。

回来后的几天，我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声音可及的另一种语言》。读博纳富瓦的文字不容易，他的文风让我想到唐诗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他偏爱长句子，思路常常岔出去，收回来，才抵达要点。他当面说的话貌似平淡，其实他将译诗的标准定得很高，甚至把挑战诗的不可译性作为译者成为“诗人”的条件。

“翻译带来了什么？它的计划本身，以及这个计划创造的情景激励译者成为诗人。或者更自觉、更有效地做诗人。

一种翻译的价值由此清晰起来：不是译者对词语的意思、句子的含义的思考，这当然是一项完全必要的任务，但停留在概念的层面，总之是预备性的。更多的是决心和坚持对概念的所指垄断世界存在的权利提出质疑。诗，通过诗的翻译，获得自我意识和对自己的信心。”¹

“何为译者的悖论？正是使诗的翻译不可能的东西激发和强化着为之苦恼的译者身上的诗人使命。”²

第二次拜访博纳富瓦是三个月后的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地点仍然在他的书房。这一次是金丝燕陪我去的。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冬天天黑得早，我们到的时候，博纳富瓦的书房已经掌灯。我先向老诗

1 Yves Bonnefoy, «La traduction au sens large» in *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 p. 56.

2 Yves Bonnefoy, «Le paradoxe du traducteur» in *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 p. 81.



人介绍了金丝燕，他闻说转身到另一间书房取来一本他太太露西·维纳（Lucy Vines）的画册送给我们。博纳富瓦说他和露西·维纳一九六八年结婚后，借去日本讲学的机会，一起游览了印度、柬埔寨和伊朗，途中曾在香港停留，那是他一生中去过的最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在印度，他们还访问了墨西哥诗人，时任驻印大使的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我告诉老诗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不是法国，而是中国。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我去北京开会，顺便参加了十一月十二日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颁奖典礼，那年“国际诗人”奖的获得者正是博纳富瓦。主持人说他因膝盖要做手术，不能前来领奖，但寄来题为“法国诗与中国诗”的书面答谢词。我是在颁奖典礼的屏幕上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老诗人闻说会心笑道：“那以后要说我去过中国了！”

那次见面，我将在八本诗集中选出的四十九首诗提交给他审读，并请教了一些翻译的疑难。老诗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对诗选没有提出异议。我请他为这本双语诗集起一个名字，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建议用 *Leurre et vérité des mots*（词语的诱惑与真实）。虽然我当时不完全理解“诱惑”和“真实”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但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他无疑是最有资格为这本书命名的人。

我开始理解这个书名的含义是几个月以后。那年十一月，博纳富瓦请瑟耶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的公关给我寄来他刚出版的论著《波德莱尔的世纪》（*Le siècle de Baudelaire*），目录中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寓意的诱惑与真实”（*Leurre et vérité des allégories*）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博纳富瓦为帕特里克·拉巴特（Patrick Labarthe）再版的书《波德莱尔和寓意的传统》（*Baudelaire et la Tradition de l'allégorie*）写的导言。此文先是回顾了西方的雕塑、绘画和音乐的寓意传统，再以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几首寓意诗为例，论述诗用词语作媒介的寓意艺术。即使我们不能由此断言“寓意的诱惑与真实”和“词



语的诱惑与真实”是同一个意思，至少可以肯定这两个只有一词之差的题目有着必然的联系。

“思考诗，必然立即进入四条道路之一，人们本能地感到它们通向诗的核心：象征，换喻，隐喻和寓意。……这几条路线反复交叉，常常在它们的会合处犹豫不决，处于永远理不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然而它们当中有一条路因自身更神秘而格外吸引我们，好像为其意义的模棱两可平添了一种许诺。

寓意，寓意句？我一开始就会说：寓意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更好地说，它像一个门槛出现在言说和作品中，我们当中所有在我们拥有的世界里幻想另一人的存在的人都将走向那里。我不会忘记的是，在这个寓意的作用中有诱惑。但应当看到，对于那些幻想者中的某些人，他们因此而成为诗人，这种传递意义的方式也是在虚幻中意识到什么是真实的机会；从而重新掌控自己。”¹

“寓意是话语的一个场地，在那里，隐喻和换喻互相撞击，有时词语中出现朝向光的缺口，光不停地为这些缺口折边。”²

我认为博纳富瓦对“寓意的诱惑与真实”的阐释也可以看作对《词语的诱惑与真实》的注解。诗是“旅行的邀请”³，其词语的寓意是这个旅行对我们的许诺，许诺必然掺杂着诱惑与真实。

第三次拜访博纳富瓦是一个月后的二月二十七日。有了连续四个月品读和翻译博纳富瓦诗作的经验以及前两次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是时候进行一次较深入的访谈了。征得老诗人的同意，我请同去的金丝燕帮

1 Yves Bonnefoy, «Leurre et vérité des allégories» in *Le siècle de Baudelai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4, pp. 22-23.

2 *Ibid.* p. 56.

3 *L' Invitation au voyage*, 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一首诗的名字。



我录了音。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谈录，问答的次序略有调整：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国现代诗的“四角形”是由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组成的。¹您支持这一观点吗？

答：是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可能在西方世界也一样，诗对自己是什么有了一种全新的意识，而且这一意识有某种激进化的倾向。显然，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他们四人对诗学的本质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对话。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是这一伟大的对话的听众，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触及到诗最本质的东西，即诗的理由！

问：具体地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答：是他们首先意识到写诗不是诗人用比他人更雄辩的言说阐释真理的工具，因为文字无论多美都是虚幻的。诗是词语摆脱概念的代言，让我们直接面对世界的实体。

我们透过他们的作品发现，诗试图将直接表达和再现事物的能力，以及我们存在的强度还给词语，而且是被革新的词语，被年轻化的词语。之后，我们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借助诗的帮助，重建我们与自己的存在，以及与周围其他人的存在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中叶，雨果是雄辩诗人的顶梁柱，是真理和正义事业的代言人。然而波德莱尔的诗是无意识通过意识的言说，所以在他的文字中，词语比它们表达的意义更重要。

问：也就是说，诗的主题从真理的言说转到自我的言说。语言的问题，或者说词语本身成为诗的变革的一部分，是吗？

答：是的，也可以这么说，这一变革使再现让位给再创造。整个西方艺术的历史都是如此。人们明白了，以前画家的再现工作依赖于神话

1 Cf. Bertrand Marchal, « Mallarmé selon Bonnefoy » in *Bonnefoy, Les Cahiers de l'Herne*, Paris, Éditions de L'Herne, 2010, p. 127.



传说，于是十九世纪画家的探索越来越朝向一种个人经验，过去所学和过去的思想意识跟艺术家与此时此刻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绘画中的再现转变为将简单事物的强度还给被个人深刻感知的东西。

再谈诗的问题，是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使诗回到它的本质上来。他们在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坛发起的这场革命与塞尚和印象派画家开启的现代主义艺术同步。在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大诗人之后，我们还可以加上儒勒·拉弗格（Jules Laforgue），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问：您写过很多本关于绘画的书，是因为绘画与诗的这种关联性吗？

答：当我们以极端的方式思考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对词语中概念再现的一种违逆，词语从而获得新的含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说绘画和诗是同一场战斗。画家的眼光直接看到被我们的文字概念所蒙蔽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可以借助画家的工作更好地反抗词语对概念的再现。通过绘画的世纪，我们可以发现画家的直觉与诗人的直觉是平行的，特别是在当代。

问：比起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位现代主义诗人，您与上一代的法国诗人，如瓦雷里（Paul Valéry），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蓬日（Francis Ponge），米肖（Henri Michaux），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和夏尔（René Char）似乎并不亲近，这是为什么呢？

答：坦率地说，我与这一代人的诗没有真正的渊源。当然，我十五、六岁，甚至十七岁的时候，读了很多瓦雷里。四十年代初年，我还去法兰西公学听过瓦雷里的诗学讲座，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他的诗的局限性，他的诗与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位十九世纪诗人的伟大实验相比退步了，而不是前进了。我认识圣-琼·佩斯，欣赏，甚至可以说喜爱过他，但是他的诗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夏尔的诗在我看来仍属于雄辩的传



统，这是我所摈弃的。在他们那里，我没觉得有一种真正的诗学探索和创新。然而可以说，我在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冒险中汲取过信心和灵感。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感知到诗的话语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真理，而是真实，通过自由的词语揭示的真实。

问：我几次读到有关一九四七年您与安德烈·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者决裂的议论。除了拒绝签署超现实主义宣言之外，您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答：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决裂，我不同意布勒东在那个时期带领超现实主义运动走的方向，他试图将年轻的信徒引到一条神秘的、玄学的道路上去，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不去想象世界表象后面的东西，真实没有幕后，没有一个被隐藏的世界，我们需要应对的现实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样子。我反对布勒东晚期的做法，但不否定以往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我觉得后期的超现实主义没有真正明白我们应如何接近由自动写作法产生的无意识话语，仍然停留在无意识话语的表面，没有用其他方法靠近它，这正是我要探索的，也是我渐渐脱离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原因。

问：让我们来谈谈您与同时代法国诗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一代诗人。

答：同代诗人中跟我最有共鸣的是安德烈·杜·布歇（André du Bouchet）和路易-勒内·德弗亥（Louis-René des Forêts）。布歇的诗中有一种触摸未加工的东西和缺乏意义的现实的欲望，没有概念化思维在现实上的投影和诠释，这也正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做的事情。至于德弗亥，我非常欣赏他对语言的思考，德弗亥追求一种天然的、赤裸的话语，一种摆脱了伪装和谎言的词语，一种不受奴役的语言。他们两人的作品跟我的探索很接近，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也非常大。

问：另一位与您有交往的诗人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1968年2月28日，您曾邀请策兰来家里午餐。那天策兰对您说，他不应该选



择流亡法国，遗憾他没去以色列。您二〇〇七年出过一本书，名叫《令保罗·策兰不安的》，您能跟我谈谈他吗？

答：我是在保罗·策兰刚到法国的时候认识他的，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我记不清楚了。¹ 之后他在巴黎生活期间，我们时不常见面，有几年多一点儿，有几年少一点儿，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常有怀疑和逃避的时候。我写关于他的事情，是因为他受到了一次严重的伤害，他未能从这件事中重新振作起来。

您可能知道，他受到一个诬陷，有人指控他剽窃另一位德语诗人伊万·高尔²的诗，这一诬陷深深地伤害了他。我试图在我的那本小书中说明他被伤得那么重的原因。令人不安的不是有人诬陷你剽窃，因为诗不存在剽窃的问题。诗是一种再创造，一个诗人从另一个诗人那里借用的“所指”成为他个人创作中的“能指”，所以没必要为这个担心，特别是当时所有知情的人无不谴责诽谤保罗·策兰的那个人³。

我力图在那本小书中说明，策兰之所以不安，之所以未能从那个

1 保罗·策兰第一次来巴黎是 1938 年 11 月 10 日，1939 年暑假回到罗马尼亚。第二次来巴黎是 1948 年 7 月 14 日，博纳富瓦说的是这一次。

2 伊万·高尔 (Ivan Goll, 1891-1950)，原名 Issac Lang，生于法国圣迪耶 (Saint-Dié)，表现主义诗人，翻译家，用法文和德文写作。

3 指克莱尔·高尔 (Claire Goll)，伊万·高尔的妻子和译者，她于 1953 年和 1960 年两次诽谤策兰。博纳富瓦在《令保罗·策兰不安的》一书中曾对此事做过详细说明：在 1953 年 8 月的公开信中，克莱尔·高尔指控策兰在他刚出版的书中 (*Mohn und Gedächtnis*) 剽窃伊万·高尔 1951 年的诗作。事实上，如果有借用，也是高尔借用策兰，因为策兰曾在高尔病危期间去医院探望，并给他读了自己的诗，后者康复后用德语写的诗受到策兰的影响。克莱尔·高尔将时间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恶意中伤策兰。1960 年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给保罗·策兰颁发了格奥尔格·毕希纳奖 (Georg-Büchner-Preis)，表彰他对德国文化的杰出贡献，克莱尔·高尔对策兰的诋毁随之消失。



指控中恢复过来，是因为他明白了一点，即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并非真的懂诗。他们说策兰没有剽窃，然而正如我们刚刚说过的，剽窃与否并不重要。他当然没有剽窃，但即使他这么做了，也不是问题。说他没有剽窃，证明那些人不懂诗。诗是表达真实的一种方式，不存在剽窃的问题。谁会把莎士比亚或波德莱尔的借用说成是剽窃呢？

策兰明白即使是那些声称喜爱他的诗的人也并不真正懂他。对他而言，诗是一切，诗是对抗种族主义最有效的方法。您知道，策兰深受种族主义之苦，确切地说是反犹太主义带给他的痛苦。¹ 他认为只有真实的、深刻的诗的经验才能消除种族主义的偏见。如果没有诗，那我们就完了。然而这正是发生的事情。他发现根除种族主义非常困难，这一发现无疑加深了他的孤独感：诗人是孤独的，诗同样是孤独的，寄希望于诗是多么虚幻！

问：就是说 he 不仅为所受到的诬陷而痛苦，更为那些喜欢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而痛苦，是吗？

答：正是这样，使他不安的正是这一点。

问：那他自杀与此有关吗？

答：他去世后不久，我在另一个文集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自杀是与现实和解的方式，因为终其一生，德语带给他的困境使他无法与真实合为一体。尽管如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谈论别人的自杀。我认为他的死很可能是他服用的药物所致。他一直服用镇定药，但这种药使他丧失记忆力，可是他教书离不开记忆力。因此他有一段时间停了药，结果突发谵妄症，并被病魔所控制。我认为他死前意识并不清醒。

问：死亡的问题使我想起您写于不同时期的好多首诗，它们的标题

1 博纳富瓦在《令保罗·策兰不安的》一书中透露，策兰曾给他看过一些奇怪的路人塞到他手中的传单，上面说要把他赶出法国或对他发出死亡威胁。



都是“一个声音”或“一块石头”，这些诗好像可以当作墓志铭来读，对吗？

答：那些标题是“一块石头”的诗的确是墓志铭，是想象的、虚构的墓志铭。这些诗的起源是一本希腊文的书，《希腊诗选》，其中有卡利马科斯¹和其他诗人杜撰的一些墓志铭²。我为什么要把那些思考想象的生命的诗命名为“一块石头”呢？因为石头代表着世界的一种真实。诗应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发现概念以外的真实。在墓志铭中，我看到了那些有限的生命。辩证地看，“石头”和“声音”是一样的，它们都代表生命。我认为真正的生命是一种深刻、完整地意识到自己限度的存在。换句话说，限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固有条件，从而更加清醒。

问：还有一件事与石头有关。自一九六三年起，您和露西·维纳戮力修复瓦勒桑特³的一座坍塌的修道院。这一经历至少催生了两本诗集，《刻字的石头》（*Pierre écrite*）和《在门槛的诱惑中》（*Dans le leurre du seuil*）。您是否想用诗重建一个废墟上的世界？这样说是不是过度解读了您的写作动机？

答：修复瓦勒桑特修道院的尝试最早出现在《刻字的石头》的最后一部分，贯穿了《在门槛的诱惑中》的全文。至于这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很简单，我想住在里面，因为那里的土地，天空，周围残存的古老

1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约前 305- 前 240），古希腊诗人，学者，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著有诗集《起源》（*Aitia*）。

2 博纳富瓦在《诗与建筑》一书中列举过卡利马科斯的一首对话体墓志铭诗的片段：

“哦，卡里达斯，下面有什么？ - 幽深的黑暗。 - 那返回的道路呢？ - 一个幻象。 - 普路托呢？ - 一个神话。我们一无所有，除了虚无。”（Yves Bonnefoy, *Poésie et architecture*, Bordeaux, William Blake & Co., 2001, p. 40.）

3 瓦勒桑特（Valsaintes），地名，位于法国上普罗旺斯的阿尔卑斯省。



建筑符合我的需要和渴求。然而在修复工程中，我很快发现这个计划对我是一种诱惑，它掺杂着一些幻想和乌托邦的成分。总而言之，瓦勒桑特修道院的修复工作成为我思考词语和诗的诱惑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与生存有关的劳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把这座古建筑变成一个新生活的门槛，结果这个幻象加深了我与真实的关系。

谈话还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但夜色降临，老诗人虽仍健谈，但也有了些许倦意。我们起身告辞，带着遗憾和满足，满足多于遗憾。像上次一样，老诗人把我们送到门口，眯着眼睛说了一声“*Au revoir*”（再见），结尾的小舌音“r”拉得很长。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博纳富瓦书房的确切时间在我的记事本上没有记录。现在推测，应该是我三月二十四日动身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北岛诗歌坊的前一周。这次应香港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的要求，我请博纳富瓦诵读了《词语的诱惑与真实》的部分诗作。¹ 老诗人读诗有他特殊的节奏感，音色是颤动的，咬字像舞台剧演员那么清晰，语速不紧不慢，不抑不扬，有一种催眠的效果，一切都像他九十岁高龄该有的样子。

四月十五日，我从香港回来半个月后，请博纳富瓦和他的夫人露西·维纳来家做客。看到牛津大学出版的《词语的诱惑与真实》，他说喜欢这本书质朴的装帧。我请他在送给几位朋友的诗集上签字，并问他对法中双语诗集这一形式的看法，他说：“我认为那些有运气通过表意文字接触现实的人在与世界关系的直接性上比我们使用字母文字的人有优势，因为字母符号强化了概念的作用。我想象中国的文字与现实有着更加亲密的关系，可惜我没办法真正体会这一点。我读到的中国诗

1 博纳富瓦诗朗诵会于2014年3月27日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播放了博纳富瓦录音的片段。



应该说的不完整的，因为译成字母文字后失去了中文的书画特征，所以我更喜欢去看佛像，它们更接近我自己尝试表达的东西。”听了博纳富瓦的话，我想如果他懂中文，可能会像帮助安东尼·鲁道夫（Anthony Rudolf），他的一个英文译者那样¹，对一首诗关键字句的翻译直接提出建议。翻译有时像作者和译者一起找路，方向是在共同张望和摸索中显现的。

临别的时候，博纳富瓦告诉我六月份在巴黎索尔邦大学的沙龙有一个读诗会，由他和比较文学教授让-伊夫·马松（Jean-Yves Masson）共同主持。六月十日那天，我去听了这场读诗会，现在只记得博纳富瓦读了他的散文诗“哈姆雷特在山上”²，其他没有印象了。那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博纳富瓦，但后来每当想起他，脑海中首先闪过的是那次他背对索尔邦大学沙龙的窗棂，披着一头银发，在逆光中读诗的侧影。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星期六，法国水星出版社负责版权的热娜维耶芙（Geneviève）女士给我发来一封简短的电邮：“博纳富瓦先生昨天离开了我们。下周二举行的葬礼，应家属的要求，限制在很小的范围。”我拿起记事本，在七月一日这一页上，用法文写下了他的一句诗：Temps si riche de soi qu'il a cessé d'être³（时间因自己的丰富而停止了存在）。

2022年11-12月，于巴黎

1 Cf. Anthony Rudolf, « Au commencement était la traduction » in Bonnefoy, *Les Cahiers de l' Herne*, p. 286.

2 Yves Bonnefoy, *Hamlet en montagne* in *L' heure présente*,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2011, pp. 71-78.

3 Yves Bonnefoy, *Passant auprès du feu* in *Ce qui fut sans lumière*, Paris, Gallimard, 1987, p. 34.



自由与恶的辩证戏剧

——重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徐兆正

这部中篇小说的题目，源自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发条橙》的第一句：“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嗯？”¹也正如《发条橙》的主人公亚历克斯在故事里的所作所为，阿乙笔下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同样是因为遭遇虚无，不知该做什么，进而决意冒犯整个世界。这个孩子试图以此唤醒世界对自己的关注。两者的差异，首先在于他们的犯罪动机并不一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恶童更早熟一些，甚或说当他开始思虑自身处境，思虑如何处理掉他所拥有的极为宽阔的自由之际，他已经成为一名存在主义者，而《发条橙》的亚历克斯，则是伯吉斯根据五十年代英国青少年暴力现象创制的人物：“这些年轻人好像单纯地酷爱攻击本身。他们正是摩尼教的宇宙原理的体现，为对立而对立，阴与阳相对，X和Y相斥”。²

《发条橙》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十九章写“彻底恶”，第二十章写“彻底善”（亚历克斯对恶的酷爱被视作疾病从而得到强行纠正），第二十一章写主人公自我决断地实践了道德改造：他主动舍弃暴力，开始“成熟”起来。在伯吉斯眼中，“彻底恶”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彻底善”与“自我决断的道德改造”则代表了小径分叉的两条

1 [英] 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 [英] 安东尼·伯吉斯：《那不是我的发条橙》，《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道路。如果仅仅依赖巴甫洛夫的“负强化技术”实现“彻底善”，这部作品只是一部寓言而非小说，因为只有小说才会观照在第二十一章提出的“智慧增长的可能性”——作为道德选择权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亚历克斯曾经是一名恶童，但既然他先天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他也势必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重新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

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结尾，主人公接受公诉，即将遭遇死刑判决，这一点呼应了《发条橙》的第二部分，但阿乙的这部小说似乎更是对其第一部分的纵深。伯吉斯曾在自传对《时代》周刊关于《发条橙》的评论做了饶有意味的摘录：“这个‘垮掉的一代’的斯塔夫罗金的朝圣之路是一篇严肃而成功的道德随笔。伯吉斯直截了当地认为作为恶人的亚历克斯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僵尸的亚历克斯更像是一个人。机械社会的发条橙不能冒充道德选择的有机生命。如果恶不能被接受为一种可能性，那么善就是无意义的”¹。伯吉斯显然更关心善的由来是依据自由意志还是科学手段，而阿乙要探究的是恶的根源以及恶与自由的联系。与伯吉斯相悖，在将恶接受为一种可能性的意义上，阿乙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贡献了筋疲力尽的探索，而小说的这一面向迄今鲜为论者关注。

在这部小说里，那幅恶童的自画像是一切叙述的起点，这个没有名字的青年如此形容自己的相貌：“我看看镜中的自己，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头发蓬散，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胡子零乱不齐，那些在岁月中养成的冷漠、无聊、懒散、残忍的性格，早已刻画在脸庞上，令人望而生畏。”²他对邻居何老头的恨，与何老头仪式性的拳打脚踢无关，而前者究竟没有报复也证实了这一点，即说到底他是在何老头浑浊的眼神

1 [英] 安东尼·伯吉斯：《那不是我的发条橙》，《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0 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2 页。



中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某种可能（“如果我不做出点改变，这也是我生命的结局”¹）。这一点，在那个挺得笔直的哨兵身上他同样看到了，所以才傲慢地走掉，不予理会讨好意味的搭讪。镜中的影像是一个需要迅速逃离的恐怖谷，因为正是在镜中青年看到了镌刻在脸庞上的虚无，所以它又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自恨。每当想到这一点，他都仿佛渴望剧烈地吐出那些没有办法处置的自由。在受审时主人公解释自己为何不杀何老头，他说是因为感到这个人如此萎谢以至不值一杀，但仅就两人的相似而言，阿乙显然是要配对，好让主人公既在镜中凝视自己，也在现实生活里同样看到自己：

他在固定的时间去岗亭那里取报，要将它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²（第二章）

邮亭不出售新闻报纸，出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关心，我想看看相关报道，因此我问对方能否进一些这样的报纸。“完全无此必要。”对方说。我买来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竟消耗去七个小时。³（第八章）

这或许便是恶童将弹簧刀翻转过来，转向外界世界的根底。此后的犯罪毋庸赘言，逃亡短暂地交付给他一种“生命简括、紧凑、富于张力，肉身上的每个器官、细胞都在运转，精神也高度专注”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也随着被缉捕的压力逐渐从身上褪去（“不久，我感受到那些原本加诸我身、饱含弹性的压力，在徐徐褪去。我所试图去激怒并果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3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

4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



真激怒到的外部世界，似乎已对我深感厌倦”¹⁾而再次消失。他曾期待通过被人追捕，玩“猫捉老鼠”²⁾的游戏以获得生命的辉煌感，可是这一时刻实在过于短暂。后者是主人公再次自弃的隘口。由此开始，他便将命运转交天意。那仅存片刻的充实，是其通过冒犯换来的。凭借着一种激怒与挑衅，在将要接受社会机器惩罚的预感中，他从容地接纳与处理了自由，可是当令人熟悉的空虚再一次取代转瞬即逝的充实，如同惯于自读者所描述的那类沮丧，自由的深渊也就再次浮于人的面前，而我们的主人公对于这个庞然大物依旧束手无策。

柯勒律治在《莎士比亚评论》中曾说：“莎士比亚希望我们能认识到这个真理：行动是生存的首要目的——思维方面的能力，无论多么杰出，如果只能使我们远离行动，或者使我们厌弃行动，使我们沉溺在如何行动的思索之中，让时间徒然流逝，直至错过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机会，那么它们就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幸的渊藪。”³⁾相较而言，恶童可谓与哈姆雷特一样洞若观火；更关键的是，他还具备在认清人间无意义的本相后进一步行动的勇气。一个人可以将世事看得这么清楚，却不能自救；或者正是看得这样清楚，看穿了意义的虚假，所以自毁。——以上所说固然无错，然而如若延续这样的逻辑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再次堕入沉思与行动的迷雾而不能理解这本小说的悲剧性：主人公的信条并非“不自由，毋宁死”，而是“无意义，毋宁死”。倘若不能在生活中察明意义，他宁可舍弃生活。此处有必要牢记尼采的话：“人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2 阿乙曾考虑过这个题目，后来在法文版的题目中启用了这一想法，取名《Le jeu du chat et de la souris》，翻译过来就是“猫鼠游戏”。

3 转引自[美]阿瑟·伯格：《哈姆雷特谋杀案》，李永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的非分要求——：在他看不到意义的地方，就否定之！”¹

“沉思与行动的迷雾”也是拙文《自由的深渊》论述不足之处：在那篇文章，笔者曾引用了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话：“恶被经验为即使是最好的行动也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并不是对于非道德行动的任何正当性的证明；相反，从行动中的恶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认为，只有最高的创造性的善才能成为总是带有不可避免的恶的行动的正当性的证明”。²这里的观点实际与《时代》周刊对《发条橙》的解读如出一辙：自由选择的好只有在同自由选择恶彼此关联且相互对照的语境，才会获取它的意义，即两者共同佐证了自由意志的核心在于道德的自主选择。尽管如此，在那篇文章笔者还是误读了沃格林所谓的“最高的创造性的善”，并且将其与人类的作为撇清关系。“最高的创造性的善”恰恰呼应的是安东尼·伯吉斯所声称的“人生应该有所为——结婚生子、使世界这甜橙在上帝的手中转动，甚至有所建树”³这一点。在机械道德论的教条下，人们至多理解，却无法自我更正。但如果善源于个体选择而非机械道德论的调校，那么它就是个体依据自由意志实现的创造。

理解与创造的二元性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书的根本结构。稍具眼力的读者不难看出，主人公要比他的“孪生兄弟”何老头更进一步，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不明白，并非所有行动都等同创造，尤其是当他仅只在威胁社会提供给他平庸日常所不能得到的意义而行动时，行动已然堕落为一种为察明所做的准备，因而是一种盲动。

1 [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6页。

2 转引自洛维特、沃格林等：《墙上的书写》，田立年、吴增定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3 [英]安东尼·伯吉斯：《再吮发条橙》，《发条橙》，王之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第2页。



时间的构成性与开放性两端标示了意义的两重性，一种是唾手可得的意义（世俗生活的参照系），一种是无中生有的意义（属人造物能力的效价）。恶童拒斥前一种意义，斥为虚假，可是他同样也未能占有第二种意义；他只是在以极端的姿态去等候无从到来的祝福。可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意义就是时间，但时间没‘占有’任何意义。”¹创造的激情指向的是人们未曾占有的东西，它有赖个体“最高的创造性的善”的才能，不过主人公明显缺乏这种能力。他认识一切，包括将自身引向悲剧的根底，却难以撼动或纠正这一悲剧。因此这就是他自身处境的悖论所在：有价值的尚待创造（他无能于创造），已然发现的毫无价值（是故陷入失望的循环）。

主人公自弃的转折是他再次置身无法体会一种充实的悲凉境遇，而其根源则令人回想起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书评论哈姆雷特的话：“我觉得很明显，莎士比亚要描写的正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按照这个意义写成的。”²歌德的评论要比柯勒律治的话更能启示我们这个十九岁的恶童所展示的悲剧性：并非是他沉溺在自我的孤独情绪无可自拔，也不是他没有勇气去承担那无意义的重负，他的悲剧性完全可以浓缩在以下一点：他难以弥补——过于清醒的理解与在自由中创造意义能力的匮乏——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套用歌德的话即是，他的创造能力尚不足以担负他的理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初版本的附录《敌意录》中，那位百无聊赖的青年曾说：“有谁来邀请我出门？有谁呼唤我的名姓？有谁打我的手机？有谁写信？四十八小时过去，九十六小时过去，一周

1 转引自[德]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8页。

2 [德]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过去。将这一周切去，什么也不会损失。”¹逃亡让他感到精力充沛，可是逃亡的前提首先是对他人的冒犯：只有在激怒他人的情况下他才会感到充实；如若让小说主人公面对自己，他恐怕宁可自杀。创造的能力同时也是忠诚于自我的能力，是自我肯定的能力，只是这样一种对自我的直接肯定，他并不具备。

一个人如果没办法忠诚于自身（创造），那么他就会通过间隔的违犯来攫取道德的自主。小说里的孔洁很好地充当了这一违犯的对象（“等待时，我窥见孔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她穿着黑色紧身演出服，洁白而长的脖子上扎着一条薄薄的丝巾。头发盘绕成髻。有十几根没绾好，被汗水打湿。在阳光下这样看着她，真是让人心慌，总觉得自己会犯下错，将辉煌而脆弱的她彻底毁坏”²），因为这一行为总是指向美德、禁忌与规则。人们可以在事前事后都沉浸在违抗的想象，正如激情的硬度与时间的跨度，然而违抗的临界点出于社会的悔罪需要或者还因为个人意志的软弱总是没办法持久。小说里写到主人公思索一个连环杀人凶手的通缉令（“我还没见过人在拍照时会如此惊恐，从其眼神看，他似乎是在逃避什么可怕的事物。他的鼻翼极大地张开，露出漆黑的鼻孔。几乎可以断定，在一生中，他从没想过要去杀谁，之所以杀了而且还杀这么多，一定是想用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他本意并不想如此”³）便是这样，而显而易见的是，那个百无聊赖的恶童属于另一种情形。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创作与出版情况大抵如下：作者于二〇一〇年开始写这部小说，小说最初刊于《今天》二〇一一年秋季号

1 阿乙：《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9-10页。

3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总第九十四期)，在那里小说呈现了它的最初形态，即正文部分《猫和老鼠》与小说附录文字《敌意录》的结合。此后小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二〇一二年二月正式出版，在出版时作者删去了《敌意录》的部分（这一部分后来收入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即小说主人公心理动机的供述，它们属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辨。《敌意录》的开篇是：“我们后来又起获了被告人一批笔记，特整理如下。我们可视此为上述遗书的补充。”这部分笔记涉及以下主题：死亡、永生、自由、疾病、信念、冲动、衰老、虚无。它们既是作者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也是对小说的一种自我阐释，类似《重现的时光》之于《追忆似水年华》。二〇一六年，阿乙将这个作品校改为一个严格意义的中篇，字数约六万四千字，刊于《作家》二〇一六年第七期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年第九期。二〇一九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小说修订版的单行本，并删去初版前言《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题记仅有两个字：冒犯。

且让我们来进一步考察冒犯的运作机制。小说开始时，我们的主人公已然踏上作恶之旅，并且有意识地扮演着偶然性的祭司，这一点时常令他有权力的眩晕感：“我是死神，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倾向于相信世界在轨道上运行的他们，将很难理解这从天而降的既荒唐又绝望的事。”¹这种偶然性在事件的进程里的确占据上风，不过倘若细看，又会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时代过分帖耳于必然性：它时刻不忘自己是逻辑的，而这一点恰恰又为主人公所代表的偶然性提供了作恶的可能。当后者一心想要摧毁这一傲慢的秩序，他只需在任何贴近可能的地方拐向不可能，在所有符合事态想象的地域中断人们的想象链，准确地说，偶然性的胜利梦想全部在此一端：生产出一桩非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逻辑的事件，以此静候社会这台巨大的阐释机器空转至冒烟。

小说因此如同一场真理之宴，人们为此喝得酩酊大醉。它的顺序是：首先由主人公的激情犯罪（无意义的激情）揭示一种无意义的整体事实，其次是众人各怀心事地在这张白板上涂鸦——过度诠释。每个人都想要察明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公诉人一方认为他强奸未遂进而恼羞成怒，律师方认为主人公是饱受社会歧视的悲剧，社会舆论一方认为这与主人公的童年不无联系……驱使他们诠释的动机自然也不全是利益，还有对于那个“近乎可怕的清醒者”揭露的真相的恐惧。不过，固然可以说主人公“近乎可怕的清醒”，但这岂不正映衬出秩序逻辑的极端昏聩？即便是在主人公被捕后，这个非逻辑的事件仍然在给秩序制造难题。反过来说也许更好，是秩序在自寻烦恼，是它在以执着的耐心阐释一个不可还原的谜题时不断地遭遇失败，而又始终未能放弃阐释的欲望——事实上也不可能放弃，阐释就是同化的直观形式。

偶然性与秩序的对峙于是演绎出了如下规格的辩证运动：一方面，主人公需求意义（同时躲避社会给出的构成性解释）；另一方面，社会被迫给出新的解释。偶然性的事件与必然性的秩序轮番给出比对方更高的竞价。前者因无法觅得意义杀人（这当然是他的愚蠢和无知），正因为此而给后者制造了难题，所以后者加倍给出可能性的解决方案，以此缝合被炸开的逻辑缺口。但前者立刻予以否认。这不是在事实层面展开，而一概发生于动机层面。事实有赖证实与证伪因而百口莫辩，动机则完全有可能在永恒的各执一词中行进下去。这个小说也不是关乎事实，它涉及的是动机、意义与解释。所谓“冒犯”，正是事件以偶然之名，对必然性的秩序逻辑制造麻烦，也就是拒绝解释。这是冒犯的全部运作机制。

小说写到的那两张通缉令预示了冒犯者的结局：个体要么痛哭流涕前去自首，要么出于感到乏味而选择自首，总之他们都渴望重回秩序严厉而慈祥的母腹（“我觉得将自己交给别人处理，比交给自己安排，要



省心很多”¹⁾，也因此他们一概泄露了那个秘密：违犯这个词的理论意涵与它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矛盾的，也就是说，他既不能凭借创造以处理自我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也没办法通过作为声明性质的绝对的恶——不断重复的违犯——维持一种道德的自主。我们很清楚，在被偶然这一激情主宰的计算里，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对待命运听之任之的怠懒；让他们像萨德（Sade）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行事，在现实中的概率几乎为零。

如果要求我们的主人公提供一份创造能力的证词，他会说自己在事件的任何步骤都具备数学家在推理演算时的激情。这便是主人公的性格：语言上极为凝练（譬如他不回应孔洁的关心，只匆匆说了几个词便走开；作案以前，他想哭上一回，却又认为这不真实，于是在软皮抄上写满了表姐的名字），行为上按部就班，行凶以前他用餐只吃一块面包，到火车站只坐公交，而面对孔洁的疑惑（“你怎么还戴帽子？”），他说“这是内容的一部分”；犯罪之后，看到列车晚点他仍要走进候车室，暗自思索这“仅仅是为着将这件事完成。好比身体内有一个齿轮，它要按照程序自行转完，我倒是无所谓”；²⁾又如在归案指认现场时，刑警要求他模拟犯罪过程，其间虽有人命令他省略惊悚的尖叫，他还是执拗地模仿了两次，甚至是看到他们使用米黄色胶带与匕首来复原现场而不是他最初使用的绿色胶带以及弹簧刀时，都隐约感到不舒服。可以说这种按部就班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程度，但是这一切在恶童看来都是事情的原则，他要对原则与计划本身保持尊重。

这种对细节的苛求，也是这本小说的主要特色：由大量细节编织出来的文本密度最终营造了一种“超真实”的效果。在这里，真实就是叙述心理行为的可信与扑人而来的画面感。叙事的终极目标无外乎此，而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5 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8 页。



营造画面感要么是饱含激情的想象，要么是通过敏锐的观察。十九世纪以降，人们反复讨论着电影给小说制造的难题，首当其冲的正是在塑造画面感上虚构文本的先天不足。在我看来，这一难题仅仅是电影重塑人类知性结构的余波，是时间与空间的认知方式发生颠覆后涉及小说时才让人们感同身受的事情。根底而论，也是整个世界都在人们观看方式的改换里发生了变化，不止于小说。所以，在阿乙笔下人们同样能够觉知电影的侵入其实也“异化”了小说的写作方式：在积极的意义上，小说完全可以由于作者的精耕细作而适合重读与细读，读者可以沉浸在字里行间去捕捉一些平素忽略的细节。要我说，这才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在形式层面最值得考察的问题。

优秀的细节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增强逻辑一类：

（一）稍后我又补发：“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自己的这段屈辱经历。”¹

（二）她带来几个包子，每个都被掰开过。我像狗一样将它们吃光。²

其次是身临其境一类：

（三）有几次我拢起嘴唇向外吹气。事情看起来永不会发生。直到挂钟的卷簧突然弹动，它一把弹中我的心脏，使我痛得几乎弯下腰。接下来是铛铛铛三声。我从倚靠着的墙壁上努力起身，猛然捂住她。³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

3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2-43页。



(四) 好一阵子，自旅社内才走出面红耳赤的两个胖子，他们剔着牙，缓步走向汽车。坐上去时他们龇牙咧嘴，面颊扭曲起来。应该是座椅晒得太烫。然后他们摇上车窗，开上一会儿空调，才驾车离开。¹

除此以外，偶尔还出现较为特殊的例子，即主人公现身说法，予以细节上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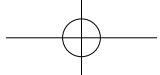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五) 我瞅着无人，用砖头敲落一些，将原本丢弃于花盆的浸湿的门垫拿去盖住那儿。倚傍在树上的木梯也被我架在自己所住房间的窗下。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心思缜密的表现，也可以说仅仅只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多的事去做。²

当然阿乙对细节的偏爱不止这些，以至在某些地方会有罗列名词的放纵，虽然这个中篇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程度较轻，也有所克制。选择罗列哪些事实决定了文本的效果，而实际效果必然在两个极端的效果之间摇摆；在最好的情况下，小说完全可以写得滴水不漏。这一篇就是。行文至此，这部中篇在文本上的独特性已经彰显出来，即形式上的极富逻辑与内容上的非逻辑之间的反差，细节的滴水不漏与意义的巨大漏洞之间的反差。小说自刊梓至今遭受的非议也足以被驳回——“真正的艺术品不需要指控。作品的逻辑足以表达道德的要求。”（波德莱尔《论〈包法利夫人〉》）³我觉得不妨进而言之，阿乙不惜制造出这一非逻辑的极端事件，只是为了在颠倒的意义上逻辑地休止时代的阐释欲

1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3 页。

2 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0 页。

3 [法]波德莱尔：《浪漫派的艺术》，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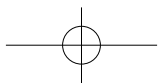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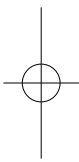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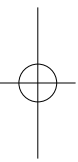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望，或者说，克服这个时代的感伤情绪。

2016年8月16日 初稿

2020年12月12日 修订

2022年9月7日 再改





漫长流亡历程的总结

——再评北岛《歧路行》

彭依仁

一

北岛在二〇二二年发表长诗《歧路行》，此诗很长，分为34章，前面还有序诗。早前我为明报世纪版写过一篇书评，文章在二〇二二年九月三日刊登，名为〈不断流亡的歧路诗人〉，当中很多细节仍未得到讨论。故有文学杂志期望我写一篇更长的评论时，我一口答应，希望在百忙中，仍再组织一下一些想法。

作为一个成长于八十年代的香港人，初听北岛这名字，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前后，其时中国大陆经历了改革开放，又发生了六四事件，大量年轻作家诗人出走。当过去时代的政治热情被当下政策的低压槽按捺下来后，再去谈论、忆述那个年代及其热情的人就愈来愈少了。这不是说要忘记那场历史事件，而是时代已经转变了其基调，作家诗人有更更新的问题要关注。作为那个仍书写那个时代的少数人之一，我心目中的北岛无疑已走上了诗歌的神坛位置，即使写出新的作品，仍属于那个时空。

我们不妨早看北岛早期的作品，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想起那些宣告反抗者姿态的作品如《回答》和《宣告》；其实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宣示姿势的同时也很有抒情的味道，比如《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之后一节尤其令人动容：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作为“朦胧”或“后朦胧”的领军人物，北岛的确具备一种代表那时代的受害者为他们申冤的语调，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公共声音，而同样以异见声音见长的孟浪，有时候甚至比北岛还更个人化一点。拥有这么一种公共的声音，并不是写些感世伤时的诗就可以的，必须展现出那个时代受苦者的共同面貌，必须从生活细节中渗透出一个时代的苦涩来，不管是诗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抑或是由一种敏锐观察力或直觉能力启导的文学想象，北岛总能用文字让那时代变得可感。

当然，我们不会满足这一阶段，对于诗艺，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求，尤其是当那个时代变成历史的烟云，作家诗人不能原封不动地重复呈现，而是用心智重新整理、反复思考，然后用文字进一步探索背后的意义。因为时代，北岛从一开始已不得不抛弃青春，这几行恰好是他的写照：



那从袖口拽出的灵感
没完没了，你
日夜穿行在长长的句子和
胡同里，你
生下来就老了
尽管雄心照旧沿着
秃顶的边缘生长

——《青年诗人的肖像》

对于这十年来，北岛投注心力写成的《歧路行》，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受不同流派影响的人，将有不同的意见，可是有一点几乎可以断定，处于人生末段的诗人，想以这部作品，作为毕生创作的总结，这也是为何我们可以总结说：《歧路行》一如北岛其他诗作般，既是社会的、政治的，又是极其个人的。它是十分政治的，以致一向为其出版作品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不敢接下诗稿；它又是极其个人的，当中写的绝大部分细节，都离不开北岛的个人生活。

这并不是说北岛属于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人物的圈子，恰恰相反，他更属于那一代诗歌作者及其亲友的隐秘圈子。说来这十年来，公共的话语权都被牢牢掌控有能力执法的人手中，变成平民百姓的进一步妥协和默从，像北岛那辈仍活在八、九十年代精神世界的知识人、文化人和作家，如果仍坚持着那时代的思想遗产的话，在公共领域将没有发言的余地。

二

对于这部长诗，已有不少论者做出解译，郑政恒在第67期《声韵



诗刊》中发表了文章〈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北岛《歧路行》章回评〉，并对书中各章内容做出整理，郑还把整首长诗分成三大段落，序曲至第九章、第十章至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至第三十四章。第一部分自二〇一〇年开始写作，第二部分写于十年后（即二〇一九年），当时发表在《今天》第121期〈长诗及评论〉，第三部分写于近两年间。第一部分由从书中的《序曲》，我们可以读到一种进步史观对于时代倒退的惶惑：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
历史逆向而行
为什么万物循环
背离时间进程

这是头四行，接着仍继续一连串“为什么”的诘问，这种对历史的惶惑弥漫在后面各章，不难看出诗人像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一样，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朦胧诗运动遗产的信仰影响：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具亲缘关系的左翼思想，原是主张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而人类的进步事业就是实现人类的自由，这种思想也在有左翼倾向的西班牙语诗人洛尔伽、聂鲁达、巴略霍，以及经历过集中营的策兰的诗作上表露无遗。北岛代表着第一批个人意识甦醒的当代中国诗人，他们却承继着二十世纪至二战时的西方现代诗传统：人类历史进步的思想。

书中第一、二章保留了整体内容的歌颂，第一章甚至也和《序曲》一样运用重复句式，以表现历史的消耗和大历史下平民的哀歌。第一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每个分行都以“逝去”和“返回”这两个动词组成句子：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账

第二节的重复句子是“我是……”，从老渔夫、铁匠到狱卒、图书馆员、君王，营造一种从卑微的平民到掌权者的全视角。他们似乎要见证一个时候这解释了为何第三节以“是……的时候了”作为重复句式。这个句式源自德语诗人策兰的《科罗那》（*Corona*），以下是北岛的翻译：

秋天从我的手中吃掉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中剥出时间并教他走路：
而时间回到壳中。

镜中是星期天，
梦里有地方睡眠，
我们口说真理。

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相看着，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
我们相爱像罂粟和回忆，
我们睡去像海螺中的酒，
血色月光中的海。

我们在视窗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Corona是花冠的意思，此诗以“秋天”开始，是策兰描述与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相交的回忆。对带着集中营记忆的策兰来说，也许与巴赫曼的相遇是一种身心的慰藉。诗中“是……的时候了”源于里尔克诗作《秋日》，该首诗藉秋日抒发愁绪。策兰这几句“是时候了”写于与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于维也纳相交时。他们从朋友（“我们是朋友”）变成恋人（“我的目光落到我爱人的性上/我们互相看着”），分享彼此伤痛过去（“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语”）等，主要扣紧集中营经历的记忆，与情感生活的慰藉，“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这句就表现出来。至于“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则寓意放下过去、拥抱当下的愿望。

相形之下，北岛的诗句有种强调“大我”的感觉，比如在第一章第三节里，情景是纷然杂陈的众数视角，有政治高压或对历史记忆的镇压（“是枪杀古老记忆的时候了/是刽子手思念空床的时候了”），也有经济趋势（“是女人在广告上微笑的时候了/是银行的猛虎出笼的时候了”），也有模仿策兰的诗句（“是花开花落吐出果核的时候了”）有点像策兰那句（“我们从坚果中剥出时间并教他走路：/而时间回到壳中。”）最后提到这是“时代匿名”，“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仿佛为诗集的创作动机定调。然而北岛这一章并没有像策兰那样，展露个人情感面貌，反而是以诗中指涉的“时代”来充撑全诗的格局。诗歌最可贵之处在于，即使要呈现大时代的苦难，也能描写出个人情感或感受，但北岛似乎因为“大时代”的重负而把个人感受压低。

第一章仿效策兰的句式，在第一部分结尾的《第九章》里，北岛再



次重复了策兰的诗句：

我是一九四七年的策兰
从布加勒斯特到维也纳穿越边境
蛇头带着臭鼬的味道
从童年辨认的北极星领路
除了诗稿没有一纸身份
在废弃的火车站过夜
星光下弯着腰的影子潜行
德语才是母语的敌人
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在第一部分，北岛暗地将自身经历比附于策兰的流亡生活的，当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就诗中所述，北岛曾流亡至北欧，也曾作为国际诗人，到过巴勒斯坦（第二十四章）、智利（第二十五章）、纽约及美国（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八章）、日本（第三十一章）、印度（第三十二章）等地参与诗歌会议。终章是写香港，但提及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如疫情、国安法等。正如北岛在《第九章》形容自己一生时写的：“流亡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我的一生”，他生活在流亡之中，不断转换居住地，渐渐的，流亡变成了他习惯的生活，直至他自二〇〇七年开始定居在香港，诗集最后一章写的正是国安法与防疫时代下的香港，在中国边境上一座曾为“国际城市”的地方，也许亦代表作者的精神状态。

笔者觉得这句话可以概括北岛这部诗集的主题。因为流亡，北岛穿越“虚无”，“没有终点”，这“虚无”当然是现实上的“无祖国”状态，但精神上他又不断想念着成长的祖国，所以这种“虚无”下写成的诗句也有一种辩证的特质。

与第一章相比，第二章则从宏观历史变易的图景，微缩到六四事件



的时空中，有些诗句把广场上的情景绘影绘声地描述出来，如这几行：

救护车流动中响彻全城
林荫道的树木肃立而饥渴
广场在深夜摄取温暖
月光浮动 失眠的人游泳

回首这段往事，诗人在最后一节做出充满感叹的总结：

所有长夜是诅咒中的期待
所有革命是被背叛的理想
在少女脸上留下泪痕
历史以外的秘密小径
引领我们 狂欢学会悲伤
悲伤中学会默默歌唱
在走出广场的途中回头
潮水拍击夜成为巨浪

这“历史以外的秘密小径”不是诗歌还是什么呢？然而前面的“所有革命是被背叛的理想”也许更耐人寻味：当革命即将发生，它往往被设想成带有改变社会和体制的良好意愿，但在被实践一刻，革命就变了质，背叛了它未发生时曾宣示的理想，以致在“狂欢”中要学会“悲伤”，在“悲伤”中学会默默歌唱。

序曲至第二章着力表现出时间的沉重，第三、四章则描写北京这座他成长的城市，以及他要出走至西柏林的心路历程。当八九民运正酣时，北岛正好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访问作家，身处西柏林，因为这种“不在场”，他对六四事件的经验是遥远的、相对地支离破碎的，这



也为他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城市上空 火光与烟
装甲车 钢盔 枪口
血 三轮车 伤员
死亡的脸 人影摇晃
没有尖叫和枪声

《第四章》着力描写西柏林与北京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造就他与祖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与亲友们的断裂。在诗人心里，“西柏林与北京一墙之隔/子弹呼啸而过 惊鸟/俯瞰那些吐火的玫瑰”，作为驻外作家，作为一九八九年二月33位知识分子联名信的发起人，身边朋友传来不好的消息（“邵飞说警察们闯进/他们没收护签证”），最后两行的家人越洋问候引起读者的联想（“我四岁女儿的声音——/爸爸 你怎样不回家”）。后面的《第七章》讲述地下文学收藏家赵一凡因为早年北岛曾把小说《波动》手稿交给他，此章无疑是全诗中较令人动容的其中一章：

他用大手翻翻手稿
这是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而第六感官让我不安
沿命中注定的路线返回
从他手中取走手稿

然而赵一凡仍然因此而下狱，自幼残疾的他，后来出狱后甚至双腿不能动，此章最后北岛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尤其令人扼腕。



接下来的《第八章》，表面上写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的经历，实则侧写时年六十的作者自己：

夕阳下 白发作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

在山河棋盘上
你与内心的王对弈
阅尽掌中的机率
一步一步探路
总是败在自己手中

这里就回归到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比全诗后面不少如流水账的章回，更耐读：

六十而耳顺
在一生的黄昏时分
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
追随世代的王侯
宫殿与黄金的灯下沉

三

二〇二二年要结集出版《歧路行》的时候，北岛曾经对序曲至第



九章做出重大修改，以配合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结尾的第九章，原诗并不是提及策兰，而是提及流亡西德的东德女短跑健将茵尼斯·盖博尔；改成德语诗人策兰，恰好呼应第二部分结尾第十八章提及的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这两章都是散文诗，大概就像楚辞中《乱曰》的作用，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流亡，以策兰在一九四七年投奔西方的流亡作结；第二部分的主题是诗的歌咏，第十八章就以金斯堡的诗人生平为题材。

的确，在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之间，有某些地方，仍然可作对比。像《第七章》写他的好友赵一凡的悲惨遭遇，《第十二章》却提及他妹妹赵珊珊的名字：

为了珊珊的灵魂悲泣
我逆流向死而生
穿过新与旧的波浪的坟头

也许是在呼应早年悼亡诗作《界限》最后四行中到彼岸寻见亲妹的愿望：

我要到对岸去
对岸的树丛中
掠过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赵珊珊死于一九七六年，那是北岛开始在诗坛上冒升的年代；两年后（1978），诗人与同侪们创立了诗刊《今天》，创刊前与芒克互取笔名：北岛是“被大海浸蚀的岛”。那是最悲惨的年代，也是最放任的年代，也许最理想的设想是：妹妹没死，好友双脚能行走，但北岛最



终没有从事写作，但现实就像贝多芬晚年在四重奏乐谱上写下的句子一样：“必如此？必如此。”这是无法回避的命运，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已经与大时代接上轨。

与孔子、策兰的流亡相比，杜甫虽然也东奔西走，但更接近对时代命运的接受，这一章描写晚年杜甫一次出走，即重庆顺长江而下到奉节的旅程，当中提及杜甫在途中写下描述三峡人生活的《最能行》，也有杜甫回忆早年在洛阳与李白一见如故的往事，当中引了毛泽东词《水调歌头·游泳》的诗句“高峡出平湖”，又有耶稣纪元的写法（“七六七年重阳节”“七六八年正月出发”），似乎暗合了新中国的历史情调，让全诗显得时空错乱。北岛也不断提及他一心跟随杜甫的行迹（“我沿杜甫记住的小径”“我喘息——他咳嗽”“我听到他应和的回声”、“我追赶杜甫的背影”），这也让人隐然读到诗人对年华老去的感叹。

在追随杜甫身影过后，《第十六章》以“塞纳河才是流动的盛宴”这句开始，向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巴尔蒙特、巴略霍、策兰、布莱顿巴赫、达尔维什、阿多尼斯这些诗人致敬为主题，有一种派对的调子。虽说好像打破上一章的肃穆气氛，但这些诗人中，的确有不少都曾经颠沛流离或被迫害过。茨维塔耶娃、巴尔蒙特是俄国诗人，布莱顿巴赫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坐牢的南非白人诗人。对策兰的赞美，引用了策兰的典故如母亲的杏仁、米拉波桥（原为阿波利奈尔诗题）等，还把策兰称为手艺人：

他吹灭漫天的星星
手艺人释放词的火花
品尝母亲的杏仁
灯光在不同的窗户折射
论钥匙打开心的位置
米拉波桥刻下流水



在《第二十章》，诗人也引用了阿波利奈尔《米拉拉桥》诗句：“生活是多么缓慢/希望是多么暴力”，此章也是描写诗人在巴黎与联络流亡中国知识分子协会（简称爱丽斯，Alice）会晤的往事。一如书中不少章回的描述，作者把这些事件写得支离破碎，读者必一读再三，才能明白对作者的箇中意义，然后才谈得上身同感受。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书中不少章回的描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从文革地下作家，到参与民运的知识分子，还有流亡作家在生活和精神上的窘迫，当中有西方组织的援助。此外，北岛引用了很多现代甚至当代西方文学的著名典故，这些典故或与作者的文学志趣有关（比如策兰借用阿波利奈尔诗中的“米拉波桥”），也有些典故是借用来比喻作家的经历（比如借用格拉斯回忆录的名称“剥洋葱”，借喻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令他伤心的程度）。但即使有很多意象来铺陈记忆片断，甚至加上很多文学典故以显示他与革命思潮和西方现代诗歌传统的联系，诗中的描述也很难让读者产生即时的共鸣，它更大程度上属于他那一代作家群体的私密语言。

这也是北岛的局限：他无法从当下走进未来，他的当下，以及在当下一刻的写作，都是过去记忆的重现，而不是发展出新的事物。换句话说，北岛连同那一代人的努力和作为，全都用于再度诠释过往的事件。这是中国文人的创伤，他们唯一关心的事只在于已发生的现实事件及其不断重复的延展，他们无法创造，无法预视，因此也无法向读者给予新的承诺。但诗歌应该发明新事物，即使压迫它的政权不断消灭正在萌芽的新事物，诗歌的发明也应为活在极权下的人们给予新希望或可能。

有点可惜的是，北岛引用不少现代诗人的诗句以向其致敬时，我们发现书中最令人感动的，恰巧是那些诗句，比如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时，读到《第十八章》引用的金斯堡诗句“我们内心都是美丽的金色向日葵，我们获得自己种子的祝福”时，很难不联想起那些捍卫国土的自由战士，更明显的例子是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



个人的不幸”，而北岛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神话，反而充当了这些不朽诗句的崇拜者，这也令人思考中国流亡作家的书写怎样才能在全世界读者中产生共鸣。

也不是说没有令人感动或深思的段落，例如《第二十章》对于流落异乡的作家的描写，但更大的感觉是令人心酸，里面写到原名刘卫国的著名流亡诗人老木，民运过后他逃亡在外，一直流落在巴黎街头，甚至精神失常，直到二〇一五年底，亲友才找到他，最后把他带回中国，后来他在2020年病逝。北岛在这一章提到三个人：高源、老木和宋琳，让他们以“我是……”的口吻自述，写到老木时，北岛写道：

我是老木 没人认识我
我拽长一根地平线
去罗马我度过了一生
我不在乎国王还是流浪汉
向太阳牵着的狗致敬

这几行似乎比较准确地描绘那种流落异乡，到处漂泊，又精神失常的生活状态。待老木回到北京后，北岛这样描述他的背影：

我看到老木的背影
岁月呼啸而缩小成句号——

然而让广大中国读者产生共鸣的，无疑是《第二十一章》写到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与被称作“吹哨者”的医生李文亮，而当局对真相的压制，无疑与对天安门记忆的镇压联系起来：

我是零号病人



阴影是太阳的领路人
失忆的广场 逻辑的小巷
没有门 也没有钥匙
所有记忆的钉子
正加固人类的苦难

后面还暗示健康码（“在数字星空与大海之间”），集体禁闭病人的火神山医院（“在活火山与冻原之间”），还有社区隔离（“在语言之路与铁栅栏之间”），还有每日像太阳般升起的谎言。如果是那些中国文人仰慕的外国良心作家，也许会把这些我不认识的无数无名者的苦难，视为比那些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的作家生平更重要；而中国作家总一方向仰慕这些著名作家的精神高度，对自己同胞像蝼蚁般生活的苦难却无能为力（也许是因为“诗不能令任何事发生”吧），这对他们来说，是否一种最大的咒诅？北岛写到自己同胞和亲友的苦难时总是不在场的，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幸运。他在最后一章写到的香港，也意味他在这场毕生的流亡历程中暂时找到安歇处，也算是一种幸运。

香港，在现代史上发挥的作用，既可以是很大，也可以说是很小。没有一场大规模战役在此发生，这里没有出过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人物，然而她又牵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被视作中国大陆与世界的窗口。北岛在最后一章开头便说“关于香港 我一无所知”，事实上香港也没什么可让他去了解，此前中文大学出版了他的地下文学作品《波动》，他是带着“地下之书”，带着墨西哥诗人帕斯所写的信念“在革命和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种声音”来到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的作家如也斯等人，对北岛的认识，撇除与六四相关的事情，他在“朦胧诗”运动的位置，主办《今天》，或在文学活动中的轶事外，恐怕所剩无多。对大陆的作家来说，香港除了是一座中国城市外，那些



陌生的海关和官方作风，香港人的性格，不易懂的粤语，以及对外地文学（日本、中国台湾例外）持轻微抗拒的环境，也令人感到不适应。但香港不是北岛“旅程的终点”。在这片剥削、奴役低下阶层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盛行着各种新潮、古怪的新经验，无疑也让人不习惯。撇除香港政府对六四晚会的禁制，还有国安法时代对言论的钳制，这里也不会成为他旅程的终点。即使住在无敌海景面前（“窗口面对海湾的全景”），他在这里也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
送信 明天却没有地址

经历了多年社会运动和政治风波，或许更多香港人会明白，如果一座城市不是作为家而存在的话，不管它的名字叫香港，抑或上海、深圳、北京、台北、东京、纽约甚至伦敦，这座城市都只不过是囚禁一个人的樊笼。但是对于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尺度。有人但求三餐温饱，有人希望名成利就，有人求的是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城市变成人们内心的欲望客体投射。在北岛这样一个人生阶段，追求为其人生写下注脚，还有为擦身而过却受苦的人们留下片言只语。流亡是最初激发他写作《歧路行》第一部分的诱因，新冠肺炎的英文名称Coronavirus的前半部分，恰巧与策兰诗作《科罗那》相同，又“改变了人类的历程”，令“隔离成为全球的常态”，这无疑更激发北岛完成这部作品。北岛在《后记》说，写作《歧路行》是李陀的意见：“你应该写长诗，与历史感有关。”但现代诗的片断式记忆是排斥长诗和宏大历史的，为人传颂的长诗作品，比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帕特斯》等，在现代诗中占的比重不多，更多的长诗创作，恐怕亦埋在荒烟蔓草间，无人问津。《歧路行》是一种勇敢的尝试，而将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还要留待



时间先对它进行必要冲洗，才能定夺。

不过肯定的是，《歧路行》是北岛接近封笔之作，是漫长流亡历程的一个总结，因为走到生命尽头，要回顾一生的时刻，这里面并没有带来新事物，历史已剥夺了创造任何新事物的可能。所以，某程度上《歧路行》有点像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告别旧时代”的意味，而不是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带来开创“新艺术形式”的革命。当然，还未到说“国王已死，国王长存”的时候，但透过用凌乱的方式整合看似琐碎的事件，《歧路行》完成对作者自己，及对时代的哀悼。